

夏秋二稅檢放倚閣無可催理逐月官兵
請俸尚且積壓無可支遣今來雖是漸次
起催新稅然旱荒之後民氣未蘇尤當存
恤撫摩庶幾不至流散若更分拋下縣催
督買發官司初無合破官錢不過科擾取
辦上件軍器既未有急切用處徒爾驅逐
飢民使之逃亡失業因致死亡有負朝廷
救荒卹民之意事屬不便欲望鈞慈軫念
特賜敷奏權與蠲免候二三年後年穀豐
熟却令漸次收買起發施行

照對本軍淳熙五年內蒙提刑司奏請於
管下都昌縣棚置營寨招刺軍兵彈壓盜
賊已行依應旋招到軍兵二十名及於管
下巡檢司各差撥兵士十名并於本軍添
差兵官內差委一員專一在寨統轄教閱
今照都昌為日餘里具有棠陰四望松
門楮溪大孤山五寨七軍額管四五百人
縣郭又有弓手八十人足可彈壓盜賊當
時止緣盜徒倪四等乘船經過縣岸提刑
高公泗一時申請添置此寨見在縣郭當

五寨之中而與司相去僅百餘步委是
虛設徒費帑廩以來備述利害及以本軍
匱乏無以贍給具申陳乞行省罷此寨
欲將舊到軍兵併歸四望山寨填補闕額
之數未蒙行下文望鈞慈特賜敷奏依所
乞施行

乞除豁經總制錢及月椿錢狀

真照對本軍去歲旱傷至重檢放秋苗八分以
上及蒙朝省行下將第三等以下人戶夏稅畸
零倚閣是致經總制錢收趁不及合行除豁及
月椿錢無從椿辦不能如額已嘗具申總領轉
運提刑司照會乞行除豁
據實椿到月椿錢數起發除別具狀供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外今具事節合行申稟者

一經總制錢年額係於夏秋二稅內收趁緣
本軍去年分檢放過苗米三萬七千四百
五十石一十二升三合一勺紐計無收經
總制錢合頭子錢六千三百七十二貫一
百一十七文省及休準淳熙七年十月二
十六日聖旨指揮倚閣本年第三等以下

人戶未納畸零夏稅折帛錢二萬三千三百一十五貫四百六十五文本色絹三千八百一十六匹九尺六寸紐計無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二千九百二十五貫八百四十七文二項共合除放經總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其苗米上所收經總制頭子勘合等錢遵從淳熙四年戶部韓尚書申明已得指揮並合隨苗除放其夏稅畸零錢帛既已倚閣亦無合收經總制勘合頭子錢數目合依例除豁

方欲具申乞下總所并憲司照會今會得池州近以旱傷申請已奉聖旨除豁檢放苗米上無收經總制錢況本軍旱傷尤甚既檢放秋苗外又蒙倚閣第三等以下畸零夏稅所有上項經總制錢委實無所從出欲望鈞慈矜察特賜敷奏於本軍淳熙七年分合發經總制錢內除豁前項放免無收錢九千二百九十七貫九百六十四文仍乞行下憲司總所及本軍照會

一本軍月椿錢係於夏秋二稅并場務出納



錢物收到頭子經總制無額錢及酒稅課
利分諫椿辦緣去歲旱傷之故苗米放及
八分三等夏稅亦復倚閣自九月十二月
終月額共合椿辦一萬四千五百三十三
貫九百一十二文除已據實收拾到錢將
新補舊遞互湏那共計一萬三千九百一
十三貫五百二十七文節次起發外尚有
六百二十貫三百六十五文及今年正月
以後合發錢數日今空竭無可椿辦欲望
鈞慈特賜敷奏 河溥熙七年九月至十二

月終收趁不足月椿錢六百二十貫三百
六十五文特賜蠲免外所是溥熙八年正
月以後合發月椿錢數亦乞行下淮東總
領所照會據本軍每月實椿到錢數起發
候向去年歲豐熟民力稍蘇即依舊數發
納

申修白鹿洞書院狀

具位

契勘廬山白鹿洞舊屬江州今隸本軍去城
十有餘里元係唐朝李渤隱居之所南唐之



世因建書院買田以給生徒立師以掌教導
號為國學四方之士多米受業其後出為世
用名跡章顯者甚衆至國初時學徒猶數十
百人太宗皇帝聞之賜以監書又以其洞主
明起為蔡州褒信縣主簿以旌勸之其後既
有軍學而洞之書院遂廢累年於今其地埋
沒近因搜訪乃復得之竊惟廬山山水之勝
甲於東南老佛之居以下十數中間雖有廢
壞今日鮮不興葺獨此一洞乃前賢舊隱儒
學精舍又蒙聖朝恩賜褒顯所以惠養一方

之士德意甚厚顧乃廢棄不脩至於如此長
民之吏不得不任其責除已一面計置量行
脩立外竊緣此書院功役雖小然其名額
具載國典則其事體似亦非輕若不申明乞
賜行下竊慮數久復至埋沒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及尚書禮部伏乞鈞旨檢會
太平興國中詔次指揮行下照會庶幾官吏
有所遵守久遠不至埋沒謹狀

小貼子

契勘本軍已有軍學可以發士其白鹿洞所



立書院不過小屋三五間姑以表識舊跡使
不至於荒廢堙沒而已不敢妄有破費官錢
傷耗民力伏乞鈞照

乞支錢米修築石隄劄子

照對本軍邊臨大江舊有石砌隄寨堰住西灣
水汊藏泊舟船每歲江西諸州錢糧綱運并商
權舟船浮江上下並於寨內拋泊或值風濤大
作亦免沈溺之患公私兩便自紹興以來不暇
開修逐年風浪衝擊砌石損動往往多被回運
空綱偷般壓船前去以致寨內水汊沙土填塞

積歲之久不復開浚重載舟船不免於石隄外
江心排泊沿岸石碇不堪繫纜每有大風震作
漂溺人船不容拯拯前後拋失官私錢物不可
勝計本軍慮其所用工料錢米無所從出又恐
土石一興有妨農作緣此坐視不敢申請今緣
本軍早傷至重細民闕食檢準紹興重修常平
免役令諸災傷監司隨所分州縣有興工役而
可以募人者雖非農田水利謂如城隍道路堤
岸土工及種林木各預行檢計工料錢穀之數具利害奏聞本
軍已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迪躬親詣



地頭逐一從實檢計到開修石寨去處合用工料等錢五千三百七貫一百二文米四百五十六石四斗五升本軍已行具申轉運使衙取撥窠名錢米雇募人工修葺去後近準使司回牒止撥到移用錢一千貫文米五百石今照先委星子知縣王文林司戶毛油勘檢計工料錢米並是實用之數本軍今不敢全乞取撥望止乞更行增撥錢米付本軍支散自餘少闕之數本軍自行計置貼助使司撥到錢米趁此天氣和暖雇募人工開修不唯官私舟船得免風濤之患且使飢民就役不致闕食須至申稟者

乞催修石隄劄子

熹照對本軍臨江石砌隄岸自紹興以來被風浪衝擊損壞及港汊堙塞稍自江水退落不堪住泊舟船已嘗具利害申稟乞行計料開修已蒙委官相度開具合用工食錢米供申去訖未蒙行下緣目今水涸正是併工開修之際若是蹉時向後寒凍工匠艱辛除別具公狀申呈欲望台慈早賜申奏仍乞行下逐旋取撥窠名錢米一面趁時用工開修施行實為公私久遠利



濟之惠

論都昌創寨劄子

竊見自古建立州縣與安頓營寨去處不同
州縣須得山水環聚地土寬平可容官府民居
去處而未必要害營寨即須相度地勢果是盜
賊來往所必經由之地可以卓望邀截不容走
透方為要害然後建立此事理之必然也故古
人於此二者經度安置各有所處未嘗差互其
州縣去處雖非要害然既有官府民居倉庫刑
獄則亦不可無備故逐縣皆有尉司弓級大者

百餘人者不下數十人與營寨土軍表裏防
護其用意亦備詳而深遠矣若以州縣去處瀕
江帶河恐有姦人不測以犯便為要害則凡州
縣少不近水設使果是要害去處其縣道亦有
弓手足得防護不必更於弓手之外立寨招兵
然後可以守也本軍都昌縣者地實瀕江然上
有棠陰木門四望下有楮溪大孤山大小五寨
近者四五十里遠者亦不過百餘里逐處可以
卓望把截是為要害其縣廓去處正在五寨之
間又有尉司弓級額管七十五人四至八到在



隆興饒江三州星子建昌兩縣之閒即與淮南
州郡並無連接去處百十年來除李成大盜橫
流之後不聞曾有盜賊直犯縣邑只於淳熙四
年因有散亡窮寇三人匿跡舟中經由縣步初
未嘗敢上岸作過却被尉司弓級緝捉驚趕即
時竄逸是時偶有饒州職官沿檄到縣中路得
於傳聞意謂本縣已被焚劫遂張皇其事妄申
憲司一時憑信便將官吏對移奏稱都昌縣接
連淮南而南康管內都無一兵乞創此寨以天
子使者持斧逐捕之威而為窮寇三人驚駭擾

亂至於如此固已可笑又况初不計算增兵百
人一歲所費為米一千八百石錢五百餘貫絹
五百匹綿一千五百兩使州縣何所從出亦不
審慮兵官一貪禁軍百人出在外縣使聽何人
節制於民有無搔擾致誤朝廷降此指揮自今
觀之利害得失昭然可見人無愚智莫不知之
故本軍昨來輒具申陳乞行廢罷今幸朝廷行
下使司相度竊計必蒙洞照底裏力賜主張使
邑屋無侵擾之虞州郡免供億之費遂除一方
永久之害然熹愚慮尚恐州縣官負解事者少



而便文自營之私勝觀望畏怯之習深既不明形制要害之緩急又不察公私事力之有無但恐廢罷之後萬一復有衝突或能累已又見元係憲司陳請不無觀望之意雖到地頭相度往往不能盡公竭慮而偷為一切首鼠之計或稱實係要害去處見有招到軍兵造到寨屋難以廢罷上誤鈞聽則熹請有以折之夫地勢要害衣糧耗費種種利害熹前已詳言之矣請更以一事論之今所置寨正在本縣尉司之南數十里間若以弓手為不足恃則廢弓手而專募寨

兵可也今置寨以去不弓手之巡警未嘗敢廢又會合外縣捉獲仁淳莊賊而所招新兵者飽食安坐未嘗少立功効及至本軍行下督責巡尉之際其軍兵反教寨官申稱當來置寨只為防護縣邪不合下鄉巡捕其無用如此但能在縣生事擾民詞訴不絕州郡相去既遠縣官莫敢誰何若不早行廢罷向後郡縣民間之害將有不可勝言者若蒙察此利害數端之實許行廢罷其見招軍兵數目不多自可撥隸諸寨填補闕額見造之屋其數亦少自可就近撥充弓



手營房他無所用也豈可明知其傷財害民有損無益而但爲此羸卒數人破屋數間之故留此巨害之根以貽患於無窮乎夫論事不論其利害之實而欲因陋就簡偷合取容以徇目前一切之計此乃世俗淺陋之常談宜不足以惑高明之聽然熹之愚亦有不能無過計之憂者故敢復盡其言以煩執事伏惟幸垂察焉其或議者尚慮復有前日舟中三人之盜而不可以無備則望鈞慈更垂體察只勅本縣立限招足闕額弓手而更於額外增置二十五人湊足一百人亦足以增重形勢防衛不虞而弓手係屬本縣縣尉知縣等級相承名分素定易爲拘轄比之立寨招軍利害蓋萬萬不侔矣其都昌縣與諸寨相去逼近里數形勢今并彩畫成圖連粘在前乞賜鈞覽不冒威尊皇恐死罪

申免移軍治狀

準安撫轉運使衙牒備準尚書省劄子新差知袁州曹大夫奏乞將南康軍移治湖口縣撥隸彭澤縣及都昌縣依舊成三邑却將星子建昌縣撥隸江州事除已移牒諸司從長相度經久



可行利便修寫同銜檢狀連書施行外牒軍詳
此從長相度有無利害具狀供申所準前項使
牒指揮本軍檢會昨淳熙三年內準安撫提刑
轉運提舉使銜牒準二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
子戶部申準都省批下白劄子乞將南康軍建
昌縣隸江州而復以江州湖口縣隸南康軍或
建昌縣若還隸隆興府事牒本軍奏勘建昌縣
湖口縣坐落去處并各縣抵接本軍水陸界分
地里遠近相度經久可行利便具狀供申本軍
已行取會逐縣具利害回報及塌畫地圖送簽
廳集衆官會議合依建昌縣士民比建昌水陸
地界至江州皆遠至南康皆近陳乞仍舊隸屬
本軍爲便事理保明具申安撫提刑轉運提舉
使衙照會施行去訖今又準上項指揮本軍今
相度開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一本軍自太平興國七年始建軍治至建炎
間李成賊馬殘破其元建軍額案牘不存
尋照圖經及簽判廳舊題名記并詢訪士
民檢到皇宋咸平本軍判官兼通判余致
堯撰新初利民橋記見得自太平興國六



年相國張齊賢轉漕汴水以其地在廬山之陽彭蠡匯澤直注于是每春江水漲洲沈島沒虔吉撫筠洪諸城軍實萬艘浮江而下或天鼓噫氣怒濤沃空篙工棹郎摧檣是慮指斯邑也爲極溺之地公於是度其便則沂流之要衝相其宜則上游之樞會非鳴鼓角樹牧帥以守茲土則觀風之政幾致闕如由是紀事實以入奏請改其邑爲軍太宗皇帝嘉其言曰俞南方之俗其在康哉可賜名南康庫自是之後幾二百年至紹興以來復建軍治及諸倉庫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洎至成就所費不貲若一旦棄而不用徙置它所必須刼建軍治城壁及諸帑廩郡官廨舍兩獄諸軍營房不知所費從何取撥而湖口縣治地勢窄狹前近大江後逼高山亦無建立軍壘去處今欲刼建軍壘必須占奪民間田地搔擾不細以此論之移治之說彼此公私有害無利灼然可見

一星子縣係本軍見今治所地瘠民貧昨目



經界之後二稅愈重倍於它邑自辛卯大旱之後民力未甦幸而輸納水陸皆便朝至暮歸無諸枉費然而民間未免猶有愁歎若隸江州則陸路一百二十里而水路順流一百二十里至湖口縣入泝流四十里至江州泝流一里折二里通二百里輸送期會轉見遙遠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建昌縣元申據進士熊望之等并父老及稅力傅政等連狀本縣陸路至江州二百

八十里至南康一百三十里水路至本縣三百里去江州則又一百二十里到湖口縣湖口縣又泝流而上八十里方到江州又必經由南康軍湖口縣兩處口岸不無阻節見今江州係駐劄去處一有所科近縣則便遠處則不便且如德安縣乃江州屬邑之遠者尚不過一百二十里本縣去在德安縣之南又六十里且以馬料徵事言之隨稅高下均科本縣水行五百餘里方至江州如陸程則南去鄉分到本縣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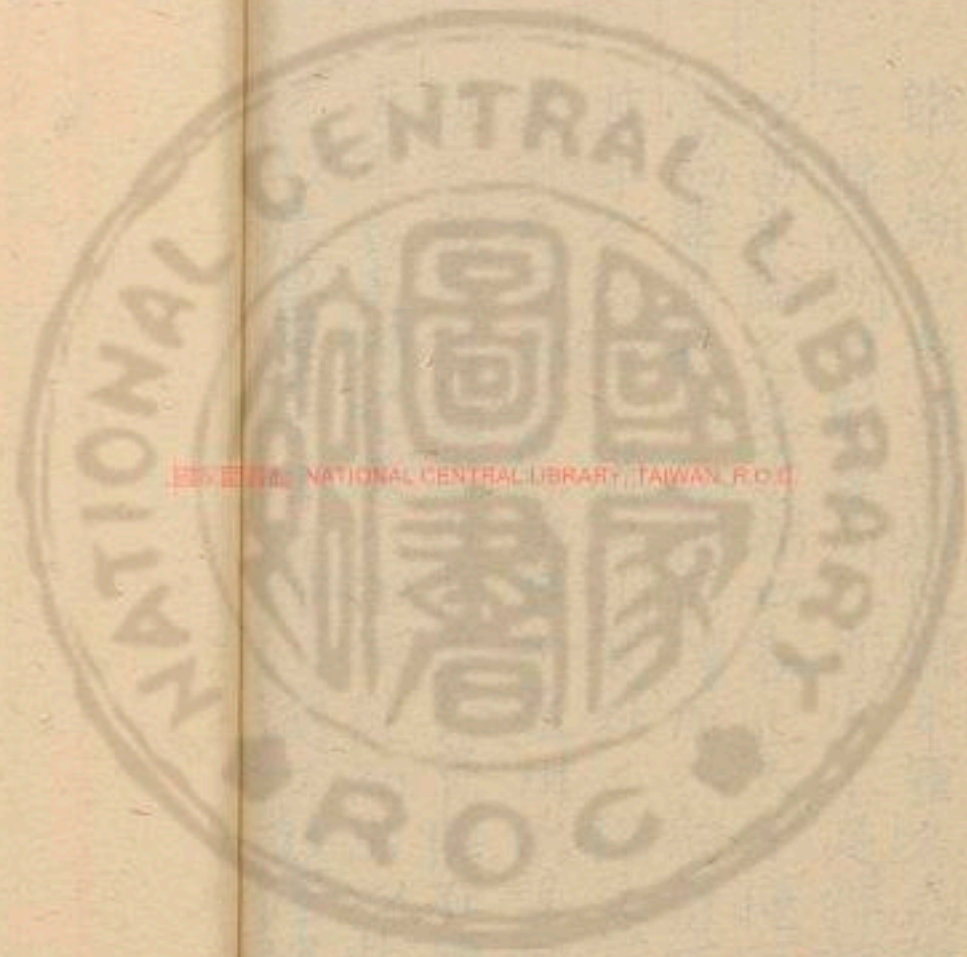
百餘里往返有六百里之遠動經旬日若中等之家科葉二百束每人止負兩束以人數較之動費百夫上等入戶則又不止百夫若令人戶悉縣交納亦有般擔糜費官司解發亦不迴取辦於民本縣既遠於德安縣况連丁八旱之後人民流移未盡全復若更以隸江州豈特流移之家不歸而見在人戶亦必逃移竊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江之東西亦皆王民萬一必欲撥隸民間豈敢固違然望之等伏見朝廷清明四方無虞東西兩路之民各安其業與其有所改易不若仍舊貫爲安陳乞備申朝省詳酌利害施行以便民情本軍今來相度建昌縣昨來所申事理委得允當以此論之則割隸江州於民有害於官無利灼然可見

一本軍逐年起發上供經總制月椿等錢及支遣官兵衣糧百色支費全仰三邑椿辦而建昌星子應辦不啻過半今來若將撥隸它州則所餘都昌地瘠人貧歲多旱歉



催科稍急則有逃徙之患財計實無所出
雖以湖口彭澤兩縣改隸本軍名爲依舊
三縣而湖口彭澤所入亦少不足禪補且
以苗米論之星子湖口各止六千僅可相
當而建昌秋苗二萬彭澤所入約計不及
其半今欲以二縣二州夏秋二稅及諸色
歲計之目依各縣元數令逐州承認惟上
供之數或可隨縣改割至於養贍在軍官
吏軍兵支用之數不知何從而出以此論
之以建昌星子隸江州以湖口彭澤隸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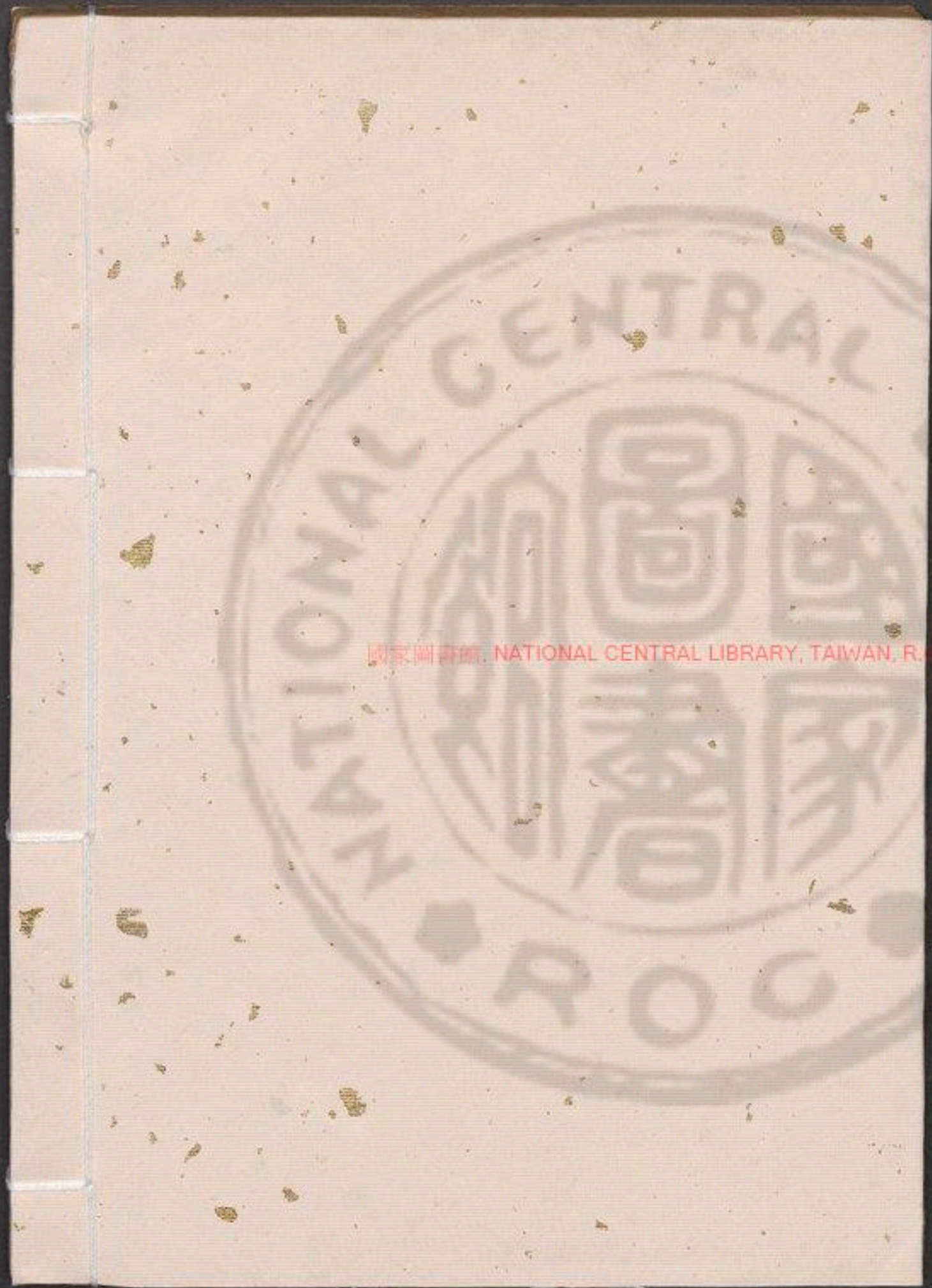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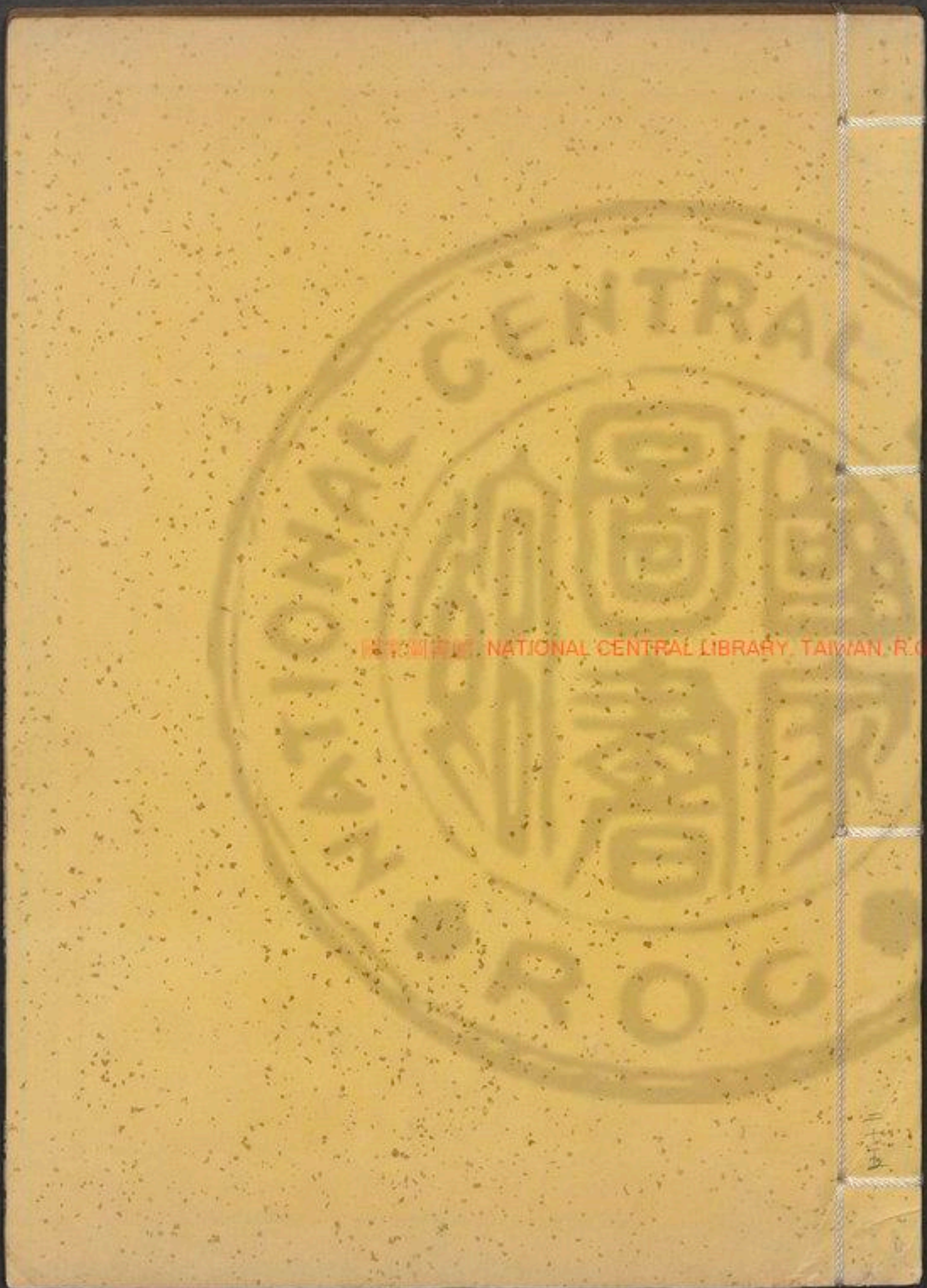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582 V.15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軍於官有害於民無利灼然可見

右本軍相度利害於前又詳建議之人首尾陳述略無義理其言江南分東西路實以江西為界者今契勘江西一路自隆興府撫州建昌軍皆在江西之東若如議者之言則此一府一州一軍盡合移治江西之西而其諸縣亦合改隸江南東路矣又江州南康疆埒交互奔走期會民頗難之又有風濤之險監司巡歷民戶輸送往來每以為艱今契勘星子建昌兩縣民戶輸送地里遠近如前所陳若以議者之言便行政



割則是使之捨近就遠去易就難與其所陳事
理利害正相違背兼本軍所管都昌一縣雖是
隔江然人戶輸納不過苗米一項最為嚴重自
來久例又只在本縣交納裝綱起發人戶即無
往來之阻至於移動一軍城壁官舍倉庫營寨
所費浩瀚度須用數萬緡而起遣一縣民居屋
舍及占奪其地使之蕩析流離不得安其生業
尤非細事而議者率爾言之僅同兒戲不知今
日民力凋弊州縣空竭之際如何計置得上件
錢物給此支用而勞民動衆為此有害無利之

奉旨說竊恐難以施行徒然煩費文移動搖
議使一境軍民日夕憂惶不遑寧處極為非便
謹具申監司衙欲望詳酌早賜奏聞寢罷前件
指揮以安一郡軍民之心不勝幸甚伏惟台旨

小貼子

契勘本軍建昌縣陸路至本軍經涉江州德
安縣界而小路直至本軍不隔外州其隔江
州界分去處初亦無甚利害只是德安縣遞
鋪兵六以非本軍所轄尋常不肯傳送本軍
又建昌縣文字有此一節小小利害然亦須



別有措置豈有為此之故而輕移一軍遽割
四縣之理今若將德安一縣遞角文字特令
兩州巡轄使臣通行點檢則郵傳亦自不至
阻滯併乞台照 熹上覆

論馬辛獄情劄子

熹契勘本軍軍院昨准使帖押下承局馬辛根
勘凌犯階級情罪依條施行已據本院勘到招
次情節依條合徒二年配鄰州熹竊詳本人所
犯却因發覺方彥故違使司元降約束私買板
木遂致單開若便依條斷罪竊恐情輕法重或
非台慈之本意未敢便行決遣亦不敢輒具
狀申陳敢以此私於下執事欲望矜察行下稍
從寬典不勝幸甚熹以亟遣遞筒未暇別紙布
謝悃併乞台照

論南康移治利害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瀆台聽近淮安撫衙牒備承使
司公文差委池州余推官前來相度曹大夫者
所陳移治湖口改割兩縣事本軍已遵依行下
兩縣相度去訖然其事理實有不難知者本軍
建立二百餘年兵火之餘掃地亦立今又五十



餘年官府民居方稍就緒然猶頗有未圓備處
若更遷徙必致狼狽兼今來民力已極困弊官
司尤覺煎熬移治所費少亦不下數萬緡不知
何所從出又聞湖口地步窄狹目今爲縣尚且
費力若欲改建軍壘城壁官府倉庫牢獄所占
地步計須十倍於前未知何處可以安頓設使
可以安頓亦必起遣居民毀拆其屋占奪其地
乃可營建不知今日幸無迫切利害何必爲此
以歎搖人心爲國取怨此移治不便之說也至
於改割兩縣則兩縣距今南康治所道里近而

去江州治所道里遠南康財賦取辦於建昌星
子者過半而湖口彭澤二縣所入不足以補其
數雖上供歲額或可隨縣改割而本軍官兵吏
負粟祿不知何所從出此割縣不便之說也竊
意此事終久決難施行而徒煩費文移動搖衆
聽使兩處軍民之情疑慮惶惑不安厥居極爲
非便熹衰病之餘扶曳來此旦夕即爲引去之
計視此不啻如使舍豈有毫髮顧戀之心特以
既荷聖恩疆界民社既未能有以使其人安於
田里而無愁嘆之聲誠不忍更使復爲庸人淺



議所擾故致有以已意下昧甲呈其詳見於公
狀欲乞台覽半賜奏陳寤其說以安兩處軍
民之心不勝幸甚

論阿梁獄情劄子

使司之可嘆
當作使司

熹照對本軍阿梁之獄節次番詞互有同異湏
至依條再行推鞠然以愚見本人番詞雖非實
情然且只據其所通情理亦不可恕不必再行
推鞠盡如前後累勘所招然後可殺也蓋阿梁
與葉勝私通致葉勝因其夫高而手殺之雖使
阿梁全然不知殺害之情究其所因已絕人理

況已明知殺意當時自合出門聲叫或密投鄰
里以求救援今乃抱兒立於門外半時之久以
俟其夫之死及見其夫之出聞其夫之聲知其
事之不成然後隨聲叫呼以求救只此一節其
情蓋已灼然可見不必同謀共殺然後可寘極
典也夫人道莫大於三綱而夫婦為之首今阿
梁所犯窮凶極惡人理之所不容據其番詞自
合誅死無足憐者本軍雖已具申乞行推鞠然
熹愚意欲望使可詳此情節別具奏聞乞降眷
旨只依元降指揮處斬施行不惟得以蚤正典

刑使姦凶之人不得以遷延幸免亦以聳動羣
聽使衆著於人倫之義於以彌成聖教實非小
補熹以人微職賤不敢頻有奏陳敢以此私於
執事伏惟鈞照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一

熹輒有愚懇仰請台聽伏見管下都昌縣人戶
夏稅錢內一項科折木炭自來只用本色備船
裝載赴監送納自紹興二十四年提點韓實文
任內因納炭稽遲追典押取問偶一時懼罪自
行供認乞每秤折納價錢二百六十文省解發

赴監自和買炭考之縣吏每稅錢二十六
折木炭一秤以稅錢則例言之夏稅見錢一貫
五十文合折絹一匹官交價錢六貫文省若折
木炭合管炭五十二秤半每炭一秤官交正錢
二百六十文省共錢一十二貫六百五十文已
上以兩項價錢比並則木炭錢多於折絹價錢
七貫六百五十文係爭一倍以上數目已極懸
絕況都昌民戶逐年長養園林採柴燒炭每斤
直錢五文至六文止若比做折納價錢又幾三
倍所以民力重困多掛欠籍追逮督迫幾不聊



生今來人戶乞依祖來舊例備本色自雇船裝載赴監送納獲鈔銷注誠爲便民戶所陳大略如此所有曲折具于公牘敢乞台慈詳酌俯從所請庶幾疲瘵之民得以少蘇實出使臺之惠不勝幸甚冒昧台嚴不勝悚仄

小貼子

上件所陳乞納本色木炭事或以爲不若比附納銷量減價錢却從使司置場收買尤爲利便更乞台慈詢究詳酌施行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二

照對本軍管丁都昌縣人戶舊例送納本色木炭赴使司交納紹興十五年間使司行下每秤折納價錢一百五十文足續又每秤至二百六十文省契勘其炭係以銷稅紐折今來所納價錢比之折銷計多一倍以上委是大重民力不堪昨據人戶陳訴已曾具申使司乞納本色未蒙行下不免具申朝廷今準省劄已送使司指定竊念本軍地狹民貧稅額偏重而折納炭錢比於納銷計增一倍以上比於本色計增三倍以上農桑之家有木無錢送納累年委實困弊

欲望台慈仰體聖朝勤恤民隱之意特賜詳酌
許依所乞送納本色不勝幸甚干冒台嚴俯伏
俟罪

論木炭錢利害劄子三

熹昨日伏蒙面諭許賜行下究實都昌木炭價
錢利害特與蠲減仰見仁人君子所以愛民之
實不爲苟悅於一時而所以爲之計慮深遠如
此感幸歎息無以爲喻適準使帖謹已遵稟施
行續當條上然熹竊伏思之復有一說上可以
推廣台慈矜恤之惠而下不至於多失有司經

常之入敢預言之以俟采擇謹按木炭本以稅
縮紐計納本色比之納縮所費已增一倍之數
折納價錢比之納縮所費又增三倍之數反覆
紐折至於數倍上違法意下損民力本軍三縣
皆受其弊然二縣距使臺為遠津般本色其費
不貲故雖價錢稍重而不敢深以爲苦都昌則
距使臺甚近而津般不難故獨願納本色而深
以價錢之重爲病要之以錢比縮而論之則三
縣之事體初不異也熹前者妄論未能及此向
若使司直從所請令納本色則熹不及有所議

矣今乃幸蒙矜念更令究實却與蠲減是以熹
得以復有所言欲望台慈更賜詳酌三縣第三
等戶一槩重行蠲減其上兩等戶却令且依
舊送納庶幾一郡細民均被大賜而上兩等戶
事力稍重猶可不至大段狼狽熹亦不至多失
使司財計免致別有經畫實為利便須至申稟
者

乙聽從民便送納錢絹劄子

熹近者兩其劄目陳乞宮廟差遣恭想已徹鈞
聽外服下僚不敢數以寒暄浮禮仰塵威重茲

乃復有愚悞輒冒布之熹束髮讀書不親世務
加以疾病益復懶廢茲蒙誤恩起家試郡觸事
昏塞不知所為近因奉行近降指揮令上三等
戶稅絹疋零丈尺湊鈔送納本色外下戶不成
端匹稅絹每尺並以一百文足折價從便獨鈔
送納節次據本軍下戶陳訴乞依舊湊納本色
熹初不知利害曲折只見朝廷指揮之意本為
優恤下戶但行諭遣催促送納自後點檢得見
納到數目大段稀少遂行詢問乃知本軍絹價
每匹不過三貫文足今令上三等戶得納本色



而下戶却令一尺折錢一百文足即納一匹計
成四貫文足委是折錢太多所輸反重於上戶
所以下戶不願折納而熹昏愚不能加意詢訪
及時申明致此違慢已從本單具狀中尚書省
欲乞許從民便送納錢絹敢乞鈞慈早賜敷奏
行下以憑遵守催督免致拖欠為公私久遠之
害所有熹申明後時上誤國計亦乞明賜黜責
以為守臣慢令廢職之戒干冒鈞聽伏深恐懼

小牀子

熹所申事理緣今夏稅未限將滿欲乞鈞慈

詳酌徑自朝廷施行庶幾猶可及事若送戶
部行遣往還動淹旬月州縣之吏無所禀承
則懦者不敢督趣必至於闕供強者不恤有
無必至於病民矣切乞垂念

熹又竊詳今者所降指揮它州未聞有以為
病而申陳者或是本處絹價高貴今得例從
低估民間實以為便故熹所申亦不敢乞減
所定錢數只乞許從民便則價貴處人自納
錢價賤處人自納絹兩不相妨各得其便伏
乞鈞照

乞禁保甲擅關集劄子

契勘保甲之法什伍其民使之守護里閭覺察
竊盜誠古今不易之良法也然既許其管藏兵
仗備置金鼓則其節制階級似亦不可不嚴竊
見目今見行條法累降指揮但有團結教習之
文初無戒令糾禁之法鄉里豪右平居挾財恃
力已不可制一旦藉此尺寸之權妄以關集教
閱爲名乘機弄兵凌弱暴寡拒捍官司何所不
至如本軍都昌縣劉邦達等只緣劉彥才爭競
聞得官司追呼遂於盛夏輒行關集鳴鑼持仗

過都越保欲以報復怨仇抗禦捕吏向非詭於
保甲之名安敢公然如此熹除已將劉邦達等
依相毆報冤爲名結集徒黨立社法等第決配
編管外仍具利害申使司欲望台慈詳酌特賜
行下約束施行區區之懷別有愚見更望使司
特賜敷奏明降指揮今後應保甲首領等人輒
以關集教習爲名聚眾弄兵欲以恐脅官私報
怨拒捕者比凡人之法特加一等收罪庶幾豪
強知畏不致寅緣敗壞良法交實利便須至申
稟者

乞保明減星子縣稅劄子

熹昨日方遣人具劄目申宣稱徹台聽適所遣
陳乞減星子稅人回齋到省密一道謹復專人
申納乞賜台念保明回甲不勝幸甚其間上供
對補之說竊謂若本不虧上供元額即初無可
申請若有別色可以對補即亦不須申請今有
司之吝至乃以此為問則蠲減之恩似已無復
可望然邑人緣此陳乞往來計會亦已薄有所
費其心不能無僥倖於萬一而熹元奏同已有
謂如蒙施行不唯今日見存人戶得保生業而
已逃未復願耕無田之人必將有扶老携幼而
至者不數十年生齒日繁墾田日廣向來椿閣
之數亦可漸次起理以復承平之舊者似已預
為今日解紛之地欲望台慈頗采其意特為申
述使得不為刀筆所沮而早得蒙被堯舜之澤
熹與邑人千萬幸甚干冒威尊無任戰悚

小貼子

上件文字欲乞不別委官看詳徑從使司保
明回申幸甚

報經總制錢數目劄子

坊場收闕下
一本有體字



熹照對近准使司公牒依准總領使所牒催發
本軍去歲未發錢四千六百餘貫并今年未發
錢三萬九千五百四十餘貫謹按去年錢內合除
豁坊場敗闕減下錢一千四百四十貫三百
餘文僧道免丁比額不敷錢一萬六千四百六
百餘文截使招軍造甲經總制錢一千八百九
十五貫文及已申及乞理折曹秉義等稅錢九
百九貫餘文共計登四千四百九貫三百四十
五文省外實催到茶租錢二百八貫已差衙前
蕭彥押發別無未起之數節次具申總領所照

會夫訖所是今來錢除已起發春季外未發錢
數內亦有合除豁坊場敗闕體減下錢僧道免
丁比額不敷錢共登一千九百一十三貫七百
九十文自餘合催錢數緣本軍今年夏初以來
田禾便遭枯旱今則秋苗已放八分已上民間
目下已自闕食兼淳熙七年第三等以下未納
畸零夏稅已蒙上司備奉聖旨行下權行倚闕
今來正稅既無所入其經總制等錢亦別無合
收窠名官錢可以椿辦所有秋季經總制等錢
係據實收到錢七千四百六十三貫二十四文



省差衙前王溥管押外有冬季錢數當在來年
正月起發本軍亦緣旱傷人戶艱於輸納兼準
近降指揮住閣夏稅官物竊恐將來施下合發
錢數虛負罪戾已節次具申朝廷并上司乞賜
數奏將合趁經總制錢容本軍據所屬實收到
錢數批曆入帳拘收起發免以遞年季分比虧
去訖除已別具公狀供申外今蒙使司所遣都
吏以下欲望台慈存留催發官物于冒威嚴
不勝皇恐之至

乞減移用錢額劄子

喜契勘本軍財賦匱乏官兵支遣常是不足逐
時全仰酒稅課利分隸相助近自乾道九年內
蒙使司於經常分隸錢數之外創立名色每月
拋移用額錢一千二百餘貫均於城下及兩縣
酒稅務處辦自此之後酒稅所收課利除椿移
用錢外諸司所得分隸錢數不多致本軍財計
轉見闕乏支持不行兼近年以來沿流州軍收
稅太重商旅稀疎又為諸軍差出軍兵販賣物
色齎到戶部總所曆頭不許州縣收稅場務愈
見虧欠州縣愈見窘闕只如本軍見今拖欠使

司移用錢四箇月無以起解今有公狀具申欲
望台慈矜憐特賜於元拋移用額錢上重賜裁
減行下椿辦非獨場務可以補解逋欠亦於本
軍不無少有補助干冒威嚴不任悚慄

小貼子

照對州縣財計取辦於稅務稅務課額仰給於
客旅然則客旅雖非農民之比亦官司財用
取資不宜重困使其望風畏避而不敢出於
其塗也今者本軍得蒙使司蠲減苗米水脚
錢每石至一百三十九文農民固已幸其澤

往來商旅州郡場務以課額浩大不容徼倖
若蒙台慈詳察將上件移用無名之額痛賜
裁減使州郡得以約束務官輕減商稅招邀
客旅令得通行是亦使司久遠大利之源不
必竭取於一時然後爲快也

乞行遣攔米官吏劄子

熹已具申稟未行之間復有危懇重澆鈞聽熹
昨嘗妄以鄰路道糴利害申聞已蒙聖旨特賜
指揮近得彼路諸司文移始許通放而屬縣下
吏乃敢蔑視朝廷號令帶領吏卒公肆拘攔至



於越境釘斷陂口以絕往來之路正復戰國相
傾之世不至於此雖已移書彼郡及諸監司請
照條令按劾尚恐未以爲意不免具狀申省乞
賜約束欲望鈞慈矜憐早賜行遣不勝幸甚熹
干冒非一罪無所逃伏紙不勝戰栗俟罪之至

乞申明閉糶指揮劄子

熹輒有迫切之懇仰干鈞聽本軍地瘠民貧米
穀不多遞年雖是豐熟亦仰上流州軍客船販
米糶糶食用今年遭此大旱檢放七分以上而
上流儘有得熟去處顧乃循習舊弊公然逼糶

以致米船不通細民闕食本軍竊慮無以賑糶
支遣遂逐急那允諸色官錢差人前去收糶米
斛今據差去人申已糶到米而諸處官司出榜
禁約不許放行竊慮客販不通官糶又阻境內
飢民日就狼狽除已移文諸處官司請照累降
指揮疾速放行及不許阻節客旅外更欲具奏
及申尚書省又慮遠矣鄰援之驛向後別致邀
阻反爲深害謹密具此申稟欲望鈞慈特賜矜
察早爲敷奏特降眷旨檢舉舊法遍下諸路嚴
行約束但使公私米穀遠近通行則沿流荒旱

州軍自當不至闕食非獨此邦之幸而已干冒
威尊伏增震悚

小貼子

照對本軍勘諭上戶賑糶近十萬石其間多有有錢無米之人亦須上流收糶若被沿路阻節米船不通即此勸諭之數盡失指準民命所繫為害非輕伏乞鈞慈深賜留念

乞撥兩年苗稅劄子

熹昨曾具奏及申尚書省約計本軍今秋放旱外三分苗米一萬三千九百五十五石及去年

零欠綱運米五千餘石乞賜截撥下年
糧支遣今續據管內三縣申到檢放實數多是
全戶乾死所傷不啻八九分若依元數必取三
分苗米即恐人戶無從輸納必致逃移其去年
殘欠初意亦候今冬催理填納今既災傷如此
亦非并督舊逋之時以此計之即熹前奏所乞
兩項米數正使便蒙聖恩許賜截撥然皆已難
作十分指準未蒙哀憐則其狼狽又將有不可
勝言者蓋嘗竊謂有軍則糧決不可以不足既
旱則稅決不可以不放此二者皆必然之理也

但在今日欲取足軍糧則民已無食更責其稅
必有逃移死亡之憂欲盡放民稅則有軍而無
糧民亦將有不能保其安者二者之為利害其
交相代又如此然就其一端而論之則闕軍食
之禍淺而易見不放稅之禍深而難知故今州
縣之吏不過且救目前為應文逃責之計掩蔽
災傷阻遏披訴務以餉軍不闕為先務至於民
不堪命而流殍死亡皆不暇恤殊不知民既死
徙間井蕭條田園蕪沒或數十年而戶口賦稅
無以復於其舊積其所失比之全放一年之稅

何止倍蓰且如本軍乾道七年歲嘗大侵流
滿道至今十年而流庸尚有未安集者田土尚
有未開墾者今者不幸復遭此旱計其分數乃
或甚於彼時民尚無以為食若復責以輸納租
稅將來之患必當有甚於前不知更費幾年功
夫可得復似今日此尤不可不深慮者也然非
朝廷察此利害之幾有以給其軍食使之得以
盡實檢放而無乏供之患則難知之深害未弭
而目前立至之禍已不可免此熹之所以不敢
避僭瀆之罪復論前奏之未審者仰冀鈞慈深



加憐察特賜敷奏且依所乞截留兩項米斛外更令帥漕兩司同共相度別行應副則闔郡軍民死生而骨肉矣如蒙留念更望早賜行下以安其心熹無任皇恐俟命之至

小帖子

熹所申稟只為乞撥六年殘欠及七年放外兩項米斛又恐朝廷惟其檢攷分數之多故其妄言遂至覲綏誠不能無草野倨侮之嫌然其區區之心實欲深為國家生聚教訓恢復久遠之計若熹之私則去替不遠疾病侵陵罪戾孤蹤日俟譴斥決非久於此者亦何必曲沽民譽過為身謀以罔朝聽而陷於不測之誅伏惟鈞慈深賜洞察

與執政劄子

熹瞻望台躔久不申起居之問下情第切宗仰比以災旱告急于朝竊計已蒙鈞念惟是踈拙素不更事重此困迫不無煩擾今復有劄子二通申稟放稅乞米及鄰境閉糴事而熹疾病之餘不堪扶曳輒有私懇仰瀆威尊敢望鈞慈并為敷奏乞從所請千萬之幸熹頻有干恩不敢



累幅以勞侍史并乞鈞照

乞以泗水侯從祀先聖狀

照對本軍昨因脩葺軍學照得從祀神位名號差舛曾具狀申尚書禮部續準本部符降到見行從祀神位名號本軍謹已遵依彩畫題寫奉安訖熹恭親崇寧元年二月二十五日詔追封孔鯉為泗水侯孔伋為沂水侯今按本部降到神位名號其泗水侯獨未得在從祀之列蓋嘗考之論語伯魚過庭親承詩禮之訓先聖又嘗使為周南召南之學其才

雖曰不及顏淵然亦不應盡出七十子之下竊意當來禮官一時討論偶失編載非因有所取舍升黜於其間也熹愚欲望朝廷特賜詳酌將泗水侯列於從祀位在七十子之後沂水侯之前庶幾孔門之賢悉登祀典有以仰稱崇寧聖詔褒崇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照會施行謹狀

乞頒降禮書狀

照會政和五禮新儀州郡元有給降印本兵火以來往往散失目今州縣春秋釋奠祈報



社稷及祀風雨雷師壇壝器服之度升降跪
起之節無所據依循習苟簡而臣民之家冠
昏喪祭亦無頒降禮文可以遵守無以仰稱
國家欽崇祀典防範民彝之意須至申聞者
右謹具申行在尚書禮部欲乞特賜申明檢會
政和五禮新儀內州縣臣民合行禮制鏤版行
下諸路州軍其壇壝器服制度亦乞彩畫圖本
詳著大小高低廣狹淺深尺寸行下以憑遵守

小貼子

契勘王公以下冠昏喪祭之禮鄂州見有印

本但恐其間或有謬誤只乞行下取索精加
校勘印造給降不須別行鏤版其州縣祭禮
及壇壝器服制度即乞檢會抄寫圖畫別爲
一本鏤版行下

乞增修禮書狀

伏見本軍昨準尚書禮部符下政和五禮祭祀
儀式竊嘗參攷其間頗有未詳備處方欲具狀
申審今覩進奏官報近者判部侍講侍郎奏請
編類州縣臣民禮儀鏤版頒降已奉聖旨依奏
此誠化民善俗之本天下幸甚然竊慮其間



未詳備處將來奉行或致抵牾今具如後須至
申聞者

一所準行下釋奠禮儀熹按其神位除正配
三位外有殿上兩廊從祀未見位號名數
不委新儀全書有無具載欲乞討論并賜
行下然按祀令二月八月上丁釋奠文宣
王以充國公鄒國公配牲并用羊一豕一
白幣三而已今其所祀乃近一百餘位一
羊一豕無緣可以偏及又州縣廟學窳狹
祭器獻官多不及數往往不能一一分獻

其為欺慢莫甚於斯竊欲更乞相度申明
許令州學免祭兩廊諸位縣學并免殿上
十位庶幾事力相稱儀物周備可以盡其
誠敬

熹又按行下釋奠行事儀引三獻官詣舒
王神位前一節係政和間所定後來靖康
年中已有指擗追貶王安石爵秩俾罷配
享訖今來上件儀注尚仍舊文竊慮州縣
奉行反致疑惑亦合申明改正并乞台照
一所準行下釋奠陳設儀云設著尊四犧尊



四為二重在殿之東南隅北向西上
正位酌著尊在前皆有站加勺罍為酌尊
著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泛齊初獻酌
之儀尊一實明水為上尊餘實醴齊亞終
之獻酌 奠按後章行事儀云初獻酌犧尊之
泛齊亞終獻酌象尊之醴齊與此不協竊
疑兩處必有一誤尋考祭社稷祀風雨雷
師陳設儀皆設犧尊象尊為酌尊乃知正
是此章之誤其著字當作犧字犧字當作
象字又既云北向則是犧尊在北象尊在
南所云在前亦是重複倒置欲乞申明改

正行下

一所準行下釋奠祭祀陳設章皆云又設太

尊二山尊二在神位前
太尊一實泛齊山尊一實醴齊各以

一尊實著尊二犧尊二象尊二壺尊六
一實盞齊犧尊一實醴齊象尊一實流齊

各以一尊實明水
一實醴齊三實元酒二實三

酒明水元酒皆在本
在殿下皆北向西

上內祭社稷儀加罍五齊三酒皆設而不
云南向東上

酌熹按此太尊山尊乃是都共設於殿之

前楹壇之南面其北更容獻官拜跪酌獻

非是逐位之前各設四尊所謂北向者恐



是太尊二爲一行其南山尊二爲一行又次南階下著尊二爲一行又次南犧尊二爲一行又次南象尊二爲一行又次南壺尊六爲三行其南向此所謂西上者謂西實元酒東實五齊三酒者反此未安是否各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 所準行下州縣社稷風雨雷師壇壝制度喜按其文有制度而無方位尋考周禮左祖右社則社稷壇合在城西而唐開元禮祀風師於城東祀雨師於城南未委新儀

全書有無同異欲乞討論并賜行下

一 準禮諸侯祭名山大川之在其境內者又曰山川之神水旱疫癘之災於是乎崇之蓋以其崇高深廣能出雲氣爲風雨以滋養潤澤乎一方也今州郡封域不減古之諸侯而封內名山大川未有望祭之禮其有祠廟亦是民間所立淫誣鄙野非復古制顧乃合其崇高深廣能出雲雨之實而樞僂拜伏於土木偶人之前以求其所謂滋養潤澤者於義既無所當又其牲宰器



服一切循用流俗蕪味燕器於禮又無所稽至於有山川而無祠廟者其歲時祈禱遂不復崇於山川而反求諸異教淫祠之鬼此則尤無義理而習俗相承莫知其謬欲乞檢照五禮新儀如有祭山川禮即與編類行下如有遺闕亦乞討論依仿祭社禮儀立定時日壇場方位制度并賜行下

一伏觀累降赦書歷代聖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及民者並令致祭謹按唐開元禮享

先代聖王並用禮器法服今即未變新儀全書有無歲時祠祭儀式欲乞檢照討論并賜行下

右謹具申尚書禮部如有可採乞賜台旨施行庶編類成書之後免致疑惑復有更改謹狀

淳熙七年三月 日

乞加封陶威公狀

據都昌縣稅戶董翌等狀伏覩本軍榜示詢訪先賢事跡數中一項晉侍中太尉長沙陶威公興建義旗康復帝室勤勞忠順以沒其身謹按



圖經公如家鄱陽後徙尋陽見有遺跡在本軍
都昌縣界及有廟貌在本軍城內及都昌縣水
旱禱禳皆有感應未悉上件事跡是與不是詣
實且翌等係都昌縣居民縣境之南北的有陶
威公廟二所其神聰明正直陰有所助廟貌建
立年代深遠逐時居民商旅祈禱無不感應及
本縣管下并鄰近州縣等處遇春夏闕雨鄉民
詣廟祈求立有感應兼本廟邊臨匯澤大江水
勢湍急網運舟船往來祈禱風濤自然恬靜前
後廟記聲述分明今來翌等不敢沒其實陳乞

詳酌具錄陶威公靈應事跡保明奏聞乞加封
號本軍所據前項狀述尋行下都昌縣勘會得
董翌等所陳委查等實保明申軍及繳到江南
劉義仲所撰公荅曰晉太尉陶威公侃有大功
於晉讀其書凜凜若見其鳴義於武昌破石頭
斬蘇峻何其壯也東坡蘇公嘗爲予言威公忠
義之節橫秋霜而貫白日晉史書折翼事豈有
是乎且就其說考之威公夢生八翼登天門九
重登其八閭者以杖擊之墜地折左翼及握疆
兵居上流潛有窺覷之志輒思折翼之誓自抑



而止心之所寓者為志神之所寓者為夢何自
而知其然哉至其書梅陶稱機神明鑒似魏武
忠順勤勞似孔明豈不信哉魏武起徒步唱義
兵非若威公威名之著也以漢德之深磐石之
固可折筮驅之以息天下之禍非若成帝削弱
之資也董卓之亂未必大於蘇峻魏武之功未
必過於威公保兗州以為固挾天子以為資其
意要在則其託興復以為名是乃窺漢之計也
名莫大乎忠孝分莫大乎君臣若魏武無忠臣
之節其所謂機神明鑒者效雄耳威公豈其比

乎始蘇峻之禍賊將害其子者馮鐵也馮鐵

石勒為戍將石勒畏威公之彊殺馮鐵石勒自

以為一時豪傑標置二劉之間俯視曹孟德司

馬仲達而氣出其右顧畏威公如此威公沒

今幾千年所在廟祀之都昌縣南北廟為尤盛

廟屢廢而屢興由其有功德於斯民者厚也又

繳到近世撫州布衣吳解所著辯論曰卓哉陶

士行之獨立也方魏晉之際浮虛之俗搖蕩朝

野一時聞人達士名卿才大夫莫不陷於末流
罔知攸濟唯士行深疾時弊慨然有作蓄其剛



毅沉厚之氣秉其忠愨正固之節以與流俗爭
衡雖動而見尤所向白眼一入仕途荆棘萬狀
而方寸耿耿者未始少渝終日運百甕於竹頭
木屑間纖悉經營雖一束之穉劬勞不怠當時
名士觀之宜若老農俗吏無足比數而士行確
然為之不屑也卒能恢廓才猷立功立事以大
庇斯民當晉室^世鼎流之中屹為砥柱自非明睿
獨立安能臻此或然覽庾亮之傳應詹之書則
疑侃有跋扈之心觀溫嶠之舉毛寶之謀則見
侃有顧望之跡比至洒血成文登天折翼動可

疑懼豈有是事也哉此蓋行高於人衆必非之
如蘇峻之誅庾亮恥為之屈既士行溘先朝
靈後嗣零落而庾氏世摠朝權其志一逞遂從
而誣謗之耳秉史筆者既有所畏何所求而不
得哉是其旁見曲出乃所以證成其罪也然觀
士行義旗既建一麾東下子夜不臨直趨蔡洲
一時勤王之師蔑有先者既元勳克集實主斯
盟而退然未有旋師歸藩既坐擁八州据上流
已董泰山管輕鴻毛移其宗社曾不反掌而臣
節益脩未始擅作威福以自封殖朝廷憚其勲



名身加疑備而士行泰然曾不少芥曾次及末年卧疾封府庫而登舟舉愆期而自代視去方伯之重不啻脫屣其臣終始夷險無一可訾窮晉二百年間卓然獨出不忠之迹果安在哉今捨其灼然之實而信其似是之虛豈可謂善觀史也哉嗟乎自古欲誣人而不得者必汙以閨房之語以其難明故也今晉史欲誣士行而乃以盜賊之祥是其難明殆又甚於閨房哉然不知士行而實懷異志則如此夢寐之祥正合自知其人安得而知之晉史以此待士行其智

果不得與小兒等其說固不待攻而自破云本軍今檢準乾道重修令諸道釋神祠祈禱靈應宜加官齋封號廟額者州具實事狀申轉運司本司驗實保明及詳本縣繳到文字所以發明公之心迹尤為明白有補名教理宜褒顯而公位登三事爵冠五等當時所以品節尊名者亦已稱其行事之實今據士民陳請在前欲乞朝廷詳酌採其行事特賜廟額以表忠義更不別賜齋號須至申聞者右謹具申轉運使衙伏乞照會詳酌前項所申事理依條施行伏候台旨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下

考異

脩白鹿洞書院

基址一作基址

修築石堤

種林一作種下植字

禁保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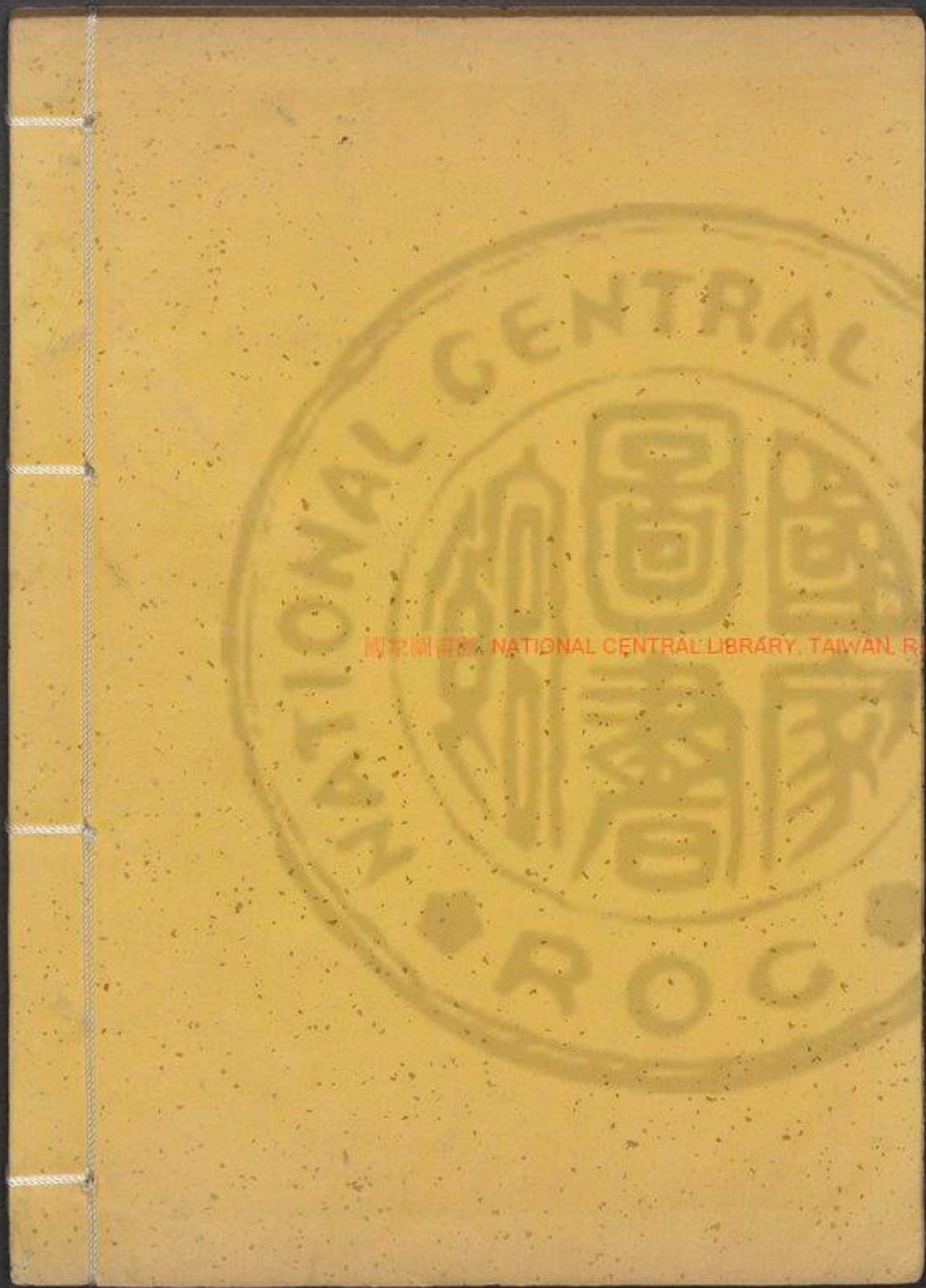
豪右一作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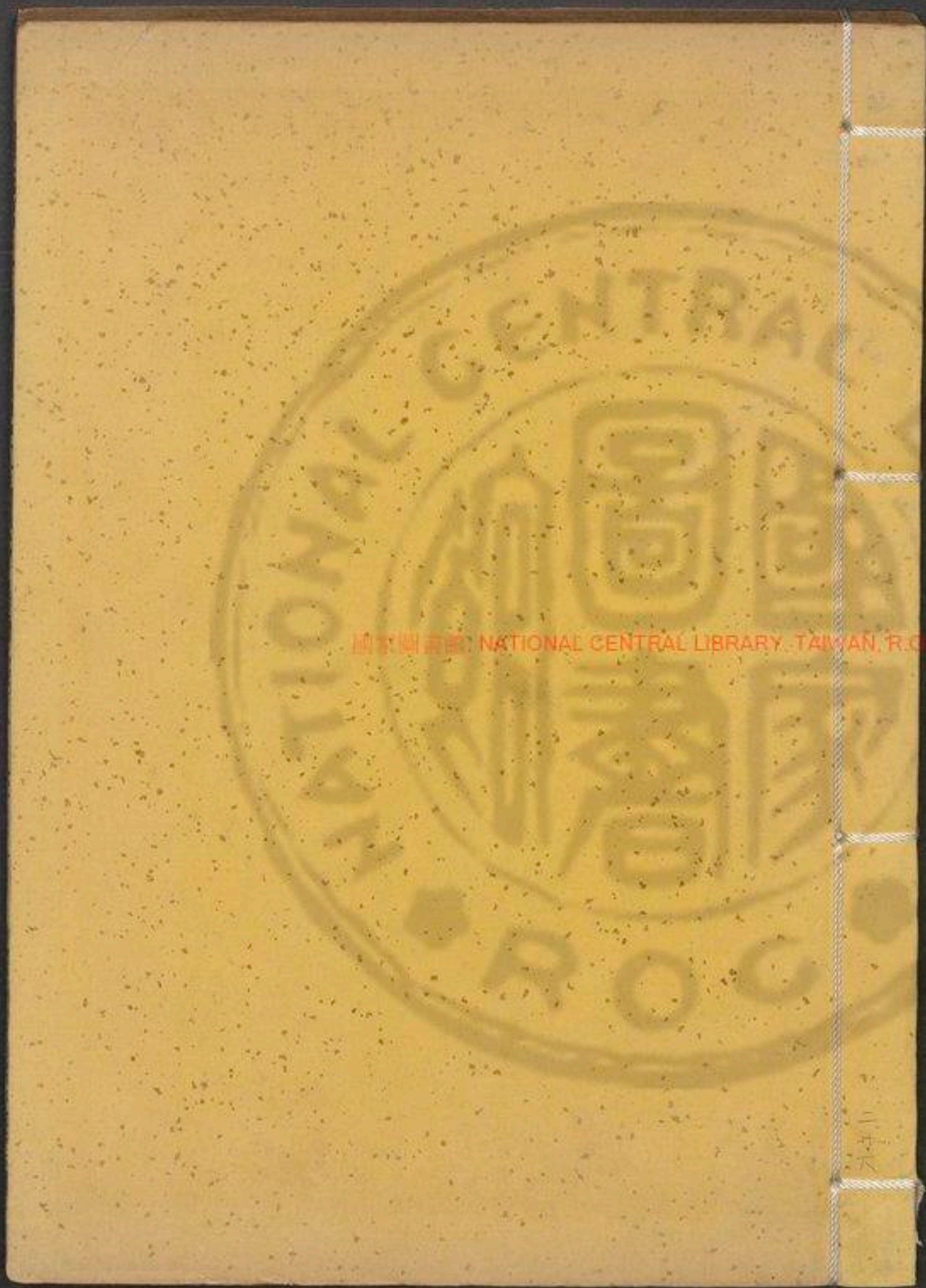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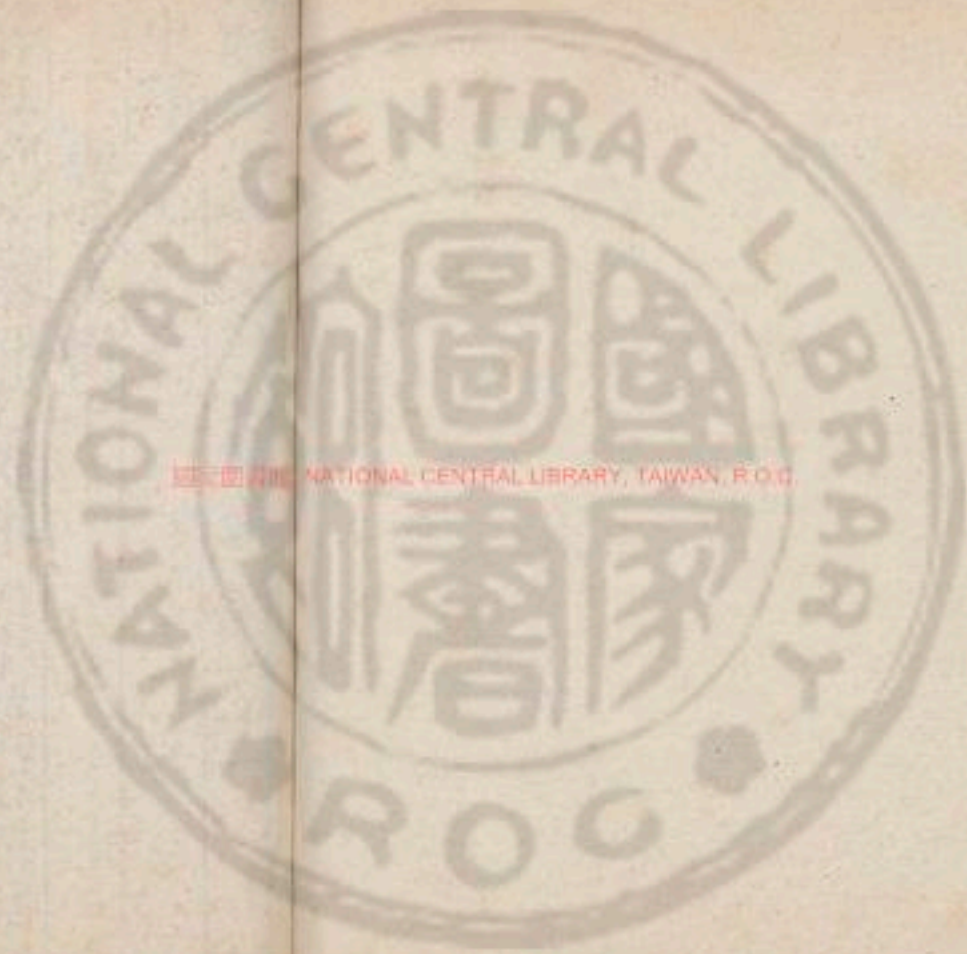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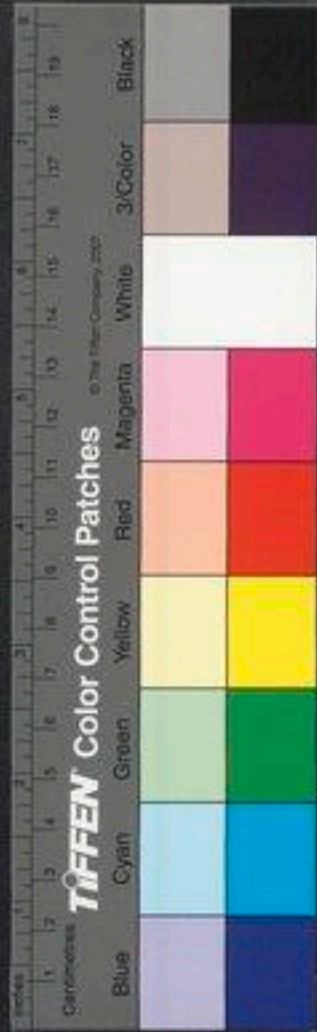




349334 2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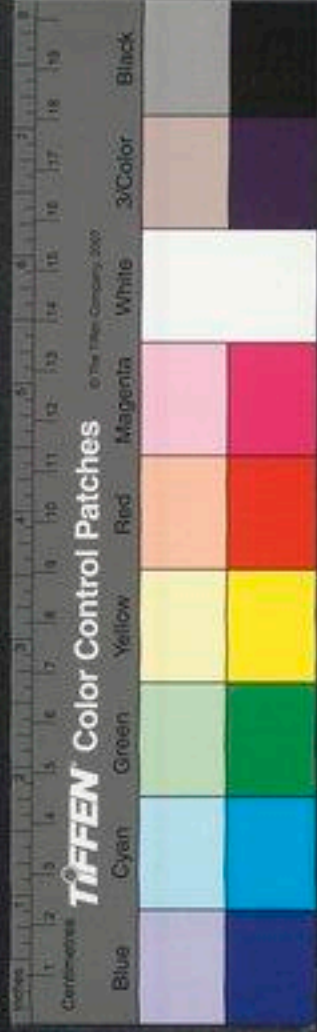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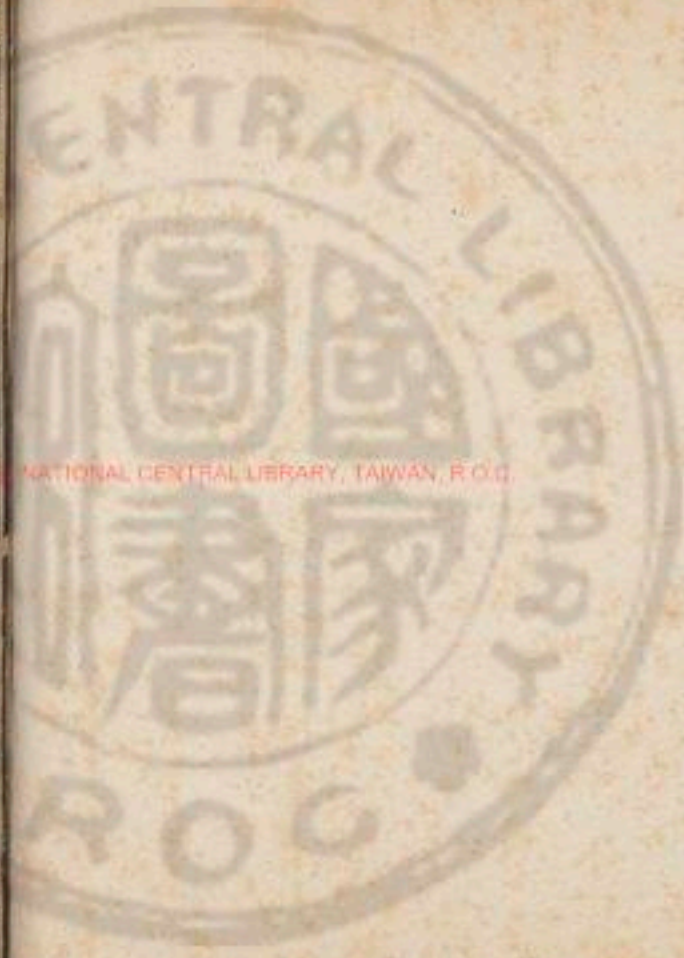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中央圖書館, 台灣, 中華民國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申請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劄子奏聞乞撥米三十萬石添貼紹興
府糶濟未蒙指揮支撥竊緣熹所乞上件米數
內十四萬三千餘石係申到本府見行指約間
日糶濟數目別作逐日糶濟會計合用之數其
餘亦係慮恐日後更有增添約度大數若不得
此則不唯使熹今日空手渡江無以布宣聖主
憂勞惻惻之意實恐將來飢民日食半升之米



不足充虛接濟不能作業營生必致殍死流離
上貽當宁宵旰之憂或恐豐儲見在米數不多
難以盡行支撥即乞且撥十四萬三千石先付
熹前去將紹興府諸縣一例作逐日糶濟外所
乞餘數却乞紐計價錢付熹前去與知明州謝
直閣同共措置雇募海船收糶廣米接續糶濟
仍須管除賑濟外所有賑糶到錢令項撥管申
取朝廷指揮實爲利便伏望鈞慈早賜敷奏應
副施行

乞禁止過糶狀

吳勘紹興府婺衢州諸縣皆有災傷見行賑濟
合用米斛已承降聖旨指揮給降到本錢三十
萬貫接續濟糶緣本路兩年荐遭水旱無處收
糶熹今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本
路水路相通最爲所便已行差官雇船前去收
糶及印榜遣人散於浙西福建廣東沿海去處
招邀客販竊慮遂州縣之體越路飢荒之急故
行過糶之客人應募船販可恐遂州縣稅務循
習邀阻妄作各色輒收雜稅力勝買醋錢之類
使本路飢民日就狼狽虛被聖主撥賜賑卹之

息事屬不便今檢準淳熙令諸穀遇災傷官司
不得禁止販販及今年八月三日聖旨勘會淳
熙七年九月二十四日勅兩浙江東湖北旱傷
全藉鄰路豐熟云處通放客米訪聞得熟州郡
輒將客販米斛邊阻禁遏奉聖旨劄付諸路帥
漕各檢坐指揮條以遍下州軍不得遏糴如敢
違戾仰逐司覺察按劾及今年十一月二十九
日本路獲降指揮本路州縣稅場邀阻妄收稅
錢力勝之類將官吏並於見行條法各加一等
坐罪至來年六月却依舊法欲以朝廷特賜救

奏早降指揮將見行遏糴條法劄下兩浙轉運
司令行下浙西得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
阻收錢亦乞依本路已獲降前件指揮加等坐
罪施行庶幾公私般運免致艱阻一路飢民得
雪實惠

乞賑糴賑濟令行五事狀

照對自到任以來奉行賑糴賑濟有合行五事
已具申朝廷未蒙回降開具下項

一件熹體訪得浙西州軍極有豐稔去處與
本路水路相通最為近便已差官雇船前



去收糶及印稅招邀客販竊慮逐州縣故
行過糶亦恐州縣稅務邀阻妄作名色輒
收雜稅力勝買點錢之類乞敷奏將見行
過糶條法劄下兩浙轉運司行下浙西得
熟州縣約束其沿路稅務邀阻亦乞依本
路已獲降指揮加等坐罪施行

一 件 熹照得本路今歲災傷唯紹興府最甚
雖蒙朝廷給降錢米濟糶猶恐不能周給
其勸諭上戶獻助至今未有勸到數目臣
僚奏請特依淳熙元年取延年獲降指揮
減半推賞熹詢訪得紹興府田土瘠薄連
年災傷上戶縱有儲蓄所出之米及格者
必少乞敷奏如諸路州縣人戶願出米穀
自行般運前來紹興府賑糶賑濟亦乞與
依上項指揮減半米數推賞

一 件 熹勸人戶身丁每年合納本色折帛
丁鹽絹綿丁錢等係隨夏料送納依準省
限合至五月十五日方行起催熹訪聞紹
興府諸縣日前年分多是正月初間便行
催督已是違法况今旱荒人民飢餓不容



官吏更有侵擾熹除已行下紹興府及屬
縣照應條法不得促限追擾外乞指揮
賜劄下紹興府鈐束諸縣遵守條法不
前期追擾施行

一件熹照對本司去年勸諭到上戶陳之奇
等出助米穀賑濟賑糶合行該賞本司先
已保明具申尚書省未蒙朝廷推恩以致
人戶無以激勸已具錄奏聞及申尚書省
乞速賜推恩施行

一件照對昨準省劄熹所奏檢放不實之弊

奉聖旨令熹詢訪不實最多處按劾施行
及續準省劄紹興府山陰會稽等縣人戶
余宗榮等狀訴檢放秋苗不盡不實劄下
檢實熹詢訪見得本府諸縣檢放委有不
實去處但今田土多是已種二麥及爲飢
民採取鳧茈鋤掘殆遍無復禾稻根查可
見荒熟分數乞且將下戶等第催上戶
寬限勸諭具新林一帶亦許熹差官檢定
潮泥不堪耕種之處等第蠲閣租稅其衢
婺州及本路應有訴旱去處亦乞依此委



官約度分數住催官物乞敷奏特降指揮
施行

右竊緣紹興府今年飢荒極重官司雖已不住
措置糶濟竊緣錢米不多終是不能均濟惟有
蠲除稅租禁止苛擾激勸上戶最為急務譬如
救焚拯溺不可遲緩於淳熙八年十二月十七
日具申尚書省乞照前狀速賜指揮施行其檢
計戶口分撥錢米見已一面施行候見欠闕定
數別具供申聽候指揮

申審住催官物指揮狀
淳熙八年十一月十八日

近準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行下江浙
兩淮旱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戶今年以前
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及將官私債
負權免理還其流移人拖欠官物亦與除豁
不得令保正長代納并支撥米斛通行賑濟
十二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令江浙兩淮帥
漕提舉司各行下所部州縣將流移到人戶
遵依已降指揮多方存恤毋致失所來春如
願歸業趁時耕種即量支錢米給據津遣與
免夏料催科仍仰所在州軍出榜曉諭劄付

本司已即時恭稟通行下諸縣施行今據紹興府新昌縣申照對今年以前未委是淳熙七年官物或是淳熙八年二稅若是淳熙七年二稅並無合催之數淳熙八年夏稅丁錢今年八月二十二日已承本府帖行下備降指揮住催訖所有今年秋苗人戶爲見前項指揮早傷州縣將第四第五等下戶今年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因此不肯送納有此疑惑申乞行下

台所據前項申述本司照對所降指揮所謂今年以前應干殘欠苗稅丁錢並特住催即未嘗今年以前是淳熙七年終唯復淳熙八年見催之數具申尚書省及戶部伏乞明降指揮行下以憑遵守施行

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

照對衢州管下屬縣去歲旱傷細民闕食本州申朝廷乞從條於有管常平義倉米取撥五萬石出糶去年十二月十六日割下本司照條施行今據本州申淳熙七年旱傷檢放苗米四千餘石遂取撥義倉米及勸諭上戶出助并措置



和糴計五十餘萬石賑濟無難幸無流徙後爲
去年秋旱放苗米九千餘石比之七年一倍以
上兼以鄰郡敬發徽饒類皆旱歉本州地居其
中大略相似以此愈見艱得米穀細民鬪食雖
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
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但
緣連遭荒旱民情嗷嗷艱得錢物深山窮谷僻
遠小民委是無錢糶米乞行下於所申取撥義
倉米五萬石內支撥二萬石應副賑濟免有流
移餓殍之患熹尋躬親巡歷到衢州點檢見得

本州逐縣委是災傷多有飢民餓殍羸困闕令
合行救助賑濟及檢準條令義倉米專充賑給
不得它用自合撥充賑濟熹除已逐急一面下
本州於申請取撥出糶常平義倉米五萬石數
內取撥一萬石委官措置收拾賑濟其餘四萬
石仍舊出糶外並望朝廷特賜割下衢州施行
已具申尚書省乞指揮施行

採荒事宜查一狀

今有職事已具狀奏聞外再申尚書省如熹所
奏得蒙降出欵乞敷奏早賜施行



一為紹興府救荒之備不盡三月竊恐麥熟
之前麥盡之後尚須接濟欲乞盡推去年
賞典蠲減度牒米數再撥官會三十萬貫
庶幾賑給之餘更可作將來儲備又乞照
應見行移用條法支撥諸州常平義倉米
斛應副紹興府麥前急闕

一為伏覲近降指揮將臨安餘杭兩縣四等
五等人戶淳熙八年秋苗夏稅依徽饒州
例並與住催欲乞出自聖意特降指揮將
紹興府山陰會稽嵊縣諸暨蕭山五縣四

等五等戶夏稅秋苗丁錢並與住催其餘
諸州縣逐都檢放旱傷及五分以上者五
等戶亦與住催七分以上者并四等戶並
與住催候秋成日併行帶納

論督責稅賦狀 九年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江浙兩淮州郡去歲委實
旱傷去處其合納苗稅已降指揮檢放倚閣近
來州郡以寬恤為名將不係檢放倚閣之數故
作稽滯不行起發劄下本司將管下州郡年額
合起綱運除檢放倚閣數外嚴行督責須管日

下起發如仍前違慢仰開具守倅令佐及當職
官職位姓名申尚書省所準前項省劄熹恭惟
國家張官置吏本以爲民所以平時但聞朝廷
戒敕州郡奉行寬恤惟恐有所不至至於督責
二字考之前史則韓非李斯慘刻無恩誑誤人
主之術非仁人之所忍言也今來旱傷檢放倚
閣民間固已蒙被寬恩然其不係放閣之數亦
止合且令勸諭寬限拘催難以嚴行督責所有
前項朝旨若便推行竊慮有傷治體熹雖愚陋
委實具不敢奉行

論臧否所部守臣狀 三月三日

承尚書省劄子勘會已降指揮令諸路帥臣監
司歲終各具所部守臣臧否聞奏所有淳熙八
年分未見奏到正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令
遵依已降指揮日下聞奏劄付本司所準省劄
令本司具淳熙八年分所部守臣臧否奏聞事
照對熹去年十二月六日到任即不見得本路
諸州守臣去歲臧否兼近因按劾衢州守臣李
暉不蒙朝廷施行熹委是材輕德薄不足取信
豈復更敢臧否人物伏乞照會免行考察

乞給借稻種狀

五月五日

本司準淳熙九年正月二日尚書省劄子勘會春耕是時深慮江浙兩淮州縣去歲旱傷之後貧民下戶并流移歸業之人艱得稻種却致妨廢農務理宜措置正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逐路轉運提舉司疾速行下去歲旱傷州縣多方措置稻種勘量給借務令及時布種候豐熟却行拘還具已借文數目聞奏仍多出文榜曉諭本司照對紹興府去歲旱傷為甚衢婺兩州為次遂那撥錢發下紹興府及下衢婺兩州

諸縣恭稟聖旨指揮措置給借并鑄榜曉諭人戶通知先據婺州申本州鄉俗體例並是田主之家給借今措置欲依鄉俗體例各請田主每一石地借與租戶種穀三升應副及時布種候收成日帶還不得因而收息如有少欠官司專與催理不同尋常債負已下諸縣從此施行及紹興府申支撥官錢委官同與縣官措置給借五縣共給借過第五等下戶并流移歸業人五萬七千八百戶計錢一萬七十四貫五十四文省并衢州申管下屬縣那借官錢五百貫文及



勸諭上戶將收到稻種共二萬一千六百二十
二石四斗二升二合斟易分借鄉民布種去訖
發蝗蟲赴尚書省狀 七月

本司近訪聞得紹興府累有飛蝗入境即於
今月初五日差人前去探問據兵士孫勝報
今到會稽縣白塔寺相對東山下有蝗蟲數
多收拾得大者一籃小者一袋其地頭村人
皆稱蝗蟲遇夜食稻葉即今前去看視一面
監督官吏打撲焚瘞尋別具奏聞須至申
聞者

右其蝗蟲大小兩色各用紫袋盛貯隨狀見到
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乞上降錢物狀

熹今起發前去諸州便要錢物分俵逐州守臣
責令運糶以備糶濟所有前狀所乞錢物欲乞
鈞慈早賜敷奏盡數支降庶熹所到便得揭榜
曉諭宣布德意安慰飢民寬其流離餓殍之憂
息其無聊妄作之念實繫利害如是將來見得
會計實數所乞錢少更當別具申奏亦望朝堂
力賜王張疾速應副千萬幸甚

乞許令佐自陳嶽廟狀

竊勗今來諸州連歲災傷將來艱食又非去年之比全藉知縣佐官協力措置以救民命竊慮其間或有老病庸懦不能任事之人欲加按劾則無顯過欲置不問則爲民害欲望朝廷敷奏特降指揮如有似此之人許令自陳嶽廟差遣一次仍嚴責已差下人除程半月疾速赴上不得少有違滯其未到間即乞不以縣之大小委自本司差人權攝許於得替符關不應差出人內選差俟荒政結局即

行住罷庶幾數月之間逐縣得人不至誤事

須至供申者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申知江山縣王執中不職狀

熹今月初七日承進奏官傳到報狀云云浙東父闕兩澤近自衢州江山來者本縣被旱最甚苗已就槁民尤乏食鄰邑有米可糴禁遏不令出境江山之民爲飢所迫已有奪糧之意似聞衢信間更有如此等處若不預行措置竊恐小民無知易致生事乞令有司檢



舉閉糶指揮申嚴行下已奉聖旨依熹照對
昨巡歷至江山縣見得知縣宣教郎王執中
庸謬山野不堪治刷及據士民詞訴稱其多
將不應禁人非法收禁人歎極多盡是公吏
畫策務要科罰錢物後來疫氣大作入者輒
病反以此勢嚇脅平民科罰取錢等事熹以
所論不係本司職事兼本官只是庸謬別無
顯然贓私罪犯遂只行下本縣禁約去外熹
近又聞衢州諸縣新穀未登街市全無客販
及上戶閉糶絕少米斛出糶數內江山一縣

尤甚遂即行下本縣將去年已下糶米及
上戶未糶米斛接續出糶如有貧病無錢收
糶之人即行賑濟及煮粥存養其知縣王執
中一向坐視並無一字報應却據衢州繳到
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上上文上下其江山
縣狀內獨稱大禾米每省升止糶一十八文
小禾米一十七文足比之諸縣米價大段遼
遠與所訪聞事體不同方於六月二十九日
行下追本州縣人吏赴司根究今者伏觀前
件臣寮所奏本縣既已奪糶事理上勤聖慮



特降指揮而喜備使一路曾不聞知其本州
縣全無申報在熹無所逃罪其知縣王執中
委是弛慢不職之甚難以容令在任除已行
下衢州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外須至供
申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敷奏將主執中特賜罷
黜所有本司失察之咎亦乞併賜責罰施行并
牒衢州請詳此先將本官對移閑慢職事聽候
朝廷指揮

申再有措置災恤事件狀

熹今再有措置本路災傷事件已具奏聞乞賜
施行外欲望朝廷速賜行下庶幾一路飢民早
被聖恩不致狼狽須至供申今開具下項

一奏乞特降睿旨支撥一百七十萬貫湊前
所給通作二百萬貫令熹及早分給諸州
廣行糴糶俟見糶給戶口實數却行計度
支用不盡之數先次拘收回納仍乞於內
紐計米數量給空名告身五七十道并度
牒官會湊成二百萬貫付熹收掌如有獻
助及格之人令熹與安撫使書填給付

奏乞特降睿旨於今來所降減半指揮內
刪去將來檢踏見得災傷最重處方得保
明取旨之文只依乾道七年耿延年所請
已得指揮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將本路災傷縣分人戶夏
稅權行住催却俟檢放秋米分數定日却
將夏稅亦依分數蠲減一併住催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熹前項所請百七十萬
貫而令於內量撥什三候諸州通判申到
合興修水利去處即與審實應副其合糶
給人有應募者即令繳納糶給由曆就准
入役俟畢工日與給如舊

一奏乞特降睿旨許令被災州縣人戶苗米
五斗以下不候檢踏先次蠲放令轉運司
疾速施行

一奏乞特降睿旨申嚴舊請仍詔有司諸被
災儀州縣人戶欲與販物貨往外州府收
糶米穀就闕米處出糶者各經所在或縣
或州或監司自陳所帶貨物判執前去其
糶米訖所買回貨亦各經所在自陳判執



回歸往回所過並不得輒收分文稅錢違
者並依稅米穀法必行無赦徑下轉運司
約束施行

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論差役利害狀

竊見差役一事利害非輕本司日逐受理詞訟
多是人戶陳訴上項事理雖不敢不爲究心理
斷然其間尚有於法有礙難以施行者若不申
明乞賜指揮必是久困良民難革舊弊今輒開
具下項須至申聞者

舊制都副保正大小保長皆選有心力
勇之人所以聯比居民出長入治實古者
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任亦不輕矣至於
管幹鄉村盜賊鬪毆煙火橋道公事則者
長主之催納稅租則戶長主之皆是寡人
充應各有產錢而保正有願兼代者長者
大保長有願兼戶長者則聽之其不願者
不得輒差此皆祖宗成法至今爲不刊之
典然而州縣奉行往往違戾至如江浙等
處則遂直以保正承引保長催稅於是承

引者有窟暴奔走之勞催稅者有比訊陪
備之苦破家蕩產幾不聊生朝廷蓋亦深
知其弊故所以爲之關防措置無所不備
然而不得其本民亦終不被其澤其營原
其所以蓋緣朝廷曾有指揮罷支者戶長
崔錢充經總制案名起發遂致州縣無錢
可崔者長戶長而此等重役遂一切歸於
保正保長無祿之人至其猶存二長舊額
去處只皆無賴游手之徒既無崔錢不復
可繩以法度遂致乞覓搔擾反爲民害熹

竊以爲莫若將罷支者戶長崔錢一項並

免起發撥還州縣依舊募稅戶充者長戶

長罷支者戶長錢總典府共管若干費以

則凡此衆弊不革自去所以關防措置之

術皆不必講而戶無大小家無貧富咸得

以安居樂業爲太平之民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一上項復崔者戶長最爲良法若以吝惜小
費未能遂行而欲少寬中下等戶充大保
長催科陪備之苦則亦有一說焉蓋論物



力之等第則通選二十五家內物力高者
一人爲大保長一年一替通選二百五十
家內物力最高者二人爲都副保正二年
一替此見行法也論力役之輕重則爲保
正者既皆上戶而承受引判追呼公事陪
費實輕大保長既是中下之戶而一年之
內輪當催稅者四人比訊陪備其費不貲
充應之家無不破產其都內上戶是年之
內偶不當充保長者固皆拱手端坐以視
此曹之狼狽而當此役者其間狡猾姦巧

百端避先趨後人合重取輕顛倒錯亂

鬼沒所以重困貧民之害者不可勝究州
縣間有知其弊者則遂陰破此法以便其
民或以物力最高充保正之戶通入保
長役脚或不專取見役十大保長輪差催
稅而別通差上中之戶爲伴頭此皆足以
粗救一時一方之急而頑民得以援引條
法把持論訴監司難以移文行下衝改成
法大率歸於豪猾得志貧弱受弊而已今
若朝廷不惜小費將罷文者戶長錢撥還



州縣依舊舊人則更不待措置關防而此
數十年深錮牢結之弊一旦豁然冰消凍
釋如其不然則莫若將大保長於物力最
高人內通差而刪去大保長願兼戶長一
條今人戶畏避催稅如畏陷罪豈有願兼
戶長之理人戶既不敢兼而官司又不
可無人催稅則只是抑勒輒差雖
有徒二年誣罪之去何害施用只令十
大保長各催本保人戶官物則充役者物
力既高而所催官物又少自然易得足辦
其狹都十大保長內有物力低小之家即
令諸縣每年夏稅起催前一月逐都一併

輪差物力最高人戶四名充戶長內尤高
者催夏料次高者催秋料即不問已未見
充都副保正大保長及歇役久近亦不理
為保正保長役次則庶幾諸弊稍息而中
下之戶得以少安矣伏乞朝廷詳酌施行
一伏覩淳熙七年六月十七日聖旨指揮臣
僚劄子奏夫差役以都而不以鄉此前人
成法也何法行既久人偽滋起於是有徙
都之弊謂如一鄉有三都其第一第二都
富者多而貧者少則所差之役當及富者



而貧者得以安業若第三都貧者多富者少則富者慮役及已巧生計較預圖遷徙於鄰都以避謂富者頗多迭相循環而充役之時少也是以富少貧多之都每遇點差殊之其纜及數千之產亦使之充役逮夫著力薄費重非唯生計蕩盡至於不限舉一鄉而通差之庶幾役常在上力及於貧民創本司從長相度具本處行利便申稟竊詳通鄉差募則鄉

分闈處私權家丁隔都應役亦於富者所不便今欲適中裁處莫若立法諸物力產錢合充保正保長之力無故不得移居出都保界其有須至出界者經官自陳戶役並於元處收排方聽遷徙違者杖八十勒還本都居住若自富鄉役次疎處移入狹鄉役次密處者即聽并移戶役入所居都分如此則亦足以稍均力役少革姦弊其或都缺民負役次頻數選差不行者即許相度或全都附入鄰都或將一都分作



數分附入鄰都共及五大保者依法別置
都保正一人通於都內選差則窮鄉細民
亦可粗免差役頻併之苦伏乞朝廷詳酌
施行

石謹具申尚書省伏乞鈞慈特賜詳覽或與立
限委官看詳如有可采即乞敷奏修立逐項條
貫頒降遵守施行

經界申諸司狀

具位

伏謁本州準轉運衙及準提刑提舉衙牒

準省劄臣僚劄子奏開經界之政公私俱利
閩廣接壤廣中已行經界而閩中未行頃者
朝廷俾閩路漕臣措置汀州經界續恐有擾
而權行在罷夫經界雖難速行然因其鄉俗
而行之以漸則無勞擾之患蓋閩郡多山田
素無畝角可計鄉例率計種子或斗或升每
一斗種六率數產錢十餘文若使民戶自以
本戶產錢均配其田自為二簿一輸之官一
為戶簿如江浙之例每段畫圖而旁寫四至
配以產錢若干其簿之首總計本戶產錢以

合官簿之數其隱瞞不載者甘沒于官許人
告首請佃開有郡例元產一錢約抵它郡數
文者使每一錢以十分為率而折之則山田
小段也可均配行之二三年畝產漸實然後
使保正長自畫圖為甲乙壬癸等字號而總
計之則民心自安不差官吏不置司局而民
亦無擾矣二月十九日三省同奉聖旨令福
建路監司相度條具聞奏牒請契勘本州曾
未舉行經界如或已行即未委先來係作如
何施行目今見行遵守有無所行未盡若未

行經界亦合作何措置逐一條具經久利便
因依狀中者本州除已一面詢訪到龍谿知
縣翁承議條具事狀備錄供申外竊竊自念
久處田間嘗試縣吏其於此事尤所習知正
以本州向來不曾推行經界田稅不均貧弱
受弊方欲少俟數月之間條上五事首以為
請今觀上項指揮適與鄙意所欲言者不約
而合以此更加詢訪見得經界行否之利害
一經界詳略之利害一又得其所必可行之
術三又得其將不得行之慮一不敢隱默謹



具如後

一版籍不正田稅不均雖若小事然其實最爲公私莫大之害蓋貧者無業而有稅則私家有輸納之負追呼監繫之苦富者有業而無稅則公家有隱瞞失陷歲計不足之患及其久也訴理紛紜追對留滯官吏困於稽考人戶疲於應對而茲欺百出率不可均則公私貧富俱受其弊歲引月長有增無減且以意身之所歷者言之熹紹興二十三四年間

備負泉州同安主簿是時已見本州不曾經界縣道催理稅物不登鄉司例以逃絕爲詞官司便謂不可推究徐考其實則人戶雖已逃亡而其田土只在平處但或爲富家巨室先已并吞或爲隣至宗親後來占據陰結鄉吏隱而不言耳回嘗畫策以請於縣一時均割雖亦頗多然本原未正弊隨日生終不能有以爲久遠之利况自彼時至今又已三四十年茲者兩來每見縣道官負諸曉

民事者無不以此爲病至於田里之民則其苦此而欲得經界又不待言而可見此經界行否之利害然也然則今日議臣之請亦可謂深知所以救時弊之急矣但其所言闡廣之事或非親見容有未實蓋紹興年中福建一路實但泉漳汀州不曾經界然亦非全然不行也是其打量攢造蓋已什八九成而提刑孫汝翼以爲山賊未平民散田荒慮有不實亟奏罷之本非此三州者偏有不

可經界之勢也且其至今歲月益又流云復業田土開墾又已非復昔時矣使昔時真不可行豈至今日終不可行而遂已乎伏乞台察

一經界利害如前所陳則其不可不行審矣然行之詳略又有利害者蓋版籍之所以不正田稅之所以不均政緣教化未明風俗薄惡人懷私意不能自克是以因循積弊以至於此雖有教化亦未可以卒然變也況今吏治何暇及此而



遠欲攷圖之正田稅之均是豈不差官
不置局不打量步畝不攢造圖帳之所
能辦乎所以紹興年中雖以秦大師之
權力李侍郎之心計然猶不憚其勞大
費以至淹歷歲時之久而後能有成也
若如議者之言即是熙寧手實之法其
初雖若簡易其終必將大起告訐之風
徒傷淳厚之俗而卒不足以得人戶田
產有無多寡之實又反不如偷安度日
鄙不作爲之爲愈也抑紹興經界立法

手疑當
作首去声

甚嚴人所創見莫不震悚然其行之
民猶有故犯之者况於今日以此苟簡
之法施之玩習之民而欲妄意簿正而
稅平豈可得哉此經界詳畧之利害者
然也伏乞台察

一經界之行否詳畧其利害已悉具於前
矣今欲行之則紹興已行之法誠不可
易但當時所行亦有一二未盡善者如
不擇諸道監司以委之而至於專遣使
命不擇州縣官吏而泛委令佐至其中



半又差官覆實以紛更之此則今日之所不可不革者也蓋當是時秦氏用事諸路監司皆其親黨固未嘗擇至於州縣官吏又以逐州逐縣無不奉行用人至多而不暇擇所以其勢不得不至於此今幸朝廷清明而本路諸司皆一時之選欲行經界之地又不過三州十有七縣其用官吏一縣兩人則亦不過三十四人而已若蒙朝廷先令監司一員專主其事吏之擇三縣守汰其昏謬廢

輒力不任事如舊等者而於一路之中求此三四十人應亦不至絕不可得蓋縣令不能則擇於其佐佐又不能則擇於它官一州不足則取於一路見任不足則取於得替待闕之中皆委守臣踏逐申差權領縣事要以得其人而後已既得其人則使之審思熟慮於其始而委任責成於其終事畢之後量加殊賞以報其勤其權領者則又稍優其賞而歸之故官則大事克濟而於其不能者



亦無大害此則差官置局必可行之說也至於打量一事則其勢不得不少勞民力但一縣之地大者分爲數百十保小者分爲數十百保使之分頭散出各自打量則亦不至多費時月而紹興遺法亦必有能識之者此打量步畝必可行之說也至於圖帳之法始於一保大則山川道路小則人戶田宅必要東西相連南北相照以至頃畝之闊狹水土之高低亦須當衆共定各得其實其十

保合爲一都則其圖帳但取山水之接與逐保之大界總數而已不必更開人戶田宅之闊狹高下也其諸都合爲一縣則其圖帳亦如保之於都而已不必更爲諸保之別也如此則其圖帳之費亦當少減然猶竊慮今日民力困弊又非紹興年中之比此費雖微亦恐難以陪備若蒙朝廷矜憐三郡之民不忍使之更有煩費則莫若令役戶只作草圖草帳而官爲買紙雇工以造正圖正



帳專委守倅及所差官會同買紙雇工
之費實用若干錢物具申漕憲兩司許
就本州所管兩司上供錢內截撥應副
如此則大利可成而民亦不至於甚病
此則攢造圖帳必可行之說也抑此皆
其法也若夫法外之意又在官吏用心
如何熹頃在同安嘗見惠安縣丞鄭昭
叔自言知仙遊縣日適值朝廷推行經
界初得戶部行下事目讀之茫然不曉
所謂而察佐史史亟請施行因竊自念

已猶未曉何以使人乃閉閣謝事曹忠
旬日然後通曉心口反復更相詰難曾
中洞然無復疑滯然後集諸同官而告
語之使其有疑即以相問如是數日而
同官亦無不曉者同官既曉然後定差
保正保長闔縣通差不以煙爨遠近為
拘不以畝役新舊為限但取從上丁產
高人分為二等大者以備都副保正小
者以備大保長各以紙籤書其姓名分
置兩貼又於二貼各分四類或物力高



疆或人丁衆盛或才智足任謀畫或筋
力可備奔走各以其類置於一貼凡選
一都一保則必兼取此四色人使之同
令其各出所長以相協濟於是人皆
悅從相率就事差役既定然後以戶部
事目印本給之又爲說其大意使之退
而講究期以一日悉集縣廷凡有所疑
恣其請問悉以已意詳爲解說力疲氣
乏則請同官更番應之如是五六月凡
爲得正長者亦無不悉曉其法然後散

遣打量不過兩月它邑差役未定而仙
遊打量見次第矣熹嘗竊記其言以爲
若使被差之官人人如鄭君之用心則
雖歲歲方田年年經界亦無害於民者
今者幸遇朝廷復有推行此法之意敢
錄其說并以陳獻如蒙采擇上之朝省
下之屬部不獨使被差官更有所取法
亦庶幾鄭君之心因以暴白於後世鄭
福州寧德人其後致仕家若老壽康寧
九十六歲而終亦其誠心愛民之報也



并乞台察

一經界行否詳略之利害與其必可行之術熹之言亦詳矣而復有所謂不得行之慮者何也蓋此法之行貧民下戶雖所深喜而豪民猾吏皆所不樂喜之者多單弱困苦無能之人故雖有誠懇而不能以言自達不樂者皆財力辨智有餘之人故其所懷雖實私意而善為說詞以惑群聽甚者至以盜賊為詞恐脅上下務以必濟其私而賢士大夫之喜

安靜厭紛擾者又或不能深察其情而望風沮怯例為不可行之說以助其勢殊不知泉漳之民本自良善不能為寇唯汀州及漳之龍巖素號多盜然前後數起如沈師姜大老官黃三之徒皆非為經界而起也乃以不曾經界有稅無業之民狼狽失所者衆而輕於從亂耳若其富家巨室業多稅少之人則雖有不樂受產之心而豈肯以此之故棄其子孫久遠之業以為族滅無餘之計也



哉其不足慮亦明矣但此等事情曲折
微細亦須身履目見乃有以信其必然
今朝廷之尊臺府之重其去田里有稅
無業之民蓋已遠矣而又有此浮偽為
險之說以蕩搖乎其間則亦何由信此
利害之實而必行之哉此熹所以雖獨
知之而不能不以或不坦行為慮也伏
乞台察

右謹件如前熹之愚意又竊以謂此事今在諸
司詳為開陳朝廷力賜主張首以定計為先次
以擇人為急然後博采衆論取其所長則雖事
之至難者亦將無所不濟如其不然而使復為
懷姦挾詐因循苟簡之論所勝則是使三州之
民日就窮困永無蘇息之望矣可不痛哉熹衰
朽之餘誤叨郡寄不勝喜懼交戰之極謹具狀
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司伏候台旨

小貼子

此狀所陳乃熹平日所聞不經界之通患今
到任稍又續行體訪又見本州稅籍不正田
畝荒蕪官司失陷王稅數日浩瀚無以供解



歲計遂至巧作名色科數責罰以救目前官
既不法吏又為姦是以貧弱之民受害愈甚
州郡非不深知其弊然勢之所驅有不容已
雖有賢者不過包羞忍恥拱手竊歎而已若
不推行經界決是無由革去此病之根此於
通行利害之中又是一郡要切利害并乞台
照

再申諸司狀

具位

伏見本州逐日承準使牒備坐省劄內聖旨

指揮詢究經界利害契勘熹到官之初即被
上件指揮已具已見畫一供申本州又已取
到知龍溪翁朝奉等官議狀備申去訖近準
泉州關報亦已條具申聞竊意事之利病雖
未易以一言盡然其可否之決當亦可見於
此矣而至今累月未有定論使司排日移文
尚且更令詢究此雖高明謙遜博盡下情謹
之重之不為輕舉然此一事自初降旨今幾
半歲若欲決意舉行則須及此七八月間畫
降指揮檢照紹興年間戶部所行事目雕印



行下令逐州縣前期講究隨宜填益舉辟官
吏取撥錢物差下保正副長要使秋成之後
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庶幾乘此農
隙可以集事今來已是夏末秋初而都未見
有此消息文字往來泛然而已正使幸而不
至寢罷亦須明年秋冬方得下手是則不惟
虛費時月使三州疲悴之民更受一年之苦
而上下官吏必將妄疑諸司無意主張不肯
着力詢究兼是事未施行利害曲折亦非常
情所能預料雖欲詢究其道無由徒爾紛紜

不唯無益而適所以漏洩幾事動搖衆心使
營私避事之人得以陰竄竊議於其後非計
之得也且以紹興之役觀之當時舉東南數
百州之地同日施行只是李侍郎一人建白
於下秦太師一人主張於上斷然行之未嘗
如此遲疑顧慮而中外響應無有一夫以爲
厲己而敢萌叛亂之意及其訖事則版圖稍
正稅役稍均民到于今賴之不可誣也故喜
竊謂此事雖或不免勞人動衆然其勢不得
不行而其理亦決然可行其爲利害不在乎



小八
它但在斷與不斷行與不行之閒爾若蒙諸
司力爲甲明朝廷早賜行下使官吏曉然知
是斷然必行之令已終不得不任其責則其
利病之曲折自當有能次第推尋接續申請
者今皆不必預以爲憂使謀空多而事不集
以失三州窮民之望也又況本州今年早稻
稍熟民力稍寬可爲之時似不可失湏至申
關者
右謹具再申安撫轉運提刑提舉常平使衙伏
乞台旨施行

回申轉運司乞候冬季打量狀

具位

本州今月初九日准轉運衙牒錄白到尚書
省十二月二日劄子福建轉運提刑提舉司
奏相度到漳泉汀州經界十一月二十六日
降指揮令福建轉運司照相度到事理先將
漳州措置施行仍每縣各於所部內選差有
材力能幹官一員同知縣公共措置務要盡
得其實毋致引惹詞訴及委陳某專一提督
候打量開具已行事件及打量圖本申尚書

省先具知稟狀申湏至申聞者

右準指揮熹照對本州自去年二月準使司牒
條具經界利便於六月恭奉聖旨令熹相度聞
奏當已節次具狀申奏去訖仍累行下屬縣曉
諭士民各據陳述利便紐籌方法仍會到福州
興化軍諸縣紹興十八年舉行經界案祖逐項
斟酌取甘簡便易行將來不至煩擾者分明曉
諭并將田形算法鑲版行下四縣先令人吏習
學指教民戶務要人人通曉其它節目亦皆稍
有倫緒只是差保正副長分畫區都界置立土封

之類以未得旨不敢預先行下令來候使牒
備坐省咨恭奉聖旨指揮先將本州措置施行
熹聞命驚喜即欲奉行既而思之方量之役全
在田野其所使令保正副長喚集照應書押人
戶又是產稅耕農之家所以紹興十八年間舉
行此法必在十月以後正以不欲奪其農時務
欲公私兩便而熹自去年累次申請亦欲秋成
之後即便打量東作之前次第了畢其後又因
且奏待罪明言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若便施行
亦恐不免有緩不及事之責蓋區區之愚慮亦



未嘗不在於此也。目今雖然方是正月中旬然
閩南地煖管下田土纔及冬春之交民間已是
耕犁若於此時施行不惟有妨農務而春月雨
水常多原野泥濘恐亦難得應期了畢曠日持
久勞費倍多將使無知之民不見朝廷之良法
美意而反以爲厲已豪家大姓隱瞞租稅之人
本所不悅又得以此藉口肆爲扇惑動搖之計
凡此曲折實有未便以是反有遲疑未敢遽然
下手然又竊惟念此事之行雖非熹所建白然
而節次條陳利害則熹責任其可行致蒙諸司
特賜保明朝廷俯從所請至於異議紛紜久而
不決又蒙聖明果斷特許行之一州德意所加
至深至厚豈可不亟奉行更有前卻則又且欲
及此農務尚寬之際先次差下保正副長便令
打量城市山坡至春深而權罷俟秋晚而復行
既又深念如此施行不惟未有深益且是旣行
復止中間半歲機緘泄露人情玩習其弊且將
無所不有是以不敢復顧避事之嫌而極論其
未可遽行之說如此欲望使司詳酌其宜特賜
敷奏略倣紹興十八年事體許俟七月一日方



行差役十月一日然後打量其它分畫都界置
立土封之類即容本州日下一面措置以至秋
成之後打量之時規畫當益詳盡吏民當益諳
熟既免妨農之實害又銷不逞之浮言蓋雖遲
之數月而累歲依違不決之議一方因襲難革
之弊百年久遠一定之規可以優游而責成不
至趣迫而害事豈勝幸甚謹具申轉運使衙伏
乞台旨備奏施行

乞撥飛虎軍隸湖南安撫司劄子

竊見荆湖南路安撫司飛虎軍元係帥臣

弃疾措置所費財力以鉅萬計選募既精器械

亦備經營葺理用力至多數年以來盜賊不起

蠻徭帖息一路賴之以安而自弃疾去鎮之後

便有指揮撥隸步軍司既而又有指揮撥隸荆

鄂副都統自此之後只許緩急聽本司節制而

陞差事權並在襄陽竊詳當日病置此軍不為

彈壓湖南盜賊專隸本路帥司本路別無項段

軍馬唯賴此軍以壯聲勢而以帥司制御此軍

近在目前行移快捷探精審事確尊一種種
利便今乃遣隸襄陽襄陽乃為控制北邊大敵



自有大軍萬數何藉此軍爲重而又相去一千二百餘里其將吏之勤惰士卒之勇怯紀律之疎密器械之利鈍豈能盡知而使制其升黜之柄徒使湖南失此事權不過禮數羈縻略相賓服而已於其軍政平日無由覺察及有調發然後從而節制之彼此不相諳委有誤事必矣欲望朝廷考堯元來初置此軍一宗本末照辛弃疾當時所請特賜敷奏別降指揮仍舊以湖南飛虎軍爲額其陞差節制一切事務並委帥臣專制只令荆鄂副都統司每歲十月關湖廣總領所同共差官按拍事藝覺察有無關額虛奏雜役之類庶幾互相防檢緩急可恃

桃廟申省狀

右熹初十日蒙恩宣引面奏桃廟事伏蒙聖慈宣諭若曰僖祖自不當桃高宗即位時不曾桃壽皇即位時亦不曾桃太上即位時又不曾桃今日豈可容易竊見聖明已有定議今已多日未委因何不蒙朝廷審奏取旨施行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將上早降指揮伏候鈞旨

再申省狀



石熹昨具狀申尚書省議不當祧遷僖祖廟室
及具劄子奏聞乞行詳議面奉聖訓僖祖自不
合祧高宗時未嘗祧壽皇時未嘗祧太上時亦
未嘗祧今豈可祧續蒙降出所奏劄子今來日
久未見施行熹不勝惶恐所有妄議宗廟之罪
欲望朝廷付之理官依法施行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熹所請依法坐罪或恐朝廷未欲如此施行
即乞鈞旨請與議衆官同赴都堂並給筆札

與熹廷辯如熹委是妄言甘伏朝典

史館擬上政府劄子

熹等竊聞高宗皇帝駐蹕紹興時有小官黃寅
亮上書以皇嗣未生乞選宗室子入侍禁中是
時高宗年未三十一聞其言欣然開納即以寅
亮爲監察御史其後宰相趙鼎張浚等遂建大
議至尊壽皇聖帝由此入資善堂封建國公然
猶未正皇嗣之名仍有配嫡之慮議者憂之又
後數年乃有張燾之疏見於其家所述行狀最
後因范如圭進其所集昭陵儲議且請高宗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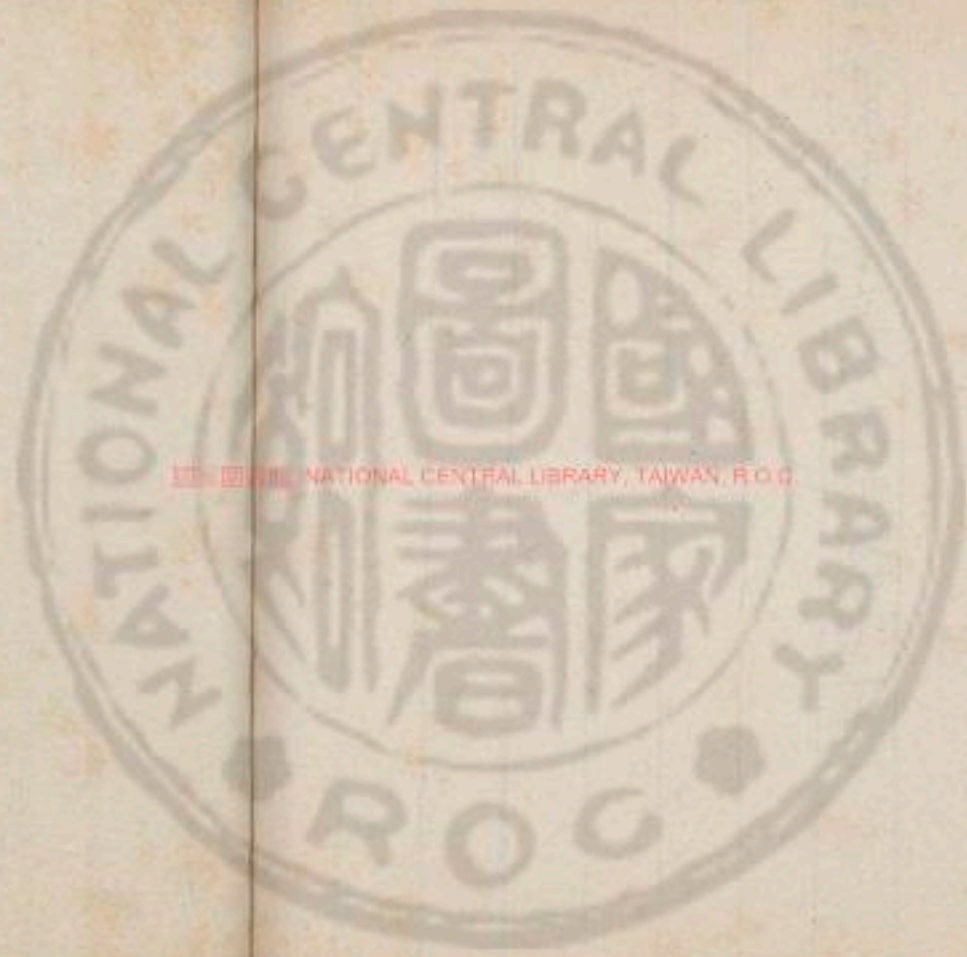
以公道毋貳毋疑其言尤切一日高宗遂詔宰
相陳康伯定策以壽皇爲皇子進封建王遂自
儲宮正位宸極其事見於日曆本末詳備熹等
竊惟堯舜子傳受之美遠邁前世冠絕古今
雖由天命非出人謀然而一二忠賢抗言悟主
其功亦不可以不錄又聞故將岳飛亦嘗有請
故殿中侍御史張戒私記其事而它臣僚亦有
嘗獻言者但無文字可以稽考欲望朝廷特賜
開陳廣行搜訪稍加褒顯以見聖朝崇德報功
之意

翼寅亮張燾趙鼎文字抄錄見到其范如去
有子念德見知平江府長洲縣張戒家在建
昌軍居住欲乞行下兩處取索其張戒亦係
紹興名臣有奏議文集雜記等書凡數十卷
并乞指揮建昌軍抄錄申送付下實錄院參
照修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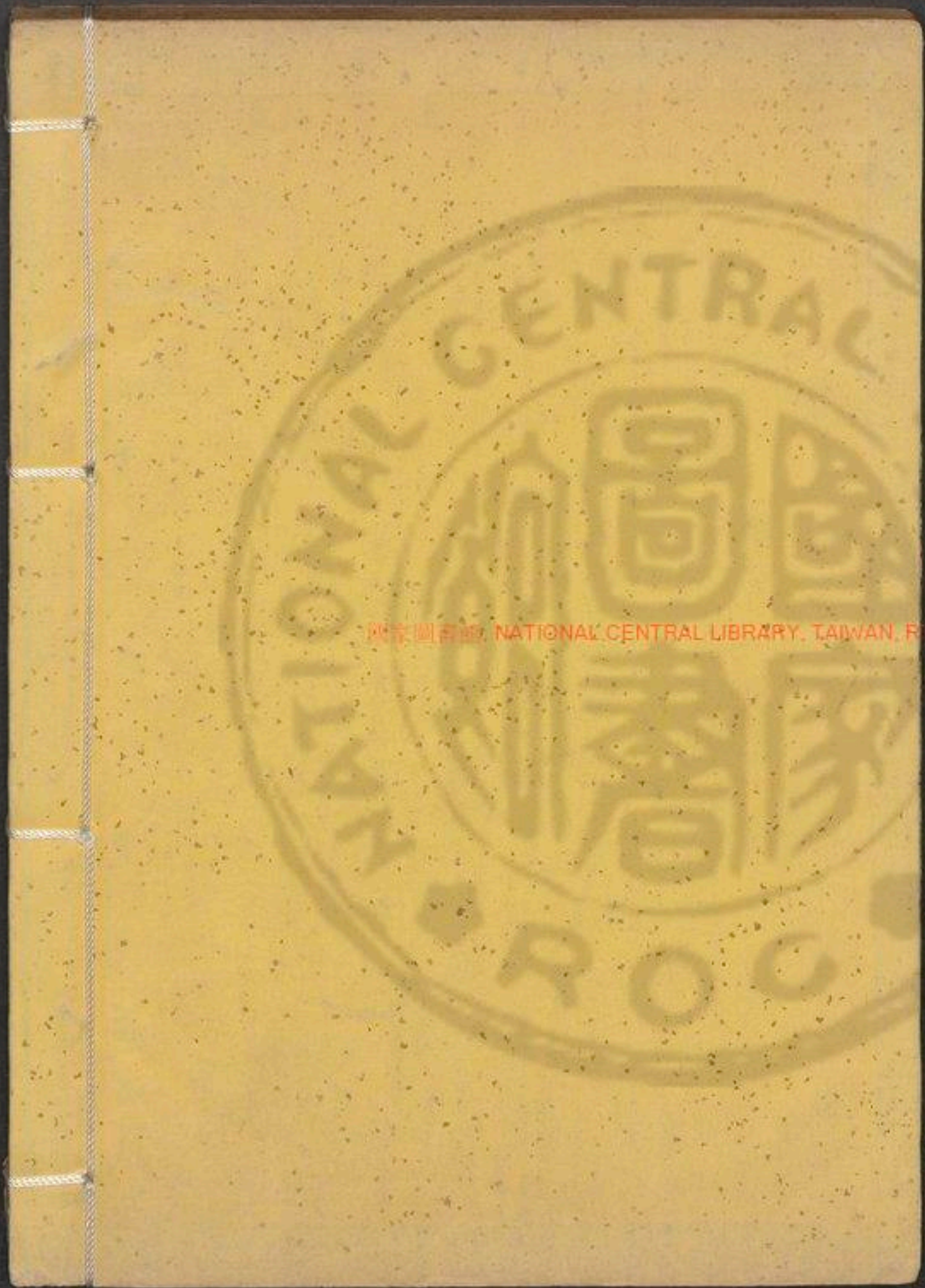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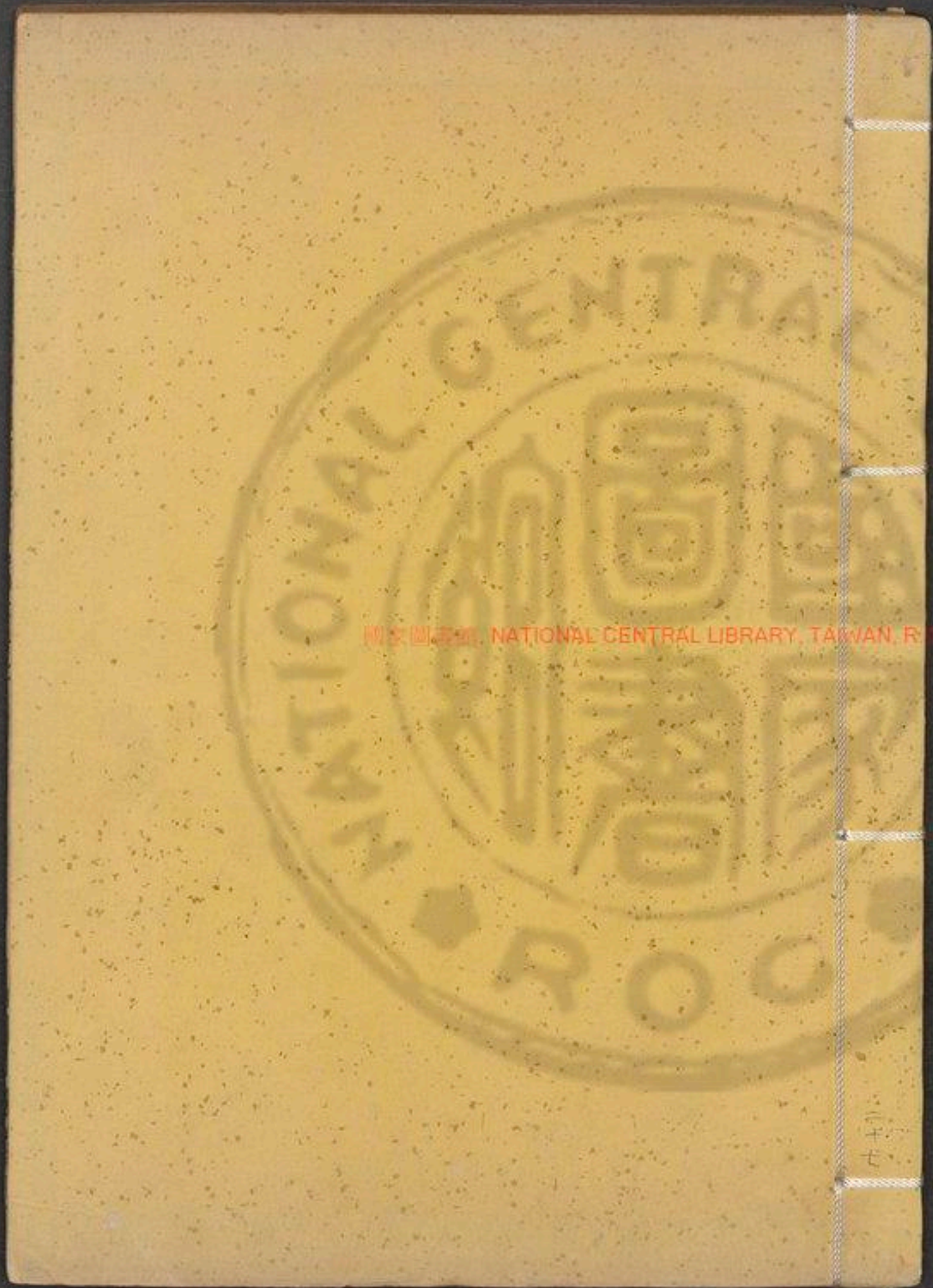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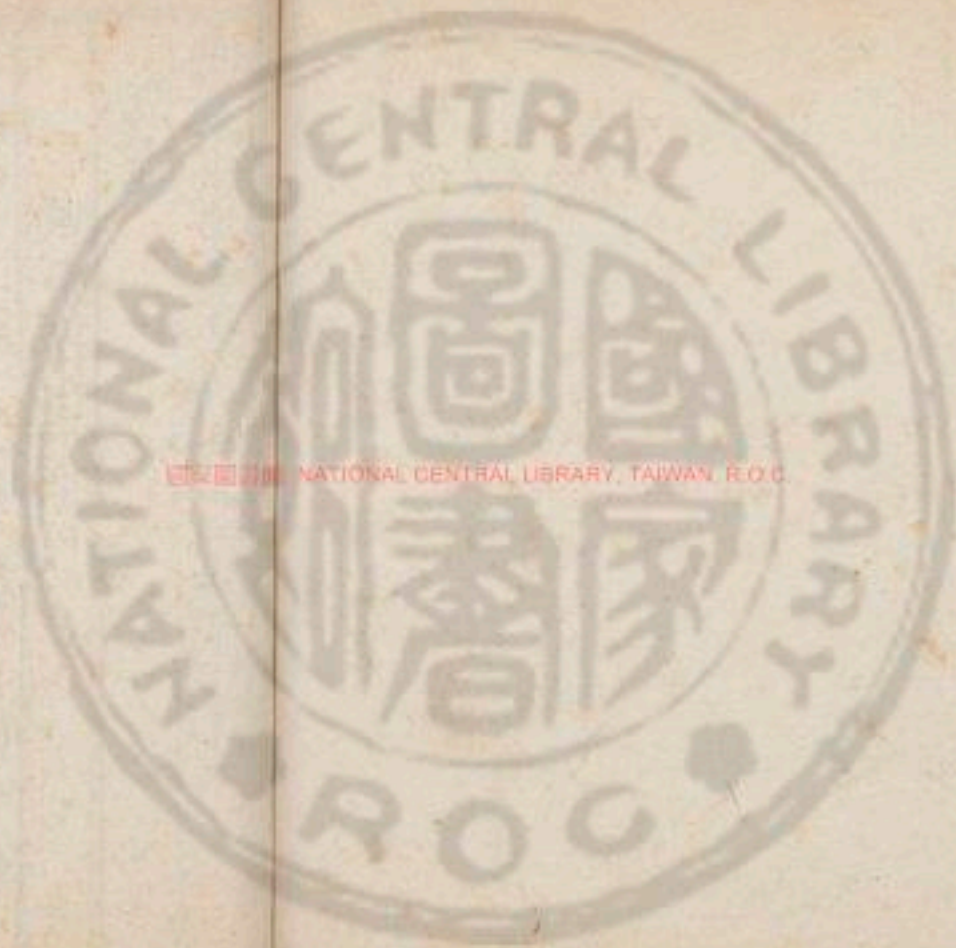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298 v.29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海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三十二

辭免

辭免召命狀

右熹九月二十六日准尚書省劄子八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召且以行在稽伏念熹性資朽鈍學業迂踈絕無所長可以自見為親干祿得備祠官斗升是營敢有他望今者伏遇公朝薦延多士濫厯收召之旨雖知非稱豈敢有辭獨念素有心氣之疾近勩發動應對思慮未復故常若使貪冒恩榮聞命亦非竊恐臨事顛錯自



取罪矣無以上副招徠之意乞且依徐度呂
廣問韓元吉例令熹候揚州滿日前行在庶
幾得遂情養猶或可以免悉愚慮備使令於異
日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望特賜敦
奏施行謹狀

辭免召命狀 癸未

右熹四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云熹已於

當日望闕祗受詔伏念熹性資朴鄙學術空疎
內自省循無以仰副朝廷招徠之選若不瀆情
控告祈免謝恩即恩官味之廉難逃物論伏望

某官某官特賜敦奏追寢元降指揮使熹得以
必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回申催促供職狀 一 巳卯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勘會樞密院編修官施元
之因磨勘改官別行注授令熹疾速前來供職
仍具已起發月日申尚書省緣熹近感濕氣見
患足疾未任起發前去供職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乞照會謹狀

乞嶽廟劄子

熹昨監潭州南嶽廟未滿準勅差充樞密院



編修官近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前來供職竊緣熹近感濕氣見苦足疾未任就道而家貧親老急於祿養久欲復備祠官顧未敢請今既迫以官期深恐稽延自取罪戾欲望鈞慈特與陶鑄獄廟差遣一次干冒威嚴不勝恐懼之至

回申催促供職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令熹疾速發來供職者照對熹昨於五月內兩次準尚書省劄子催促前來供職已具因依回申乞監獄廟一次未蒙施行今來又準前件指揮緣熹委是家貧親老迎侍不前不敢依應指揮前去供職欲望檢會前狀早賜陶鑄獄廟差遣伏乞照會施行

辭免召命狀一 壬辰二月

右熹正月十七日準建寧府遞到乾道七年十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續準本府再送到元寄納軍資庫尚書省劄子二道內一道備坐乾道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召熹赴行在指揮熹已於二月十日就本家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才不逮人學無所就累蒙召擢訖無補

報近者喪制才終復叨收召之命甫及除禫朝
旨又趣其行熹雖至愚仰戴恩遇豈不感激奮
勵庶以圖報萬分實以凡庸自知甚審頃希微
祿徒以為親今則禍罰之餘荒蕪益甚誠不忍
虛冒榮寵以增不洎之悲加以憂患侵凌心志
凋弱近於髡裏復發癰腫雖幸破潰耗損愈多
正使義無可辭筋力亦難勉強惟是跡涉違慢
心不自安敢罄微誠仰干洪造伏望參政僕射
平章相公洞鑒悃幅曲賜矜憐都俞之間特賜
敷奏早與寢罷元降指揮庶使微賤小官獲安
愚分免以稽留威命抵冒刑誅則熹不勝老甚
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二

右熹五月三日準建寧府遞到尚書省劄子一
道四月十三日三省同奉聖旨林圻朱熹依已
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伏念熹昨蒙聖恩收召續被朝旨趣
行自知愚陋初乏寸長無以仰稱公朝薦延之
意復念往者為親妄意干祿然猶自審無能不
敢過希榮進矧今孤露僅及免喪遽於此時起



趨名宦情既不忍義亦難安加以禍罰餘生氣
血凋瘁疾病攻撓勉強不前即已具狀懇辭乞
賜敷奏寢罷去訖竊慮其狀在路迂回未徹朝
聽是致今來再有前件聖旨指揮恩厚命嚴弱
躋無措然匹夫之志前已具陳勢迫情哀必蒙
鑑察更望參政丞相特與檢會早賜開陳
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賤之分則熹不勝幸甚

辭免召命狀三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檢會四月十三日三省同
奉聖旨林枏朱熹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

在劄付熹令疾速起發者伏念熹微賤無堪頻
煩趣召拜恩踈踏震懼靡皇實以祿弗逮親不
忍從官加以疾病牽勉莫前已於二月五日內
兩次具狀陳乞敷奏寢罷去訖雖人微趣下詞
義鄙拙不足以仰勤朝聽然披瀝肝膽事皆有
據不敢一言之妄以取要君罔上之誅伏望參
政丞相更賜檢會少留聽覽特與敷奏寢
罷施行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召命狀四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狀乞敷奏寢罷趣召



指揮劄討熹遵依已降指揮疾速起發前來者
伏念熹自家收召前後三狀陳述事理已極詳
明既未蒙敷奏施行今亦未敢別有祈請偶以
近遭叔母之喪別無得力子弟喪葬之役須當
躬親營奉度至來暮方得了辦欲望朝廷矜憐
特賜寬假許熹候叔母葬事了日別聽指揮不
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照會謹狀

辭免召命狀五

右熹準三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令熹遵依
已降指揮疾速起發赴行在仍具已起發月日

申尚書省者伏念熹昨蒙聖恩猥加收召自省
庸愚無所可用兼以私義有所不安且復疾病
支離不堪奔走已嘗節次具狀瀝懇乞賜敷奏
罷免去訖不謂愚誠未能上達致煩朝旨再三
催促愈益嚴峻熹自揣微賤不勝恐懼遂不敢
再有陳述只乞候叔母葬事畢日別聽指揮今
來又準上項朝旨再念熹貧家獨力卜地營葬
已及半年未有次第若遽舍之而出竊恐愈見
狼狽重以多難早衰舊疾間作近因久雨感濕
傷冷復苦脚弱步履艱難雖不俟獲而疾趨其

勢亦有不可得而勉彊者竊恐久稽朝命負罪益深夙夜憂危不遑啓處謹復具狀申尚書省欲望參政丞相府賜敷奏收回元降指揮以安愚分且便私討實爲厚幸或恐不欲以一介犬馬之私輕改朝廷已行之命即乞別賜陶鑄差熹監嶽廟一次使得杜門養病萬一異時稍復彊健尚或可備使合之末熹不勝幸甚

辭免改官宮觀狀一

癸巳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五月二十九日尚書省劄一道五月二十八日奉聖旨朱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任便居住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熹至愚不育昨蒙聖恩收召至于再三屬以憂患之餘疾病衰廢不能扶曳一造闕庭逋慢之誅方竊俯伏以俟不謂天地父母之恩至隆極厚旣赦其罪不即誅滅而又過於臨照誤有褻嘉一字之榮踰於華表至於特改京官即畀祠祿又皆朝廷平日所以進賢賞功優老報勤之典乃使愚賤小臣終年安坐一日無故而驟得之熹雖至愚豈不知感激聖恩誓死圖報何敢復議辭

受取舍於其間實以多病無能求退得進揆之私義既有未安而賞不當功名不孚實竊慮以此或致上累聖朝綜核之政則熹之罪又將有不可勝誅者此熹之所以怔營前却千慮百思而終不得以不辭者也所有前件省劄不敢祇受謹已寄納建寧府軍資庫訖敢復瀝懇披陳仰干洪造欲望叅政丞相特賜敷奏收還元降指揮或許仍理舊資即乞別與嶽廟差遣以安愚分實爲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二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特與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熹以私義未安未敢祇受已具狀申尚書省及將所準省劄申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訖今來又準告命一軸仰戴異恩俯伏震懼然熹懇懇已具前狀不敢再有陳述除已將上件告命并送建寧府寄納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改官宮觀狀三

右熹準十一月二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狀辭免改合入官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乞許仍



理舊資別與嶽廟差遣事檢會刊乾道二年十
二月十八日勅節文臣僚辭免恩命各有定制
比來不合辭免亦具申陳委是妨廢職事令吏
部申嚴行下劄熹依已降指揮施行者伏念熹
昨以憂哀摧毀疾病浸凌不獲恭趨嚴召所以
累具辭免乃蒙嗔慈寬赦不誅誤加褒異恩生
望外事踰例表非常之巒風動四方况熹身被
隆私豈不知感實以乘情廢弁志行不備無德
可褒無功可錄無以仰稱聖主特達之知有愧
國家勸勵賢能之意以故冒昧復有懇辭不意

愚誠不能感動乃蒙檢會前此指揮施行在舊
豈敢固執迷方輕冒靈網然竊詳考元降指揮
止爲辭免推遷妨廢職事合行禁約若熹所被
恩除初無職業即與前件立法之意事體不同
敢復披誠再下洪造所冀愚悃得徹聖聰庶幾
微賤小臣幸終免於逋慢之誅而區區匹夫之
守獨得伸於分列之外又况年絕浮虛抑止貪
競其於聖朝厲精青實之政亦未必全無所補
熹之所請亦非止以自爲而已下情無任瞻望
祈扣之切伏乞聖政至洞鑒精悃早賜開陳



則熹不勝幸甚謹具申尚書省謹狀

辭免改官官觀狀四

右熹準建寧府送到三月十七日尚書省劄子
據建寧府據熹狀申乞敷奏寢罷昨來特旨宣
敕郎主管台州崇道觀恩命事并檢會乾道九
年閏正月二日不許臣僚辭免恩命指揮三月
十六日三省同奉聖旨劄下朱熹照會者熹聞
命震驚罔知所措竊念熹昨蒙聖恩誤有褒擢
感戴激切不知所言徒以自知本非巖穴知名
之士行能材術又不逮人貧病退藏自其常分

實無毫髮可以仰稱聖訓褒勸之意所以慶觸
科禁冒整頓誠不謂聖慈尚闕俞音恐懼顛越
愈不自安不免冒昧再有陳述狂妄昏愚罪在
不赦伏望鈞慈委曲敷奏特加寬宥追寢誤恩
或令仍守舊資別與微廟差遣則不惟小臣獲
免昧利苟得之譏在聖朝亦無輕用名器之失
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伏蒙使府專委崇安縣丞王文林賫送到
熹元寄納告命一道尚書省劄子一道印紙一



軸到熹所居令熹祗受省照對熹近準尚書省
劄子一道據熹狀辭免上件恩命檢會近降不
許辭免指揮付熹照會熹竊詳上項指揮本意
蓋慮內外職任臣僚妄爲辭免妨廢職事即與
熹今來所乞事體不同已將所準省劄具狀申
使府寄納軍資庫及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去訖所有今來使府送到告命文字委實難以
祗受重念熹一介微賤本無寸長際遇聖明累
叨獎陞所以每形遜避蓋亦各有端由昨奉申
省狀中不取繕陳述是致愚悞不能自通今

敢述其一二乞賜備申庶幾微誠或蒙矜察竊
緣熹本以諸生應舉干祿於紹興十七年請到
文解得試禮部叨預奏名溫綴末第後來參部
銓試注授泉州同安縣主簿到任四年省罷歸
鄉偶以親老食貧不能待次遂乞嶽廟差遣再
任未滿誤蒙召對除武學博士又以急於祿養
復乞嶽廟一少人未滿間準勅差充樞密院編
修官尋以丁憂不及供職續蒙收召又以憂制
未終不獲拜命比及免喪再蒙檢舉催促則憂
患之餘心志摧謝血氣耗傷疾病交攻不復堪



從仕矣艱苦半生首末如此迂愚之分敢不自
安今乃謨蒙褒嘉特改京秩畀以祠祿寵數過
優內省庸虛實爲非據蓋語其勞最則入仕以
來二十七年閑居之日十居七八語其志節則
隨羣逐隊應舉覓官前後求閑皆緣急祿語其
學行則躬行不力未能寡過俯仰愧怍內訟方
深此皆非有高世之心絕俗之行豈真能驕富
貴而輕爵祿者而使之竊安貧守道之名冒養
老優賢之禮以喜愚昧尚有以自知不稱況公
論有在人謂斯何若復貪戀恩榮不知引避孺

顏忍恥覲面受之此必傳笑四方貽譏後世在
喜雖不足道實懼玷辱聖朝此區區所以冒犯
缺鉞而不得不盡其辭者也所有告劄印紙熹
既不敢祇受謹已即時當面納還崇安縣丞王
文林仍具公文回報請爲申送使府依舊送庫
寄納外今謹具述愚懇欲乞鈞慈矜念特與備
申朝廷乞賜敷奏收回元降告劄印紙庶使小
臣不致久違朝命免獲罪戾或蒙遠以丁憂已
前初品舊階改差嶽廟一次俾安愚分以盡餘
年尤爲厚幸熹不勝祈懇激切之至謹具狀申



建寧府使衙伏乞照會備申施行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準使府牒差建陽縣王簿送到尚書省劄子一道并熹元寄納告命一道省劄二道印紙一軸令熹祗受者竊緣熹昨來辭免實以私義未安不敢冒受朝廷褒寵之恩所以控竭愚誠仰干朝聽亦蒙使府備申去訖今來雖有上件回降指揮緣熹所陳未奉俞允義難苟止須至再行陳述今有狀一封申尚書省欲乞使府發遞前去所有告命一道省劄三道印紙一軸其

建陽主簿不肯交領前因今專遣家人賫詣使府乞依舊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謹狀

謝改官官觀奏狀

右臣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臣安貧守道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準降到告命一道投臣前件官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前後三次具狀申尚書省乞與敷奏寢罷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不許庶官辭免指揮奉聖旨劄與臣照會者仰體德意不敢



回辭已於六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訖伏
念臣一介微賤無所能似昨蒙聖恩收召實以
憂患侵凌血氣凋瘁不獲與曳殘疾顛越道塗
以盡臣子之恭方竊屏伏以俟誅夷乃蒙聖慈
誤形褻寵改官賦祿絕無近比及其皇恐辭避
冒觸科禁則又申命丁寧不以即罪恭惟褒勸
之意寬赦之恩皆非臣愚所能稱塞顧不敢再
有辭遂以瀆天威祇命感恩心口相誓惟當躬
佩訓詞益堅持守以求無負天地父母至隆極
厚之恩念此而言則雖湛身碎首九隕而不辭
亦不足以論報矣臣無任瞻天望聖受恩感激
之至謹具狀奏聞謹奏

申省狀

右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以熹安貧守道
廉退可嘉特改左宣教郎主管台州崇道觀續
準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官聞命震驚罔知
所措前後三次具狀中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
尋準尚書省劄子檢會近降聖旨再劄付熹照
會者熹仰體德意不敢固辭已於六月二十三
日望闕祇受訖除已具奏稱謝外謹具狀申省

伏乞照會謹狀

申建寧府狀

右熹茲者祇受告命係出特恩今有奏狀稱謝
合於使府附遞申發竊慮小臣微賤限於條制
無由得徹冕旒之聽謹具狀申建寧府使衙欲
乞照會繳奏施行

辭免祕書郎狀一丙申七月八日

右熹準六月二十一日尚書省簽子并告命一
道授熹祕書郎者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指竊以
聖主寤寐俊傑圖起事功片善寸長靡不收用

嚴亦幽隱亦弗棄遺遂使妾庸有此遭遇恩德
隆重捧戴難勝豈敢飾詞遜避以孤獎拔之意
然熹竊惟國家開建圖書之府所以儲蓄秀異
之才選試有程未始輕授郎以奉守為職雖異
典校之官然自昔相承或用以處老成耆德之
士如熹凡陋豈所克堪今若貪冒寵榮不自量
度此必坐取嘲笑以累聖主知人之明又況頃
年屢以多病不才懇辭召命已蒙聖慈洞照肺
腑蓋既憐其愛君憂國粗有畎畝夙夜之誠而
又知其技朽無庸重閔勞以官職之事故凡所

以假借褻嘉惠養全活之意雖非愚賤之所當
得然天地父母委曲生成之恩則有不可以終
辭者此真所以懇辭踰年而卒拜明命且復具
以此意附奏陳謝其所以感恩自誓之誠蓋有
皦然而不可欺者今乃欲因聖主前日所以假
借惠養之資而遂演緣以冒進摧無涯之寵則
是古人所謂登龍斷而左右望以罔市利者不
惟士夫清議有所不貸而熹之不肖亦竊益之
是以恐懼回皇不敢祇受伏惟鈞慈憐察特爲
敷奏早賜寢罷元降指揮使熹愚分稍安不勝

幸甚熹除已將省劄告命申建寧府送軍資庫
寄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謹狀

辭免祕書郎狀二

右熹準八月三日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授
祕書省祕書郎恩命八月三日三省同奉聖旨
不許辭免者伏念熹草茅賤士章句腐儒昨被
詔除自知不稱輒形控避方俟謹訶豈意天慈
曲垂恩旨聞命震恐即合奉承敢以固辭重勤
淵聽伏況邇者聖德日新容受讜言旌賞狂直
雖在亡沒亦不棄捐海內聞風感動興起以至



更相勸勵咸願竭忠如熹之愚雖不及此亦豈
不願依附末光效其尺寸何忍自棄明時老死
巖谷泯泯沒沒徒與草木俱腐實以空踈頑鄙
本非臺閣之姿不敢輒塵華員進官頒祿已冒
閑退之寵難以復造朝班所以千慮百思徬徨
瞻顧雖感恩惜日不勝吠畝之誠而仰愧俯忤
卒不得不盡其詞也是敢重瀝肺肝再嬰斧鑕
必冀上回冲鑿下遂夙心伏望參政特為開陳
早賜寢罷或仍舊與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
大幸其降到省鈞內有聖旨庶揮不敢拜受已

寄納建寧府軍資庫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
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知南康軍狀

戊戌

今月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南康
軍墳張杆闕又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兼管內勸農事仍借緋者聞命震驚
若無所措伏念熹踈繆之姿不堪從宦病卧林
野日益支離昨蒙聖慈矜憐特與改官仍畀祠
祿以遂閑退之願於熹愚分已為過優今者忽
有前件恩命又出意望之外足見天地之仁不



遺一物寸長尺短皆欲使其有以自見在熹感
激誠不自勝然竊惟念州郡之寄所係不輕苟
非其人千里受弊所以朝廷不惟審擇以寄民
命而又嚴立資格以叙人材蓋不欲使庸妄輕
淺之流得以因緣冒處為民不利前後臣寮建
請詔旨丁寧亦可謂深切而著明矣如熹之愚
素號庸劣又自初官一任解罷今已二十餘年
杜門空山罕接人事民情吏職懵不通曉改官
以來未滿四考雖名知縣資叙而備數祠官初
無職事可以自試默默寢卧習成媮惰一旦使

之福起田間攝承郡事不惟資淺望輕有礙
降指揮亦懼無以承流宣化仰稱聖天子綜核
名實愛養元元之意此熹之所以恐懼踧踖而
不得不辭者也或者以為熹之賤微弄處窮僻
而朝廷記憶恩指隆厚至於如此若復苟圖安
佚固為遜避則將無以自竭犬馬報效之勞而
陷於不恭之罪熹竊以為不然蓋熹本以無能
退處田里聖朝過聽誤加獎借寵以康退之名
勵以堅高之操訓詞在耳天鑒弗違熹雖至愚
不能及此猶當刻心自誓終始不渝庶幾可以



仰報萬分下全素守今不務此而欲以奔走承
命爲恭則亦非義之所安矣又近蒲柳之質多
病早衰年歲以來精力頽減政使方在仕途亦
須量力引退顧乃甫於今日疆自修飾起趨名
宦豈不大爲有識所笑重貽前詔之羞哉初以
官卑人微不敢輒具辭免且欲益拜恩命續伸
投關之請竊緣所差南康軍係填見闕度亦不
過兩月即便復案朝聽誠不若直情控訴冀蒙
矜察庶免頽瀆之罪所有遞到劄子勅牒不敢
祇受除已申送楚寧府軍資庫等納外謹具狀

中尚書省欲乞參政丞相少保持爲數勞寔難
今來所降指揮令熹依舊宮觀差遣則熹不勝
幸甚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南康軍事屬以私義未
安不敢祇受即已具狀辭免續奉聖旨不許辭
免令疾速前去之任候任滿日前來奏事熹聞
命震懼已於十月二十三日望闕謝恩祇受勅
命訖仰惟天地之恩至隆極厚一介疵賤捧戴
難勝矧以孤愚久被涵育雖緣踈拙自甘退藏



至於榮名委質之義學道愛人之心則實有所不能忘者豈不願及明時奉承寬詔悉心營職為國養民實以今秋以來疾病益侵精神益耗勉從吏役懼速顛隳加以本軍闕人已久若以熹故更復遷延竊恐官曹解弛簿書緣絕別致誤事則熹違命不恭之罪益難幸免欲望鈞慈俯賜矜念特與陶鑄宮廟差遣一次則熹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右熹昨以疾病衰耗不堪吏役曾於正月二十日具狀申尚書省陳乞宮廟差遣然以被命已久不敢寧居即於當月二十五日扶病起離前來二月四日至信州鉛山縣管下歇泊聽候指暉已經旬日未奉處分而熹伏自到此以來衰病之軀愈覺羸悴雖無痛楚危急形證而精神氣力日見凋枯行坐無力語言少氣思慮應接失後忘前旁人雖未遽覺而熹之自知甚審若更勉疆扶曳前去不惟在路必至顛踣雖幸到官亦難於支吾欲望鈞慈俯憐衰朽檢會前狀并賜開陳特與改差宮廟差遣一次使螻蟻微



命得遂天年不至狼狽於道路則熹不勝幸甚
熹見今且在鉛山縣聽候指揮謹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施行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懼冒瀆鈞嚴熹昨以衰病支離不堪
吏責累具申陳乞賜陶鑄宮廟差遣然以久稽
朝命義不遑安即已扶病離家前來信州管下
聽候處分今已旬日未奉進止而熹衰病日益
侵加精神昏耗氣力綿微若復勉彊與吏之官
必取顛培為世嗤笑在熹賤微不足深恤竊恐

或非聖朝所以眷憐收用之本意也今不獲已
復具公狀冒昧有請伏惟丞相幸垂察而加憐
焉特賜開陳從其所欲俾之早得歸伏田里休
息疲瘁訪問醫藥以終餘年則熹之感恩戴德
銘鏤肺肝何有窮已敢志進越輒具劄子申聞
伏乞鈞察

自劾不合用劄子奏事狀

右熹伏覩都進奏院牒臣寮劄子奏臣竊見舊
制章奏凡內外官登對者許用劄子其餘則前
宰執兩省官以上許用劄子以下並用奏狀乞



申嚴有司應帥漕郡守主兵官如事涉兵機許
用劄子餘僭越犯分有不如式則令所屬退還
等事三省同奉聖旨依奏者伏念熹山野生疎
不識事體近於今年六月二十二日因本軍陳
乞蠲減稅錢事曾具劄子奏聞雖在上項指撞
之前實亦有違舊制聞命震恐不知所為即欲
具奏自劾又恐復以狂妄重干典憲謹具狀申
尚書省欲望敕奏施行罷黜以爲跡庶小臣慢
上不恭之戒謹狀

自劾不合致人戶逃移狀一

右熹非蒙聖恩昇以郡被懇辭不獲冒昧而來
到官未幾不勝吏責疾病交作殆不自支即具
劄子申乞改差官觀差遣聽察月未蒙敕奏
施行熹誠愚昧夙夜靡寧亦欲勉悉疲驚以酬
恩遇顧以山野不開吏道重以凋郡財匱民貧
去年上供綱運起發至今粗及其辛官吏相承
但知竭力催科以給公上庶逃罪責不意屬縣
今秋有旱傷處不惟失於檢放加以程督過嚴
遂致人戶流移怨謗益起雖已遣官慰喻尚恐
未能安帖熹竊自惟平生章句腐儒之學雖不

適於世用然區區之志亦未嘗不以愛人利物
為功今乃以是上負使令下負所學積此慙懼
疾病侵加誠無心顏可食俸祿欲望鈞慈特與
敷奏早賜罷免以為遠近牧守不勤撫字之戒
而喜亦得以杜門省身益求其學之所未至庶
幾後効以贖前愆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
伏候鈞旨

自劾不合致人亡逃移狀一

右喜昨緣本軍管內今秋有荒旱處不知父早
檢放而催理舊欠過於嚴急遂致人亡愁怨相
率逃移已於十月內具狀自劾申尚書省乞賜
罷黜以為州縣之戒惕息俟命至今兩月未奉
處分憂懼日積疾病有加職事之間益以荒廢
謹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檢會前狀早賜敷奏施
行謹狀

乞宮觀劄子 庚子正月

熹輒有誠懇上瀆鈞聽熹昨蒙聖恩差權發遣
南康軍事已於去年三月三十日到任累以疾
病陳乞祠祿未蒙敷奏施行今來在任已滿十
月非久當書一考實緣衰病愈侵心力凋耗加



以脚氣痠飲發作無時難以勉彊在職欲望朝
廷特賜敷奏改授祠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竊
食休養殘廢庶幾不至即日顛殞不勝幸甚

乞宮觀狀 庚子三月

右熹昨準勅差前件差遣累以病患辭免不蒙
開允遂於去年三月二十日扶病到官交割職
事今來在任已是踰年疾病支離不堪吏責中
間節次具狀陳乞宮觀差遣亦未準回降指揮
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
幾至僵踣今已累日精神愈見昏憤委是狼狽

不可支持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鈞慈檢會
累乞宮觀文字早賜敷奏特依所請不勝幸甚
伏候鈞旨

與政府劄子

熹昨以衰病支離輒具劄目陳乞陶鑄宮觀差
遣側聽踰月未蒙處分近於三月六日視事之
際風痰大作頭目旋暈幾欲僵仆今已累日精
神愈見昏慢委是狼狽不堪勉彊已具狀申尚
書省欲望鈞慈早賜敷奏特從所請使熹得遂
休養以保餘齡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俯伏俟罪



乞宮觀劄子

喜輒有危迫之懇干冒鈞聽喜舊有心氣之疾
近因禱雨備災憂懼休迫復爾發動怔忡炎燥
甚於常時竊慮當此旱荒曠廢郡事其為利害
又非它時之比欲望鈞慈特賜敷奏與喜宮廟
差遣令得小遂休養不勝幸甚所有本軍荒政
昨已措置略有次第更望催促替人石齧疾速
前來接續賑救則千里飢民不勝幸甚

辭免直祕閣狀一

右喜准七月十八日尚書省劄子七月十七日

三省同奉聖旨以喜

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

民無流殍可除直祕閣者喜聞命震驚受恩感
激有不知所以言者竊伏念喜昨以非才誤
蒙任使不能布宣德恩以惠遠民乃以刑政失
中招致殃咎赤地千里民不聊生據罪論刑豈
容幸免政使粗能措置不致大段狼狽亦是職
守之常何足補塞愆負而况蠲閣租稅撥賜錢
米許借上供錢物糴米賑糶皆是聖主天地既
施非常之恩官吏於此豈有絲毫之力至於勸
諭富民發廩糶濟亦是聖朝不愛官爵以救民



命頒下賞格極於厚以故富民觀感視儆始肯竭其困倉累歲之積以應公上一旦之須亦非官吏之力所能及也然其賑濟人戶初無致旱之罪今又不取一錢而捐米四五千石方得一官自私家言之其數亦已多矣此則在所當賞而不可緩者非一時官吏有罪無功之可比也今熹幸際隆寬也加容貸更蒙除用已極叨踰今者又被聖恩復有上件除命而熹前所奏南康軍賑濟人戶以世亨等四名合依元降賞格補授文武官資自有司顧以微文沮卻其事

至今未見報行推其指揮是乃聖主過恩既賞於其所當罪而有二失信反吝於其所當賞熹雖至愚於此竊有以不安者所有降到省劄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寄納軍資庫謹具狀申尚書省欲望朝廷洞照誠惻特為敷奏許賜收回仍檢會今年閏三日月內南康軍奏及熹獨銜奏狀詳酌所陳事理公是節次官司果是固為邀阻至今不為保明毋賞即將張世亨等併為敷奏依熹所乞不候出司保明特與先次依格等第推賞直降付身人本軍日下當官給賜是則



不惟其之私義得以自安亦庶幾自今以來州
郡長吏奉法遵職格和平不至幸民之災自
圖身利不惟此四人者早蒙聖恩免有邀阻乞
覓之擾父子兄弟咸戴無窮而萬一不幸四方
復有水旱饑饉之災亦使其它富民知所激勵
易爲勸誘貧者有所恃賴不復流移其利非止
一端而已也狂妄濬率干冒朝聽祈恩俟罪不
任懇切恐懼之至謹狀

小貼子

稅戶劉師興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承節郎
進士張邦獻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功郎
待補太學生黃澄賑濟五千石依格乞補迪
功郎

右具如前伏念熹罷官還家舊任別無綰繫只
此一事未了初謂朝廷賞格必非虛文不謂今
乃以此自陷於罔民之罪每一思之如負芒刺
顧以居閑不敢陳請今者幸因辭免恩命得效
一言過此則分守有拘又將無以自達切望鈞
慈早賜垂念千萬幸甚如是四人近日皆已得



霑恩賞不曾報行即熹屏居深山探問不實之
罪亦乞矜貸而其所乞辭免恩命與此事體自
不相須更望乞賜開陳期於得請乃為厚幸伏
乞鈞照

辭免直祕閣狀二

右熹九月初四日準八月十七日辰時尚書省
遞到告命一道照對熹昨準尚書省劄子奉聖
旨以熹前任南康軍日修舉荒政民無流殍可
除直祕閣熹竊伏惟念昨來在任政刑乖錯招
致旱災有罪無功不敢抵受熹在任日遵

熙七年九月二十三日勅旨賞格勸諭到稅戶
張世亨劉師興進士張邦獻待補國學生黃澄
四名出米賑濟共計一萬九千石已行支散即
具奏聞及申諸司乞與保明推賞補授文武官
資今來已是半年竊慮熹既得替之後諸司未
曾保明致得本人未蒙朝廷推賞已具狀申尚
書省乞賜敷奏收還誤恩仍將張世亨等四名
不候諸司保明早依原降賞格特與推恩給降
付身令本軍日下當官給付及具狀繳連所降
省劄寄留建寧府軍資庫訖今來又準上項告



命熹為有前項所申兩節事理未准回降指揮
不敢祇受已并申建寧府寄留外謹再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檢會前狀特與敷奏許熹辭免仍
將張世身劉師輿張邦獻黃澄四名早賜依格
推賞則熹不勝幸甚謹狀

辭免直祕閣狀

右熹準九月五日尚書省劄子備坐熹前狀所
乞寢罷新除直祕閣恩命事奉聖旨不許辭免
者熹仰戴聖恩不勝感激雖未敢即日祇受謹
已望闕辭謝訖但熹狀內所稱熹雖至愚於此

有不能自安者正為南康軍保明勸諭到稅戶
張世身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承節郎進
士張邦獻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迪功郎
待補國學生黃澄獻米五千石賑濟依格合補
迪功郎稅戶劉師輿獻米四千石賑濟依格合
補承信郎一節未蒙戶部依格放行恩賞乞賜
敷奏施行今來所準省劄內却刪去此項事理
熹竊恐區區愚昧迫切之誠未得仰聞天聽其
合推賞人依舊未得霑被聖恩則熹於義亦難
祇受又况目今諸路水旱廣闊公家所積已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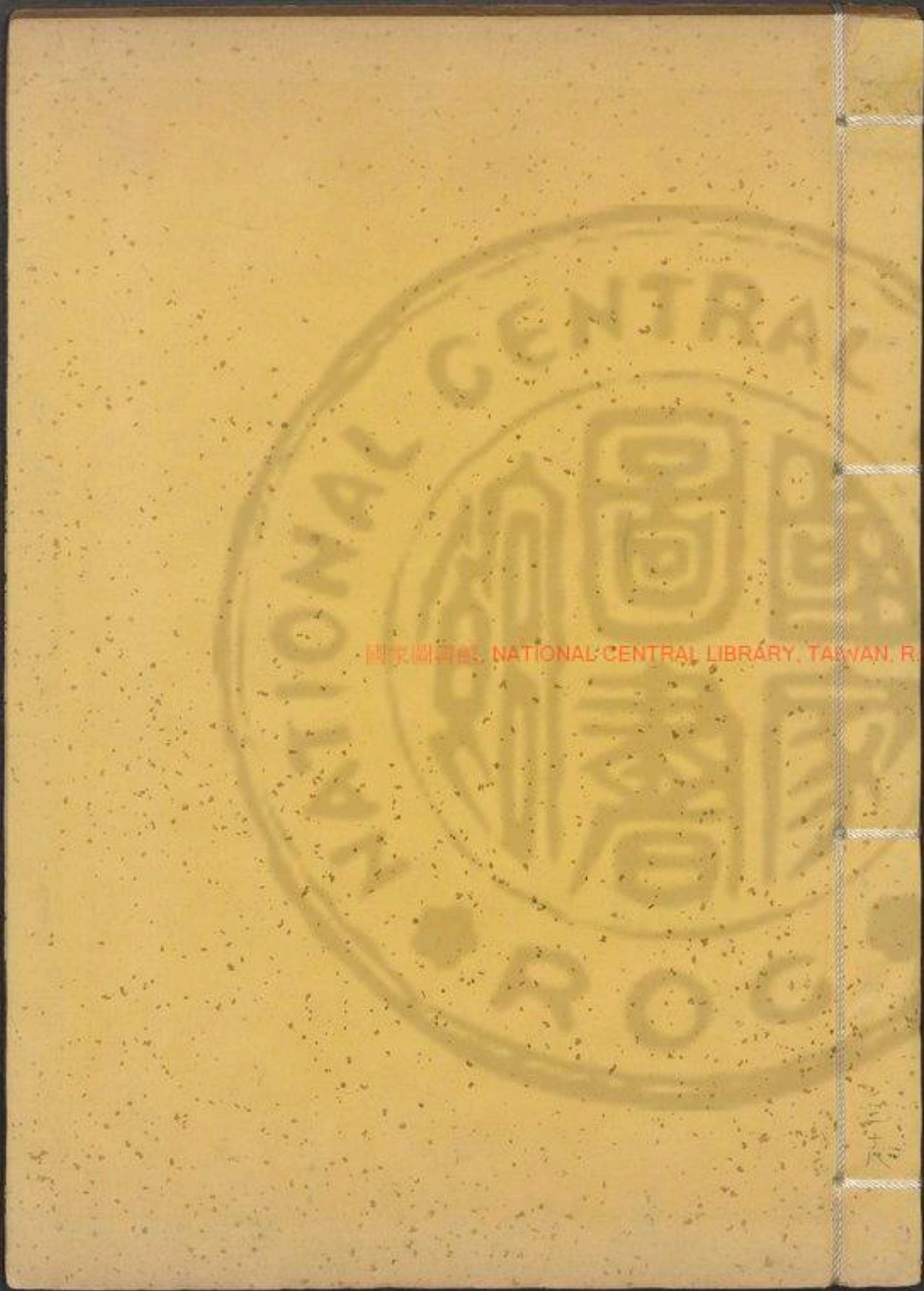
發散所餘無幾全賴富民獻米賑恤若見朝廷
施行如此誰肯應募助國救民兼熹見蒙改除
提舉浙東常平公事當此凶歲專以救荒為職
若此所乞依格推賞不蒙施行不惟失信於南
康舊治亦無面目可見浙東之民將來必致悞
事上貽仁聖宵旰之憂熹雖萬死不足塞責欲
望朝廷詳酌特賜敷奏詳熹前狀所陳將南康
軍所奏稅戶張世亨劉師輿黃澄張邦獻各與
照應元格早賜補授文武官資則上件恩命不
必加於熹身而聖朝綜核之政修於上遠近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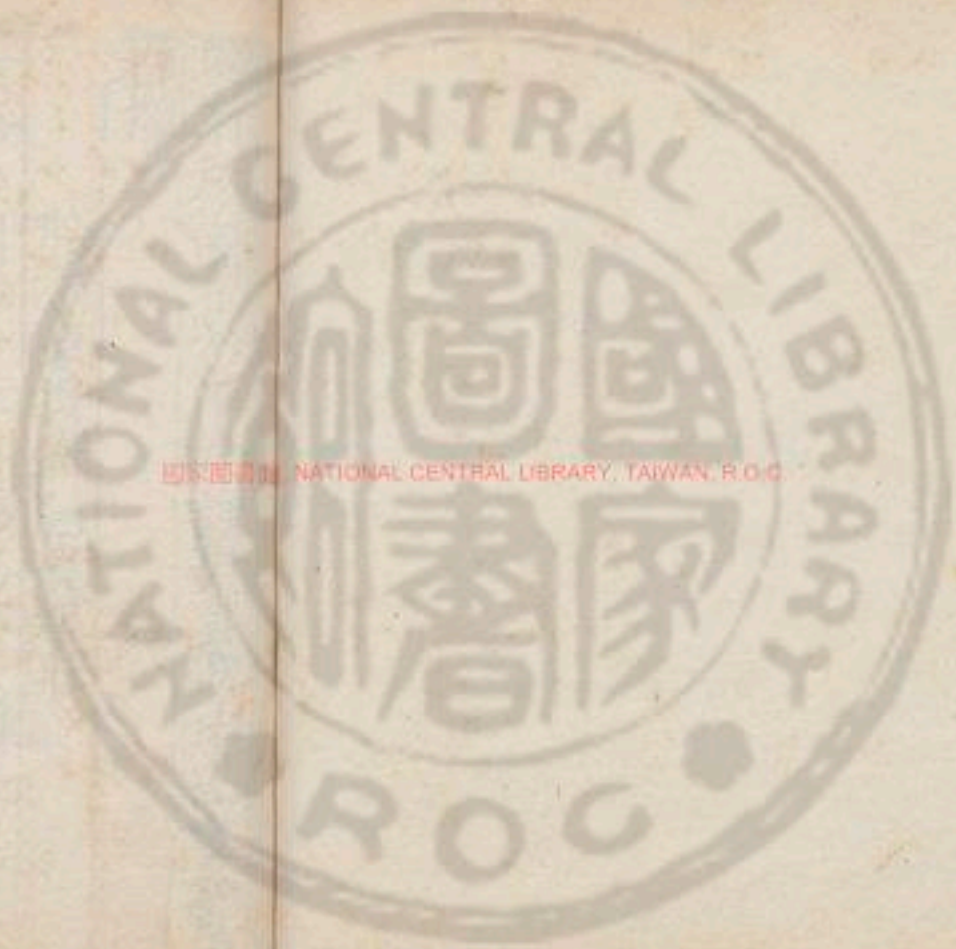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874 750/212 418



聽有所激勸於下矣謹再具狀申尚書省伏俟
指揮

除浙東提舉乞奏事狀

右熹今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改
除前件差遣熹以衰病之餘心力凋耗目昏耳
重不堪繁劇擬具情懇干告廟堂乞與敷奏聽
容辭免而聞之道路本路今年災傷至重民已
艱食若更遷延有失指竄恐向後飢民愈見
狼狽重貽聖主宵旰之憂評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祇受訖所有合赴行在奏事未奉指揮伏念



真自達陛卅十有九年誠不勝臣子惓惓願得
一瞻天日之光況今採荒合行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
又真前任南康亦有合奏聞事謹具狀申尚書
省欲望鈞慈特賜敷奏施行謹狀

辭免進職奏狀一
壬寅

臣九月四日到處州遂昌縣準尚書省劄子奉
聖旨淳熙八年早傷去處監司守臣懸瀆有勞
令臣進職二等者聞命震驚不知所措謹已仰
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昨以孤愚誤叨臨遣仰
惟上色既闕然有畏天恤民之誠而聖訓丁寧

又無非惻怛焦勞之實退惟疵賤遭遇如此誠
不敢愛其夙夜之勤冀以仰稱萬一而疾病之
餘精力淺短徒費大農數十萬緡之積而無以
全活一道饑饉流殍之民蓋嘗一再自劾恭俟
嚴科陛下赦而不誅已爲寬典至於過恩假寵
躡等疏榮則懼非所以示勸懲惜名器而謹馭
臣之柄也况臣昨以按劾知台州吾侪友反被
論訴見蒙送浙西提刑司差官體究近日雖蒙
聖斷已罷不人新任所有體究指揮尚未結絕
臣方當囚服藉葦以俟斧誅豈宜遽竊恩榮以



奏貴刑之典所有前件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
望聖慈特許辭免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限刑奏狀

右臣九月十二日準尚書省劄子八月十八日
三省同奉聖旨除臣江南西路提點刑獄公事
填見闕去冬已經奏事不候受告疾連前去之
任者臣聞命感激已於當日就衢州常山縣界
首安泊處望闕謝恩解罷前任職事訖伏念臣
天賦樸愚與世寡合爰自羊歲即甘浪蕩難蒙
聖朝累加收用竟亦不敢冒昧就職杜門屏處

玆思^上經^下天^之靈偶窺管穴因竊妄意討論

刪述^上成^下一家之言以待後之學者中間誤蒙

聖恩特改京秩訓詞褒屬蓋亦以是期之其後

免^上破^下除^上是^下州郡吏而臣所守不固不能力辭

二年之間中夜撫枕起坐太息未嘗不私自憐

悼而悔其初心也既而復忝推擇備使近畿凡

所奏陳多蒙開納賜錢蠲稅無請不從自惟孤

愚遭逢如此則又惛然思竭驚頓以稱所蒙唯

懼縱^上姦^下賊民并命^上職^下異時無復面顏以見陛

下至於觸忤^上權^下貴撻取怨嫌則雖必知其然而



有所不暇計也既而果如所料沮撓萬端又獨
蒙陛下聖明察其孤忠委曲覆護非唯不加誅
姪又使得以進職遷官爲名而去臣竊不自知
區區之迂愚疵賤何以得此於陛下顧念感激
涕下交頤所有恩命誠不當更有辭避以孤庸
獎然臣之愚實有所不獲已者蓋以心目俱昏
不堪吏責今髮已嘗抗草俟罪未奉進止而旱
蝗繼作恭本御筆飛諭丁寧仰惟聖心憂勞特
甚是以區區屏息不敢復言今既蒙恩許解職
職正是草野愚臣賜骸骨以遂夙心之時而

所除官又係填唐仲友闕蹊田奪牛之誚雖三
尺童子亦皆知其不可況臣雖愚粗識義理何
敢自安僮蒙聖慈特賜罷免或與嶽廟差遣使
臣得以歸耕故壟畢志舊聞內休已憊之精神
外燻當途之清怨則臣不勝千萬幸甚所有前
件省劄內除恩命臣決不敢祇受已送衢州
山縣寄收仍一面出本路界還家俟命欲望
聖慈早賜指揮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奏免江東提刑奏狀一

右臣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臣辭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臣與江東提刑梁懃
兩易其任臣已即時望闕謝恩訖伏念臣區區
誠懇已具前奏既蒙改命由遂其私使得免於
攘奪之嫌以全素守其在微臣固已甚幸但臣
前所奏陳願得蒙恩終置閑散以爲養病昔書
全身遠害之計則尚有未蒙聖察者於臣私計
未便猶多放昧萬死再有塵瀆欲望聖慈詳臣
前奏曲賜哀憐追寢誤恩改卑祠祿使其得遂
夙心免罹非禍則於微臣又爲莫大之幸所有
省劄內聖旨指揮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
安縣寄收訖聖恩隆厚報效無階瞻望軒墀臣
無任犬馬戀慕激切之至

貼黃

臣相鄉徽州婺源縣正隸江東見有墳墓宗
族及此小田產合該回避又梁懃到官今方
月餘一旦忽然無故改身不惟迎新送故煩
擾吏民亦礙累降指揮有失朝廷舉措之重
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真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據真寔免新除



江西提刑恩命奉聖旨令熹與江東提刑梁摠
兩易其任熹以前奏所乞未蒙開允不敢祗受
已再具奏辭免外謹具狀申尚書省欲乞敷奏
寢罷或與嶽廟差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准尚書省劄子據臣奏辭免
江東提刑及回避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
產特免回避者臣草野賤微屢有頌瀆顧勞天
語重賜丁寧感極涕零不知所措已即時望闕
自謝訖重念臣昨被使令妄意職業智識淺短

條奏闕跡上誤公朝失於舉措自知罪大不敢
自赦是以再蒙恩除不免滯懇辭避凡所陳述
皆出鄙誠非敢飾辭備禮以爲觀聽之美而已
唯是曲折之間猶有不敢盡其辭者然竊仰惟
陛下天日之明無幽不燭固不待臣之喋喋然
後有以悉其危懼怵迫之情也又況今來所除
差遣仍是按察官司若復奉公守法則恐如前
所爲或至重傷朝廷事體若但觀勢徇私又恐
下負夙心上孤陛下昏知任使之意進退惟谷
無地自處是敢忘其再三之瀆上干鈇鉞之威

欲望矜憐早賜開允特與嶽廟差遣一次使臣
得以休養精神卒其舊業退避仇怨保此餘生
或者未真溝壑間得見陛下重振綱維一新治
化而達聰明日未忘孤忠別有遠外重難驅使
則臣雖衰拙尚庶幾效其尺寸將惟陛下所以
命之不敢復有辭矣若爲今日之計則退藏之
外無可爲者伏惟陛下哀憐財幸千萬宸嚴臣
無任戰栗俟命之至

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江東提刑恩命
及回避祖鄉田產事奉聖旨不許辭免田產特
免回避劄付熹者伏緣狂疾踈拙已試國功不
敢復當刺舉之職已再具奏狀辭免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乞敷奏施行

辭免進職奏狀二

右臣十一月七日準降到告命一道授臣直徽
猷閣者臣昨在任日被省劄備坐前件恩命已
嘗具奏稱爲按劾台州瘠瘠仲友贓濫不法反被
論訴未蒙結絕不敢祇受今者伏覩已降指揮
仲友已罷新任更不差官體究其紹興府見勘



已招爲造官會人蔣暉等亦聞已得朝旨盡行
釋放訖詳此事理竊恐臣所按劾不公一別
有合得罪名未蒙朝廷行遣難以却因瞻事微
勞遽與其亡無罪之人例霽恩賞其所降到告
命臣不敢祇受已送建寧府崇安縣寄收訖欲
望聖慈深察特賜追寢施行則臣不勝幸甚

辭免江東提刑奏狀三

右臣十一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據江東提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奉聖旨並不許辭
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者臣昨以恙况當路

蹤跡孤危屢貢封章乞回成命情迫意切志其
再三旣而深自省循始知震懼方且計日以俟
誅夷不謂陛下天度含容聖恩溥博雖未開免
亦免譴訶臣聞命感激涕泗交頤恭惟聖詔丁
寧不可數得雖知私義有所未安然不敢不抑
鄙情以承睿獎即於當日遙望闕庭拜受直徽
猷閣恩命訖所有江東提刑職事迫威命之已
行亦擬即日拜受盡時起發而臣至愚反復思
慮復有所甚懼而不能已者不免昧死瀝血再
籲天威瞻顧傍徨不知所措伏念臣所劾職吏



當與衆多某布星羅並當要路自其事起以來
大者宰制幹旋於上小者馳騫經營於下其所
以蔽日月之明而損雷霆之威者臣不敢論若
其加害於臣不遺餘力則遠而至於師友淵源
之所自亦復無故橫肆觚楬向非陛下聖明洞
見底蘊力賜主張則不惟不肖之身久爲魚肉
而其變亂白黑誣誤聖朝又有不可勝言者然
陛下之憐臣愈厚則此輩之疾臣愈深是以爲
臣今日之計惟有乞身就閑或可少紓患害若
更貪戀恩榮冒當一道刺舉之責則其怨怒召

禍必有甚於前日者陛下雖欲始終保全亦恐
有所不能及矣故臣於此深竊恐懼再三冀度
以爲與其它日拘攣戚促而失身於仇人之手
不若今日再三辭避而得罪於陛下之前又況
陛下至仁至明且旣憐臣之厚而保全之如此
固未必肯以此加臣之罪而必棄之也是敢決
意仰首呼天而一罄其說如此所有前件差遣
欲望聖慈深察危懇特賜改差嶽廟一次使臣
得以卒被前日生死肉骨之恩免遭異時睚眦
中傷之禍臣不勝幸甚若臣前奏所謂著書者



則臣自集諸經訓說之外於資治通鑑亦嘗妄
有論次數年之前草藁略具一行作吏遂至因
循每一念之常恐求為千古之恨今若少寬原
隱之勞更竊斗升之祿假以歲月卒成此書使
於世務略有絲毫之補則臣之所以仰報大恩
者固不必在於簿書期會之間也臣狂妄進越
死有餘罪伏惟陛下天地父母矜而赦之臣不
勝幸甚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誤蒙聖恩俾將使指而臣方以按劾賊車

平許相臣一身孤危不能自保其何以據劾
姦猾循撫柔良凡此哀鳴非特自愛實為陛
下一司事權一道民命之計切望聖慈深賜
鑒察

臣舊讀資治通鑑竊見其間周末諸侯僭稱
王號而不正其名漢丞相亮出師討賊而反
書入寇此類非一殊不可曉又凡事之首尾
詳畧一用平文書寫雖有目錄亦難檢尋因
竊妄意就其事實別為一書表歲以首年而
因年以著統大書以提要而小註以備言至



其是非得天之際則又輒用古史書法略示
訓戒名曰資治通鑑綱目如蒙聖慈許就開
秩即當繕寫首為草本先次進呈恭俟臨決

申省狀

右熹進十二月十四日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直徽猷閣及江東提刑恩命事奉聖旨並不許
辭免令疾速起發前去之任熹仰惟恩旨稠疊
不敢固辭已於當日拜受直徽猷閣恩命
有江東提刑差遣緣熹於廊廟大臣有令
與臣已別具狀奏聞如蒙降出乞賜敷奏早與
施行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謹狀

乞宮觀劄子

熹伏自頃歲罷官湖東聖恩畀以祠祿至今考
滿家貧累重未能忘祿欲望特賜敷奏更與再
任一次伏候指揮

申建寧府改正幫勘俸給狀

右熹昨於去年二月內準尚書省牒差充上件
差遣當申使府批書勘請俸給蒙糧料院依職
司人例幫勘緣熹昨來雖蒙聖恩除授江西江



東提刑當即辭免並不曾受告赴任難以依職
司人例勘請添支已卽節次具狀申使府乞行
改正未蒙施行在熹私義實難冒受今再具狀
申建寧府使衙伏乞指揮依條施行謹狀

辭免江西提刑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南京鴻慶宮七月二十八日準
尚書省劄子三省同奉聖旨朱熹除江西提點
刑獄替馬大同成資關者孤遠之迹誤蒙聖恩
感激之深豈敢辭避實以連年災患久病摧頽
此去赴官之期又已不過數月竊慮將來不堪

繁劇終須別有祈懇已受復辭爲罪愈大所有
恩命委實不敢祇受其省劄已送崇安縣詩收
外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依舊奉
祠以安愚分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一

右熹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奏事訖之任
者熹聞命震驚卽欲依稟起發前去實以累年
以來積負憂畏精神恍惚耳重目昏筋骨支離
腰痛足弱其餘病苦發歎不常蓋有言所不能
盡者所以昨來被命之初卽以此誠控告未蒙



俞允不敢遽有煩瀆今來又被前件恩旨嘉竊
惟念已試無堪再兼收用天地父母之恩已極
隆厚而又特降眷旨使得奉事而行以爲使臣
光華之寵自惟何者有此遭逢若使稍能自力
一造闕庭不惟得以少慰八年犬馬慕戀之誠
面陳重疊受恩感激之意而拜起應對之間亦
須便蒙聖主哀憐照察不至虛有詞費以干留
令之誅顧實衰殘不堪扶曳仰孤隆旨自棄明
時望絕雲天涕下霑臆輒冒萬死復釐愚衷欲
望朝廷特賜敷奏霽罷前降指揮令熹依舊奉
祠以終餘息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二 四月 日

熹昨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準聖
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熹
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
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今幸已
到信州深欲勉強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
俯仰拜跪極爲費力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
歸計不免專具由稟進遞前路聽候欲望矜憐
特賜敷奏改差宮觀差遣令熹早得還家將理

不至狼狽道路不勝幸甚

辭免江西提刑劄子三

照對愚昨蒙聖恩令赴行在奏事實緣衰病嘗具劄目陳乞宮觀差遣續准尚書省劄子備奉聖旨令依已降指揮疾速赴行在奏事訖之任喜聞命震驚不敢復有辭避已於三月十八日起離前來緣路疾病發作不常所至濡滯於當月三十日到信州深欲勉彊前進而病勢侵加腰脚疼痛俯仰拜跪殊覺艱難願以趣召之嚴未敢輒爲歸計已於四月初一日再具劄子申

稟迤邐前路聽候乞賜敷奏改差帝顧差遣令
意早得還家將理不至狼狽道路尋即扶曳前
來以初四日到玉山縣等候今已十有餘日未
見前回竊慮所差去人在路病患致意懇誠示
撤拾遺益久罪矣愈深謹復專人別具申稟伏
望鈞慈詳酌早賜敷奏施行不勝幸甚

乞宮觀劄子

意衰遲之迹遐邇既久茲蒙召對遂獲再瞻咫尺之威又蒙聖慈擢登郎省感戴恩寵何以論報伏緣意舊有足疾沿路偶值陰雨感冒濕氣



遂復發動比入都城疾勢稍間粗能扶持一登
殿陛而勞曳遂增沉綿伏枕呼號兩脛如割是
以被受省劄累日未能赴部供職雖已具申乞
給朝假將理竊慮未有痊愈之日稽留成命義
有未安欲望特賜敷奏改授一在外宮觀差遣

辭免江西提刑狀二

竊哀憐餘生養痾待盡聖上不忍棄消復加收
用且令奏事而去自惟孤遠何以上軫記憐感
激恩遇未知報塞固當聞命即日引道實緣頻
年憂患疾病多端不免具狀陳乞祠祿既不得

請即不敢家居固辭而力疾就道行次信州時
氣果作兩次遣人復申前請俯伏俟命凡歷四
旬幸而調治稍安且有促行之命即遂扶曳前
進然自入國門右足復痛中間幸得小愈始克
進望清光面陳愚悃悉荷開納於熹志願豈復
有它而奏對之時左足已痛繼以參謁勞動有
加及至次日特蒙聖恩除熹兵部郎官則痛楚
已甚宛轉號呼不能履地矣熹以未能即日拜
命供職即具申朝廷給假將理是晚忽有吏人
抱印前來令熹交割熹以未曾供職不敢收領



嘗具公狀劄子回申本部並無回報但令吏人
指揮必要交印熹又具劄子陳懇亦不收受熹
不得已遂令吏人在安下處同共看守呻吟少
暇即令呼喚嚴切照管俟病愈赴部供職凡
此本末眾所共知守印吏人亦皆見聞未嘗敢
有毫髮僂蹇邀求之意而次日傳聞長貳已有
劄章熹不敢自辯即時具狀請祠回省復蒙聖
慈曲賜全護使得仍舊持節江西并與放行累
年磨勘在熹愚分優幸已深即合奔走赴上以
圖報稱而繼聞論者謂熹茲妄過有邀求目為

亂入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對衆宣言遠道
傳播聞之駭懼益不自勝但以去國未遠嫌於
紛競不敢遽然有請今迤邐西行浸迫所部竊
自思念為人臣子而有此名罪當誅戮豈可復
任外臺耳目之寄政使聖恩寬貸在熹亦行面
自可見吏民兼熹所患足疾日困奔馳不得休
息乍止乍休未能一向痊平而江西憲司又闕
正官若更遷延日月則是以熹衰病嫌疑之故
久廢一路之事稽留朝命為罪愈深熹除已一
面還家待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詳熹罪狀實



如論者之言即乞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念咎畢
此餘生熹不勝幸願祈懇之至伏候指揮

小貼子

或謂熹之此請跡涉違慢恐實論者之言反
速大戾熹竊自念前日奏對劄子兩論刑獄
利害一論經總制錢不當立額一論江西諸
州科罰之弊熹之區區豈是妄有邀求厭簿
外使但以今者自致頃言不堪耳目之寄須
至陳懇天日在上必蒙監照欲乞併賜敷奏
施行

與宰執劄子

真輒有危懼冒干鈞聽熹一介孤遠久荷聖知
茲者曲被記憐擢自冗散付以一道祥刑之寄
又使得以職事奏對而賜褒諭留寘省曹在熹
何人可以報稱實以素有足疾在道屢作自入
國門右足先痛中間小愈僅能扶持入對行立
稍久即覺左足復痛不能支吾既出宮門復行
參謁即遂大痛比及被受省劄則已赤腫拘攣
不能履地矣以此不得即日供職亦嘗申省請
假即非有它而傳聞長貳遽有封章劾其蕪妄

指爲亂人之首加以事君無禮之罪雖聖朝廣大曲加掩覆使之得以私請復畀舊官從容而去然彈文喧播罪戾著聞竊自揣量若使果如所言則熹罪當誅戮豈可復叨外臺耳目之寄今有公狀申省待罪伏望鈞慈特賜敷奏重行黜責使得杜門屏跡深自循省不勝萬幸

辭免江西提刑狀三

右熹昨爲兵部侍郎林栗抗章劾數其要君拒命作僞無禮之罪幾數百言得之傳聞不勝駭懼遂不敢前赴新任而具狀申省伏候嚴譴今

準尚書省劄子六月二十六日奉聖旨朱熹力疾入對奏答皆論新任職事朕諒其誠復從所請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拜受伏讀感極涕零伏惟天日之明洞燭幽隱凡羣下之誠僞曲直蓋無所匿其情者以至皇慈廣覆不間微賤優容之至辨白之詳撫喻之溫褒借之寵則又有非踈遠小臣所當得者誠宜祇承德意拜命即行而熹歸途踏熱度嶺足疾又頗發動委是不任起發前去又况林栗見今在職餘憤未平萬一事有統臨必至重遭按治孤遠之迹誠



不自安欲望朝廷哀憐特賜敷奏寢罷元降指
揮或恐聖慈閱其貧病即乞委曲開陳特與宮
廟差遣一次使得杜門念咎畢此餘生千萬幸
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以疾病未愈誣詆
未明不敢祇赴新任輒以公狀申省待罪及具
劄子控瀝鄙懷近者伏奉省劄仰聆玉音乃知
聖明已垂深照辦理昭晰訓喻丁寧三復以還
不勝感涕實以所苦足疾在路踏熱頗有增加
而林侍郎列職中臺尚須回避除已別具申省
文狀陳乞敷奏施行外敢復具此冒昧崇聽欲
望鈞慈矜念早賜開陳俾寬彈射之虞獲醕香
火之願熹不勝幸甚

辭免磨勘轉官狀

右熹今月二日準尚書吏部降到告命一道磨
勘轉朝奉郎者伏念熹昨以無能跼伏林野聖
慈過聽特改京官在熹之愚已出望外後來雖
有考第合該磨勘緣熹改官之後一向奉祠即
無勞效可考中間雖曾實歷知南康軍一任及



提舉浙東常平數月又已各蒙聖恩特除貼職
所以不敢妄有陳乞自速貪冒之罪以負宸擢
之恩今來不謂方被重劾反蒙聖知仍舊差遣
特詔有司給還磨勘以寵其行致有上件恩命
仰戴天慈雖深感激俯循私分敢負夙心兼以
近方具狀申省回避兵部侍郎林栗仍乞宮觀
差遣所有恩命嘉實不敢無故祗受除已送建
寧府寄收外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乞敷奏收回
所降告命以安愚分伏候鈞旨

與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仰干鈞聽熹昨以蹤跡孤危懇求
祠祿未奉進止方竊凌兢忽蒙尚書吏部遞到
磨勘轉官告命一道熹實以自昨改秩以來累
任祠官無績可攷中間兩被任使又已各蒙除
授職名所以前後不敢陳乞磨勘即非固為矯
激又况今來方被重劾曲荷寬恩揆之師言已
為幸免豈敢無故冒當聖世陟明之典上累公
朝責實之政除已具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
賜敷奏追寢前命則熹不勝千萬大幸

辭免直寶文閣狀

熹昨以妄庸荐叨除用辟言引疾曲荷俯從省
已顧私不任感激所有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祇受訖惟是進職恩命眷獎隆深自顧
么微莫堪稱塞兼觀近制內閣清班非有勳庸
不輕遷授而熹無狀行不掩言無以取信交遊
以至自貽詬辱既勤聖慮復紊朝綱罪則已多
功於何有覲顏冒受義實難安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追寢成命令熹且以舊官竊食祠館不勝
榮幸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邇有愚懇仰塵鈞聽熹昨者辟言引疾曲荷
矜憐已遂奉祠之請不勝幸甚但蒙聖恩橫加
職秩俯循愚分仰稽近制皆有所未安者謹已
具狀申省辭免欲望鈞慈深察誠悃早賜敷奏
特與施行則熹尤不自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九月二十六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
熹召赴行在熹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念熹今
年六月已蒙賜對狂妄無取被劾而歸雖蒙聖
明始終臨照遷官進職曲賜寵光自揣妄庸莫



勝負荷俯仰竭蹶慙懼已深獨念凡此誤恩皆為許其閑退故竊冒受不以為嫌不謂皇慈未忍捐棄復加收召俾造闕庭區區臣子之心豈不深願乘此幸會再見君父庶以畢其前日未盡之餘忠顧以方竊難進易退之策遽爾復為彈冠結綬之計則其為世觀笑不但往來屑屑之譏又况朝廷舉措之重亦有不宜數為天下有識所窺者竊誠恐懼不敢冒進乞賜敷奏收還前件指揮使得卒被矜憐惠養之厚恩不至上誤訓辭變勸之隆指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悃敢冒公朝之聽熹昨丐祠祿休養衰殘曲荷矜從方此拜命忽爾并被堂帖又蒙聖恩收召聞命震惕無所自容願以今夏已嘗進對尋被彈劾惶懼而歸十年之間屢叨榮寵若不自揆復此奔趨是使詔屢悉為虛語龍斷之誚熹竊懼焉又况意廣才疎頭方命薄儻復更遭詆辱不惟愈傷士氣亦恐重為朝廷之羞已具狀申省辭免欲乞鈞慈特賜敷奏得遂追寢實為厚幸



辭免召命奏狀

右臣輒有愚懇上瀆天威臣伏自今年六月蒙
恩賜對繼叨除被寵數重疊卒畀祠祿以遂退
藏感激方深慙懼亦劇曾未踰月又蒙收召臣
以屢蒙褒嘉不敢復希榮進具狀申省乞賜寢
罷而陛下過恩未即開允仍詔疾速趨赴行在
臣聞命震恐不知所為顧念前狀所陳已極詳
盡未蒙聖照不敢頻煩竊自惟念昨者進對迫
於疾作口陳之說有所未盡即當面奏乞具封
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恐以此之故再

煩趣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恐懼今謹撰成奏
疏一通準式實封隨狀投進伏望聖慈少賜觀
覽則臣雖不獲身到闕庭亦與面對指陳無異
陛下幸試察焉如其可行則采其狂妄之言而
全其進退之節臣之幸也如不可用亦乞聖明
哀憐其愚曲加裁赦只與寢罷元降指揮亦臣
之幸也草野賤微干犯斧鉞下情無任危懼戰
栗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憲昨嘗具狀申乞敷奏寢罷召赴行在指揮



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疾速赴行
在者熹聞命震恐不能自勝伏念臣之事君猶
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此古今不易之理
也矧熹至愚遭遇明聖不忍終棄曲賜甄收私
義未安不免辭避未蒙開允猶復有言揆以常
情實乖臣子之禮然熹之愚悃前狀敷述已極
詳明今更不敢喋喋以煩公聽惟是今年六月
蒙恩賜對時以迫於疾作口陳之說不獲究盡
即嘗面奏乞具封事以聞至今日久未得投進
恐或以此之故再煩收召之嚴內省稽違不勝
恐懼謹已繕寫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通進
若使狂妄之言得塵聖覽即熹雖不獲身到闕
庭亦與面對口陳無異必蒙聖慈許其辭免以
全進退之節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狀申尚書
省伏乞更賜敷奏寢罷元降指揮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劄懇辭召命茲被恩旨未賜允俞熹
之微誠已具前牘不敢重陳以煩公聽今謹撰
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具狀繳進及別具狀略
述鄙誠恭扣廟堂乞賜敷奏欲望鈞慈照察早



垂矜念使得遂其所請不至久稽宸命以幸臣
子之恭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尊伏增震悚

申登聞檢院狀

右熹昨於今年六月蒙恩賜對偶以足疾發作
更有口陳事理未得彈盡嘗即面奏乞許續具
封事以聞至今日又未獲投進茲者又蒙聖恩
輒敢撰到奏疏一通準式實封遣人齎擎詣闕
投進并述愚誠懇辭恩命謹具狀申行在登聞
檢院欲望依法施行謹狀

辭免崇政殿說書奏狀

右臣昨蒙收召懇辭未獲輒敢具奏再申愚悃
自惟冗賤輕犯天威方此踧踖以俟嚴譴今月
三十日忽準省劄奉聖旨差臣主管西太一宮
兼崇政殿說書疾速前來供職臣聞命震恐無
地自容伏念臣本以今歲以來屢叨恩獎不敢
祇赴召命又慮稽違日久有乖承命之恭以故
不免籲天陳誠冀蒙開允至於輒干斧鉞冒進
封章亦幸聖明察其淺妄庶幾必遂退藏之願
不謂聖恩隆厚天度并包雖閱俞音亦寬刑典
其為感激已不勝言而又特降除書俾侍經幄

竊惟此職屢得真儒實闡聖猷以開帝學職親
地密任遇非輕顧臣何人敢與茲選又况方祈
閑退反得超陞冒昧之嫌亦難自解在臣私義
尤所未安伏望聖慈俯察誠款特賜寢罷元降
指揮令臣仍奉外祠以全素守不勝幸甚干冒
宸嚴臣無任恐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
旨

申省狀

右熹昨以懇辭召命未蒙開允輒具奏聞及申
尚書省乞賜敷奏今月三十日忽準尚書省劄
子奉聖旨差熹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說書
疾速前來供職者熹方祈自屏反被殊恩聞命
震驚莫知所措已再具狀奏聞乞賜寢罷外更
乞朝廷特賜敷奏早降指揮以安愚分熹不勝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于朝聽熹昨以控辭召命未蒙
開允僭率具奏深懼犯干乃蒙聖恩擢侍經幄
自惟山野方願退藏反速寔陞益深悚仄已具
奏狀懇辭及申朝廷乞賜敷奏外欲望鈞慈察

熹所陳即非備禮早賜將上令熹依舊得竊外
祠之祿以畢餘年不勝大幸冒瀆威尊伏深戰
栗

辭免祕閣修撰狀一

右熹昨具奏狀辭免主管西太一宮兼崇政殿
說書恩命今月十一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
依所乞可除祕閣修撰仍舊宮祠熹已即時望
闕謝恩復還舊任下情不勝感戴欣幸之至唯
是進職指揮竊緣去秋方蒙聖恩直寶文閣懇
辭不獲祇受無名自頃至今曾未五月每自循

省慙懼日深今來只因辭克新除別無絲髮勞
效復有前件優異之恩比之去年尤為超躐恭
惟聖主隆天厚地之施豈一介疎遠小臣所能
感避實以公朝爵賞之重私心義理之安交有
所妨決難冒受欲望朝廷深賜矜察特為敷奏
竊罷元降指揮庶幾少安愚分謹具狀中尚書
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千公聽熹近準省劄恭被聖恩
以熹辭免內祠經帷之命俾以中祕論撰之職



復歸故官熹謹已拜恩還理舊任感幸之至不可勝言唯是進職無名頻繁超躐不唯分義之守有愧私心亦恐適誤之恩未厭公議已具狀申尚書省乞賜敷奏寢罷又念所請實出至情即非尋常備禮辭遜是以復此干冒威尊欲望矜憐早賜處分熹下情無任祈扣迫切之至

辭免秘閣脩撰狀二

右熹四月二十二日准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秘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仍准吏部降到告命一道授熹前件職名者聞命感激不知

所言伏念聖朝爵賞之重小臣分義之安前狀敷陳已極詳備不敢重出以煩公聽獨觀近事蓋有曾任執政臣僚見帶職名起鎮藩服巧詞得請進職一階有命未行已復報罷者况熹微賤非彼之倫而謨寵橫加乃超三級則又非特如彼之序進而已法義昭著比類明白不待有識而後知其不可此熹所以不避再三之瀆而敢復有辭者也又况熹本以賤貧應舉干祿豈敢輒忘君臣之義妄意山林之高前後所以累辭恩命實緣自度卑鄙無以仰稱所蒙至如中

間東浙救苗之役稍可勉效驅馳即便承命以
行未嘗一辭丐免其後節次該遇需恩合得恩
例熹亦隨衆陳乞此亦足以見其非敢矯情節
詐而罔上以要名矣今者所陳實以決無可受
之理所以不量螻蟻之賤屢觸雷霆之威儻未
允從不容苟止伏惟朝廷深察此意力賜開陳
特與追寢誤恩或令且帶舊職庶幾仰全壽皇
眷知惠養之意昭示聖主涵容覆露之恩免使
憊愚自取夷滅則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所有
告命不敢祗受已送建寧府寄收訖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有違迫之懇不避誅斥再犯威嚴伏望高明
少矜憐察伏念熹昨以蒙恩進職輒具辭免非
敢矯情節詐罔上盜名實以僥冒重疊獎拔超
踰稽之國常揆以私義決無可受之理故輒冒
昧日冀允從不謂愚衷未能上達不免復具公
狀引例陳情切望鈞慈深照本末詳賜開陳得
蒙聖恩俯從卑願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瀆再
三俯伏俟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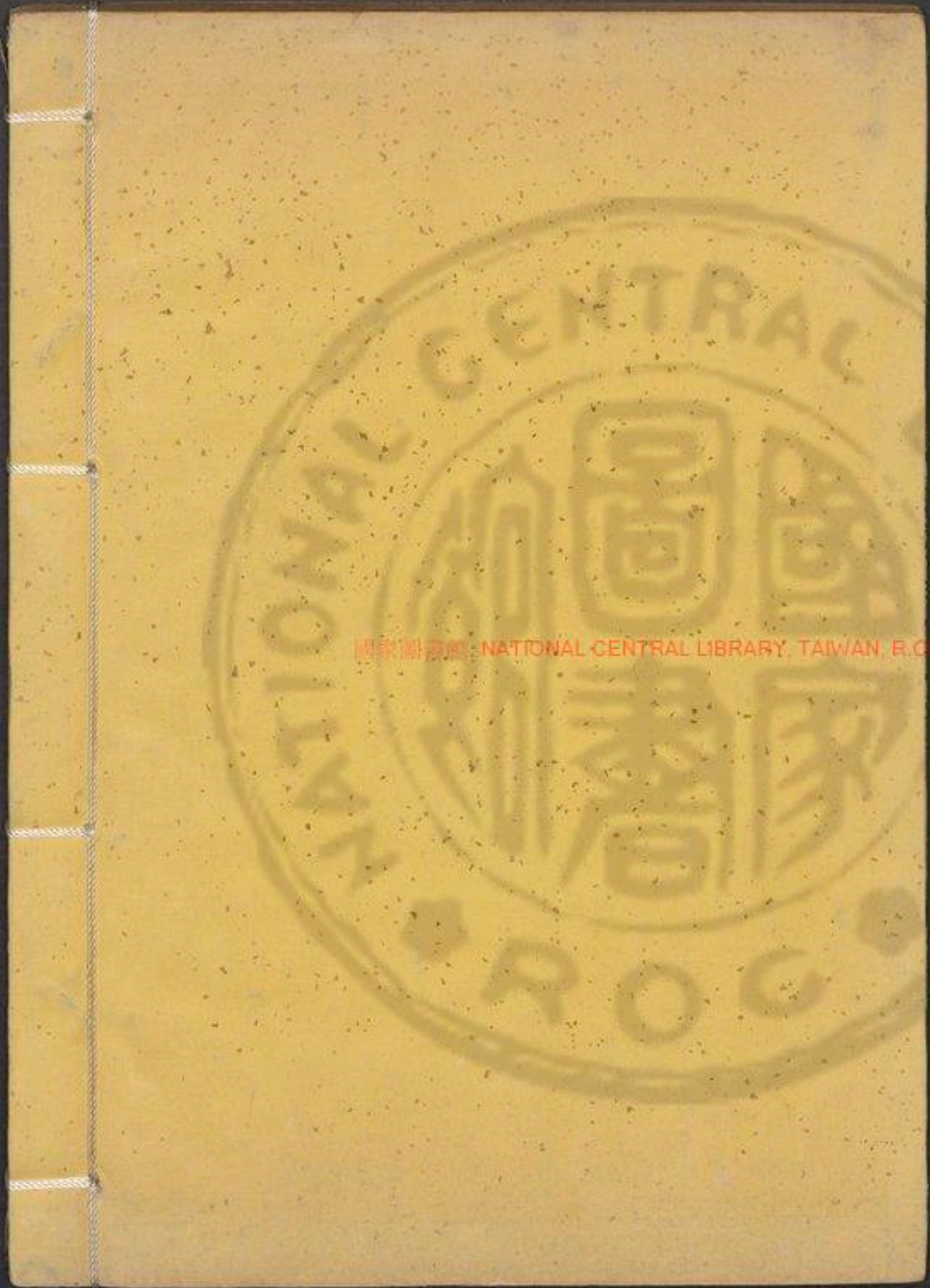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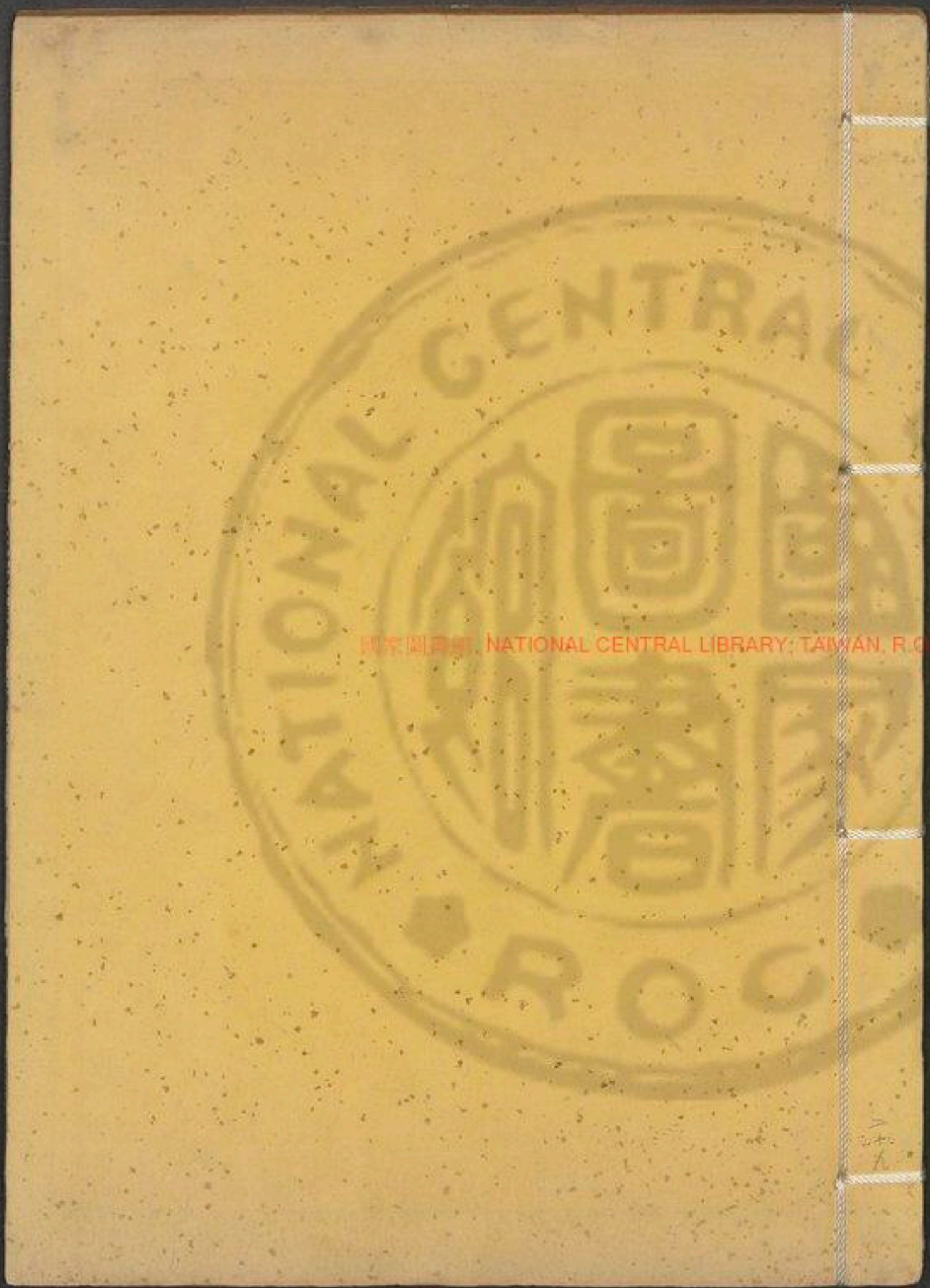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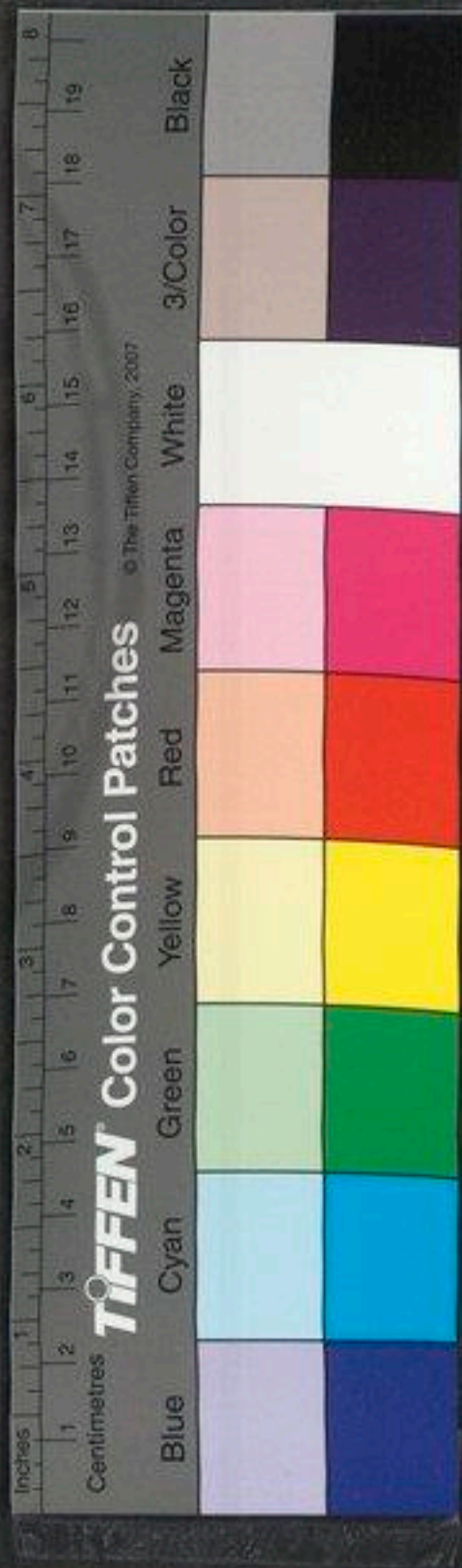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692 v.2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勝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二
辭免

辭免江東運使狀一

右熹見任主管西京嵩山崇福宮忽於今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朱熹除江東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空疎無取疾病早衰入仕四十餘年止是循常竊祿本無竒節可以喻人徒以屢蒙恩私橫加除用間有非其分之所當得與其力之所能堪者不得不控辭



以干朝聽而傳聞不察指目多端獨荷壽皇天
日之照臨許全素守又辱聖主雲章之藻飾誤
借寵褒遂得偷安里閭畢願香火在於愚分已
極以踰不謂聖恩記憐遂加任使仰惟始初清
明之日正是賢智馳騫之秋顧雖殘廢之餘豈
不願效尺寸實以積衰既久百恙交攻心勦形
疲視昏聽重竊自揣度決然不堪一路耳目之
寄若不祈哀丐免必致自取顛躋兼熹祖鄉徽
州正屬本路見有墳墓宗族田產在婺源竊慮
在法亦合回避欲望朝廷洞照本末曲為敷奏
特與追寢新命令熹復還故官庶幾少安愚誠
之迹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誠仰干崇聽今者伏蒙聖恩除熹江
南東路轉運副使此蓋廟堂光輔聖主圖起治
功既已並用羣材不忍獨遺一士之意非特熹
之私幸然熹以久病積衰目昏耳重心力凋殘
動多遺忘自度不堪公朝一道之寄已具狀申
尚書省乞賜教奏寢罷去訖其間所陳病證皆



有實迹不敢輒有一詞之僞至於墳墓田產有
嫌當避理亦明甚欲望洪造矜憐早賜將上曲
爲開陳使得依舊竊食祠官以安賤迹實熹疾
病孤危千萬之幸于冒威尊不勝俯伏震懼之
至

辭免江東運使狀二

右熹十月二十一日准尚書省劄子據熹辭免
新除江南東路轉運副使恩命及回避祖鄉田
產事十月五日奉聖旨免回避依已降指揮疾
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竊聞臣之事

君猶子事父東西南北唯命之從熹雖至愚敢
忘斯義又况平生碌碌初無奇節今者該遇覃
恩轉官改賜章服並是隨衆陳乞冒昧祗受豈
敢獨於聖恩吟授差遣乃飾它詞固爲遜避上
干違命之誅下速近名之謗實以衰病支離不
容勉彊且於衆疾之中目昏爲甚今但拜官入
境便有吏民訴訟庶擁道路百十爲羣若但草
草一觀備禮撥遣即於愚心有所未安若欲子
細披閱必期有以上副使令下慰民望則熹之
目力實所不堪未論其它職業曠廢只此一事



便見疎虞在喜孤蹤固難逃於吏議而於公朝
推擇之意亦豈不至上累聖明反復思惟益增
惶懼不免復此控訴祈免誤恩欲望朝廷特賜
敷奏令喜仍推奉祠竊祿以安愚分干冒威尊
下情不任戰灼之至謹具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喜所陳回避田產事雖蒙聖恩特免回避然
喜宗族衰微子弟猥衆當此之際豈無寅緣
侵擾鄉鄰紊煩官府之害故雖未敢祇受而
已不勝憂懼之懷然不敢專以此事為辭者
蓋恐又煩朝廷換移別路差遣而喜衰病終
是不堪又湏再有墮瀆則喜獲罪愈深無由
自解伏乞鈞慈憐賜憐察

與宰執劄子

喜輒布腹心仰干造化喜昨蒙聖恩擢貳江東
將漕之寄自度衰病不堪任使且有故里之嫌
恐招物議即已具狀辭免今乃蒙恩特免回避
令疾速之任仰認隆指感極涕零但喜衆疾
所攻目眚為其受理詞訴搜尋案牘皆有所不
堪者竊恐臨到官必致曠闕上誤委寄為罪

益深已有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特賜將上
冀蒙聖慈矜閱追寢前命仍畀祠祿以安愚分
則熹區區不勝幸甚下瀆崇嚴無任俯伏俟罪
之至

辭免知漳州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漳州填見關
不候受敕疾速之任候任滿前來奏事者伏念
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陳乞依舊祠祿今準前
件指揮雖未盡從所請然已極爲優幸自惟么
麼無所取材乃蒙聖主覆冒容載之恩公朝委

曲成就之意至於如此豈宜復有辭避以重
命之誅實以所苦目疾昏暗愈甚省閱書判皆
有所妨若不自量冒昧祗赴必至貽患千里獲
罪非輕是以再三籌度終不獲已而復敢冒鈇
鉞之威以畢前懇欲望鈞慈特賜敷奏令熹依
舊奉祠以安愚分固爲莫大之幸或且別與僻
遠閑慢差遣一次使得少效微勞仰承德意而
免於曠職殃民之罪以全晚節則亦熹之幸也
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小貼子



竊見諸路帥司參議之屬比之宮觀粗有職
事但以禮秩太優不敢陳乞若蒙陶鎔使得
備數過望幸甚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者懇辭江東恩命
已蒙聖恩改畀郡紱此蓋廟堂矜憐衰朽曲賜
陶鎔有以及此幸甚幸甚但熹所苦日疾比復
增劇自度決然不任郡事已具狀申省乞許辭
免若蒙矜憐令熹依舊奉祠固爲甚幸或與改
一開慢差遣使得少効微勞仰承德意而免於

曠職殃民之罪則於熹亦爲甚幸屢瀆威嚴俯
伏戰汗

辭免知漳州劄子

熹伏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差知漳州恩命
令熹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螻蟻寸誠未能
上達天聽又迫已行之命有不容勉彊者敢復
控辭以干洪造伏念熹多病早衰本非一證昨
以餘疾雖切已身未至有妨職事以故不敢一
一陳述而專以日嘗爲言又念聖主臨御之初
非是臣子堅卧固辭之月以故不敢必求祠祿

而并以開局爲請區區愚悃自謂必蒙矜憐不
意廟堂未察其私不爲及時將上使熹違命日
久進退無據今又反蒙朝命督趣危懼益深是
以不免復此控訴伏望鈞慈俯垂聽察特與敷
奏除熹依舊宮觀或合入閑慢差遣一次使熹
得以尋訪醫藥休養衰殘庶幾未死之前或可
別聽驅策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干冒威嚴無任
俯伏俟罪之至

自劾本州地震及患脚氣不能祇赴錫
宴妨廢職務乞賜罷黜奏狀

右臣中年病廢久託祠官近蒙聖恩起分符竹
到任今恰半年却無大段疾痛又被聖訓令臣
相度本州先行經界利害臣竊自幸以爲若得
憑恃威靈更且彊健誓當竭力奉行仁政使一
方千里之內貧富之民各得其所而州縣之間
亦得以隱覈欺實出失陷財賦而免於白撰
歲計違法害民之弊而臣不幸賦性至愚臨事
多暗刑政乖戾侵迫陰陽當州境內自九月以
來累次地震臣實恐懼未及申奏待罪而舊苦
脚氣忽然發動痛楚寒熱倍於常年遍傳兩足

遠及右臂以至會慶聖節蒲葦錫宴之日病勢
方劇臣以臣子之誼不敢自安亟欲彊自扶掖
少伸三呼百拜之恭而筋骨拘攣不容自力憂
悸反側無地自容以此一節已無心顏可居士
民之上又況在告日久獄訟稽留今雖略能彊
起視事而病中服藥出汗過多氣血精神日益
凋耗一郡軍民之務日有萬端屬少或不周
爲害非細加以年歲向晚播穀有期而所請經
界至今未奉進止設使即今便蒙行卜已是後
時雖欲竭力奉行終恐不免緩不及事之責以

是思惟憂惶怵迫不知所以爲計輒冒萬死
願以聞伏惟聖慈察臣守土失職事上不恭之
罪特賜罷黜投之遠裔以爲中外臣子之戒臣
死且不朽黨或憐臣愚暗拙疎疾病狼狽之實
不加大譴曲賜保全使臣得以自衰殘骸歸窆
以土亦死且不朽干犯天威臣無任震懼隕越
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乞宮觀劄子

喜輒有哀懇仰瀆崇聽喜昨以被病不堪郡寄
輒靈投開之請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亦會賤軀



稍可支吾不敢再有陳乞續准轉進司牒被奉
聖旨許令本州先行經界熹即已遵稟日逐講
究漸見倫緒只俟秋冬下手打量意謂可以少
效疲篤仰副使令之意而熹無狀行負幽明長
男嘗往婺州濠爾天歿不惟老病之餘不堪悲
痛而料理喪葬收拾遺孤相去隔遠私計實有
未便雖欲疆自扶持詎勉從事勢有不可得者
欲望鈞慈特為敷奏復俾奉祠退歸田里則熹
父子存歿均被莫大之恩不勝千萬幸甚

辭免祕閣修撰狀

右熹昨蒙聖恩權發遣漳州事在任陳乞奉祠
今月二十七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淳熙
十六年正月二十三日指揮除祕閣修撰差主
管南京鴻慶宮任便居住熹已於當日望闕謝
恩將本州牌印職事交割次官通判軍州事高
伉管幹訖獨念熹以愚賤疎遠無所能似昨者
誤蒙至尊壽皇聖帝非常之知己曾除授前件
職名熹以無名授受方具辭免適當聖上即政
之初已荷聖恩特降褒詔曲從其請自爾以來
曾未再朞守郡一年又無絲髮勞效可紀特以



禍患輒巧便私已乖陳力致身之義方竊恐懼
不謂天慈矜閔許以投閑復申前命有此超躡
內自循省何以克堪所有前件除祕閣修撰恩
命熹實不敢祇受欲望朝廷特爲敷奏許熹辭
免則不惟在熹愚分不貽冒受之譏其於公朝
亦免輕授之失熹下情無任懇禱激切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崇聽熹竊以禍患陳乞祠祿
以便私計伏蒙聖慈矜憐即賜開允拜命之次
感涕零但又蒙謨恩復申進職之命則熹昔
已力辭於前今又無名再叨橫寵區區私義實
有所不自安者已具公狀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以舊職實奉真游
而免於受爵不遜之譏則在熹愚分榮幸已多
伏惟高明俯垂照察

辭免祕閣修撰狀二

右熹七月四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
祕閣修撰恩命奉聖旨不許辭免者陳誠未力
闕命不違謹已即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昨於



淳熙十六年內被前件恩除兩具辭免所陳事
理已極詳備所以當時便蒙開允今者乃以私
改丐祠又叨申命之寵在熹愚分尤所未安益
若使熹在任之日遭罹災患而能抑制私情黽
勉王事究宣聖朝經界之仁政以惠千里侵冤
失職之民或於懇求去郡之際遂能辭榮納祿
致其爲臣之事以謹不能者止之戒則朝廷之
旌勞獎退猶頗有名而熹之辭受取舍尚不爲
甚無說者今皆不然則於前此所陳之外又有
此不當受之說二焉是以雖迫宸命之嚴而顧

慮徘徊進退無據不免上冒瀆尊之罪下觸干
名之嫌復性血誠仰干公聽欲望鈞慈特爲敷
奏收還已行告命別降勅牒指揮令熹且以舊
帶職名仍充祠官差遣則在熹已不勝其過分
叨榮之幸干冒威嚴皇恐無地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昧不移之懇再冒威嚴仰瀆鈞聽熹
一昨辭免新除祕閣修撰恩命近準省劄奉聖
旨不許辭免在熹微賤曲荷天慈寬其任僭之
誅加以申命之寵固不當再有辭避然反覆以



思在任既無尤異可賞之功求去又無廉退可
褒之節醜顏受實懼無名謹已再具公狀申
省辭免欲望特賜矜憐都俞之際曲爲敷奏得
從所乞實爲至幸千恩頓頌伏深戰栗

辭免湖南運使狀一

右熹十月九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荆
湖南路轉運副使填見闕不候受告疾速之任
任滿前來奏事熹聞命震驚罔知所措已於當
日望闕謝恩訖伏念熹前任假守漳州適緣長
男物故輒丐闕秩歸治喪葬蒙恩得備祠官到

任方及月餘凡百經營未有次第加以憂患繼
頽精力衰耗雖欲痛自策勵勉赴事功終恐無
以仰稱使令之意欲望朝廷特爲敷奏以還成
命令熹且食祠祿以終餘年不勝千萬幸甚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空執劄子

熹輒有愚懇仰千公聽熹昨以私家患難乞歸
治葬伏蒙矜憐陶鑄祠祿今來到任方及一月
貧家舉動費力凡百尚未就緒今者忽被聖恩
付以湖南將漕之節仰體皇恩不遺孤遠之意



不勝感荷激切之至然熹之家事如前所陳而
憂患以來精力凋耗竊恐無以仰副使令自速
罪戾欲望某官特賜敷奏收還成命令熹且食
祠祿以終餘年則熹不勝千萬幸甚冒瀆威嚴
俯伏埃罪

辭免湖南運使狀二

職事繁富
作職事

右熹昨具狀辭免新除荆湖南路轉運副使恩
命近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許辭免仍依已
降指揮疾速之任熹已於當日望闕謝恩訖仰
戴皇慈容覆之深恭體聖訓丁寧之切極知臣

子之義不當復以家事為辭便欲起發前去祇
服賤事以稱明詔顧竊惟念昨者蒙恩假守漳
州伏值聖旨行下臣僚申請乞行本州經界令
熹相度聞奏熹竊見本州紹興年中經界良法
方行遽罷貧民產去稅存不堪追呼之擾富家
業多稅少益長兼并之勢後來朝廷節次欲再
舉行皆以豪右浮言沮撓而輟積至于今苦樂
不均公私受弊有害國家發政施仁之實日甚
一日無有窮已是以不勝憤懣即以已見論其
當行本路諸司審此曲折亦已條具申奏伏蒙



聖恩特從所請貧民下戶欣幸方深而鄉官土
豪已慘然不樂怨謗蟻起矣今者果聞已行住
罷靜惟嗾咎由喜愚昧思慮不審上誤朝廷得
道誅夷已為幸免更叨寵擢益紊彛章喜雖不
才粗識廉恥誠無心復效奔走無顏復臨吏民
無宜復當委寄輒冒萬死自劾以聞伏望公朝
特賜敷奏收還除命重行黜責以為不度時勢
生事擾民之戒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焦輒整愚衷再干洪造喜驟以私家喪葬未畢

懇辭湖南之行伏蒙聖恩未賜俞允仰惟詔令
督遣之嚴俯念臣職驅馳之賤不敢更以家事
為請自求便安惟是伏思見識迂踈思慮淺短
中間被旨相度經界不量事勢上誤朝廷負犯
已深何以復堪一道耳目之寄輒已具狀申省
自劾欲望鈞慈俯垂聰察特為敷奏收還成命
重賜黜責使得退省前愆免罹後咎則喜不勝
千萬幸甚

辭免湖南運使狀三

右熹今月二十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具狀自



前任漳州相度經界不合妄乞施行上誤朝
聽乞賜敷奏收還湖南轉運副使除命別行黜
責奉聖旨漳州經界議行已久湖南使節事不
相關可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者自罹罪戾當
伏重誅上賴皇慈曲加容覆不准赦其萬死而
又中以訓詞慰喻丁寧趣令之任蓋雖慈父之
於愛子其恩勤閔惻不過如此在喜三介踈遠
疵賤何以堪之是以聞命拜恩至於感泣便欲
即日就道祇服厥官以稱明詔而熹命窮福薄
災厲相挺舊苦脚氣今春發動腫痛寒熱倍於
常年目今困重未能步履設使從今便得減廢
更加休養三數月間亦恐未堪上道曠日彌久
既乖承命之恭而太司關官已是數月恐亦不
無廢務在喜愚分尤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
奏令熹補滿舊任宮觀差遣庶幾得以深省前
愆免罹後咎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輸賤誠上瀆鈞聽熹昨以前任妄議經界
罪戾自劾乞罷新除湖南將漕恩命伏蒙聖慈



赦宥洗雪趣遣之官訓喻丁寧反復勤至跡賤
小臣何以得此所宜即日引道以稱所蒙而脚
氣發動異於常年曉夕呻吟不能履地委實不
容起發前去竊慮久稽詔命仰觸雷霆之威已
具狀申尚書省陳乞祠祿外區區愚悃欲望鈞
慈憐閔早賜開陳得諧卑願以活餘年千萬幸
甚冒昧威嚴備伏竢罪

辭免知靜江府狀一

右熹十二月十九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聖旨除
知靜江府熹聞命震竊竊自惟念孤賤寒遠碌
碌無聞伏自聖主臨御于今累年又未嘗得登
下士仰望日月之光而聖恩厖鴻不聞幽隱擢
自閑散付以名藩在熹感激誠無以喻謹已即
時望闕謝恩訖再念熹性本至愚學無所就自
其少日已不如人矧今衰殘寧復有用又況靜
江守臣實兼帥司職事有數千里邊面軍民之
寄舉措得失所係不輕自度無能決難冒處加
以所患脚氣之疾作止不常春夏二時尤難將
攝萬一前路發動却致稽留朝命在熹愚分忝
所未安欲望朝廷特賜敷奏寢罷已降指揮令

熹依舊宮觀實爲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
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扣公朝熹伏準省劄恭奉聖旨
除知靜江府事區區感激蓋不勝言願以罪戾
之餘疾病沉痾不堪任使而內自揆度迂踈悖
謬又非邊帥之才實不敢冒當重寄以累君相
知人之明輒具公狀申省辭免欲望某官特賜
省覽曲爲開陳許其遜避以安愚分熹冒瀆威
辱不勝皇恐戰栗之至

辭免知靜江府狀二

右熹正月二十三日準正月七日尚書省劄子
以熹辭免知靜江府恩命正月六日奉聖旨不
許辭免依已降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墮
越無地竊伏思念罪戾孤蹤誤蒙收用命輕恩
重感激難勝向使自量粗能供事豈敢輒有辭
避以速刑誅實以材質凡庸識慮淺暗向來假
守支郡非有繁難然猶不能審度時宜以致上
誤朝聽雖幸曲蒙寬貸復免譴訶然而內自省
循未忘憂懼以故前年蒙恩將漕湖南尚且不



敢拜受况今除授實專西南一面軍政邊防之
寄責任至重非它帥比則熹之安敢冒受而不
辭哉前狀所陳懇切詳盡不謂未蒙照察申命
益嚴喜雖至愚亦豈不知微賤之臣分義有守
不當再有煩瀆然反復以思區區所言非止自
為身計實恐邊境事宜或有緩急全賴帥臣區
處鎮壓而熹率繆妄發又復如前必將有以仰
貽國家南顧之憂者非細事也是敢昧死復有
陳述至於憂悴蚤衰足疾時作目昏耳重心氣
短乏凡此種種於熹私計有不便者則皆不敢
言矣伏惟朝廷曲垂矜閱再為開陳收回誤恩
俾還舊秩熹不勝祈懇激切俯伏俟命之至謹
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布誠懇仰扣公朝熹昨具狀辭免知靜江
府恩命今准省劄備奉聖旨未賜允俞聞命憂
懼莫知所措然區區愚慮猶有未能已者已再
具狀申尚書省伏乞丞相少保國公參政相公
詳賜省覽曲為開陳收回誤恩復畀祠祿千萬
幸甚千萬幸甚



小貼子

愚慮終恐踈拙不足以當一面之寄或有緩急必誤使令欲望知院相公樞密同知相公深加照察曲為開陳收回誤恩以安愚分

辭免知潭州狀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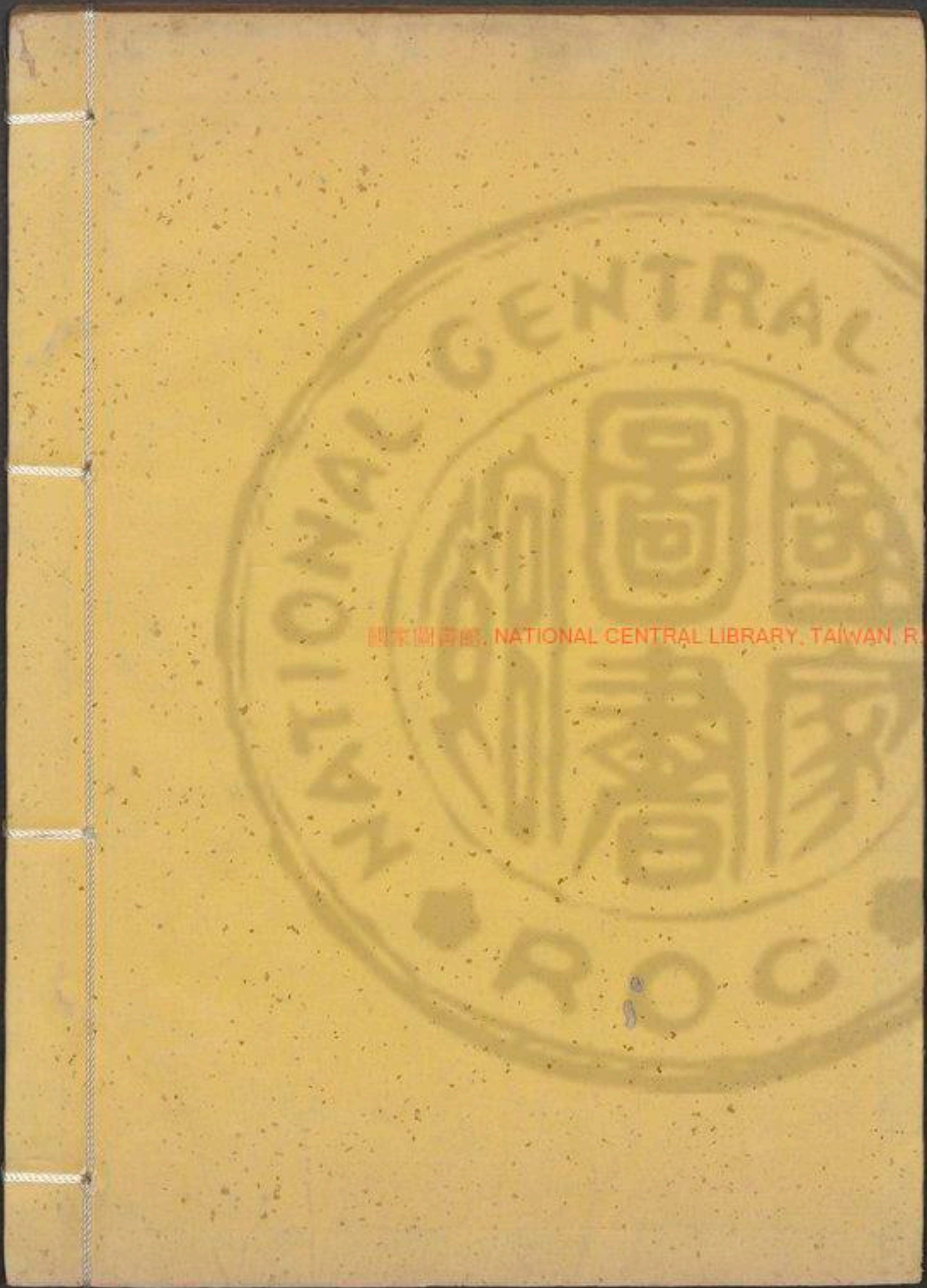
右熹十二月初十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差知潭州者伏念熹踈謏不材試卹無狀解罷之後方知循省所以中間兩蒙聖恩皆嘗力陳愚悃竟荷從欲尚叨祠祿以盡餘年不意今者又蒙記憐有此除授三年之間三被杖拭自惟何

者有此叨踰假使衰病支離不堪扶曳亦當聞命奔走不敢復有辭避實以區區愚慮前已控陳而昨來已曾辭免知靜江府又不能無辭遠就近之嫌在熹私義尤難冒處所有降到省劄內聖旨指揮竊緣熹見遭大功之喪準格未該除服未敢望闕謝恩已送建陽縣庫寄收訖欲望朝廷檢會前此兩番辭免申狀詳酌事理早賜開陳令熹仍舊補滿宮觀考任實為大幸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俟鈞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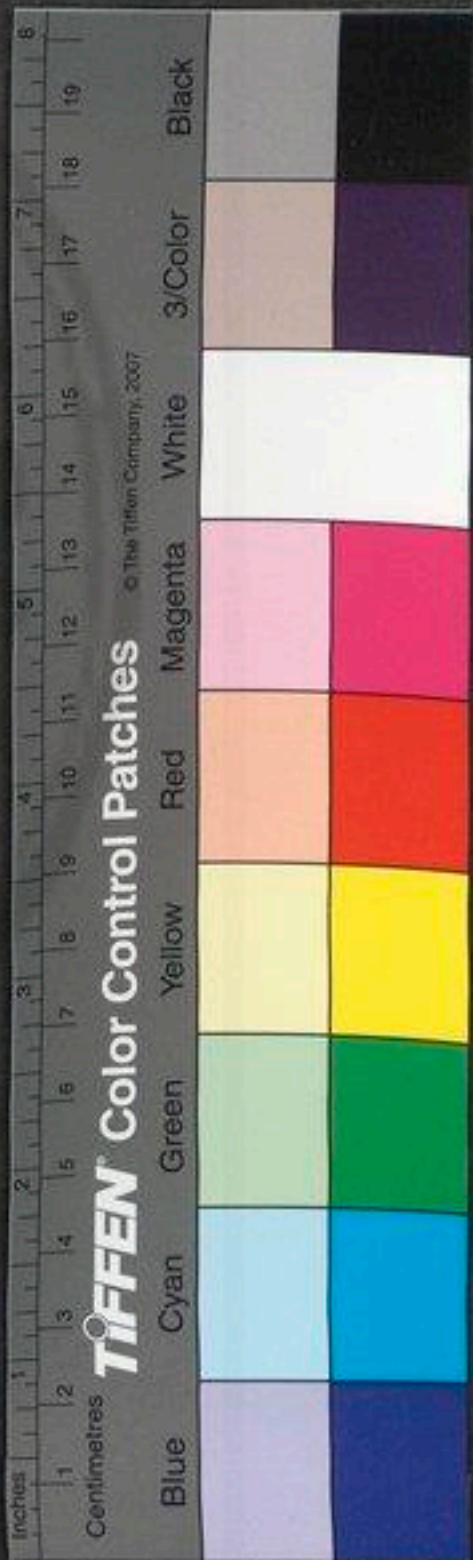
與宰執劄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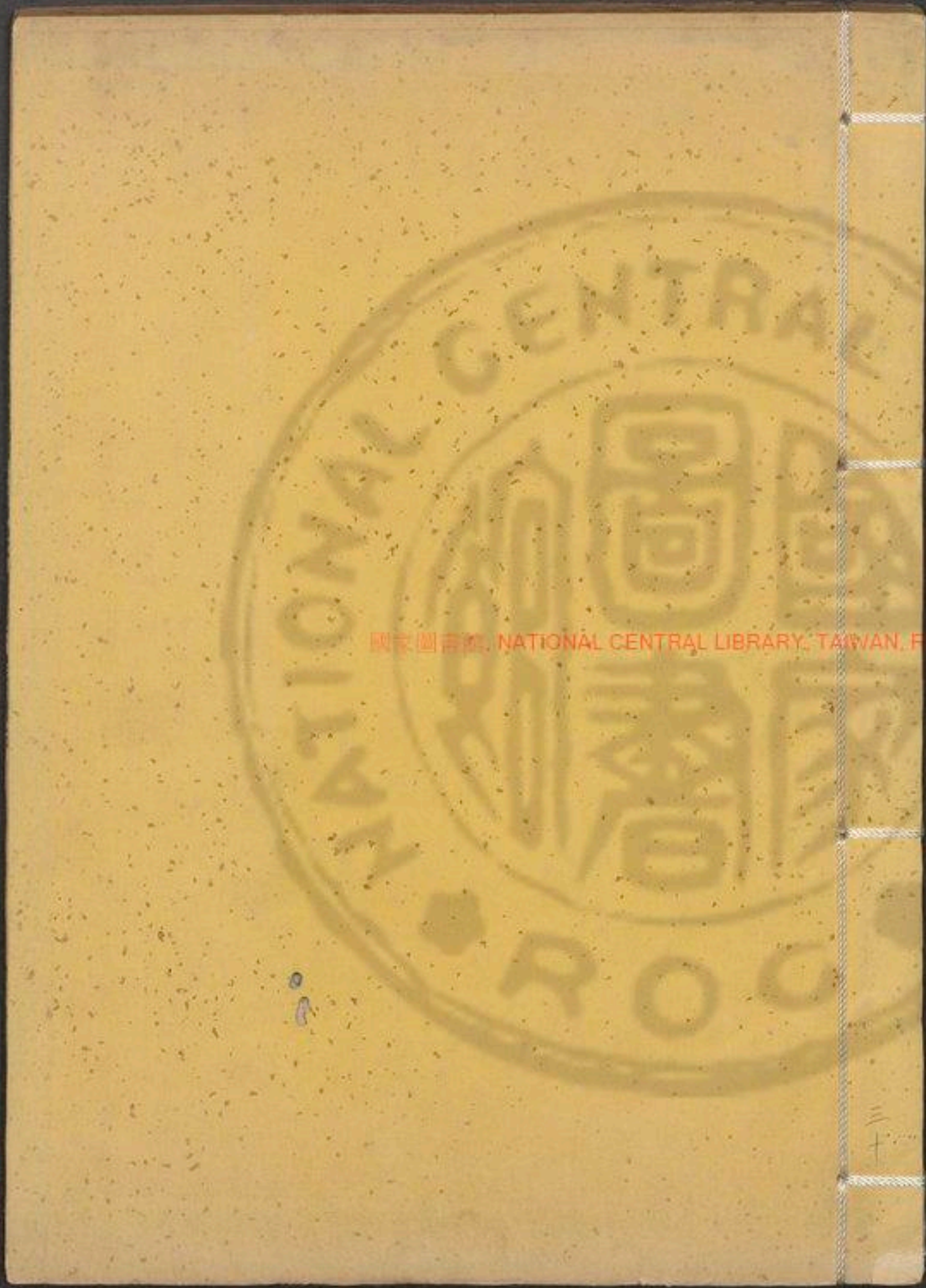
喜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幸蒙陶鑄備數祠官
竊祿養痾方以愧幸忽蒙恩命假守長沙仰戴
鴻私伏深感涕重念熹賦性迂闊處事乖踈昨
試偏州已無善狀所以兩年之間再蒙除用力
陳悃幅得遂退藏不意今來復此叨冒載循涯
分實所未安又况昨來已辭遠戍於今未久復
玷近藩擇地顧私人言可畏謹已具狀申尚書
省乞賜敷奏寢罷欲望某官曲垂矜閔早賜開
陳使得仍舊奉祠苟安田里則熹千萬幸甚冒
犯威尊不勝戰栗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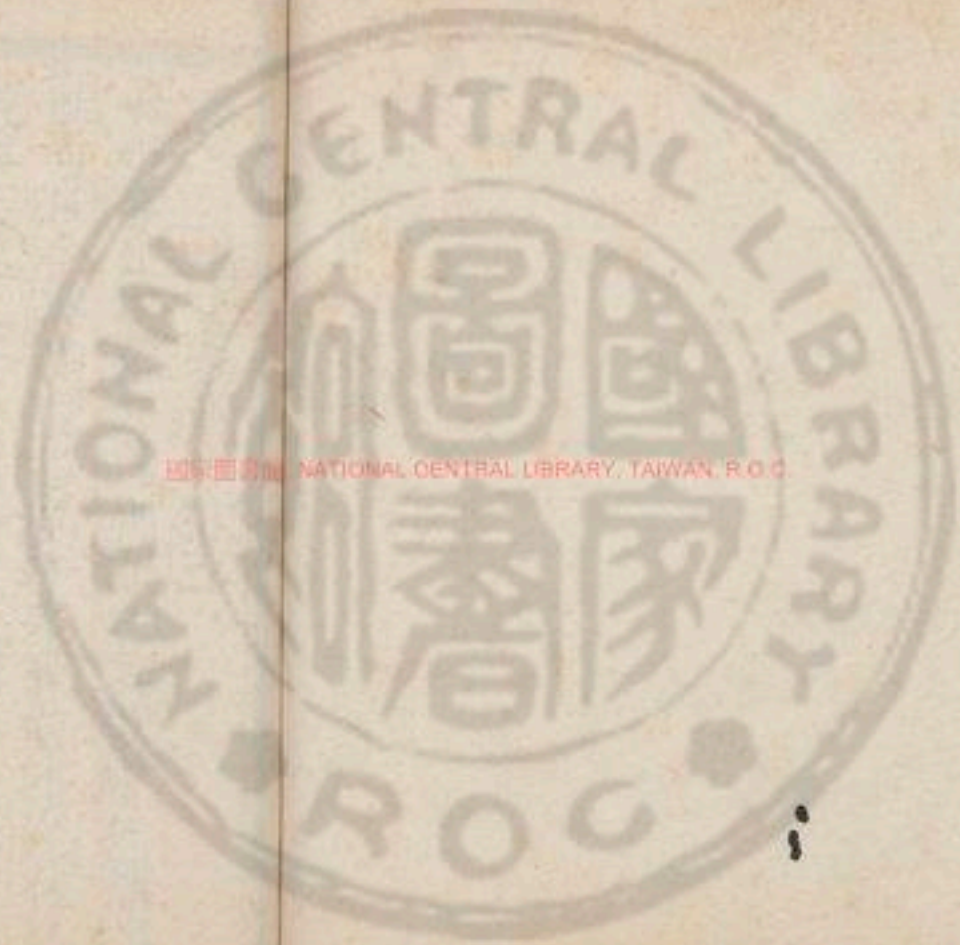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P. R. C.



3492572 V5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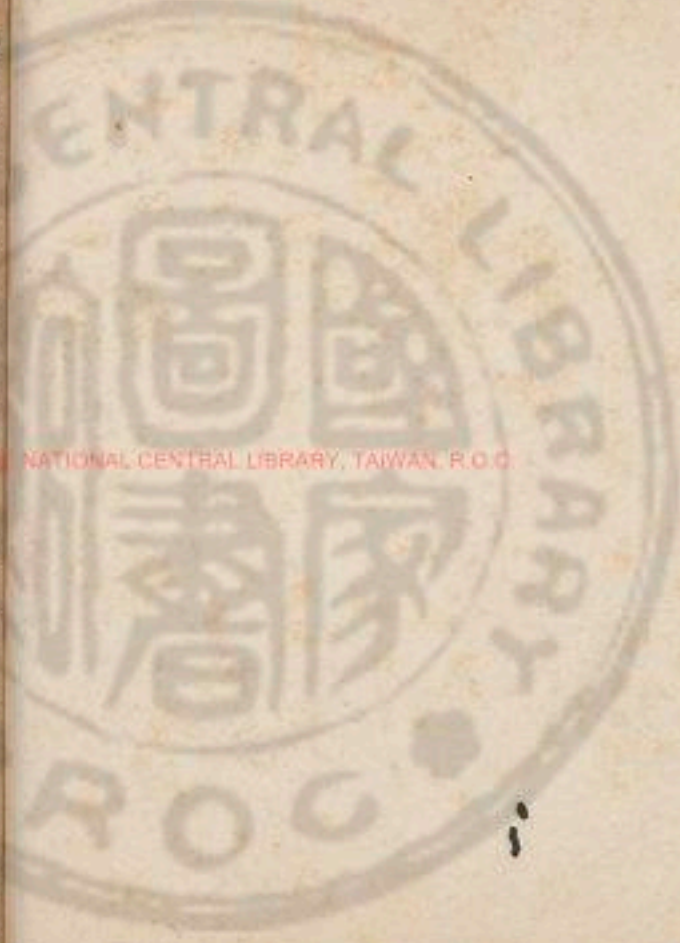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辭免知潭州狀二

熹昨蒙聖恩差知潭州即已具狀中乞補滿宮
觀考任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依已降
指揮疾速之任熹聞命震驚即已望闕謝恩訖
伏念熹自罹災患日覺摧頽唯有味頑略無悛
政所以前此再辭誤恩皆荷天慈俯從人欲不
謂今者尚闕俞音竊自省循決難躡勉是敢冒
時再有控陳欲望矜憐特賜敷奏曲從所請或
畀偏州改命通才徃莫南服則不惟衰晚無狀
獲逃戒得之譏亦足使處置得宜益壯維藩之



勢熹不勝鞠躬祈懇引領俟命之至謹具狀申
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區區愚悃前屢控陳天聽未回日深恐懼今
復有狀被旨朝廷若蒙矜憐許歸祠館別咨時
彥徃布上恩則賢否公私各得其所而爲幸大
矣萬一未蒙體察必使復效驅馳亦乞別與陶
鑄遠小州軍或充以次閑慢差遣則於私義雖
或未免冒昧之譏而爲湖南一道軍民之計猶
爲莫大之幸垂干戚重彌切戰兢伏惟高明俯

賜財幸

乞放歸田里狀

右熹叨被聖恩濫分民社兼領一道事任非輕
顧嘗竊謂天下國家之所以長久安寧唯賴朝
廷三綱五常之教有以建立修明於上然後守
藩述職之臣有以稟承宣布於下所以內外相
維小大順序雖有彊猾姦宄之人無所逞其志
而爲亂不然則以一介白面書生疆而置諸數
千百里軍民之上彼亦何所憑恃而能服其衆
哉熹雖至愚自知甚審而亦粗嘗竊窺古今治

亂安危存亡之變矣誠恐朽鈍之餘不堪今日
方面之寄兼以近者伏奉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遺誥攀號不逮迷悶隕絕自覺精力亦難支吾
欲望朝廷特賜敷奏放歸田里速選明牧以濟
多虞則不唯下保殘軀亦庶幾不至上誤國家
建設藩屏之意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三省樞
密院伏候鈞旨

辭免召命狀

右熹準七月十一日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熹
赴行在奏事者聞命震懾不知所為已望闕

祇受稱謝該然惟聖上受禪之初一新庶政竊
竊後傑協圖事功宜得超異之才以承付託之
重而搜揚之失下及凡庸是蓋不惟無益於時
亦恐適足重取嗤誚况熹衰晚疾病摧殘方以
不堪治劇為憂故敢輒以投閑為請又以未蒙
開允未敢再干朝聽誠不自意誤恩猥及俯仰
踈踏無所逃避若使區區之精神筋力稍堪勉
彊亦豈不願及此際會效其涓埃以卒平生愛
君憂國畢義願忠之志顧實支離不堪扶曳政
使得至殿庭亦恐顛沛失容增益罪戾是以不



免控瀝肝膽冀蒙哀憐俾還香火之班以終蟻
蟻之命則熹不勝大幸今亦不敢仰稽朝命又
留軍府已將職事牌印交割本路運判何異迤
邐前路聽候指揮外謹具申尚書省欲望鈞慈
特賜敷奏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仰干朝聽熹衰病迂踈不適世用
蒙恩補郡并以一道軍民爲寄到任未久已覺
疲憊方恐仰孤任使輒敢便請退閑豈意非常
之恩使得赴闕奏事熹雖至愚竊自揆度荒陋

不學頑鄙無聞不惟無以仰裨嗣皇訪落之初
政而目疼足腫不利進趨使造殿庭必致顛踣
除已詳具曲折申尚書省一面起發前路聽候
指揮外欲望其官察其悃福曲賜矜憐特爲敷
陳俾諧私願則熹不勝幸甚干冒威嚴伏增震
恐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一

右臣昨任潭州日蒙恩令赴行在奏事方以迂
踈疾病力具懇辭已歷兩旬未奉報可今者東
歸道中忽被省劄誤蒙聖恩除臣煥章閣待制



兼侍講者臣聞命震驚罔知所措恭惟國家設
官分職以熙庶事其遷進之序選用之方雖其
細微莫不有法而況次對之官班通禁近其自
內而除者猶有歲月之限在外而擢者必以勞
效而陞從昔以來未嘗輕授至於經帷則又仰
關帝學在今初政尤所當先必得醇儒使任其
職然後有以發揮道要感格君心大明謹始之
規以爲出治之本尤不可以不遴其選也如臣
踈賤又以病廢比叨試用又復罔功固已不堪
超躡不次之除聞見甚淺記識不彊妄意本原
亦未知要則又無以仰副招延自近之意在臣
非敢自愛實恐不免冒昧之譏有累維新之政
加以盲聵跛蹙不利走趨昨蒙收召之恩已伸
辭避之懇所有今來恩命臣實不敢祇受欲望
皇帝陛下察其悃惓特賜矜憐俯徇愚誠曲全
素志則臣不勝千萬幸甚臣無任瞻天望聖激
切祈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下公聽熹昨任潭州特蒙收召
方以疾病迂踈力祈寢罷未奉報可忽被殊恩



擢陞次對之職俾司勸講之職除命超躡近比
所無聞命震驚措身無所謹已具奏辭免外欲
望某官察今所陳參以前狀即見區區懇避之
實但使暫詣闕庭一修朝覲揣其分際猶所不
堪況欲接武俊遊入侍經帷既冒叨踰之誦復
深頓踣之虞在於鄙懷可勝慙懼敢乞特為敷
奏速賜收還俾以舊官續食祠稟庶安愚分免
累清朝熹不勝千萬幸願之至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講恩

命令到信州仍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
愚衷已竭聰聽未回須至敷陳再干旒宸蓋念
臣迂闊無能分甘閑散雖自蚤年入仕而實歷
釐務差遣僅及五任通計不滿九年考前後伏蒙
兩朝聖恩除授職名內自循省已為過分所有
見帶祕閣修撰仍是紹熙二年八月祇受至今
僅及三年其間即無絲髮勞效可錄資淺望輕
既不足以汙侍從之選加以年齡晚莫學殖荒
落目盲聽重步履艱難其於勸講經幄出入禁
闈私竊自揆尤所不堪所以懇辭皆出情實即



非飾詞備禮姑應故事而已不謂螻蟻之誠不足仰動天聽聞命踉蹌恐懼益深又竊惟念皇帝陛下嗣位之初方將一新庶政所宜愛惜名器不可輕以假人若使僥倖之門一開其弊豈可復塞至於萬機之暇博延儒臣早夜孜孜專意講學蓋將求所以深得親權者爲建極導民之本思所以大振朝綱者爲防微慮遠之圖顧聞之臣實資輔養用人或謬所係非輕并望聖明曲垂洞照亟還虛授以穆師言臣以昨辭召命已被疾速前來供職指陣今茲祈免詔除又

奉不允之詔不敢更有留滯見已一面起離信州前路聽候處分仰冀聖慈早賜開允臣不勝千萬幸甚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控鄙誠仰干朝聽熹攝承帥閩方愧不堪誤辱聖恩特加收召辭免未獲又奉詔除亟拜遜章未蒙開允今再具奏冀得收還恩命區區誠懇悉已敷陳皆出實情即非僞飾如蒙降出切望某官早賜將上詳爲開陳庶幾聖主無輕授之譏賤臣免非據之辱畫策大造圖報敢忘



干冒威嚴不勝恐懼

辭免煥章閣待制侍講乞且帶元官職
詣闕奏狀三

右臣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愚衷屢竭
天聽未回祗誦恩言益增震悸伏念臣猥以凡
品遭值昌辰龍德天飛萬物咸覩豈不願以此
時進趨軒陛仰瞻穆穆之光況使執經入侍唯
慙得以所學論說人主之前臣雖不愚亦豈不

冀幸少有萬一可以仰裨聖聰特以次對異恩
無故超受在臣私分實難自安是以徬徨未敢
拜受今來復準前項聖旨雖已望闕遙謝聖恩
即日起發前去外欲乞到日許臣且依七月十
一日已降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
却俟面奏辭免別聽處分冒瀆宸嚴臣不任惶
懼隕越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中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再狀辭免新除煥章
閣待制侍講恩命九月十四日三省同奉聖旨

依已降指揮不允疾速前來供職者伏念熹愚
賤小臣屢煩嚴詔不敢再三辭避謹已即日起
發前去欲乞到日許熹且依七月十一日元降
指揮帶元官職詣闕奏事所有新除却俟面奏
辭免別聽處分除已具狀奏聞外謹具申尚書
省伏乞照會

又申省狀

右熹準尚書省劄子以熹辭免新除待制待講
恩命奉聖旨不允依已降指揮疾速前來供職
者伏念熹昨以聖恩過厚私義未安三具懇辭

自知拙訥不能仰動聖聽所以未敢必冀隔見
只乞許帶元官赴闕奏事面陳悃悞別聽處分
今來已到國門又準前項指揮在熹猶有未盡
之懷決然不敢冒昧祇受然又不收再具奏牘
頻煩天聽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依熹前請庶幾
早得趨赴行宮奏事瞻望日月之光則熹不勝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辭免待制待講面奏劄子

臣一介草野初乏寸長遭遇兩朝過加擢用不
幸未能有以報效萬一而大行至尊壽皇聖帝



奄棄萬國奉諱攀號欲死無路旋聞太上皇帝
哀疚迫切亦厭萬機臣子之心尤極震懼所幸
復得遭值皇帝陛下祇膺寶命正位當天臨御
之初首加記憶召命既出除目隨頒稽以故常
實為超躐自惟鄙拙重以衰殘義當力辭以安
愚分顧以當任有職不敢屢瀆天威冒昧以來
唯冀仰望清光俯鑒愚款今幸二事已遂所懷
雖先犬馬退託溝壑亦無所恨唯是新除恩命
累奏辭免未蒙開允在臣愚憫亦豈不願因此
際會得行以所聞一二仰贊大猷獨恨病衰足弱

拜起艱難目左翳而右昏耳右聾而左重內自
量度必至顛躓伏惟聖明必已洞照欲望矜憐
特賜處分收還元降除命令臣姑守舊官賜以
祠祿放歸田里待盡餘齡則臣不勝千萬大幸
千冒宸嚴伏候誅殛取進止

辭免待制改作說書狀

右熹昨具劄子面奏辭免新除煥章閣待制侍
講恩命續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依已降指揮
不允日下供職者熹昨蒙誤恩輒加焚被實以
資淺不敢冒受愚誠屢控天聽未孚至於面有



奏陳意謂必蒙矜許乃蒙恩旨尚闕俞音祇拜
以還不勝感激喜已仰體聖意不敢力辭講筵
職事弟以未得進說先受厚恩萬一異時未有
報效而疾病發作不可支吾遂竊侍從職名而
去則喜之愈死有餘罪欲望朝廷察其情實特
為開陳與免持制職名改作說書差遣容熹即
日拜命供職或勉強年歲之間少有補於聖主
緝熙光明之學見諸行事一實發號施令罔有
不臧然後隨衆感恩喜亦不敢多遜古語有之
事君者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夫

進言於君而望其利已非正理況今一言未入
而遽受大利區區於此尤所未安然不敢數具
奏狀上勞聖覽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日面稟懇辭恩命意謂愚悃必蒙矜照今
被省劄乃奉睿旨未賜允俞誠意未孚深自咎
責然念既蒙君相恩意之重如此今已不敢力
辭講筵職事唯是職名太峻前已具陳庶官侍
講亦無近比欲乞改正然後供職庶於愚分稍
得自安熹有狀申省敷述義理已極詳盡欲望



某官特為開陳不憚改命使熹千里而來早得
進說上前不至遷延虛度時日亦區區千萬之
幸頻有干瀆伏深恐懼

謝御筆以次對係銜供職奏狀

右臣十月初十日準御前降到御筆一封付臣
令臣勿復牢辭次對之職臣昨以新除恩命超
躐異常累具辭免日望開允豈意仰勸聖主親
御翰墨俯賜褒諭令勿牢辭疎賤小臣分不當
得拜受伏讀不勝恐懼謹已仰遵聖訓係銜供
職外謹具奏聞伏乞睿照

回中使劄子云

熹伏蒙轉到御筆一封已祇受訖今有奏狀
一封稱謝得為進呈不勝幸甚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

右臣今月十四日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兼臣
兼實錄院同修撰者臣聞命震駭不知所為伏
惟高宗皇帝中興艱難實同創業成功盛德莫
可形容信史所傳垂法萬世宜得鴻博之士執
簡操筆其間庶幾將來有以考信如臣固陋才
不逮人白首章句之間僅能略通訓詁入侍經



惟已愧叨踰至於蒐輯舊聞勒成大典自知寡陋本非所長況復病衰心目俱廢豈能冒昧疆圉不能應穢簡編以取嗤誚在臣非敢自愛實懼仰貽聖朝之羞所有前件恩命臣決不敢祗受欲望聖慈洞鑒誠惻特賜追寢以安愚分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奏狀二

右臣昨具狀辭免兼實錄院同修撰恩命今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者懇懇控陳以期欲聞命慄慄不知所言重念臣愚素無史學

然於是非得失之故實有善善惡惡之心又況先臣在紹興初嘗掌茲事實事高宗皇帝其於豐祐紹符之際分別邪正用力為多臣雖至愚敢忘斯志今獲叨冒復踐世官在臣私心豈非幸願但恨心力凋耗目翳耳昏記憶檢尋皆所不俾復叨選擇備數經惟晝繹夜思猶懼不逮豈有餘力可效編摩所以懇辭即非備禮雖被謹卻恐懼徒深義當固辭不容默已儻蒙聖察特賜允從庶使妄庸獲安愚分臣無任祈天望聖千萬懇激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謝御筆與宮觀奏狀

右臣今月二十一日伏準降到御筆賜臣朕憫卿耆艾方此隆冬恐難立講已除御宮觀可知悉臣衰病餘年不知引退曲蒙聖造特賜矜憐臣無任感恩荷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具狀奏謝伏乞聖照

乞放謝辭狀

右熹今月二十一日伏準御筆除熹宮觀已具奏稱謝訖緣熹脚氣發動有妨拜跪欲望朝廷特賜敷奏與免謝辭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辭免寶文閣待制與郡狀

右熹昨者恭奉御筆除熹宮觀續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與放謝辭熹即已起發前路聽候指揮至二十五日晚又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熹寶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熹聞命震驚不知所措伏念熹巖拙有餘勸講無狀分當顯黜豈合優遷況耳重目盲累嘗面奏州郡繁劇尤所不堪所有恩命決難祗受欲望朝廷特賜敷奏令熹只以本官仍舊主管南尔鴻慶宮庶協師

言以安愚分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拜免兩次除授待制職名及知江陵府

奏狀

右臣昨奉手詔宣諭除臣官觀總準省劄又蒙
聖恩除臣實文閣待制與州郡差遣臣以無名
不敢冒受即具辭免又准省劄恭奉聖旨不允
仍除臣知汀陵府不候受告疾速之任者實儲
峻秩荆楚要藩委寄益隆視遠猶邇恩旨之重
捧戴難勝然臣伏念昨者皇帝陛下即位之初
臣以愚賤踈遠之蹤首蒙眷知召置講席正以

庶官無由入侍禁闈故特假以侍從職名臣於
是時固已自料衰病迂闊勢必不能久奉清問
故嘗再二懇辭乞以本官充職庶免後日別致
紛紜不唯不蒙開允乃更曲荷天慈加賜手札
俾速祗受此見陛下虛心求善屈已下賢之意
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而臣不佞適幸
遭逢可謂千載一時之會私念若得因此罄竭
凡陋裨補聰明是亦臣子之至願學問之初心
因遂不敢力辭輒爾冒受供職四旬爰得進講
凡所闕啓多蒙開納而臣竊愚迫切便欲致君

堯舜之上遂觸忌諱以煩謹訶皇慈過恩猶不加罪親御翰墨俾就退閑旬日之間除書繼下蕩滌瑕垢曲全始終是亦近歲以來君臣之間所未有也臣雖至愚豈不知感所宜即日拜命奔走率職別圖後效以塞前愆而反覆思惟前日之罪既以學力未充誠意不至無以仰稱明詔感悟天衷覺咎已深不容湔洗所有元借職名已是難復冒存豈敢更叨進擢之寵至於西門甲兵委寄尤重亦豈自盲耳聾之人所宜竊據以誤使令昨來雖略申陳然猶未盡底蘊是

致今復有此誤恩揣分量材決難祇受是敢瀝懇直貢封章欲望聖明俯垂鑒察正其竅曠之罪追還新舊職名俾以寄祿元官復奉鴻慶故宮列聖香火庶幾憑恃威靈涵濡德澤未填溝壑之間猶及親見陛下聖學日新聖德日茂盡送往事居之孝極用賢納諫之誠永銜丕圖爲宋令主則臣雖即死無復遺憾干試雷霆眷戀軒輊無任皇恐激切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伏覩元祐初特起河南處士程頤以爲通



直郎崇政殿說書後以人言罷守本官權同
主管西京國子監曠上奏乞歸田里其間有
云若臣元是朝官朝廷用為說書雖罷說書
却以朝官去乃其分也臣本無官六因說書
授以朝官既罷說書獨取朝官而去極無義
理臣今實以待講之故得此待制職名既罷
待講即所授職名理合追奪與曠所陳事理
實無以異伏望聖慈鑒察許臣辭免不勝至
幸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乞辭免進職與郡恩命今準
書省劄子奉聖旨不允仍除熹知江陵府不候
受告疾速之任者伏念熹無所能似元係庶官
只因聖主欲令進講遂除侍從職名今既奉職
無狀莫補豪分尚蒙寬恩假以秩祿即於私分
已為過優先來所授侍從職名自不當得況又
能加峻秩俾殿大藩尤非罪戾殘廢之人所能
負荷已具奏間乞賜追還新舊職名只以本官
還奉鴻慶香火其間敘述義理詳明如蒙降出
欲望朝廷早賜敷奏特從所請千萬幸甚謹具

狀申尚書省伏候指揮

與宰執劄子

熹昨被寬恩奉祠去國自疑罪戾不獲躬詣大
府面稟辭行下懷至今不勝悵仰茲者乃復叨
被除書進職寶儲作牧荆楚在熹無狀失職負
府實無心顏可備驅使謹已具奏申省皆極詳
明不敢逐一覩縷以勤聽覽欲望鈞慈察其悃
幅特與將上力賜開陳使區區賤迹得以自安
寶衰朽迂愚千萬之幸干冒威尊不勝震悚

乞追還煥章閣待制奏狀二 正月十四

右臣昨具狀奏辭免新除寶文閣待制知江陵
府恩命并乞追還昨來任侍講日所帶煥章閣
待制職名今準尚書省牒奉勅宜差提舉南京
鴻慶宮臣已於今月十一日望闕謝恩祇受訖
得辭閣寄還備祠官仰荷天慈俯從人欲恩深
莫報感極難言然而尚有待制職名未蒙鐫削
區區愚悃須至重陳伏念臣本是庶官無它勞
效元帶祕閣修撰已是兩朝過恩比者只緣聖
意欲亦令講書遂使暫陪邇列臣亦自知衰病
迂闊決難久冒寵榮故於聞命之初即嘗瀝懇

具奏乞免進職改授說書不謂鄙誠未能上達
更煩親札褒諭益勤遂爾冒居未及兩月果以
罪戾遣罷而歸所被誤恩理宜追奪而一再陳
懇竟未矜從仰戴皇慈豈勝感激顧以愚分實
有未安敢觸天威復此折扣伏望聖明洞照早
賜收還或令依舊論撰職名改作主管宮觀差
遣則在朝廷黜陟之典免紊彝章而於微臣進
退之宜亦全私誼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雖已拜命繫銜然尚未敢幫勘請給恭

俟報可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昨具狀申奏辭免進職補郡恩命及乞追
還先來任侍講日所帶待制職名近進勅命特
授前件宮觀差遣熹已即時望闕拜受訖唯是
所乞追還職名未奉俞允理難冒據恐懼益深
除已再具奏聞外欲望朝廷更賜敷奏特從所
請以安愚分則熹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
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誠懇再冒威嚴熹昨具申奏辭免進職
補郡恩命已荷開允改授祠官尚有所乞收還
待制職名未蒙施行熹已具奏及申朝廷再有
祈懇欲望某官深賜照察特為開陳俾遂所祈
以安愚分則熹下勝千萬幸甚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

右臣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臣再奏乞追
還煥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臣已即時望
闕遙謝聖恩訖但念臣之所請實出丹衷天聽
太高未賜開允迫以私義決難冒居敢復控陳

必冀省察蓋臣竊以西廂待對名列近臣班

既崇恩禮尤渥蓋國家所以寵待儒學議論之
賢欲其雖或守藩奉祠於外而猶有論思獻納
之責不異朝夕陪侍於禁闈之下出入乎周衛
之間也臣之凡愚素號山野入侍經幄僅及四
旬意見闊疎言辭鄙拙固已自知不堪選用之
意惟有中間輒議信相皇帝皇家始祖不當一
旦并行祧毀且使太廟之祀止及八世降於天
子九廟之禮尤非所宜獨蒙聖恩特賜宣問親
奉玉音以謂僖祖之廟自不當遷至于再三即



以所進議狀并劄子並行降出竊意已蒙嘉納
必遂施行下謂孤論難持竟亦無取這伏循省
益愧心願尚借寵榮許仍舊職非但有乖輿論
亦恐上累清朝控避莫回周章失據敢冒萬死
再犯天威欲望聖明察臣誠懼竊未重加貶黜
亦合收還誤恩庶使孤蹤獲逃後終臣無任祈
天望聖皇恐俟罪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三月三日準尚書省劄子以熹奏乞收還
待制職名未蒙聖旨不允者愚誠謂竭聰聽未回
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廟
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不
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心是有違典禮自知不
學無術難以復原近班謹已再具奏聞欲望朝
廷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為臣子孤陋寡聞輕
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
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昨具狀奏乞賜收還元降待制恩命未蒙開
允私義未安不容寢默重以向來曾有妄議太



廟初室不合遷毀已蒙聖主宣問嘉納而朝廷
不為施行竊疑其間所陳必是有違典禮自知
不學無術難以復廁近班謹已再具奏聞并具
狀申朝廷矣欲望鈞慈特為將上早賜行遣以
為臣子孤陋寡聞輕議大典之戒熹不勝幸甚
干冒威尊皇恐俟罪

申省狀

右熹伏準尚書省降到劄子一道以熹辭免煥
章閣待制職名奉聖旨不允緣熹目今脚氣發
作手足拘攣不堪拜起謝恩不得已送建寧府
建陽縣寄收候痊安日請領別具申奏次謹先
具狀中尚書省伏乞照會

申建寧府乞保明致仕狀

右熹舊患脚氣近數發動日加困重不可支吾
欲乞守本官致仕謹具狀申建寧府伏乞照會
依條施行謹狀

乞追還待制職名及守本官致仕奏狀

四

右臣昨具狀奏乞賜追還待制職名三月二十
八日奉尚書省劄子伏奉聖旨次將之職除授



已久與廟議初不相聞依已降指揮不允不得
再有陳請臣以見患脚氣有妨拜跪不得謝恩
祇受遂將所被省劄權送建陽縣庫寄收仍申
尚書省照會去訖後來不意病勢危篤自知難
戀聖朝依例合乞致仕又念見係庶官不敢專
具奏請遂申本貫依將陳乞今來復准省劄恭
奉聖旨未與開免致仕重賞恐懼難勝端分捫
心但知感激唯定區區本以舞來入侍日淺自
知未有蒙髮報酬不謂仍帶舊職出領祠官所
以懇避再三即非過為沾激况今疾病沉痾難

未即死精華已竭後效無期更竊寵榮義益難
處兼親近日從臣有自西掖出守大藩者猶目
止帶修撰况臣罪戾方此及閑而所得職名過
為優厚以此較彼誠有未安是敢不避煩瀆之
誅復陳迫切之愴欲望皇明委此聖度并容深
察愚言參稽遠比特降睿旨俾遂所祈則臣不
勝千萬大幸所有昨來陳乞致仕實緣病勢危
迫方敢冒昧今雖苟延殘息終是不堪異日使
令不敢更以廩祿以速消盈之咎亦望矜憐并
賜俞允使就窮約庶保餘年臣無任祈天望聖



俯伏俟命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貼黃

臣今者伏蒙吏部降到告命磨勘轉官臣即已謝恩祇受可見愚衷非敢飾詞妄為遜避伏乞聖照

申省狀

右熹累具申奏乞罷所帶職名及於建寧府陳乞保明致仕今準尚書省劄子各奉聖旨未賜開允熹以私義難安不能自己不免復申前請別具奏陳如蒙降出欲望朝廷特賜將上俯從所請早賜施行不勝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危懇仰干鈞聽熹昨以入侍日淺無補豪分既領祠官不當復帶舊職累奏乞行追奪未蒙開允近者復以疾病危篤陳乞致仕又蒙聖恩未從所請伏念熹前後所乞皆出誠心非敢詭衆飾辭過為矯激未能感格深不自安不免再露血誠復于天聽其間陳叙曲折援引比例極為詳盡若蒙降出欲望朝廷深察情悃力

賜開陳使孤危之迹早遂退藏免以罪戾姓名
愚昧識見數千旒袞又紊彝章招致人言重煩
譴斥則喜不勝千萬大幸情迫意切言語無倫
伏惟鈞夢并賜容照

乞追還待制職各并自劾不合妄議求

阜殯陵事奏狀五

右臣昨累具奏乞免帶待制職各仍以病衰再
乞致仕伏蒙聖慈時降德音辭職謝事非朕優
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臣即已望闕拜命恭謝
聖恩訖自惟愚賤誤被眷知陳力無堪輒求閑

退更蒙寵渥申諭隆私假優賢之名却其稱

至之請願臣何者可稱褒獎感激之深無言以
諭所乞致仕謹已恭稟聖訓未敢再瀝宸聰所
辭職名亦已仰體眷慈不敢再祈避免然代自
念去歲叨冒獲所周行曾因集議求阜殯宮妾
意輒陳管見欲乞少寬遠日改卜禘臯庶妥威
靈以延運祚後海罷議無所施行然在私心豈
容自昧今者伏勘進奏院報則曰小大之臣曾
議此者皆已坐罪次第降黜而臣任妄又嘗面
奏其跡尤不可泯其罪尤不可赦但以所入文

字不曾付外是致漏網未抵滯訶若遂隱匿不言更冒榮寵竊慮受之後公論不容未及終朝便煩褫奪顧微臣進退之義雖不足言而聖朝刑賞之中則為可惜以此之故反復思惟復致憂疑未敢拜受輒冒斧鉞自劾以聞伏望聖明奮發威斷付之司敗以肅邦刑庶免煩言重勞淵聽臣無任祈天伏罪歔歔屏營之至謹錄奏聞伏候勅旨

申省狀

右熹以其中奏乞免帶符制職名仍以病衰再

乞致仕今來伏準尚書省劄子奉聖旨受職請
重休朕優賢之意不得再有陳請熹已望闕謝
恩恭享聖訓未敢再乞致仕以煩朝聽所有職
名依體聖恩本亦不敢更具辭免却緣去年集
議求阜殖宮蓋嘗蒙陳管見欲乞少緩發引之
期別擇寧神之地今者竊見前日臣僚有曾論
此者皆已坐罪次第行遣而熹無狀乃獨幸免
區區愚慮實不自安若使祗受聖恩復忝近列
竊料非久即致煩言迷誤朝廷紊亂刑賞愚賤
之迹獲罪愈深謹已具奏自劾恭伏嚴誅如蒙

降出乞賜將上取旨特賜處分則熹不勝千萬
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候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愚悞仰干公聽熹作者累奏辭免職名
再奏陳乞致仕近准省劄批降眷旨示以優賢
之意杜其再至之請恩指隆厚假借超踰熹雖
至愚豈不知感告老之願未敢重陳除職之恩
亦擬拜受但以頃於殫蒙嘗有妄議今見前後
同爲此說者皆已坐罪行遣而熹獨漏網吏冒
寵榮竊料公論終不見容異日決難幸免萬一

拜命之後即致煩言則不唯使聖朝失刑賞之
中而區區賤迹亦乖進退之義俯仰踖踖無地
自容謹已具奏自劾及申朝廷去訖欲望某官
曲加憐念特賜開陳照例施行庶愜輿議熹不
勝千萬祈懇之至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六

臣昨具奏自劾擅議山陵陳乞免帶舊職今者
伏准尚書省劄子恭奉聖旨朱熹自劾無罪可
待餘依已降旨揮者頗瀆天威久須嚴謹復蒙
寬宥感極涕零伏念臣年已歲誤蒙聖恩擢實



近列使侍講進則以迂疎寡陋資淺望輕懇辭
四五而不復命遂已不敢復請謹於只憲所帶
聯名大為超躡今若冒與則將來或有罪免却
須回納又致紛紜遂具狀申者乞賜教令臣
且以元官舊職改充說書其所陳說極為詳備
尋以宸翰下詔不容固辭然而口與心誓所有
職名只是暫受灌帶以為入從之階異時若罷
講官此職決當回納庶以少贖今日不能力辭
之罪其後果以老病怯寒不能立講曲蒙矜憫
重賜親筆除臣官職既已拜命又被恩旨進職

與郡則臣不敢當而亟如向來私誓之言具奏
辭免雖幸追寢後命而猶未鑄舊職自是之後
凡四具奏力申前懇率皆不蒙開允蓋臣本意
止為已罷講官不敢復帶侍從職名而於其間
三次奏狀乃因它事忘其前語此其所以屢瀆
聖聰而曾不足以少回天意者也於今始覺前
日之繆不敢再有他說輒冒萬死復此祈恩伏
惟聖明洞鑒誠悃特降睿旨照臣去年申省及
後來第一第二次辭免奏狀早賜施行使臣得
以本官仍奉香火屏伏田畝以終餘年則臣不



勝于爲人幸于冒宸嚴無任祈天俟命激切屏營之至伏候勅旨

貼黃

臣聞或者謂臣去歲初除之日已受疏封錫服一寵該過饗恩一切封贈蔭補之澤其後又承吏部取會磨勘得陞一官皆爲已受侍芝恩數之實合於職名了欲回避不無作偽之嫌臣味其言極爲有理實於彼時思慮不及致此冒昧追悔無由今又不收輒乞回納伏望聖慈并賜處分討論改正臣不勝幸甚

乞改正已受過從官恩數狀

右嘉祥吳狀奏乞免特制職名已蒙聖恩特賜開允仍舊充祕閣修撰提舉南京鴻慶宮已於今月六日望闕祇受及奉表稱謝訖竊緣元奏內有貼黃稱於昨來已冒疏封錫服之寵封贈蔭補之澤及用檢舉磨勘轉官皆爲已受從官恩數乞賜處分討論改正今采木奉進止在嘉祥義實所未安然又不收頒具封章上瀆天聰只乞朝廷更賜矜憐特爲敷奏申勅收司將其所陳五項事理檢校例逐一討論悉行改正

庶文過少中...則喜不勝大願謹具狀
尚書省大員

與李執劄子

喜復有能慈教續公聽喜昨未辨免近職已荷
聖恩特送月誥一牒幸甚但元奏貼黃內所陳
疏封錫服碧馬封贈蔭補五項欲乞并行改正
未蒙施行在喜愚計深不自安今來不敢別具
奏禮輒具公狀中尚書省欲乞將上取旨特降
慶分則喜不勝千萬幸甚

中書省府乞保明致仕狀

喜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時管義當納禘代
緣是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乞依條備錄申奏
令其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田里以盡餘年伏
候台旨

與李執劄子

喜年有私懇仰干公聽喜伏為今歲年滿七十
疾病衰殘尚忝管官義當納禘代又以其係謫籍
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
府以喜罪失不敢依條保奏已為備錄申尚書
省乞欲望鈞慈私念特與敷奏令其守本官



致仕庶得偷安故里待盡餘年則真不勝千萬
幸甚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乞致仕狀

右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衰殘尚忝階官義當
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冒貢封章遂經本貫
建寧府具狀陳之本府以熹罪戾不敢依條保
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訖近者忽覩臣僚論
烈士大夫老不知退之弊已得聖旨播告旅行
因伏自念雖幸日前已嘗有請然今累月未聞
可報竊恐本府所申在路或有遺失致無寸誠

不能上達且將重得違天聖制干犯名教之罪
反復思惟不勝恐懼不免冒昧薰越披訴欲望
朝廷矜憐特賜敷奏依熹所乞令守本官致仕
庶安賤迹以盡餘年免以孤愚再煩更議則熹
不勝千萬幸甚謹具狀申尚書省伏依鈞旨

與宰執劄子

熹輒有私懇仰干公聽熹昨爲年滿七十疾病
衰殘尚忝階官義當納祿又以見係謫籍不敢
冒貢封章遂經本貫建寧府具狀陳乞本府以
熹罪戾不敢依條保奏已爲備錄申尚書省去



訖今來日久夫奉進止又聞臣僚建議申嚴致
仕條限已得聖旨播告施行竊慮元狀稽留遺
墜使喜重得違戾聖制干犯名教之罪不勝憂
懼不免再具公狀徑申朝廷欲望鈞慈矜念特
與數奏令熹守本官致仕庶得偷安改里待盡
餘年免以孤蹤再煩吏議則熹不勝千萬幸甚
冒瀆威嚴伏深戰栗

與寧執劄子

熹輒有老懇再干崇聽喜草野微命罪矣孤蹤
恐生之年號紀建炎歲在庚戌應舉入仕踰五

分明推移至今滴滿七十足歲考之禮經以已之
致仕顧念名在謫籍深慮不合自陳因竊詢考
條貫乃知元無妨礙遂於去冬預懇州郡投納
公狀乞作今年正月開假之日備錄申奏而閩
里橫議官吏過疑咸謂負罪之人無事可致不
當冒昧自求俊逸遷延稽故不爲依條保奏臣
二月半間方得申尚書省狀一紙又以私家貧
乏無力遣人至三月初方得附發前去尋覓邸
報知有臺臣章疏申嚴休致舊法已得指揮播
告施行方幸所請前已控陳私歲官年元無增



泯然而引頸俟命今已五旬却方探問得此狀
三月未間尚未申到竊慮在路稽違或是別有
沉匿致使微誠無路上達則於元犯姦惡大罪
之外且將更取遺矣聖制干犯名教之誅枯朽
之餘豈堪摧拉謹已具狀徑申朝廷及具公劄
申稟去訖恐此瑣末無由上徹鈞聽故敢復此
纒纒數陳冒犯威嚴伏祈鑒照

與宰執劄子

竊以孟夏漸熱伏惟某官廊廟尊嚴政幾暇
豫神人決賴鈞候起居萬福嘉罪矣孤蹤名在

誦籍化鈞魚外得以偷安區區鄙懷豈不知

茲緣年及禮合告休又蒙某官特為開陳即

俞允所以上昭聖明優老念舊洗垢匿職之美

意下使羨朽惰棄之人得託退休之號除廢錮

之籍而少慰其出身事上一世勤苦之夙心則

其為賜也大矣其為勸也廣矣然猶非為善十

人設也至於加賜鈞翰封示勅書且復垂諭所

以委由保全之意則又仰見洪鈞大化之中克

勤小物之慮至深至遠而真獨幸得被此賜之

為安且吉也感激之私言有不能殫者禮當修



具公啓略布萬一而聖制有嚴不敢干紊謹具
短劄少見下誠伏惟鈞慈特垂臨察黃閣在望
趨拜無期切乞順時之宜從民之望益保崇重
以永太平之基熹下情不勝瞻望拳拳之祝謹
執啟無然猶至吉也一節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十三

考異

乞追還待制職名奏狀三議論之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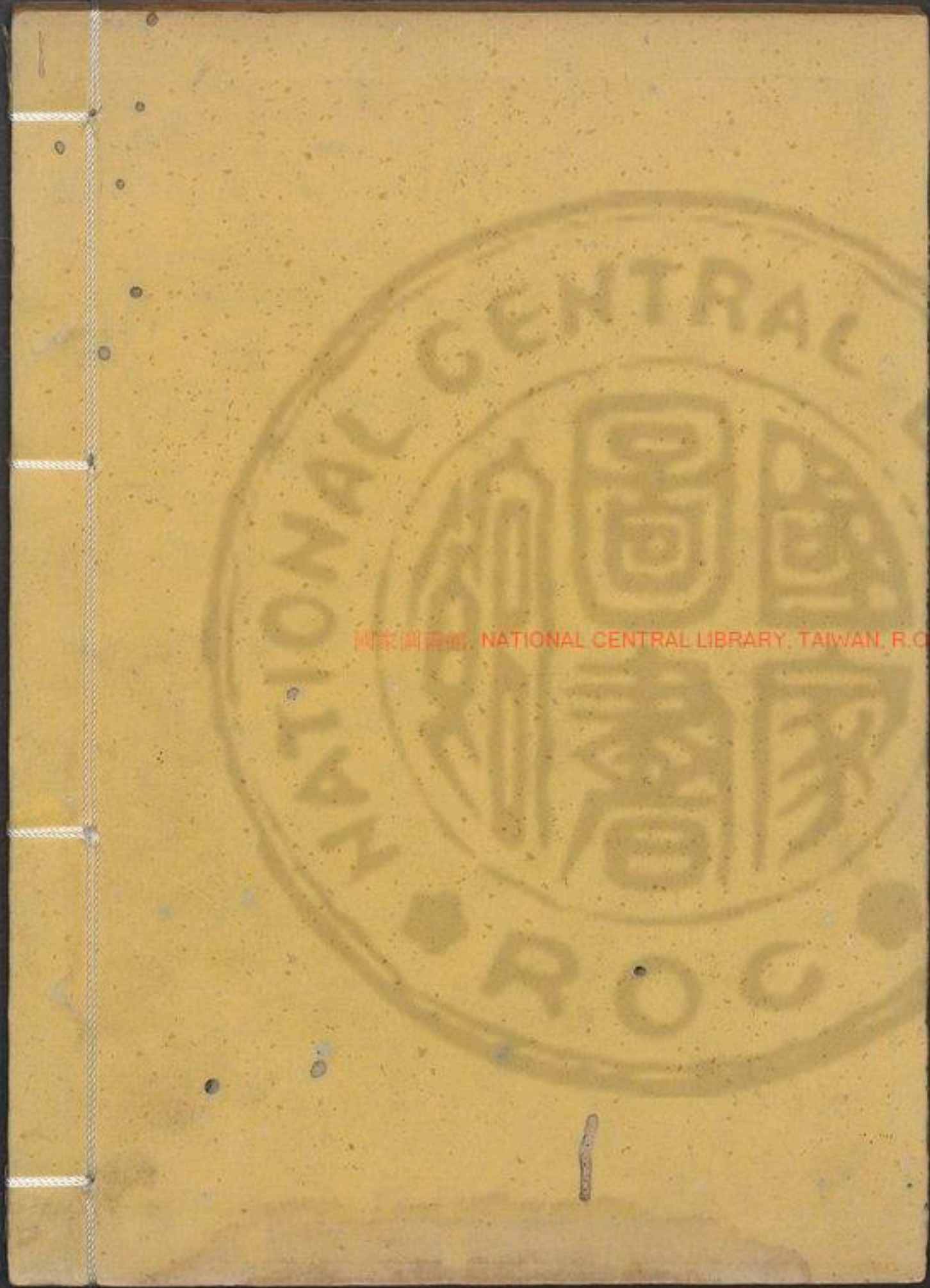
議
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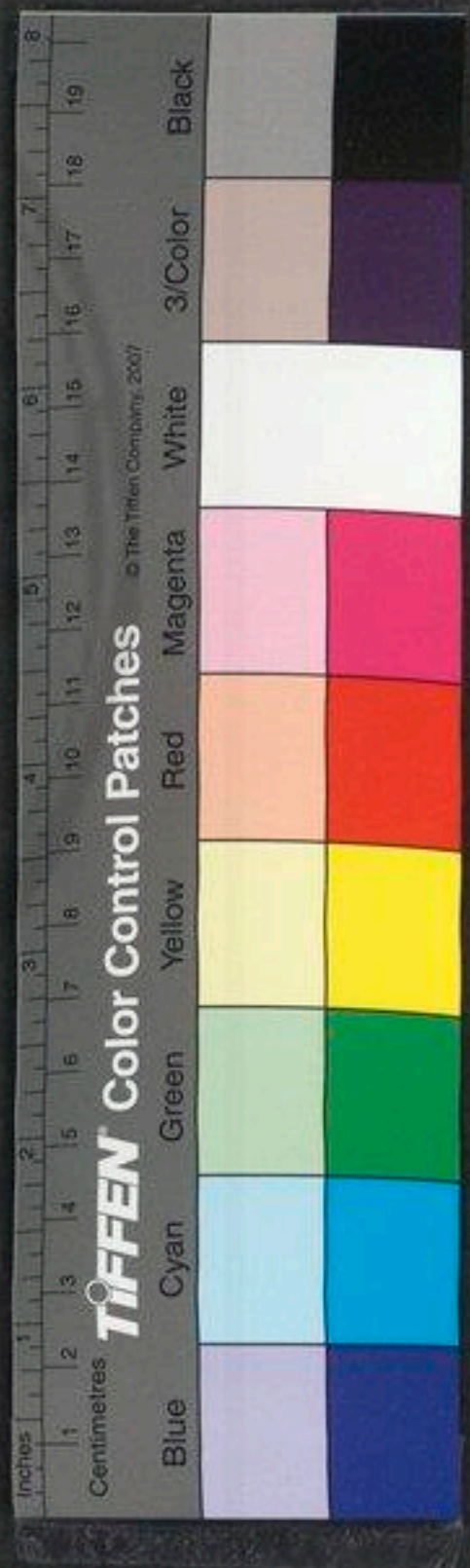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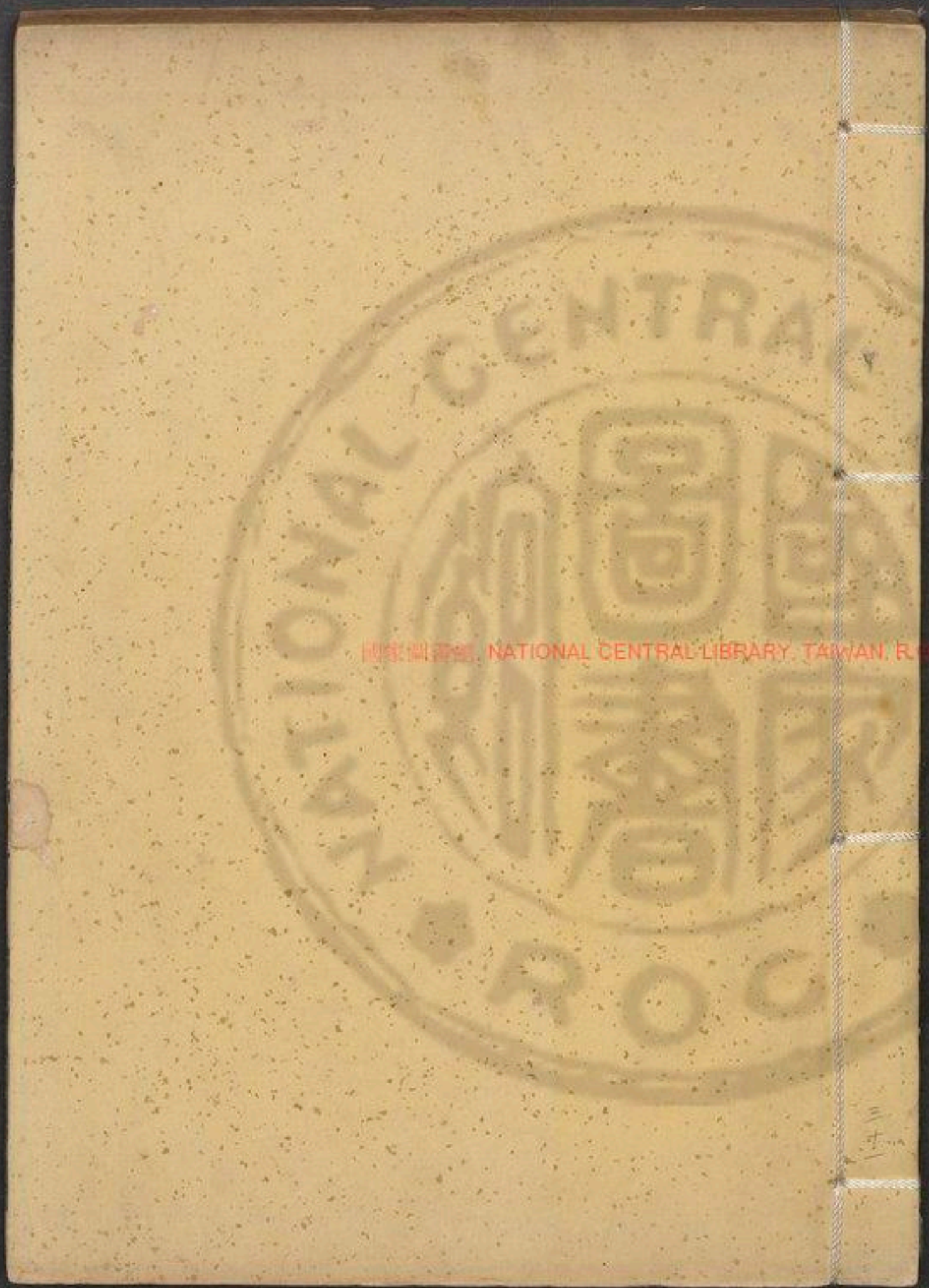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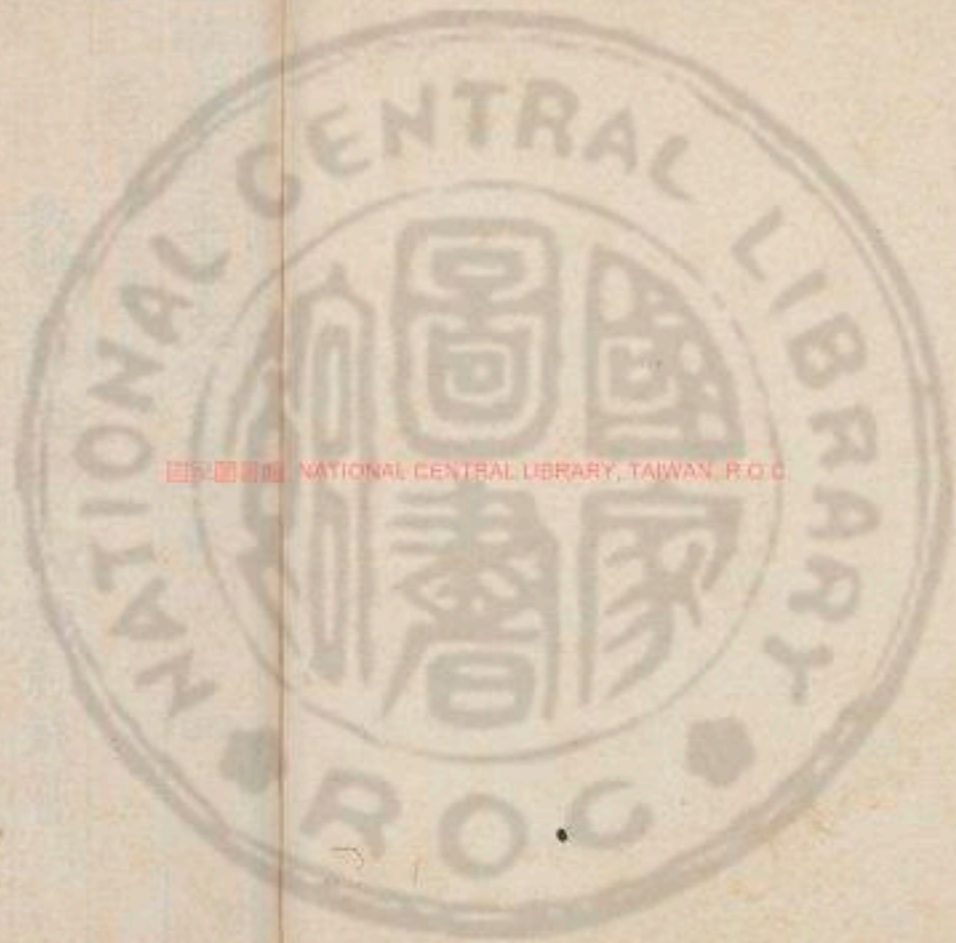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34962 (3)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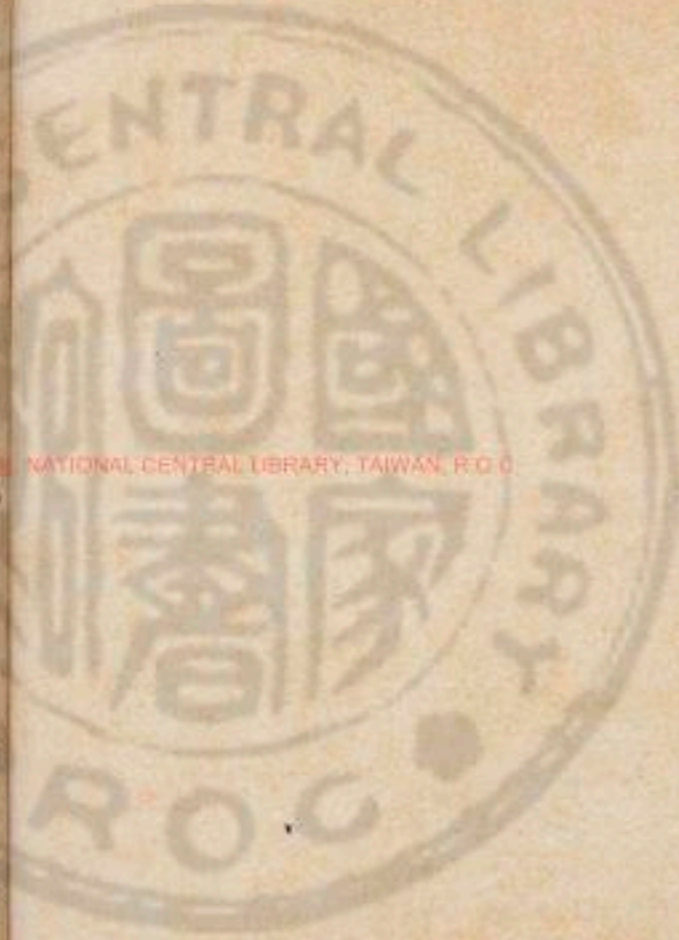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公文集卷第二十四

書 時事出處

與鍾戶部論虧欠經總制錢書

二月一日具位朱熹謹東向再拜致書侍郎右
司執事熹昨得見執事於省戶下忽忽五年矣
中間執事來使聞部熹是時方退伏田里有俯
仰出入之故雖不得瞻望履舄之餘光亦嘗以
章少卿丈所致書輒為數字之記以通於左右
是後乃不復敢有所關白不自知其果能達視
聽否也此來同安跣伏簿書塵土中乃聞執事



復為天子出使巴蜀萬里之外弛去逋負緡錢
之在官者以數百巨萬計弭節來還天子嘉之
下所議奏於四方擢執事置尚書省為郎以計
六曹二十四司之治可謂寵且榮矣又以執事
通於君民兩足之義俾執事攝貳於版曹務以
均節財用便安元元為職除目流聞四方幽隱
無不悅喜以為執事必能以所嘗施於蜀者惠
綏此民寬其財力之所不足以助天子仁厚清
靜之政也今執事之蒞事數月矣四方之聽未
有所聞也熹不佞竊有所懷敢以請於下執事

蓋熹聞之天子憫憐斯民之貧困未得其職故
數下寬大詔書弛民市征口筭與逃賦役者之
布又詔稅民毋會其畸贏以就成數又詔遣執
事使蜀弛其逋負如前所陳者熹愚竊以為此
皆民所當輸官所當得制之有義而取之有名
者而猶一切蠲除不復顧計又出御府金錢以
償有司是天子愛民之深而不以利為利也明
矣而況於民所不當輸官所不當得制之無藝
而取之無名若所謂虧少經總制錢者乎熹以
謂有能開口一言於上以天子之愛民如此所



宜朝奏而暮行也而公卿以下共事媿阿莫肯
自竭盡以助聰明廣恩惠前日之為戶部者又
為之變符檄急郵傳切責提刑司提刑司下之
州州取辦於縣轉以相承急於星火奉行之官
如通判事者利於賞典意外督趣無所不至此
錢既非經賦常入為民所逋貫官吏所侵盜而
以一歲偶多之數制為定額責使償之又如令
零就整
全是經總制錢今年二稅放免
今年虧欠必多亦不可不知也自戶部四折而
至於縣如轉圜於千仞之坂至其址而其勢窮
矣縣將何取之不過巧為科目以取之於民耳

而議者必且以為朝廷督責官吏補發非可與
於民也此又與盜鍾掩耳之見無異蓋其心非
有所蔽而不知特藉此為說以誑誤朝聽耳計
今天下州縣以此為號而率取其民者無慮什
之七八幸其猶有未至於此者則州日月使人
持符來速吏繫治撻繫以必得為效縣吏不勝
其苦日夜相與械其長官以科率事不幸行之
則官得其一吏已得其二三並緣為姦何所不
有是則議者所謂督責官吏者乃所以深為之
地而重困天子所甚愛之民也夫吏依公以侵



民又陽自解曰此朝廷所欲得非我曹過也天
愚民安知其所以然者何哉亦相聚而怨曰朝
廷不卹我等耳嗚呼此豈民之所當輸官之所
當得者耶其制之無藝取之無名甚矣夫以天
子之愛民如此彼所當輸當得有藝而有名者
猶一切出指而無所吝况如此者惟其未之知
耳一有言焉其無不聽且從矣而獨愛其言者
何哉是執政任事之臣負天子也執事誠能深
察而亟言之使所謂虧欠經總制錢者一日而
罷去則州縣之吏無以藉其口而科率之議寢

矣然後堅明約束痛加緝治敢以科率病民者
使民得自言尚書省御史臺則昔之嘗為是者
其罪亦無所容矣於以上廣仁厚清靜之風下
副四方幽隱之望無使西南徼外巴賈环萃之
民夷獨受賜也豈不休哉豈不休哉熹踈遠之
跡於執事有老君子之好而亦嘗得一再見辱
教誨焉今也執事適在此位為可言者誠不自
知其愚且昧忍有以備盛德之萬分故敢獻書
以聞唯執事之留意焉方昏向温伏惟益厚愛
以俟真拜下首



與李教授書

竊惟朝廷興建學官以養天下之士使州之士以學於州縣之士以學於縣以便其仰事俯育之私而非以別異之也然其制財用之法所謂瞻學錢者蓋州縣通得用之今執事之議於提學司曰業於州者得食於縣官而業於縣者無與焉以熹觀之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與夫制財用之法似皆不如此今上置此而以私言之蓋朝廷以執事宜為人師故以執事教衆之令爲士者執事固不得而盡教之雖使教不能盡亦

不愈於坐而棄之乎今執事之議曰使縣之任其費執事以爲縣將焉取之縣之取之於民者悉矣今茲民力困竭官吏愁勞日不暇給而責之以此是其不能有以教而將直棄之明甚於執事不爲有補執事何苦而必行之以棄此縣之人也如曰縣學所以教者不能如州則諸縣者熹所不能知如熹所領學其誦說課試大小條科熹自以爲亦無甚愧於執事之門而其師生相接之勤則竊自隱度以爲雖執事力或有所未能也謂官得在浸淫之域而反以例削之



使不得自盡此何說哉意已具公狀申稟而以此私於左右伏惟思亮朝廷立學養士之意而攷其制財用之法痛念吏民之艱弊而深察熹之所領其於州縣有異焉於不可與之中指而與之亦所以視高明之意有在而不專於己勝足以勸其能者而不能者知所厲焉又況理法有可與者乎干冒威嚴不勝惶恐

答陳宰書

昨夕坐間蒙出示廣文公書似未見察者聊陳其一二李君兄弟之賢聞於閩中喜少時此語

老先生道語其故心甚慕之及來此道過三乃識其兄迂仲即之粹然而溫無諸矜爭之態時未識李君以謂其猶兄也至官未久聞其分教是邦心甚喜以爲所領縣學事有相關者當大得其力助故事有不可未嘗不因書文以喻意指而不意其怒至此也熹所辨七事如左李君書以爲熹有少年銳氣嘗謂論事者當以事理之長短曲直而不當以其年之先後若直以年長者爲勝則是生後於人者理雖長而終不可以自伸也又謂奚不於監司郡守前論列



此李君之所能而喜誠不敢也所以然者直不欲以監司郡守之勢脅持上下耳此李君之所能而喜誠不敢也李君又自謂本無欲勝人之心止是推重欲前耳異哉李君之欲前其車也獨不思夫郡縣之學本一車耶譬則郡其軫蓋而縣其衡軛也後其衡軛而獨以蓋軫者驅馳之曰吾欲前此耳此其所以不惟也又謂四分錢乃郡縣學通得用喜既留其二而歸其二於郡學矣尚何言使縣不得用其一分是備州不得用其二分也假糧於道是乃前所謂自備錢糧

者矣獨縣學則可而郡學則不可乎推此言

前李君所自謂無勝人之心者喜不信也又謂郡學泉州學也同安學向安縣學也各盡力於其中耳此又不然喜前疏所陳云云者非以自高乃所以極論究心一二而求見哀於李君耳豈有一州之教官上為丞相所自擇用下與大府部刺史分庭抗禮而喜銓曹所擬一縣小吏而敢有勝之之心乎今李君所云無乃與喜之私指謬也又謂喜不能有所養而於此未能自克此則中其病但喜所爭乃公家事無毫髮私



意於其間此固官長之所深知而其戒熹敢不
思也熹已謝舉事但此色官錢終不可失蓋此
乃同安一縣之遠利害非吾人所得用以徇一
旦之私伏惟持之不變以幸此縣之人而以熹
所陳者曉李君無深怒也李君書與熹前所為
劄并封納呈他尚容面究

與黃樞密書

辛巳冬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
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之靈廓清中原以全
昇付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

必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武王講和以
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弛廢國勢衰
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
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
素為海內所屬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姦脩滯
補弊要之以盡而待之以久使其勢翕然而大
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亟下親征
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
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曷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
任國政者不聞有憂心慮之謀典宿衛者不聞

有高烈武之請決計將情心六軍解體虜騎橫
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彊事急而糧已匱於
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於借之禍已及民矣
向非天佑皇家降勳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
知今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羣
帥攻城野戰之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
戒兢慎祗肅政圖柄任益將政理以答揚上天
眷顧之命不宜上虞鄰國之難以幸為利而遽
自以為安也柝令中原之地幅負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

計取之則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
機差之毫釐繆以千里不可以不審也竊竊以
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食使東南之力
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未蘇
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
後藩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
後不能復窺吾壘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
舊京之事乃可事也不知今日朝廷之上侍從
之列誰而能辦此者獨舊人之賢起而未用者
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東坡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
無如之何可矣今不早為計虜人七馬精廬固
未有損今茲所失獨元顏虎一夫耳萬一旬月
之間復悉其眾決其喪君之取以系脩怨于我
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
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
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
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
且以付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
心過計夙夜嗟嗟而不能已也願我病一餘氣

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
天下以道學復致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
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威尊皇恐無地狂妄
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答陳潛論塩法書 季差 庚未

熹昨承垂示塩法利害茶日究觀竊以為適今
之宜莫更於此及前諸人則其說不無同異
不敢不以聞蓋問之崇去之人則比其舊費略
有所省無不以為便者從之建陽之人則云十
金之產今日實塩所折不過一錢而新法輸錢



半倍其舊又須出錢買引蓋食之計引益至建
溪上流比之今價亦不能甚賤則其為利為害
未可知也兩邑之數具之別紙可見其實又不
知他邑如何爾然嘉福請注之大體實已利便
蓋疆弱均敷已寬下貧應役之民便省賠賞又
凡種種弊障皆無所自而作固不可以輕變但
更須博盡衆謀多方措置使輸錢之數比舊稍
輕買鹽之價比舊頗減即公私兩便法可久行
若其不然則官戶豪宗音畢免而今例輸者橫
議紛紛必有所緣而起雖有良法美意不可行

矣竊嘗思之引價之所以貴以引額之數拘之
也本錢之所以多以所支之數取之也此鹽之
所以貴也賣引之額所以狹以所運之數拘之
也海船之錢所以取以般運之費計之也此計
產輸錢之所以重也欲致二利去二害在乎罷
海倉之買納而已矣誠能罷海倉及下四州諸
縣之買納而使客人請引南自漳泉北至長溪
各從便路徑就埕戶買鹽與販則引價可減本
錢可輕而說賤矣引額可增海船可罷而計產
所輸亦薄矣夫海倉為鹽法蠹害之根本使臺



知之詳矣下四州諸縣買納之弊不異乎海倉而漳州以盜賣合支產鹽重為民害使臺知之亦詳矣使其無害於今日所議之法猶將廢置以鬪積弊况所以增官鹽之價而厚私鹽之利者皆在乎此豈可以不罷而改圖其新乎夫賣引之額以上四州逐年運到一千萬斤者為率而海倉每歲所取亦止此數尚有之絕不繼停留網運之時故引價至於二十三文而患其貴引錢止得二十三萬而患其少皆此之由也熹竊謂夫一千萬斤者官運之正數也若夫出於

埕戶搭於網船漏於步擔而散於四郡之間食之無餘者一歲又何啻數百萬斤此乃埕戶所煎民間所食之實數而前日棄之以為私販之資者正以海倉侵盜本錢稽留剝使埕戶不願輸官而寧私為賤鬻以拯目前之急故也今若罷去海倉而收此數百萬斤者併入引額則引價每斤可減數錢而所以收引錢大數反增於舊矣謂如增作十五百萬斤引而一斤止賣二文亦得三十萬貫恐不止此數更乞等之又使埕戶更煎私鹽可賣而官鹽益快何憚而久不為此夫所以使客人納鹽本錢每斤



十二文者將以給埭戶為循環本也今官收而
官給之在客人則為枉費在埭戶則無實利曷
若使埭戶客人自為貿易而官封之若海逐縣
專委令丞
則客人不費四五文可得鹽一斤每斤所
省數錢足以具舟楫資往來埭戶售鹽一斤實
得四五文比之請於官而名為十二文而經過
官吏攬子之手什不得其一二者大相遠矣所
以使州縣椿海船錢五萬餘貫者本為漕司自
海倉運至懷安以待客販也若罷海倉而使客
人徑從便路與販則此錢固已在所獨矣行此

數者使引價可減本錢可省則官鹽自賤而在
販自取引額可增海船錢可罷則此兩項所增
所罷之數以減計產所輸之數亦不啻什四五
矣下四州人戶則使徑就埭戶買鹽不限引法
但立法以防其與販透入上四州界可也此外
非真聞見思慮所及且議者見使司自王侍郎
以來三四五間代納上供其數不少或謂增鹽
尚有可減之數更望計度如其可減則願更減
分數於三項立法之中均減鹽尤為久遠之
利使閩中之人相與稱曰鹽法之利於吾民自



陳公始子孫不志竟不仕其意見如此未知當否以下問之勤不敢虛應所深民言又竭愚慮以稱塞萬分狂妄之罪尚冀高明矜而恕之幸甚幸甚

答劉平甫書

聞已遣兩使議和虜人待遇甚厚或疑虜勢實衰故欲且緩我師耳所遣乃歸正人也楊已罷御營用周元特之言也周已還南榻矣山中已聞否伯崇兄不及別上狀想且留屏山比日讀何書講論切磋之益想不但文字間也上蔡帖中備異於禪一節消閒省記頗覺有警語相與究之見日面論也

與陳書謾寫去只可呈大兄一讀而焚之勿留也此言之發其不能受也固宜然萬一成行則所言必有甚於此者又將何以堪之耶觀此氣象不若杜門之爲愈下計終當出此耳元履云若爲貧即不妨已以行道自任而以爲貧處人此正具材老之論古音也可以一笑

與延平李先生書

熹拜違侍右倏忽月餘頃嘗附兩書於建寧竊
謂已獲關聽矣熹十八日離騰下道路留滯二
十四日到鈔山館於六卜兒官舍略中幸無大
病今日戴君來診脉其言極有理許示藥方矣
云無他病只是稟受氣弱失汗多心血少氣不
升降上下各為一人其他的折皆非俗醫所及
頃在建陽惟見大湖一親戚語近此耳至於心
意隱微亦頗得之信乎其不可揜也熹向蒙指
喻二說其一已叙次成文惟義利之說見得未
分明說得不快今且以泛論時事者代之大略

如中前書中之意到闕萬一得對畢即錄呈也
但義利之說乃儒者第一義平時豈不講論及
此今欲措辭斷事而茫然不知所以為說無乃
此身自坐在裏許而不之察乎此深可懼者此
間亦未有便姑留此幅書以俟附行君蒙賜教
只以附建寧陳夾處可也天氣未寒更乞為道
保重以慰瞻仰九月二十六日拜狀不佞

與魏元履書

熹六日登對初讀第一奏論致知格物之道天
顏溫粹酬酢如響次讀第二奏論復讎之義第



三奏論言路壅塞信鳴張則不復聞聖語矣
副本已送平有託馮呈當已拜之矣十二日有
旨除此官非始望所及幸幸甚甚然闕尚遠恐
不能待已具請祠之劉燧日校之史屬凌文催
役必可得也和議已決邪說橫流非一革可挽
前日見周葵面質責之乃云此皆處士大言今
姑爲目前計耳熹語之曰國家億萬斯年之業
參政乃爲目前之計耶大率議論皆此類韓無
咎李德遠皆不復尋逐初賦矣熙察唯王嘉叟
諸人尚持正論然皆在閒處空復爾爲兩日後

官過堂詣府第不知所論云何欲少贊之轉不
值未知渠所處也言路惟小坡論甚正但恐其
發不勇不能勝衆楚爾王之望龍大淵已差使
副不知尚能挽回否諸非筆札可盡

共父之出中批所命朝野不知所坐本欲作
先生一書醉矣不能因書及之亦令平甫寫
其劄副藁寄呈矣

與魏元履書

近時一種議論出於正人之口而含糊鶻突聽
之使人憤憤似此氣象規模如何抵當得王之



望尹稽輩更何足掛齒牙間也

與陳侍郎書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籍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意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柄鑿頭卑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竊廩假以供水菽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言之嫌而閣下推挽之

心猶以為不上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嘆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



而實易為力揅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
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大本末之所在而
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
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存臻
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
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
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
蓋講和之計決而二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
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下此
二者其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

主心術之激則亦無自而入此真所以於當日
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
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
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
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
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所弗聞弗知者乎閣下
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
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喜竊不
自勝其憤懣之極請復得而詳言之夫沮國家
恢復之大計者誰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



規者諱私之說也。內辨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
故國來蘇之望者。謂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
之憂而養成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諱和之說也。
此其爲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
矣。若喜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
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
以報則姑爲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怨以有待焉。
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爲卑辭
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
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

細故。吾旣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憂分。忍痛含冤
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
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
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
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
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號施令者如此。
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
不紊。此亦不待知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爲此
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
則又相與作爲獨斷之說。博會經訓文致。姦言



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計其私焉本其
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
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
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
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
之敢撓者必計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
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
然下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向日
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
人包藏險慝抑又甚焉主上斷可其奏而羣公

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意請有以詰之夫所謂
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
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土一
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况有天下之利勢
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彊欲天下
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
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
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
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
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而



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彊為之名號曰國是假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口一辭之公論吾恐占人所謂德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息之雌雄者不率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後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諫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為朋邪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潔乎其不可化未有過於近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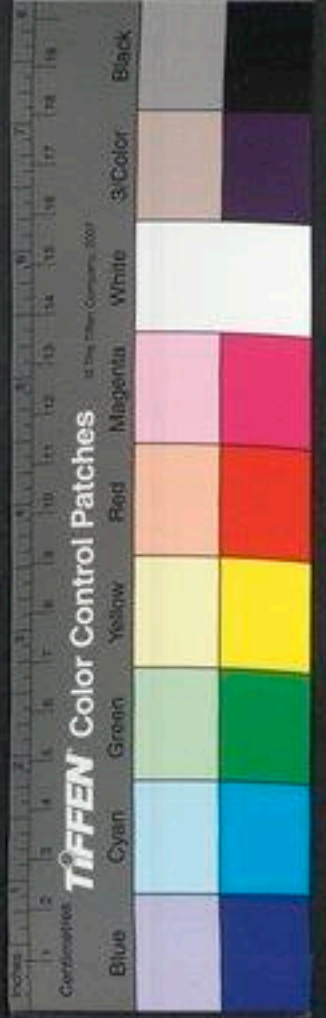
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繆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誤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求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乎他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



未知所濟孰若及焉以勉於大人之畫而成
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真杜門求志不
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
不能自已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爲
如何也尚書王公計就職已久方羣邪競逐正
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
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
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
天下之事此非獨竄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丸汪帥論屯田事

崇安有范芝通判者以從勤資政鎮巖前三年
時漢中屯田之利所以實邊郡舒民力省歲費
者甚有條理不知其幕府文書猶有存於今日
者否就使不完當日官吏必尚有可訪者今之
所謂和好豈可長保萬一可保而在我者亦豈
當但爲安坐以守所保之計乎聚人之本財用
爲急與其賣度腴貴財於民而斃其首以絕生
聚之源賣官告使入仕之流猥濫訛雜以爲吾
民之病孰若因天時分地利借力於飽食安坐
之兵而坐以富強之實效乎況前人已試之驗



未遠在博訪而亟行之爾稼穡之功經歲乃成
然當可爲之時緩之一日則失一歲之事今以
閣下之明乘此邊事少休歲收大稔之際兵民
皆有餘力可以就事況諸司又皆通情則事之
在漢中者亦可委曲審議而共爲之失今不爲
恐後難復值此可爲之會矣真在遠僻不能深
得利病之詳然得於傳聞參以簡冊所記載竊
以爲此最當今邊防之急務而申軍律練士卒
備器械抑又次之皆不可不先事預謀以爲之
備不審台意以爲如何

與曹晉叔書

喜此月八日抵長沙今半月矣荷敬夫愛予甚
篤相與講明其所未聞日有問學之益至幸至
幸敬夫學問愈高所見卓然議論出人意外近
讀其語說不覺胸中洒然誠可嘆服嶽麓學者
漸多其間亦有氣質醇粹志趣確實者只是未
知向方往往聘空言而遠實理告語之責敬夫
不可辭也長沙使君臺榭後邁今之奇士但喜
於立異不肯入於道隱惜囊詢近況似深念
尊兄者曾得近書否其以爲爾之後言事者數



矣其言又皆慷慨動正氣世之所未有聖主聰
明無不容納然所憂者薛州若得三五人
贊助之國事或可扶持也此皆人力所能參哉
看上蒼如何耳

與魏元履書

被教備悉至意大弊只放稅廩窮兩事爾放稅
是秋冬間事且與諸公商量未晚廩窮亦是
時間行事似不必聞之朝廷朝廷每事如
降指揮恐不是體面昨日已作詩書今錄呈不
且知此可否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面

有得過之人若物業全被水傷固不可不全放
若但傷些小如何一例放得但百十錢以下
亦即不能如此分別與全放不妨爾西府書且
久遣去書亦當作書且以老兄所說與熹鄙意
告之惟其所擇但一兩縣災傷似只是監司州
郡事若執政者切切然只專為鄉里理會事似
屬偏頗道理亦不如此詩潛之書相咨問如此
若以誠告豈有不行徐任亦方留意此事儘得
商量若商量到十數日間亦須有定議矣朝廷
在千里外其為報應豈不緩耶但商量事須酌



中合宜教人行得即無不可告之理其或不入
啓乃在彼若自家所說過當教人信不及行不
得則是自家未是安得專於他人耶況禹稷顏
子事體不同吾人已是出位犯分了若令告州
府監司者告州府監司合告朝廷者告朝廷盡
誠以告之而行與不行付之於彼猶未爲大失
今一向如此却似未是道理蓋此事一發使朝
廷失慮四方之體州郡監司失其職吾輩夫其
守雖活千人不可爲也如何如何不若更度事
理之所宜力告諸公有合朝廷應副者令自申

明而約以助其請則庶幾或可爾謝諸公書必
已有定論頃見伊川集中謝韓康公詩乃是除
講官後方謝之其意既得書却難不答且答其
書因謝其意似無不可但諸公無書來者則未
須爾將來謝師之辭不過自叙已意謂其薦揚
而已橫渠有數篇論人薦舉書法何必作佞語亦何必作
辭但薦書中有此人姓名亦是人之不幸事此
古人所以難受爵位也養源小如此而遂竟
去何耶喜看得今日之事只是士大夫不肯索
性盡底裏說話不可專咎人主柳子厚曰食君



之祥畏不厚乎得位之不昌退官服以默默
兮曰吾言之不行令人羞莫此般是識也得汪
丈六月十九日九江書云六月未可到玉山於
彼俟請祠之報已作書速其行矣一請猶是禮
數若又再請則語謂寒暑與書云有若再請恐
遂雅懷而治亂消矣由而遂分豈惟公終身恨
之天下後世亦且有所歸責矣不知渠又以爲
如何所欲言甚切亟遣入草草

與魏元履書

里中大謫數年所無事事然小民債存亦倍常

年止收歛已想亦無餘矣昨得趙推書云漕司
已備錄真劄子行下府中未知後來如何王守
趙漕都未通書蓋亦懶與此事矣共父前月二
十間因論王琪專被密旨築真州城不經由三
省密院大忤上旨批與端殿宮觀次日又批與
知隆興乞放謝却令朝辭乞以念八日又令初
四日却似悔前舉之失然其父書云陳丈力爭
此事恐亦不能又聞公在朝雖做大事不得然
善類不無所恃今各辭去亦可慮也書中令致
意尊兄云事體與昔不同陳丈若去則此事當



自審處平又亟遣人至雲際人立俟書草此爲
報集議又字上內筆夫他文未暇檢然多取而
不究其旨此乃草元舊病何爲未能去耶芮若
書中相告戒切中拙病荷其相愛之意不敢忘
也

賀陳丞相書

戊子冬

恭聞制書延拜進秉國均凡在陶鎔孰不欣賴
伏惟明公以大忠壯節早負天下之望自知政
事贊襄密勿凡所論執皆繫安危至其甚者輒
以身之去就爭之雖未即從而天子之信公也

益篤天下之望公也益深懍懍然惟懼其一旦
必去而不可留也夫明公所以得此於上下者
豈徒然哉今也進而位乎天子之宰中外之望
莫不欣然咸曰陳公前日之言天下之口也爭
之不得危於去矣而今乃爲相則是天子有味
乎陳公之言而將卒從之也陳公其必以是要
說上前而決辭受之幾矣且天下之事其大且
急者又不特此陳公果不得謝而立乎其位必
且次第爲上言之爲上行之其不默然而受兀
然而居也明矣喜雖至愚亦有是說然今也聽



於下風亦既餘月政令之出黜陟之施未有卓
然大異於前日則是明公蓋未嘗以中外之望
於公者自任而苟焉以就其位矣真愛知之深
竊所愧歎未知明公且將何以善其後也請得
少效其愚而明公擇焉蓋聞古之君子居大臣
之位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
汲汲乎及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
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板援汲引以求其
助如揀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愚其君
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

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
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
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
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必私也屹然
中立無一毫私情之累而惟知爲其職之所當
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
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不審明公圖所以善其
後者其有合於此乎其有近於此乎無乃復有
進於此者而喜之愚不足以知之乎願亟圖之
庶乎猶足以終慰天下之望毋使前日之欣然



者更爲今日之愾然也抑熹又有請焉蓋熹嘗
辱明公賜之書矣其言有曰前輩爲大臣不過
持循法度主張公道知無不言復君以德公行
賞罰進賢退不肖而已今日事有至難風俗敗
壞官吏苟且彊敵在前邊備未立如之何其可
爲也熹愚不肖深有所疑蓋凡明公之所易者
皆古人之所難而明公所難者乃古人之所易
也反復思慮不得其說將以質之左右而未暇
也今者敢因修慶而冒以爲請伏惟明公試反
諸心而以事理之輕重本末權之誠知夫真難
易之所在而有以用其心焉則亦無難之不易
矣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願明公留意則天
下幸甚

答魏元履書

所喻杜征南語此固切論然今日之事恐異於
此蓋彼以彊大兼人之國故其計謀規畫不得
不然今以弱小自守而義當有爲乃其義理事
勢不得不爾今日雖無征南之明略而天下之
事當得但已耶愚謂孟子所謂成功則天董子
所謂明道正義武俠所謂鞠躬盡力死而後已



成敗利鈍非所逆料者正其今日用處若以征南之言爲正竊恐落第二義也前日答書思慮偶不及此見來書又言之聊發其愚不知老兄以爲如何也頃見林黃中說在官邸讀史記秦伐楚王翦李信爭兵多少處偶及近事因云今乃欲以數萬之卒橫行中原何其慮事之不詳也真因爲言此事正不爾秦滅六國楚最無罪故楚旣亡而其國人悲思有三戶之謠則當時秦人之攻楚人之守勢可知矣今日之事與此正相反奈何以爲比乎此與所論亦稍相似因

謾及之大抵議論先要根本正當然後紀綱條目有所依而立近看論語說及爲兒輩說唐鑑因得究觀范太史之學不知此人胸中如何其議論乃爾暇日試熟觀數過當見古人論事輕重緩急之方矣每讀至會心處未嘗不廢卷而歎也

與陳丞相書 巳日

熹啓中夏毒熱恭惟僕射平章樞使相公鈞候起居萬福熹昨奉咫尺之書修致慶問因以愚慮上瀆高明自揣妄庸宜得譴斥之罪乃蒙鈞



慈還賜手教撫存開納禮意勤厚伏讀三歎有以見明公位愈高而心愈下德彌盛而禮彌恭果非小人之腹所能料也台司禮絕不敢復致啓謝惟是區區歸心黃閣之下未始一日而忘忽又奉承堂帖戒以祇事之期囊封疾置似亦非常制所當得者自顧何人可以當此尤竊恐懼不能自安然熹之狂獗朴愚不堪世用明公知之蓋有素矣頃自祠官叨被除目聞命之初即惕然有不敢當之意顧以近制不應辭陛之科因欲復求祠官幾得斗升之祿以共水菽之

養則又以待次尚遠懼有貪躁之嫌是以因仍寢嘿以至于今幸官期已及而廟堂又特爲下書以招徠之則熹之不獲已而有求似亦不爲甚無謂者已別具劄子一通道其所欲伏惟明公哀憐而幸聽之不使輕犯世故以貽親憂則明公之賜於熹寧矣或恐未即遽蒙矜許則熹請得復罄其辭蓋熹雖愚不肖無所短長然區區用力於古人之孝關天下之義理亦庶幾不爲澹然者豈不知外有君臣之義內有母子之情而平生知己如明公者待之又不可不厚豈



不願及明時效尺寸以報君親知遇而直遂
巡退縮以求守此東園之波也此其中必有甚
不得已者惟明公奉察焉而聽其所欲使得竊
祠官之祿以養其親而日放於荒間寂漠之境
以益求其所志庶乎動心忍性涵泳中和賴天
之靈得遂變化其江梁朴愚之質則異時明公
未忍終棄猶欲熏沐而器使之其或可以奉令
承教而不敢辭也明公亦宜自謀所以清化原
革流弊若使乾剛不亢而君道下濟忠謹兢勤
而臣道上行則天地交泰上下志同而天下之

士雖有慕焉願就向而樂堯舜者猶將為明
公出況如喜皆又豈足道也哉伏惟明公勉焉
則天下幸甚自餘加護鼎食以慰具瞻喜不勝
駭禱拳拳之至謹奉手啓以聞伏惟照察

與汪尚書書已

自頃折號日望登庸尚此帶留不省所謂海內
有識之士蓋莫不為明公遲之而喜之愚獨有
為明公喜者蓋以省闈之取舍觀之則疑明公
於天下之義理尚有未盡者而喜其猶及此
間暇之時也自道學不明之反為士者狃於偷



薄浮華之習而詐其巧者之與作焉上之人知
厭之矣然欲遂變而復於古一以經行迪之則
古道未勝而舊習之在已紛然出於其間而不
可制世之人本樂澁澁而憚繩檢於是乘其隙
而力攻之以爲古道不可復行因以遂其自然
苟簡之計俗固已薄焉法者又從而薄之日甚
一日歲深一歲而古道真若不可行矣譬之病
人下寒而客熱熾於上治其寒則熱復大作俗
工不求所以治寒之術遂以爲真熱而妄以寒
藥下之其不殺人也者幾希矣蘇氏真舉之議

正如此至其詆東州二先生者爲矯誕無實不可
施諸政事之間則其悖理傷化抑又甚焉而省
闈盜用此文者兩人明公皆擢而寘之衆人之
上是明公之意蓋不以其說爲非也生於其心
害於其政發於其政害於其事明公未爲政於
天下而天下之士已知明公之心爭誦其書以
求速化耳濡目染以潛溺其良心而不自知遂
以偷薄浮華爲真足尚而敢肆詆欺於昔之躬
行君子者不爲非也況於一旦坐廟堂之上而
以宰相行之其害又當如何哉明公前者駁正



張綱之謚深詆王氏之失識者疑之而今日之
取舍乃如此死者有知得無爲綱所笑不審明
公亦嘗悔之否乎熹愚無知辱知獎甚厚往者
亦嘗關說及此而今略驗矣故獨不敢以延拜
之遲爲恨而以猶得及此暇時講所未至爲深
喜明公若察其願忠之意而寬其忘分之誅則
願深考聖賢所傳之正非孔子子思孟程之書
不列於前晨夜覽觀窮其指趣而反諸身以求
天理之所在既以自正其心而推之以正君心
又推而見於言語政事之間以正天下之心則

明公之功名德業且將與三代三佐比隆而
世所謂名相者其規模蓋不足道况蘇氏浮靡
機變之術又其每下者哉熹忽被堂帖戒以官
期本不欲行今乃得遂初心有書懇丞相求祠
祿以供水菽之奉恐或怒其不來未易遽得即
乞從容一言之賜早遂所求幸甚甚參政梁
公之門初無羅掃之舊不敢以書請又恐疑於
簡已也有劄子一通乞轉致之且及此意則又
幸甚熹不敢復論時事蓋亦有不待論而白者
明公尚勉之哉



荅任尚書書

月十一日

徐倅轉致五月二十七日所賜教帖恭審此日
暑雨潤溽台候起居萬福感慰之深伏蒙勸行
尤荷眷念熹近拜手啓并申省狀自崇安附遞
驟請祠祿不審已得微台聽否熹孤賤無庸學
不加進而慙愚日甚與世背馳自度不堪當世
之用久矣往者猶意明公來歸必將有以上正
君心下起頽俗庶幾或可效其尺寸以佐下風
是以未敢決然遂爲自屏之言而今也明公之
歸亦既累月矣似又未有以大慰區區平昔之

望則熹也尚復何望於他人而可輒渝素守以
從彼之昏昏哉所以深不獲已而有前書之請
非獨自爲亦欲明公識察此意而圖其新可今
承誨飭之勤敢不深體至意然熹愚竊謂明公
必欲引內其身不若聽用其言言行矣則其身
之出也可以無所愧其不出也可以無所恨若
言不用道不合額踴躍然冒利祿而一來前有
厚顏之愧後有駭機之禍熹雖至愚獨何樂乎
此而必爲之而明公亦何取乎熹而必致之也
抑明公之教熹口既到之後若有未安則在我



矣兩得元履書亦以公曰見告如此此則明公
愛喜之深而所以爲喜謀者反未盡也夫事之
可否方雜乎冥冥之中而未知所決則姑爲之
以觀其後可也今此身之不可仕仕路之不見
容已昭然矣尚何待於既至然後有所未安耶
古之君子量而後入不入而後量今身在山林
尚恐不能自主況市朝膠擾之域當世之大人
君子至是而失其本心者踵相尋也若喜者又
可保其不失耶故喜深有所不能無疑於明公
之計惟前書之懇取因是而復有請焉如蒙矜

許固爲大幸若其不遂則喜豈敢坐違朝命而
不一行但老人年來多病既不敢勞動登途又
不敢遠去膝下只此一事便自難處藉令單行
至彼就職則便被拘縻不就則重遭指目就職
之後遽去則又以無說不去則自違素心凡此
曲折皆已思之爛熟其勢必至顛沛無可疑者
伏惟明公以甘所以見愛之心施之於此而爲
之謀則必有所處矣然喜亦非必欲祠祿若荒
僻無士人處教官少公事處縣令之屬似亦可
以藏拙養親但恐無良劑耳窮空已甚若有數



月之闕即不叫待又不若日作祠官之爲使也
復因徐倅使人拜啓區區底蘊敢盡布之伏惟
明公察焉進見未期伏乞進德脩業爲主眷人
望千萬自重不宣謹啓

答汪尚書書 十月二日

國史侍讀內翰尚書文台席去月十一日徐倅
轉致台翰之賜即已具啓盡布腹心今當徹聽
聞久矣今日得崇安逸中十八日所賜教帖伏
讀再三仰認至意感服之餘得以竊聞比日暑
中台候起居萬福又以爲慰喜學不加進而迂

戾日甚特公去運門牆之久明公不深知猶復
以故意期之移善招徠詞旨篤厚此見高明好
賢樂善之意有加於前而熹無以堪之徒自懼
耳區區之懷所欲陳者所附徐倅書已察言之
但不知向託元履致丞相書及中書狀等書一
一投之否度可否之報必已有所定然未知諸
公所以必欲其來何謂也哉以爲欲行其道則
熹學未自信固無可行之道今日所處人得爲
之又非可行之官且諸公皆以首德雋望服在
大僚而紀綱日紊多時肆行未嘗能遏之者又



非有可行之效也。以爲欲榮其白則使熹指親而仕舍靈龜而觀衆輿隨行逐隊則有持祿之譏印者信眉則有出竹之戒是亦何榮之有哉。凡此數者又已判然於曾而往時猶欲以明公卜之是以未敢決然爲長往之計。今明公還朝昔年諸事又且如此則熹亦豈待視一魏元履而爲去就哉。然聞元履數有論建最後者尤切至若一旦真以此去則有志之士雖欲不視之以爲去就亦不可得矣。蓋出處語默固不必同然亦有下詳不同者皆適於義而已。熹累蒙教

譬固已不敢輒徇匹夫之守今只俟前日之報若已得請固爲幸甚無所復言矣。前未也而諸公果能協成元履之論使聖德日新讒佞屏遠逆耳利行之言日至於前而無所忤焉則熹失所望於前者猶或可以收之於後又何說之辨哉。程張二先生到可仕而仕然亦未嘗不可止而止也。熹則何敢議此特因來教而及之至於前日冒進瞽言明公不以爲謬而欲與之上下其論且將推員而爲之乎。嗚呼明公進德不倦之意可謂盛矣。然事變無常幾會劫失酬酢之間



蓋有未及省察而歸以千里者是以君子貴明
理也理明則其端不能成流俗不能亂而德可
久業可大矣若其前日所請欲明公致一於孔
孟程子之書者乃窮理之要不審高明果以為
何如也近見呂中公家一二議論殊乖僻悖理
不謂原明親炙有道而所見乃爾向見明公篤
信之今亦與其非否蓋天下無二道今兩是相
持於胸中所以臨事多疑而中疑者反不察也
所欲言者無窮薄者欲遺書八遞不能盡懷伏
惟益為此道千萬自重不宣

與陳丞相書 己丑七月十五日

竊昨以愚陋冒瀆威尊似聞鈞慈憐念不許遽
就閑退區區感激何可言實以鄙陞意慮觸
事妄發竊懼近事深恐一旦不能自抑以取罪
戾不肖之身非敢自愛誠懼仰負相公手書招
徠之意重玷聽言待士之美則其為罪大矣伏
况老親行年七十旁無兼侍尤不欲其至於如
此日夕憂煩幾廢寢食人子之心深所不逞是
敢再瀝懇誠仰干大造乞檢會前狀特與陶
錫嶽廟一次俾得安養立其母子相保遂其慶



鹿之性實為其大之平情也。切不知所言伏
望鈞慈俯賜詳察。

答汪尚書書七月二十六日

竊此月二日遞中領賜教即以尺書附遞拜答
續又領章左藏寄來白翰又以數字附劉審計
伸前日之懶不審今皆呈繳未也忽徐倅送示
九日所照手帖恭審即日秋暑盛德有相台候
起居萬福感感不可言重蒙戒喻令喜密思出
題之計苟合於義必不吝問也竊雖至愚荷明
公謫念之深教誨之切至於如此豈不願奉承

一少答知已之過然區區之意已具前書要
望留意反復則有以知竊之所處其度於義蓋
已審矣但恐竊所謂義不明公所謂不必問者
而忽之耳然竊既已申省則今日亦源再得省
劄而後敢行但至彼不過懇辭而歸他亦無以
自效却慮一旦親見諸公之訑訑音聲顏色有
不能年所發或至於過甚以自取失則明公雖
欲曲加庇護而不可得殆不若早為一言遂其
所請之為愈也前書戒以勿視元履為去就竊
固已畧言之矣夫朝有闕政宰執侍泛臺諫熟



視却立不能一言使小臣出位犯分顛沛至此已非聖朝之美事又不能優容獎勵領使之逡巡而去以重失乎心又不俟其自請而直遣出之則駭聽甚矣陳公之待天下之士乃如此明公又不少加調護而聽其所為則熹亦何恃而敢來哉蓋熹非敢視元履為去就乃視諸公所以待天下之士者而為進退耳願明公思之為熹謝陳公熹之坐違朝命已三月矣欲加之罪不患無辭既不早從所請則不若正其違傲之罪而譴斥之亦足以少振風聲使天下之士知

守道循理之不可為而一於阿諛委靡之旨以遂前日之非亦一事也不識明公其亦以為分乎頃年陳公在建安明公在蜀都熹嘗獲待言於陳公竊以為為天下之事非兩公不能濟陳公蓋不辭也至於今日乃復自愛其言之不效律者則不可諫矣來者其亦尚可追乎伏惟明公深達陳公相與亟圖之熹之心蓋猶不能無差拳也承諭旦夕即上告歸之請熹竊惑之蓋明公非不可去特萬里還朝主知人望如此其不薄也一旦未有以籍手而無故以去此古人所



以有肩肩徃來之譏也愚意如願明公審思以
合於義毋使人失望焉則熹之願也陳公劄子
一通乞賜傳達幸甚幸甚邈然未有拜侍之期
伏惟順時之宜爲國自重下宣

與陳丞相書 七月二十六日

屢以愚懶冒瀆鈞聽未蒙矜許憂懼實深今日
復得尚書汪公書戒以速行謹以愚見復之頗
盡曲折竊恐相公未知區區之心試取而一觀
之則知我罪我當有所決矣喜愛知之深豈
如此亦惟有以深囑書不得已之故或遂改圖
則不惟熹猶有望焉而天下實受其賜惟相公
深圖之

答蠶平府書

所下疑當有兩字或
上言字乃文字之誤

領武昌五月下旬書知行李平安登覽旌勝甚
慰所懷而安國諸詞更動手筆讀之使人飄然
直有凌雲之氣也此日新秋尚熱伏惟到荆已
久侍奉萬福熹請祠久不報昨得元履書云相
君怒甚恐不可得然三得汪書書已兩報之竭
盡底蘊次第亦須見怒矣或恐更有備禮文字
來即當再入文字備勸一到衡藝閣聽朝命又



不得請叩頂一列而辭諸公恐到彼終無好出
場耳元履竟不容於朝雖所發未為中節然比
之尸位素餐口含瓦石者不可同年語矣陳固
無可觀汪亦碌碌知人之難乃如此此則拙者
之誤一兄也聞到鄂已有所處置威望隱然甚
善甚善到荆不知入別有何施行想規模素定
不勞而政舉也邊候既未嘗統帥之命當且中
止似亦不必切切以為言熹白兩書為一死言
此知皆違也

答張欽之

昨所惠吳才老諸書近方得暇一觀始謂不過
淺陋無取未必能壞人心術如張子韶之甚今
乃不然蓋其設意專以世俗猜狹怨對之心窺
聖人學者苟以其新奇而悅之其害亦有不勝
言者道學不明無一事是當更無開眼處奈何
奈何元履十六日已到家昨日遣書來未暇往
見之然想其脫去樊籠快適當如何也諸公既
不能克已從善使人有樂告之心又曲意彌縫
恐有失士之謂用心如此亦已繆矣熹所與劄
子謾錄呈足以見區區然勿視人幸甚



國立中央圖書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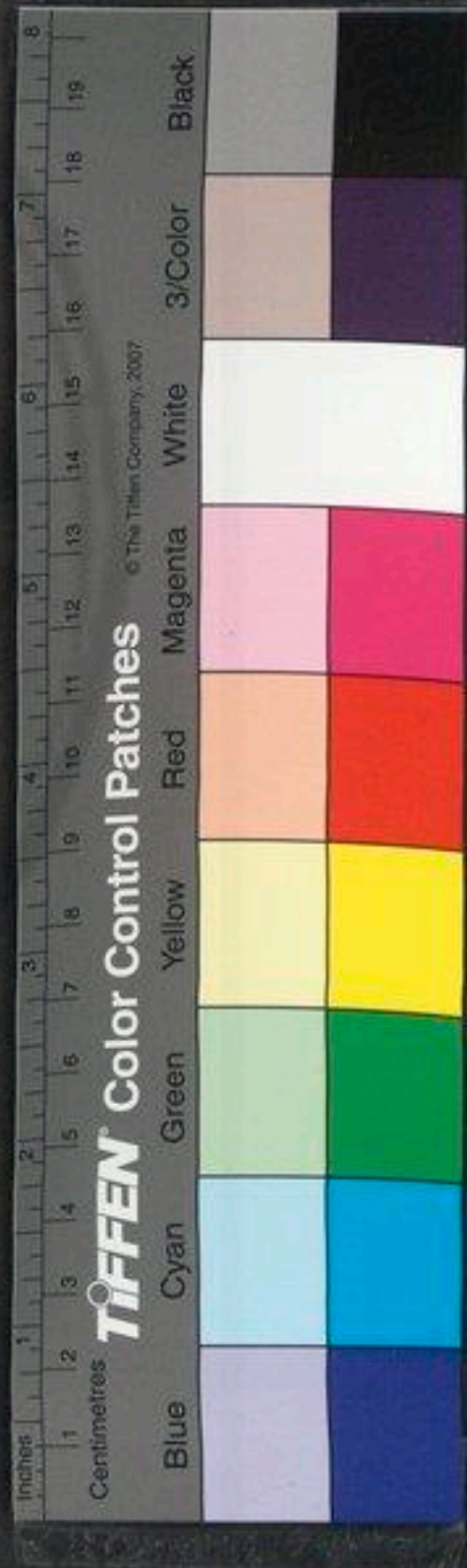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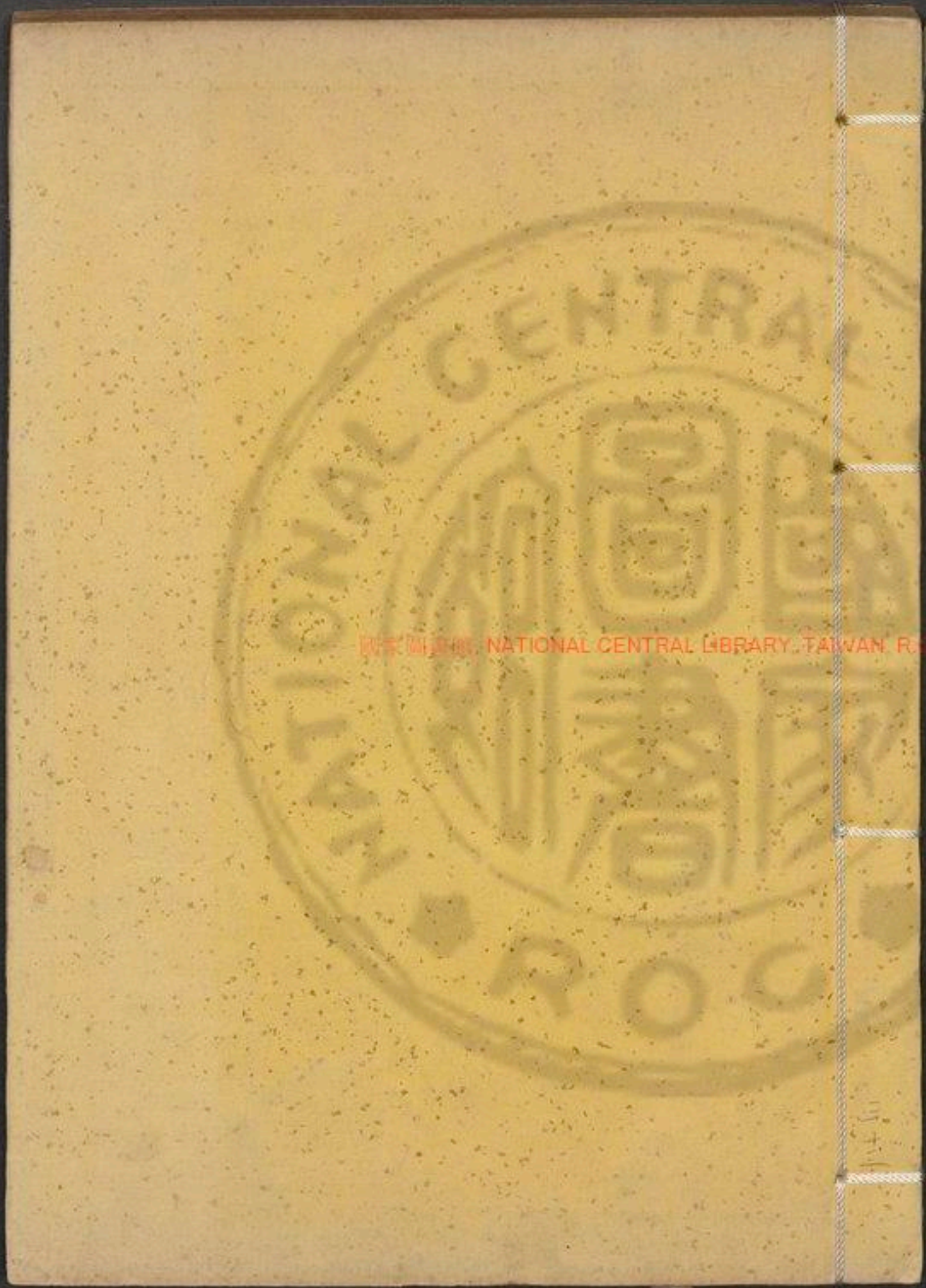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349836 v.32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晦菴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書 時事 此類

答張敬天書

垂諭曲折必已一一陳之君相之意未如何公當有一定之論矣伏蒙不鄙令誦所聞以禪焉一此見臨事而懼之意推是心也何往不濟然此蓋非常之舉廢興存亡所繫不細在明者尚不敢輕沉愚昧荒迷之餘其何敢輕易發口耶大抵來教綱領極正當條目亦詳備雖竭愚慮亦不能出是矣顧其間有所未盡計非有所不



及忍以爲無事於口而不言耳請試陳之夫春秋之法君弑賊不討則不書葬者正以復讎之大義爲重而掩葬之常禮爲輕以示萬世臣子遭此非常之變則必能討賊復讎然後爲有以葬其親者不則雖札樽衣衾極於隆厚實與委之於空爲狐狸所食蠅蚋所噉無異其義可謂深心善心矣而前日議者乃引此以開祈請之端何其與春秋之義背馳之甚耶又況祖宗法重欽廟梓宮在者屢經變故傳聞之說有臣子所不忍言者此其存亡固不可料矣萬一狡

者出於漢斬張耳之謀以誤我不知何以驗之何以處之熹昨日道間見友人李宗思相語及此李云此決無可問爲臣子者但當思其所以不問之痛沫血飲泣益盡死於復讎是乃所以孝心孝耳此語極當若朝廷果以此義存心發爲號令則雖瘡痍跛躄之人亦且增百倍之氣矣何患怨之不報恥之不雪中原之不得陵廟梓宮之不復而爲是紕繆倒置有損無益之舉哉不知曾爲之論此意請罷祈請之行否此今日正名舉義之端不可不審萬一果有如前



所陳張耳之說却無收殺若前日之言未盡此
意當更論之此不可放過也其他則所論盡之
但所謂德者當如何而脩所謂人才者當如何
而辨所謂政事者當如何而立此須一有實
下功夫處愚謂以誠實恭畏存心而遠邪佞親
忠直講經訓以明義理爲之輔此廷
臣之微除逢迎軟熟趨和者以漸天之凡中外
以欺罔刻剝生事受寵若一切廢斥而政令之
出必本於中書使近習小人無得
假託以紊政體此最事之大者又須審度彼
已較時量力定爲幾年之規若孟子大國五年
小國七年之說其間施設次第亦當一一子細
畫爲科條要使上心慨然則悟知如此必可以

成功而不如此必至於取禍決然不爲小人邪
說所亂不爲小利近功所移然後可以向前擔
當鞠躬盡力上成聖主有爲之志下究先正忠
義之傳如其不然則計慮不定中道變移不惟
不能成功正恐民心內搖仇敵外侮其成敗禍
福又非坐而待亡之比家族不足惜宗社何
此尤當審處不可容易承當後將有悔而不及
者願更加十思不可以入而後量也抑又有所
獻燾幸從遊之久竊觀所存大抵莊重沉密氣
象有所未足以故所發多暴露而少含蓄此殆



涵養本原之功未至而然以此慮事吾恐視聽
之不能審而思慮之不能詳也近年見所為文
又多誤者以所未到之理此皆是病無所
小小者如此則大者可知矣又馬定丁續期反
尤非小失不可不戒願深察此言朝夕點檢絕
其萌芽勿使能立則志定慮精上下信服其於
有為事半而功倍矣章之有失人以為信同當
即改然亦更須予細審其
本末然移後之為善向見舉措之間多有一人
言而為之發一人言而罷之者亦大輕易矣
從之則必知其慕仰深切不勝區區過計之憂敢
以為獻想不罪其僭易也虞公能深相敬信否
頗聞尚有渤海之氣此非廊廟所宜願從容深

警切之使知為克己之學以去其驕吝之私更
誰誠實沈靜之人以自輔其所不足乃可以
當大任而成大功不然銳於趨事而昧於自知
吾恐其顛躓之速也喜向得汪丈善道虞公見
問之意時已遭大禍不敢越禮言謝今願因左
右效此區區庶幾不為虛辱公之問者伯恭於
此何為尚有所疑喜嘗以為內脩外攘譬如直
內方外不直內而求外之方固不可然亦未有
今日直內而明日方外之理須知自治之心不
可一日忘而復讎之義不可一日緩乃可與語



今世之珍矣

次張敬夫

今既為此舉則江淮荆漢便當戒嚴以待不知將帥孰為可恃者近年此輩皆以貨賂倚託幽陰而得兵柄漫不以國家軍律為意今日須為上說破此病進退將帥須以公議折中與眾共之則軍不待自練而精財不待自節而裕矣此張皇國威之本不可不早慮也兩淮屯田兩年來措置不知成倫緒否議者紛紛直以為不可固不是議論然亦恐任事者未必忠信可仗

其所措畫未必合義理順人心此亦不可不早為之所向見范伯達文條具入田之說甚詳似可行於曠土便為井地寓兵之漸試詢究其利病如何均輸之政見上曾及之否此決無益於事徒失人心今時州縣老兄所親見豈有餘剩可剗剗耶閩中之兵春間忽有赴帥司團教指揮七郡勞遣所費不貲然後肯行至彼又無營寨止泊聞極咨怨出下遜語此等舉動誠不可贖昨日道間見奉行強盜新法者殺傷人犯姦縱火皆死此固無疑於當戮但贓滿之限亦

從而損之此以大過蓋所以改此法正以人之
軀命爲重耳今乃例爲此刻急則人但見峻
文之迹而未察乎所以愛人之心者亦不得不
駭矣不若改此一條使贓滿之數比舊法又加
寬焉以是改法之本意所重乃在人之軀命而
不在乎貨財則彼微自貪生惜死之情者爲惡
將有所極而人之被劫者亦或可以免於殺傷
之禍汗辱之恥矣又經貸命而再犯者殺之似
亦太過不若斷其左足使終身不復能陸梁全
生之仁禁非之義並行不悖乃先王制刑審察
之本意也憂居苦寂不聞外事接於耳目者僅
有此耳一一薦聞幸少留意

答張敬夫

奏草已得竊觀所論該貫詳明本末巨細無一
不舉不欲有爲則已如欲有爲未有舍此而能
濟者但使介遂行此害義理失幾會之大者若
步人有謀不拒吾請殿以容車之地使得往來
朝謁不知又將何以處之今幸彼亦無謀未納
吾使不若指此爲釁追還而顯絕之乃爲上策
若必待彼見絕而後應之則進退之權初不在



我而非所以爲正名之舉矣尊兄所論雖不見
卻然只此一大節目便已乖矣而他事又未有一
施行若竊意虞公亦且繆爲恭敬未必真有
信用之實不若早以前議與之判決如其不合
則奉身而退亦不爲無名矣蓋此非細事其安
危成敗間不容息豈可以坐糜虛禮逡巡閔默
以誤國計而措其身於顛沛之患哉必以會臺
爲期竊恐未然之間卒有事變而名義不正彌
綸又踈無復有著手處也彼其幸而見聽則
須力爲相也學問之道使其於此開明則

天下之事未盡難立詳觀四牘却似於此有未
盡也意當謂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
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
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
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
也擇良吏輕賦及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
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讜戒不喜導諛則
聽言用人之要也准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
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
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



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吾人向來非不知此却是成已功夫於立本處未甚端的如不先務求知故其論此使人主亦無下功夫處今乃知欲圖大者當謹於微欲正人主之心術未有不以嚴恭寅畏為先務聲色貨利為至戒然後乃可為者此區區近日愚見之欬法若未有孟子手段不若且循此塗轍之與悔吝也不審高明以為如何

答張敬夫

昨陳明仲轉致手書伏讀再三感幸交集蓋始見尊兄道未伸而位愈進實不能無所憂疑及得此報乃豁然耳向者請對之云乃為不得已之計不知天意慇懃既以侍立開盡言之路而聖心鑒納又以講席延造膝之規此豈人謀所及哉竊觀此舉意者天人之際君臣之間已有響合之勢甚盛甚盛勉旃勉旃凡平日之所講聞今且親見之矣蓋細讀來書然後知聖主之心乃如此而尊兄學問涵養之力其克盛和平

又如此宜乎立談之頃發悟感通曾不旋踵遂
定腹心之契貞所謂千載之遇也然熹之私計
愚竊不勝十寒叢楚之憂不審高明何以處之
計此亦無他術但積吾誠意於平日使無食息
之間斷則庶乎其可矣夜直亦嘗宣召否夫帝
王之學雖與平布不同經綸之業固與章句有
異然其本末之序愚竊以為無二道也聖賢之
言平鋪放著自有無窮之味於此從容潛沉默
識而心通焉則學之根本於是乎立而其用可
得而推矣患在立說貴於新奇推類欲其廣博

是以反失聖言平淡之真味而徒爲學者口耳
之末習至於人主能之則又適所以爲作聰明
自賢聖之具不惟無益而害有甚焉近看論語
舊說其間多比類者比來尊凡固已自覺其非
矣然近聞發明當仁不讓於師之說云當於此
時識其所以不讓者爲何物則可以知仁之義
此等議論又以舊來氣象殊非聖人本意才
如此說便只成釋子休弄精神意思無復儒者
腳踏實地功夫矣進說之際恐不可以不戒筵
中孔講何書愚意孟子一書最切於今日之用



然輪日講解未必有益不若勸上萬幾之暇日
誦一二章反復玩味究觀聖賢作用本末然後
夜直之際請問業之所至而推明之以上之聰
明英睿若於此見得洞然無疑則功利之說無
所投而僥倖之門無自啓矣異時聞講如伊川
先生所論坐講之禮恐亦當理會也孟子論王
道以制民產爲先今井地之制未能遠講而財
利之柄制於聚斂培克之臣朝廷不恤諸道之
虛實幣司不恤州縣之有無而爲州縣者又不
復知民間之苦樂蓋不惟學道不明仕者無愛

民之心亦緣上下相通只求事辦雖或有此心
而亦不能施也此由不量入以爲出而反計費
以取民是以末流之弊不可勝揀愚意莫若因
制國用之名而遂脩其實明降詔旨哀憫民力
之凋悴而思所以膏澤之者令遂州遂縣各具
民田一畝歲入幾何輸稅幾何非泛科率又幾
何一縣內逐鄉里不州縣一歲所收金穀總計
何同者亦依實開幾何諸色支費總計幾何逐項有餘者歸之何
許不足者何所取之俟其畢集然後選忠厚通
練之士數人類會考究而大均節之有餘者取

不足者與貧使州縣貧富不至甚相懸則民力
之慘舒亦不至大相絕矣陸宣公論兩稅利害
數條事理極於詳備
似丁未是則雖未能遽復古人井地之法而於
制民之產之意亦彷彿其萬一如此然後先王
不忍人之政庶乎其可施也又屯田之議久廢
不講比來朝廷似稍經意然四方未覩其效而
任事者日被進擢不知果能無欺誑否今日財
賦歲出以千百巨萬計而養兵之費十居八九
然則屯田實邊最爲寬民力之大者但恐疆理
不定因陋就簡則欺誑者易以爲姦而隱蔽者

難於得實此却須就今日邊郡官田略以古法
畫為丘井溝洫之制亦不必盡如周禮古制但
以孟子所言為準畫為一法使通行之邊郡之
地已有民田在其間者以內地見耕官田易之
使彼此無疆場之爭軍民無雜耕之擾此則非
惟利於一時又可漸而復古之緒高明誠一思
之今日養民之政恐無出於兩者其他忠邪得
失不敢舉舉但政本未清障門未窒殊未有以
見陽復之效願更留意日為上一一精言之
至於省中職事施行尤切伏思直道而行無所



回互不待愚言之及矣嚴下問敢效其愚伏
惟采摛

合沈侍郎書

熹伏蒙送示告命極感眷存竊計掄揚推挽之
力多矣然熹愚不肖昨以憂苦之餘疾病殘廢
不堪仕宦故召命之下不得不辭最後諸公以
謂無故罷遣非朝廷待士之禮勢必難從不若
以徽祠為請庶幾有以藉手而罷始者猶以無
事而食祿為嫌不敢出口久之然後敢言意謂
向米遭喪既已去官今若朝廷畀之舊秩從其

所請使之得便私計而免於稽違偃蹇之罪則
已為非常之恩矣不謂今復橫被殊私事出於
望表始者聞之未敢遽信既而猶謂臺省諸賢
必有能論其失者勢必中寢忽前日府中送省
劄來乃知此命之遂行而今得竊窺訓誨叮嚀
之意尤使人皇恐震慄而不敢當已送建寧府
寄內今有二狀中省輒以附內得賜台旨投達
為幸但其間所陳緣愧恐悚迫不能盡鄙懷敢
乞因見丞相特借一言因熹之辭便從所請不
惟孤踈之迹得免邀君鈞寵之譏亦免以謬恩



朱文公集卷之二十一
濫賞上累公朝綜核之政則上下之勢兩便而俱全矣如其不然寧碎首瀝血以請違命之誅不敢蒙羞忍恥為徼幸苟得之人也切望台慈鑒此誠懇早賜矜念則覆護保全之賜終身奮佩何敢弭忘本欲自作劄祈哀又念孤遠不敢容易至感激知遇之厚則有不待言而喻者然亦頗恨其不能置此無用之人於度外而必以此以促迫之也此懷抑鬱無路自通正賴高明終惠之耳

與建寧諸司論賑濟劄

一 吏部司賑濟米合於文前差船般運免至冬後與民間般載租米互有相妨或致延滯

一 廣南最係米多去處常歲商賈轉販船交海中今欲招邀合從兩司多印文榜發下福州沿海諸縣優立價直委官收糴自然輻湊然後却用溪船節次津般前來建寧府交卸

一 般運廣米須得十餘萬石方可濟用合從使府兩司及早撥定本錢選差官使臣或募土豪給與在路錢糧及冬前速到地頭趁熟收糴

湖惠州興本路界相近

住回別無疎虞即與支



賞約運到米十貫在官中其糴到米數最多之人仍與別議留奏准具施行

一上件福廣米所到府城即城下居人自無闕食之理不須過有招邀上溪般米反致鄉村匱乏將來却煩官司般米賑濟勞費百端今合先次出榜曉諭諸縣產戶寺院除日逐出糴不得閉糴外每產錢一貫椿米三十石省禾亦依此糴兩貫以下不椿委社首通行勸諭親自封椿開具本都椿管米數及所椿去處限十一月內申縣抵備審實不得轉徇顏情虛申數目及交與怨仇生事擾擾其社

鄉下有外里產戶等寄莊即仰社首本年居人指定經官陳說封椿十分之二

一鄉下有產錢低小而停積禾米之家仰鄰保重立罪賞陳告亦與量數封椿十分之五並依前法

一上戶有願於合椿數外別行椿糴之人許具實數經縣自陳收附出糴量行旌賞

一所椿禾米更不預定價直將來隨鄉原高下量估平價出糴不以太貴以病細民亦不使太賤以虧上戶



一所椿禾米自來年正月爲始以十分爲率至
每月終卽給一分還元椿產戶自行出糶直
至稍覺民飢卽據見數五日一次差隅官監
糶大人一斗婦人七升小兒四升如至六月
中旬民間不甚告飢卽盡數給還產戶自行
出糶

一府城縣郭及鄉村居民合糶米米之家合預
行括音取見戶口實數卽見合用米數及將
來分定坊保給關收糶庶免欺弊大小

分作

一上戶自有差糶軍人自有及糧公吏自有廣
祿市戶自有經紀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
常住並不在收糶之限

一鰥寡孤獨老病無錢糶米之人候三四月間
別議措置如是饑荒須令得所

右謹具呈第一項至第三項乞使府兩司早賜
詳度定議第四項以後乞使府出榜通衢恐有
未盡未便之處今諸色人詳其利害疾速具狀
陳述廣詢審議然後施行使使大戶細民兩得
安便伏候台旨

此米須留以待來歲之用目今秋成在邇般
運到人已食新切乞存留無爲虛費椿米多
則上戶不易少又儲蓄不足此數更乞裁酌
更以戶口之數計之方見實用米數

與建寧傅守劄子

熹竊以秋冬之交寒氣未應恭惟某官台候起
居萬福燕北津建陽凡兩拜問必皆已呈徹矣
拜遠誨益忽已累日追思館遇勞貶之寵已劇
愧荷至於連榻奉教又皆潤澤忠厚老成人之
言感發多矣幸甚意昨日已至山間弛擔兩日

又當南下然早又水澁更須數日乃可抵城下
也歸塗訪問田畝曲葭相補計已未至甚虧常
數但備禦之策不可不講而知舊往往見尤不
能淨陳廢穀之害且云未論醞釀所耗只今造
麴崇安郭內度費萬斛黃亭小市亦當半之而
鄉村所損又未在此數與其運於他州有風波之
虞舟楫之費曷若生完此穀了無事而百全也
萬斛之麴將來一糜秣米又當以數萬計若能
果如前日收糴升米之說所完亦豈及此聞邵
武已行此令似以卓爾小邦尚能行之豈堂堂

使臺大吏之力而不能乎到安得浦城知友
書亦頗及此今謹納尾額高明更與楊丈熟計
之也但恐已緩不及事耳此人姓張名體仁好
學有古佳士也似亦與景仁昆弟同年前此因
垂問人物亦嘗及之矣又聞揚丈已行下主簿
糶米而未及秬秠之別不知果如何糶秬之害
前已陳之然千里之內戶戶不知其幾若必人
人糶米而食之恐無以濟其勢須令上戶稽留
禾米如前日之說儲備乃廣田所馮縣道官吏
之說皆憚於此計蓋恐上戶見怨又慮見財主

不知糶米之政與當日不同決無藉拱而可以
獲禽之理夫糶米者非能獨炊而自食
之其勢必糶而取錢以給家之用今但使之存
留分數以俟來歲聽官司之命以恤鄰里之闕
何所不可正使其間不無其煩難喻之以然喻
之以仁恩責之以大義甚不從者俟之以刑其
樂從者報之以賞何至憚其怨怒且慮其欺已
而不敢為哉似聞建陽之西已有自言於官願
以家貲二百萬糶米以俟來歲之荒而以本價
出之若果如此則人亦豈為鬼為魅全不可化



者但患上之人先以無狀期之故彊者視以為
深仇而肆其凌暴弱者畏之如大敵而不復能
以正義相裁二者其失均也嘗讀蘇明允書以
為權衡之論為仁義之窮而作竊以為此乃不
知仁義之言夫舒而為陽慘而為陰孰非天地
生物之心哉仁義之於人亦猶是已若仁義而
有窮則是天道之陰陽亦有窮也而可乎故凡
此所論雖若柱後惠文一切之說其實趨時救
弊不得不然蓋其心主於救人而所及者博故
雖有人所不欲而彊之者初亦不出乎仁術之

外也夜不能寐起坐作此信意直書無復倫次
不啻高明以為然否正使未必可行亦足以當
一劇論也前日所稟弟子職溫公雜儀謹納上
字已不少似可便刊女誠本傳中有一序恐可
并刊此印行紙內上數幅字數疎密須令作一
樣寫乃佳仍乞早賜台旨當不日而就也刻成
之日當以弟子職女誠各為一秩而皆以雜儀
附其後蓋男女之教雖殊此則當通知者使其
流行亦輔成世教之一事也雜儀之書蓋頃年
搢士嘗以教授者感今懷昔歲月如流而孤露



至此言之摧崩不能自己語次及之亦足為慨
然也熹本更拜書揚丈昨日方歸今早有人行
鷄鳴起僅能及此遂不暇作然所欲言不過此
想從容次必盡及之未拜侍前更乞以時自重
前即詔除然區區竊與聞人俱不能無借留之
願耳

答傅守劄子

垂喻曲折極感眷念之勤但茲事鄙意初固料
其如此蓋理法當然無可疑者台念不置宛轉
至今事體益以明白在使濟雖欲奉承朝廷矜
恤之美意而在熹豈得執法公之疑文以冒受
所不當得之封哉熹雖貧病然為日已久相能
自愛實不取以此自毀廉隅所累執事謹具狀
申乞寢罷其未行者收毀其已行者以安愚賤
之迹切望憐其誠懇特與施行千萬幸甚

致瀋參政書

乃者明公還朝一再旬朔即披書贊延登廟堂
近歲以來君臣之契咸會神速未有若斯之盛
者熹竊聞之不勝其喜即欲脩咫尺之書以稱
慶於門下顧以衰病廢因循前却以至于今



而遂不知所以進也不謂明公眷念不忘枉賜
手教伏讀感懼不知所言又得本府韓尚書報
朝廷以真業敢受祿之故申飭所司特給符券
府司既受而行之矣此非明公矜憐之厚則亦
何以得之自是以往不惟得以少遣溝壑之慮
抑使窮悴孤蹤不以矯異詭激得罪於公正之
朝爲幸大矣惟是支離伉拙無由進趨賓客之
後自竭愚頓以報萬分伏惟明公深以平生所
學爲念仰體聖天子所以圖任仰成之心端木
清源立經陳紀使陰邪退聽公論顯行則羣生
蒙福海內幸甚熹不勝瞻望蹙蹙之至

答龔參政書

伏自去春拜啓之後不復敢貢起居之問蓋懼
瀆尊之咎亦避投上之嫌其於瞻仰之私則不
以一日而忘也茲蒙賜之手書眷撫甚厚區區
感激蓋不勝言惟是恩除過望深所未安此雖
參政記憐疇昔有以及此然熹之平生有志無
才少容多忙參政固所深知顧乃以是勉之似
恐未得其適也數年以來私自揣度決無可用
於世重以前歲冒受朝廷寵褒惠養之恩其義



不容復捨退間趨場名官非惟自處已寄至於
友朋之論亦皆以謂必其若此庶或可以少補
前日冒受之非也曠以公狀申掌伏惟矜憐早
為敷奏如其所請或令仍舊充備祠官則熹之
受賜亡涯矣熹其勢終不可出萬一未蒙俞允
必至再辭竊恐迫阨之甚言語粗率有以自取
罪戾者參政必不欲其至此幸早圖之所以記
憐擁護之恩宜無大此者焉伏惟留意千萬幸
甚

答陳秘監書

熹憂患餘生屏處田野瞻仰重望蓋亦有年顯
晦殊途無由徹聲下下執事效乃伏辱下鄙而
惠以書喻以恩除之意且速其來斧弔良厚顧
惟衰賤無庸久絕榮望於此有不獲承命者已
具公狀哀懇廟堂所示告劄亦已送本府寄納
矣衰疾杜門瞻望無日鄉風引領不勝依依

與傅漕書

熹竟不免其有前日之命皇恐失措冀公以書
付陳舍人遣人以此意雖厚然熹出處之計
已定於前歲受官之日自至此不容復有前却



已具狀申省乃以告劉寄訖軍留乞賜台判送
下幸甚宮柳恐合口下解罷俸給不乞住勘為
幸龔公亦布書至門下還書之際或略及鄙意
蓋終不可復出者異時復得舊物或奉香火於
慢亭之祠以畢誅茅夕陰之願於喜足矣若迫
之不已必發其狂疾却恐倍費調護不若及此
而藥之之為全也良申省狀已極詳備不復為
第二狀之計矣用此進呈少假一言之物其勢
可以一請而遂切乞力為言之盡此底蘊千萬
幸甚

與呂伯恭書

熹六月初始得離婺源扶病觸熱幸免他虞到
家未幾忽聞除命出於望外不知所為然向年
所叨異恩已足朝廷賤勞惠養之意況乎又兩
三年精力益衰豈復尚堪從官不免後以此意
懇辭當以力請必得為期耳昨日得韓文書遣
時未有是說然見人說韓文嘗於榻前復及姓
名勢必緣此若然則是向來哀懇都無絲毫之
効足見平生言行不引副無以取信於人如此
使人皇恐無地自容向來冒受恩命已是辭却



一年後來見無恨殺又思此既是朝廷美意又直許其退閑於理疑若可受故不能終辭然朋友四面之責已不勝其累累況昔已取彼今復受此則是真爲龍斷無復康也雖有子貢之辯亦不復能自明矣在熹一身固無足道然區區自守略已半生辛勤勞苦無所成就今日韓丈又豈忍必破壞之邪况世衰道微士大夫假真售僞託公濟私者方驚於亡若又開此一塗使清官美職可以從容辭遜而得年除歲遷苟所不至則是此弊由真致之平也所以自任者雖

不覺言然又不至如此之慳賈不忍以身放此弊爲後世嗤笑已作韓丈書慰之幸因書更爲一言使其察此衷誠力辭廟堂因其辭避早爲寢罷不使蹤跡布露反取諫劄則拙者之幸也又況如老兄者未忘經世之心而又富有其具乃未收用而使此老出限在其先此又豈於直邪年來百念俱息惟覺親舊已賢警益之樂爲無窮何時復有從容論此意耶又向來見人陷於異端者無以攻之爲樂勝之爲喜近來唯覺彼之迷昧爲可憐而吾道不振之可憂誠實痛



傷不能自己言不知年老氣衰而然耶抑亦
漸得情性之正也向見吾人於儒釋之辨不甚
痛說此固爲深慮然不知者便謂高明有意陰
主之此利害不小蓋近日見得學者若於此處
見得不分明便使心誠學友有大過人之行亦
須有病痛處其爲正道之害益深正當共推血
誠力救此弊乃是吾黨之責耳

與呂伯恭書

區區出處之計極感誨喻異時難處亦深慮之
但目下便有許多間阻使人難於進退平生多

所愧

下

自信未及打不過耳又更有一

事平生自知無用只欲脩小文字以待後世
庶小有補於天地之間今若一出此事便做不
成設使異時收拾得就將來亦無人信矣又今
日諸公相說之意人人知之若到彼之後所見
一有不同便爲替負知己如陳了翁事亦是賢
者之不幸非其所欲也昔每事佳佳緘默隨衆
則其爲負益深又非鄙性所堪然則亦何爲必
出以犯此數患乎今日聞元使喪贈之命使人
感傷不正坐當不量公相知之淺深趣



向之同異故後來不免紛紛之論耳康節之慮
前此固嘗講之也以後如前乎恩命亦政焉此
然曾不足以止今日之所業者而或反以爲祥
此又豈計慮之所及乎猜阻之患亦深惡之但
既出之後既有妄發不能自己起則其爲猜阻
甫益深耳前日葉丞相以書來當時頗撻士各
之不盡此意以文或別以書言之今且望之兄
以此兩書曲折盡達韓文公曰別無醫治之法
只有早聽其辭便自此帖無事若更降指揮一
下一上則下官頓頭傳聞廣而譏議多必到矣

生事矣熹桐官向滿方患未敢再請只得再差
一次爲幸甚厚此外實不敢有一豪意思也前
書勇往之說以今觀之又似舊病依然略未痊
減一二分易言之責深以自懼耳

答韓尚書書

區區行役前月半間始得還家忽聞除命出於
意望之外自視才能豈稱茲選愧懼窘迫不知
所爲然竊妄意此必尚書丈過恩推挽之力既
而府中遽到六月十五日所賜書傳丈亦以所
得別紙垂示乃知台意所以眷念不忘者果如



此私感雖深然非本心平日所望於門下也熹
狷介之性矯揉萬方而終不能回迂踈之學用
力既深而自信愈爲以此自知決不能與時俯
仰以就功名以故二十年來自甘退藏以求已
志所願欲者不過脩身守道以終餘年因其暇
日諷誦遺經參考舊聞以求聖賢立言本意之
所在既以自樂間亦筆之於書以與學者共之
且以待後世之君子而已此外實無毫髮餘念
也中間懇辭召命反誤寵褒初亦不敢奉承既
而思之是乃君相灼知無用之實而欲假以閔

勞惠養之恩故少進其官益其祿而卒許以授
閑似若有可受者以故懇避踰年而終於拜受
私竊以爲是足以上承朝廷之美意而下得以
自絕於名官之途自是以往其將得以優游卒
歲就其所業而無蹙迫之慮矣而事乃有大繆
不然者熹亦安得默然而亡言哉夫以熹之狷
介迂踈不能俯仰世俗固已聞風而疾之矣獨
賴一時賢公名卿或有誤而知之然聽於下風
考其行事議論之本末則於鄙意所不能無疑
者尚多今若不辭而冒受則賓主之間異同之



論必有所不能免者無益於治而適所以爲羣
小嘲笑之資且熹之私願所欲就者亦將沮沒
而不得成其或收之桑榆而幸有所就人亦必
以爲已試不驗之書而不之讀矣又况今日一
出而前日所以斟酌辭受而不敢苟然之意亦
且黯闇而不能以自明諸公誠知之深愛之厚
則曷爲不求所以伸其志全其守而必脅毆縱
更使至此極也耶且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
獨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
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若熹者向既以辭召

命而得改官矣今又因其所改之官而有此授
熹若受而不辭則是美官要職可以從容辭遜
安坐而必致之也近世以來風頽俗靡士大夫
倚託欺謾以取爵位者不可勝數獨未有此一
流耳而通不與諸公必欲彊之使充其數熹
雖不肖實不忍以身蒙此辱使天下後世持清
議者得以唾罵而嗤鄙之也且熹之言此於門
下有王苦言悲懇無所不至而執事者聽之藐
然方且從容游談大爲引重而兵要歸成效則
不過使之內違素心外貽深譴而後已此熹所



不能識且復竊自計其平生言行必有七不相
副昔而使執事者不信其言以至此也深自悔
責無所歸咎然亦不敢終默默於門下是以敢
復一呈伏惟憐而察焉竊謂日所報大參書忽
忽不及盡此曲折故入潛易有言非獨以伸鄙
意於明公亦使因是以口達於龔公也必若成
命已行不欲追悔則願因其請免復異伺官之
秩其於出令之體似未爲失何必待其狂疾之
既作然後樂之乎瞻望明高無由繼侍情意迫
切言語無倫伏惟高明垂矜察

與龔公書

竊哀陋亡庸誤蒙引拔自知不稱管輅懇辭未
奉俞音祇增震懼今再有狀欲望哀憐早賜敷
奏施行則竊之幸也抑又有以聞于下執事者
竊自幼愚昧本無宦情既長稍知爲學因得測
聞先生君子之教於是幡然始復誤有濟時及
物之心然亦竟以氣質偏滯任簡妄發不能俯
仰取容於世以故所向落落無所諧偶加以憂
患心志凋零又已無德當世之念矣而明公乃
欲引而致之搢紳之列不識明公將何所從之



也使之隨羣而入遂隱而後耶則盛明之臣多
士盈庭所少者非喜等輩也使之疆顏苟行以
肥妻子耶則喜於飢寒者安已久所病者又不
在此也且必無已而使之得以其所聞於古而
驗於今者效其愚於百執事之後則喜之所懷
將不敢隱於直道一朝禍料非獨一時權倖所
不樂聞意者明公亦未必不以爲狂而斥之也
由前二者明公之計決不出此由後之說則懼
喜之殺身無補而反得罪於明公也意迫情切
言不及究伏紙貽報

與龍參政書

喜萬伏田里仰依大造自頃年勃奉祠以書陳
期之後無敢不敬輒也感教以記等威區區第
切憐仰效者竊聞遂政宰路歸學故鄉行道之
難不無私歎然意旨必得象候重塵瞻望顏色
以慰積年引領之懷而用病日間偶失儀伺送
非始願尤劇惘然獨念頃歲黃子客舍拜書左
右屈指於今十有五年其間事變反覆何所不
有而其下如人意使人悒悒下能無遺恨者則
已多矣憂患之餘衰病之落歸已無復當世之



念然私所去願借真天答聖心口新厥德公道
庶幾其復可行乎明公殫食自愛應之於後以
遂初心川海內幸甚身行良苦引首馳情

答陳丞相書

熹昨怪私費仰勸吊恤拜管還使未足究盡鄙
懷方欲別伸問訊之禮忽聞拜章公屯祈就間
退聖主重違明公之意峻其班秩而後賜可竊
自惟念雖與一道臨民同矢膏雨之潤不無悵
悵然想稅駕里門容就第超然事物之外其
樂有不可涯者至於聖主不忘之意則又海內

搢紳之所共慶而熹之愚昧竊獨深有感焉蓋
今時論歸趣益異於前後來諸公未見卓然有
可望以回天意者有識之士日夕寒心明公受
國家大恩起布衣至將相位尊祿厚德流子孫
今又爲聖主所優草士大夫所歸鄉如此詎豈
以一身之樂而忘天下之憂哉伏惟高明深念
此意亟於此時反躬探本遠使親賢以新盛德
廣賢業庶幾異時復起有以格君定國剷弊鉏
茲慰斯人之望者千萬幸甚

與陳公別紙

前幅所稟親賢遠任之意蓋已極清約聽然似頗未蒙深察憐不能已輒復陳之蓋在今日此事利害尤不難見惟試思平日所以願忠於國者云何而反求諸其身則其得失之數隱然心目之間矣有諸已而後求諸人無諸已而後非諸人況欲格君心以救一時之禍此豈細事而可不責之於吾身積之於平日而苟焉以一朝之智力圖之哉

與張丞相書

竊聞鈞旆尚留上饒不審幾日遂東所以反覆

啓告之方必已有定論矣但喜輻輳比來言者指陳闕失白發姦欺不爲不盡而未有開悟之益正坐不正之於本而正之於末不求之於理而求之於事不言所以增崇聖德紀綱政體之意而惟羣小之過惡是攻此其所以用力多而見功少者與伏惟高明深察乎此而有以反之庶乎其有以慰天下之望也蓋不惟元老大臣所以告君之體當然顧其理勢攻之於彼不若導之於此之爲易誦衆人之所已言不若濟其言之所不及者之爲切也鄙意如此而不能達



之於言不審相公以爲如何數日道間竊窺日用之妙其忠誠博厚之意蓋益然溢於容貌詞氣之間知數年以來所以進德者如此其深且遠也以此感物何往不通況吾君之聰明而又助之以海內忠臣義士之心乎願相公益勉旃不幸而不得其言則不可暫而立其位也

冀前幅之尾所稟九願垂意蓋不合而去則雖吾道不得施於時而猶在是異時猶可以有爲也不合而苟焉以就之則吾道不惟不得行於今而亦無可望於後矣此其機會所繫不淺真愚不肖又病且衰蓋已決然無復當世之願顧其痛心疾首所不能忘者獨在於此前日雖嘗言之然自覺有所未盡故復喋喋於此忠憤所激至于隕涕伏惟相公念之

答呂伯恭書

遞中兩辱手教獲聞邇日秋清尊候萬福感慰之至但所被恩命以真之資歷分義精神筋力皆無可受之理雖感君相矜憐之意重以仁賢說誘之勤終未敢起拜而恭受也中省狀已附遞回付奏邸副本錄呈叙說雖詳然似無過當



之語只是須如此說方盡底蘊耳如以未安幸
為却回仍別為作數語見教庶幾可以無忤若
只真自作終只有此等詞氣出來也觀此氣象
豈是今日仕途物色當路者必欲彊之大是違
才易務矣區區之志狀中備見更有一事自數
年來絕意各官凡百世務人情禮節一切放倒
今雖作數行書與人亦覺不入時樣唯在山林
則可以如此恣意打乖人不恠責一日出來作
郡承上接下豈容如此三已慣却心性雖欲勉
彊亦恐旋學不成徒爾發其狂疾此是一事又

數年來次輒數言口道方略成頭緒若得一向無
事數年不死則區區所懷可以無憾而於後學
亦或不為無補今若出補郡吏自有簿書期會
之勞送往迎來之擾將何暇以及此因循歲月
或為終身之恨而其政又未必有以及人是
其一出乃不遇一兒女飢寒之計而所失殊非
細事此皆未易與外人道故狀中不敢及之只
欲老兄知之耳為此等暖氣使上不得罪於君
相下不見疑於士大夫足矣扶接導養之功止
應於此用力想不以為煩也揆路未敢作書煩



為深達此意。後此事定。營再得官。觀如舊。便
自作書。身之。冬。當滿。今既未。堂命。亦
未敢。便落。舊衙。但不。敢請。俸。且。或。恐得。同。別。有
所。加。此。亦。以。然。難。受。亦。可。微。詞。風。曉。之。免。臨。時
須。紛。紛。也。千。萬。留。念。至。懇。至。懇。保。全。孤。跡。使。不
至。踈。脫。深。有。望。於。高。明。也。熹。來。日。出。紫。溪。迎。哭
劉。樞。之。柩。昨。得。其。訣。書。猶。以。國。恥。未。雪。為。恨。亦
可。哀。也。臨。行。甚。冗。又。急。遣。回。遞。中。草。草。作。此。殊
不。盡。意。八。月。十。七。日。上。狀。不。宣。熹。頓。首。再。拜。

一。重。不。及。所。狀。昨。日。亦。嘗。以。書。附。政。和。行。者。

想未能即達也。此事亦告調護得免踈脫。朋
友之賜厚矣。欽夫又不得書。彼想時聞問也。
程驅迫不得少休閒。此尤使人怕出頭耳。

荅鄭白明書

副封曩恨未見。今茲幸得竊讀感歎之餘。歛衽
敬服。嘗竊論之以為非獨忠諒懇切。有以過人
於才辨智略。亦非人所能及。不知劉元城陳了
翁輩如何。爾上聖聰明開納如此。一旦感寤去
鼠輩如反覆手耳。太平萬歲。雖老且病。尚庶幾
及見之幸甚。幸甚。補郡懷章。雖鬱公議。然得以



此閒暇進德脩業益懋久大之規天意亦有非
偶然者矣更願深自培養以厚其基篤志講學
以濬其源使誠意克積而鋒穎潛藏義理著明
而議論條暢則一日復進而立於朝其所以動
寤啓發者決不但如今日之所就而止也蓋前
日文字因為剴切但論事多而論理少數羣小
之姦欺雖詳而於人主之所以端本清源脩德
立政之意有未備也此其所以然者失於逆料
聽者謂之迂濶而不敢言亦自於此理講之未
精不免於自以為迂濶而不足言也兼今日之

病只此一病最大若藥之未効則其他小小證
候不必泛投湯劑以緩藥勢而欲攻此病所用
之藥亦須一君二臣三佐五使多少緩急次第
分明乃易見効今既雜治他證而所用以攻病
根者又未免互有得失亦已嘗為令弟言之婦
當一一稟白不審尊意以為如何衰陋不堪以
及此猥蒙不鄙見使與議其間亦私感時論之
至此不覺傾倒而忘其愚耳此外則伯恭所告
讀書取人之意亦所宜深留意者蓋吾人所立
已如此使天無意於右宋則必有此意異日



之事豈得而辭其責哉然則今日吾人之進德脩業乃是異時國家撥亂反正之所繫非但一身之得失榮辱也惟高明深念之然講學之方未得面論猶頗以為恨也陳丈此行所繫不輕待於下流不勝日夕之拳拳也熹之出處不足為時重輕諸公或聽其辭固幸不爾則受命而復請祠又不得則當中審奏事以下可否又不得則引疾丐闕此於進退固自以為有餘裕者未審老兄以為如何若終身不出之計則自祿不逮養之時已決於心懷矣今亦不敢固必且

得隨事應之耳但中審狀中欲少露久違軒陛願得一望清光之意使知本無若薄詔除之心不知可否幸為華厚留數字於曹晉叔處令尋的便附來兄教為望或不必然却只依常格寫去也似之文字果佳甚慰人意老兄亦當勉其進脩以俟時也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規晚年出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少有所立即自以為事業止此更不求長進了判公所謂長俗易高險塗難盡者亦可念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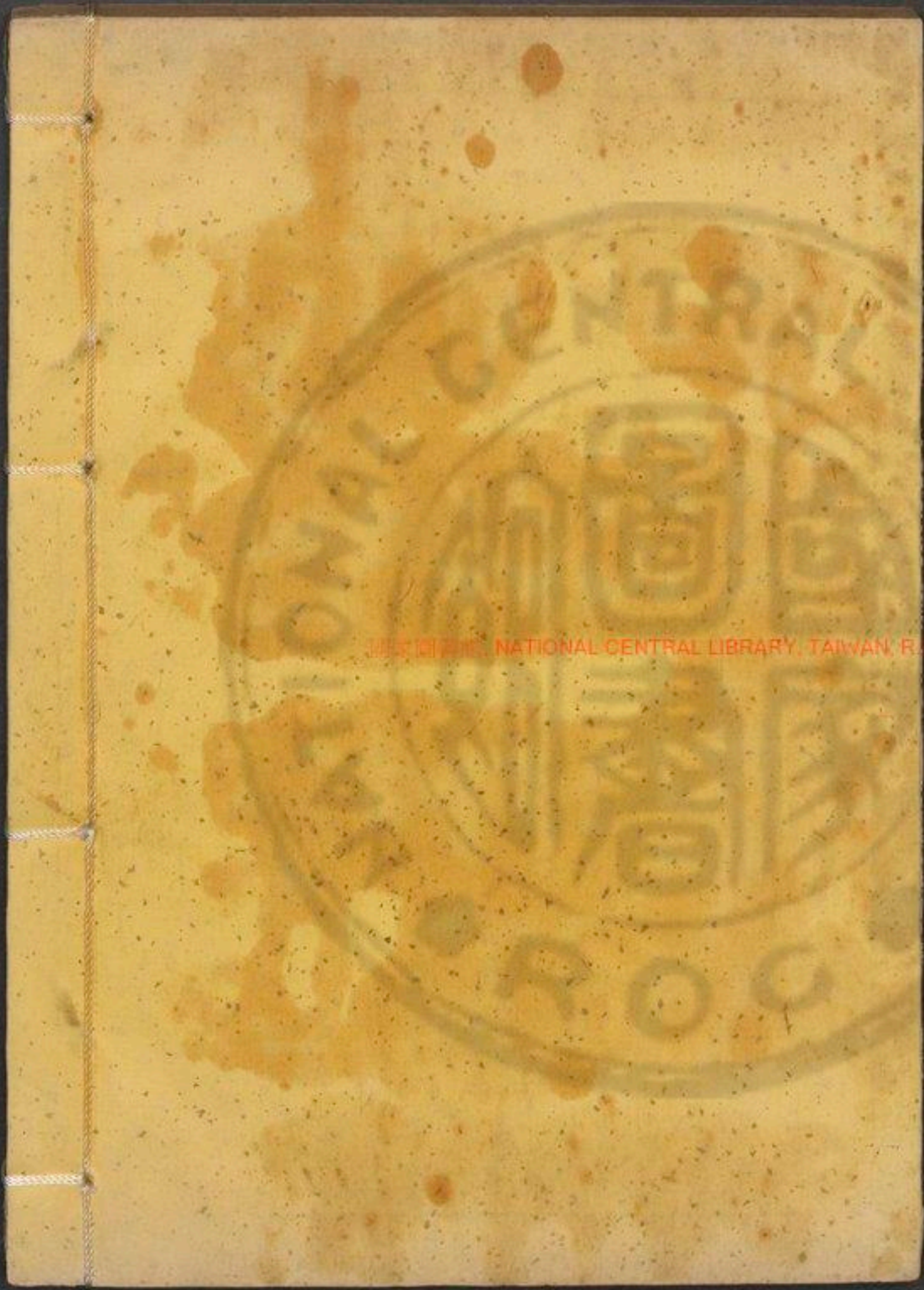


善即當扶掖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吾輩將來
切身利害蓋之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
為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間也陳候官處
更有胡明仲侍郎史論議論亦多切於事理不
知嘗見之否若未可就借看發人意思也

昨得都下知識書云伯恭說熹不必請對此
其意蓋恐熹復以抵觸得罪沮壞士氣此意
人少識之者只似熹偷得差遣做一般彼意
固善然恐不可承用也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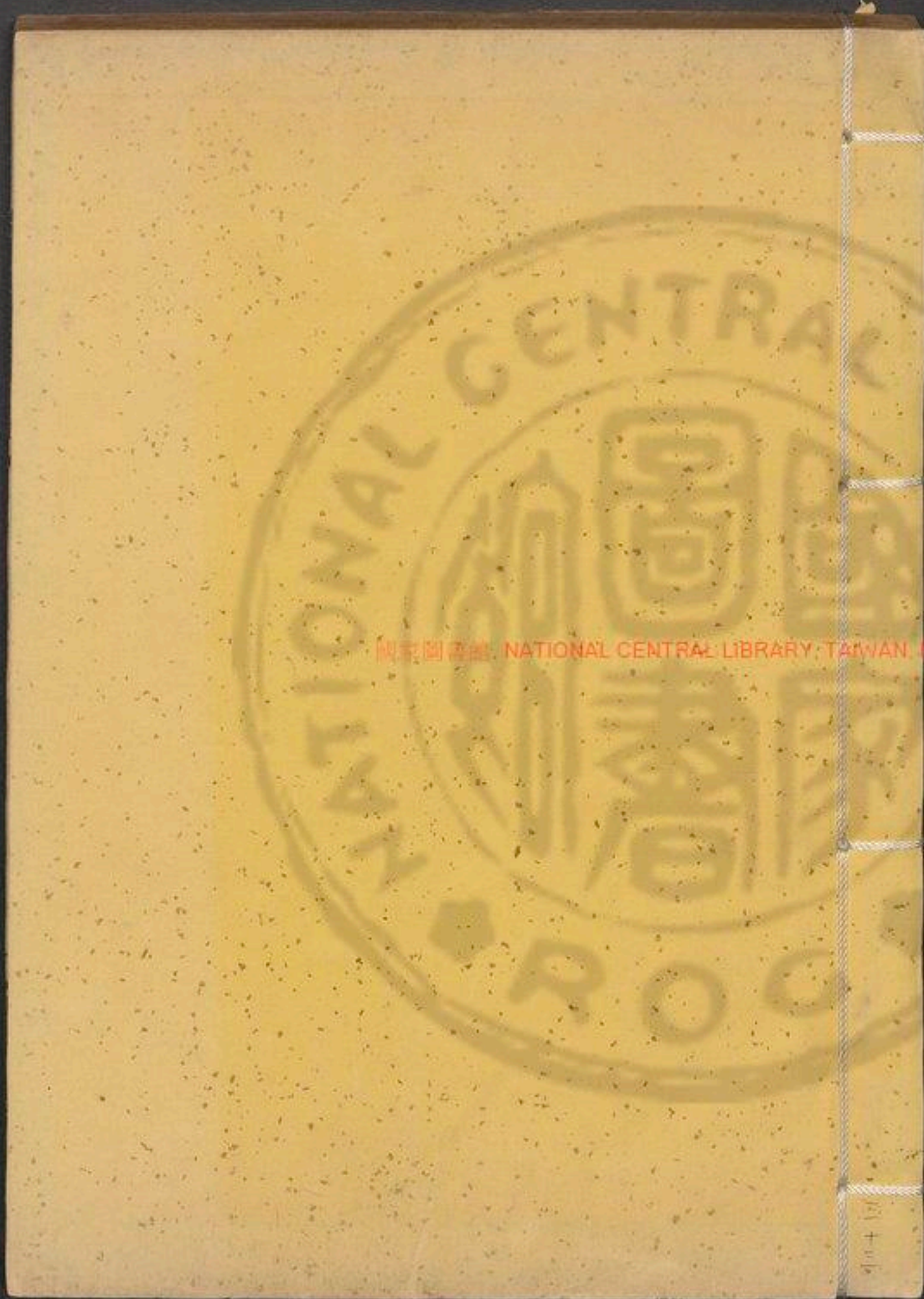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五





UNIVERSITY OF TAIPEI,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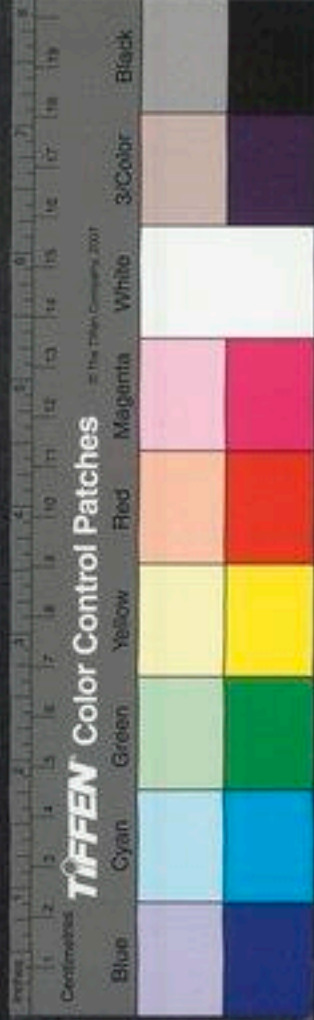


梅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書府事出度

與史丞相劄子

真申謝常禮已具公函候問勤誠又見前幅不
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唯其愚感之鄙懷則有
不得不為執事言者蓋伏自頃者謬蒙陶鑄懇
辭不獲不敢屢瀆朝聽即已力疾上道來見吏
民違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驟嬰吏役
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益加之伉拙有素
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為之念已不入時宜



輒復慨然自發計此孤危竊恐未敢告去之間
已不免於彈射之禍矣在嘉惠賤不足深惜所
可惜者明公薦延海內名士今無得立於朝者
甚或重遭詆毀被以惡名而去若又以嘉惠之故
重爲門牆之辱則於私義誠有所不敢安者切
望鈞慈早賜垂念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奉其
不肖之身以歸老於故丘則明公之賜之厚又
百倍於前日之所蒙矣冒昧感尊伏增恐懼至
於病衰且暗作字甚略并其寬度有以亮之幸
甚幸甚

與三編卷四十一

冀申謝常禮已共公函候開動誠又見前幅不
敢復有陳及以恩鈞聽准其區區之鄙懷則有
不得不高執事言者嘉伏自鉛山拜領鈞翰之
賜屏營詳承愛念良厚遂不敢復請謹已力疾
乘兒吏民道負初心已積慚憤而閑放之久遽
從吏役觸事迷塞復有血指汗顏之羞加之仇
拙有素不能俯仰流俗雖欲抑而爲之念已不
入時宜不忍徒絕所守輒復慨然自廢計此孤
危竊恐未及引去之間而巳有或擊之者雖欲



夙夜究心詢求民瘼爲此一方除深錮之害興
久遠之利以副聖上特達之知羣公薦寵之意
亦不可得矣有少文字託潘郎中衣寺丞面稟
若蒙矜念早賜廻轉使得先駭機之未發而去
之則熹之受賜又不啻前日之所蒙矣冒瀆廢
尊伏深感栗病衰日暗字畫不謹并乞矜恕

與友寺丞書

真矣計此來無可言者初藉稍可支吾亦不敢
必爲去計今內則精神昏憤兩目生花白晝對
空往往坐睡而省閱文案發書決遣之際爲尤

甚此一當去也外則財用耗竭支遣不行性本
踈拙不能稽考收拾恐更一二月轉見狼狽此
二當去也至於刑獄最是重事而一經監司何
問官更便欲望風希旨變異情節則是此事亦
復不得自專此三當去也鄙性伉直不能俯仰
所以忍飢杜門不敢萌仕進意今行年五十乃
復變其所守爲此睚眦以求苟免於譴辱中夜
思之旣以自愧而當其俯仰之時大悶不聊深
恐不能自抑而忽發其狂談此四當去也到官
兩月思歸之情不能自閔往往無日不發於言



朱文公集卷之六
語書問之問官吏知之亦不復以尊重難危見
期所以號令不行財賦不辦而熹以一身孤客
於此攜小兒甥在此無婦女看當無日不病熹
時又須自視問其醫藥家中碎小想見無人收
拾亦復不成模樣業已不爲久計又不容復往
般取以耗公家此五當去也蒙喻作書從班言
路諸公此非所憚但初意只一二月間便去故
不能虛爲此以違素心今既不能得去又有所
奏請事勢頹白已不免作書與之但言語拙
直不能婉順其間未必不有觸其忌諱者或反

以速其抨彈亦不可知此六當去也向來開中
私竊有所論著自謂庶幾可以傳前聖之心開
後學之耳目實非細事今既來此無復功夫可
以向此而衰困漸盡與死爲鄰萬一溘然於此
則此事遂成千古之恨非獨熹不瞑目而已也
此七當去也當去之事略數之有此七條其他
曲折不暇徧舉熹亦已有書懇諸公再祠然又
不敢盡言此意只告尊兄力爲一言使必從所
請乃千萬之幸大抵自度材力事勢祠廟之外
不選甚差遣都做不得小則小狼狽大即大狼



須遠即遠狼狽近即近狼狽諸公僕相哀憐必欲扶持而全安之豈應使至此極耶幸以此意極力盡言使不至於再請以煩尊聽則大善不然繼此亦須有請但恐前所陳者忽有一事不恰好則諸公雖欲相維持亦無所用其力耳

與曹晉叔書

熹此既多病而郡中窘闕外縣廢壞本初不爲久計不欲深料理今決不容久安前月末已上祠請度更半月必有報萬一不遂不免再請以必得爲期耳學中待到今已漸有能致思者但

恨非久客不能盡所以告語之意虛草亦唯三峽玉淵爲最勝然暫遊不疑賓從很多不無勞擾亦不敢數出也作官不好相此可見山亦不可得遊而況其他乎谷簾遠未能至但飲其水信佳恨遠不能奉寄以助其旨之奉耳趙丞書掩已附的便渠前日遣人來有書今却附納直卿已歸所與之書亦回納也周子一冊二圖已就令內去又一本寄伯謨不及別書便中承書甚慰意也子澄近到此相聚甚樂謾知之

與楊教授書

熹昨日面懇寢罷護板車未蒙深察竊自愧恨
誠意不孚言語不足以取信於左右欲遂息默
則事有利害不容但已須至再有塵瀆蓋茲事
之不可者四而長者之未喻區區之心者一此
書雖多前賢之說而其去取盡出鄙見未必中
理或誤後人此不可之一也政使可傳而脩改
未定其未滿鄙意者尚多今日流傳既廣即將
來蓋棺之後定本雖出恐終不免彼此異同爲
熹終身之恨此其不可之二也忝爲長吏於此
而使同官用學澤錢刻之所著之書內則有朋

友之誥實其外則有世俗之譏嘲雖非本心豈容
自辨又况孤危之蹤無故常招物虜今乃自作
此事使不相悅者得以爲的而射之不唯其秋
喧喧聒聒使人厭聞甚或緝以成罪亦非難事政
如頃年魏文行刻程尚書論語乃至坐贓論此
不遠之鑒此其不可之三也近聞婺源有人刻
熹西銘等說方此後書毀之書行未幾遽自爲
此彼之聞者豈不恠其被毀者豈不怨怒此
又使熹重得罪於鄉黨宗族此其不可之四也
昨日蓋嘗以此爲恠而不執事不深曉直以熹爲



謬為謙遜者言之不得已而為此書其不遜甚矣正以非其一時苟作之文是以謹之重之而不敢輕出而平日每見朋友輕出其未成之書使人羞而流傳而不之禁者未嘗不病其自任之不重而自期之不遠也區區於此實有廣已造大之羞而執事者反謂其謙為謙遜而為此不情之語其不相察亦甚矣區區意迫切不得不力懇於左右幸原珍照一言罷之其所已刻者每請泐以私錢春贖毀去而其已置之版却得而議別刻一書以成仁者開導道術之意自不

笑為善事不審尊意以為如何專此布露切冀
痛察

與堂端書

真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怒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細降辱感重謀及疎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顧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用功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



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伎
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
操擢寘諫垣納用其言屏去姦惡皆所謂膏肓
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
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
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兆耳
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
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臣子
者知良醫之傷已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
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
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
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喜之過竊獨私憂過計
意夫姦賊類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
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
何以處之蓋伐木而翦其支葉不若斧其根壅
水而捍其皮流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
噪呼以逐虜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遠也今
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過以當
其熾怒決裂之勢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
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殫



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奴僕畜之初不責其名
檢而問者議臣乃復抉摛奇細而一一以陳之
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閑逢迎縱史使人
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
徂於卑沂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闡賄賂公
行效邪堵立蓋凡所以爲天下國家之綱紀者
口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
之罪所以上通於天而深爲今日膏肓之病
執事誠能聲此爲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
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暇合謀并力以決去

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大平萬
歲意雖不武尚能爲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
意不喜此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爲明主言之
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矣謹已束
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母以爲戒而亟深圖之
則天下幸甚亟遣此人專此布稟交淺言深分
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
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疑伏惟深察然此書
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
爲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小貼子

此事所繫不輕其成否不可必但義所當爲
有不得而避者願早決計萬一不濟此心固
無芥於幽明四方忠義之士必有聞風而興
起者直言日間聖主之心終必感寤矣蔡差
野心言及於此不勝憤懣痛恨之至

與皇甫帥書

似聞戎車將有湖廣之役不審定以何日戒塗
伏計運籌決勝自有成筭疎遠不當僭有所陳
然慕用之私懷不自已輒效其愚惟高明裁之

真定長岡中火燭試步泉漳之間其地密濶

西項歲山寇出沿之處紹興十八九年間朝廷

屢遣重兵卒不得志其者至於敗衄狼狽不還

及後專變陳太尉敏招募士兵而後克之所謂

左翼軍者是也蓋此輩初無行陳部伍憑恃險

阻跳踉山谷之間正得用其長技而官軍乃以

堂堂之陳當之地形兵勢凡彼之所長者皆我

之所短是以每戰而每不勝也近年茶寇形勢

正亦如此所以江西官兵屢爲所敗而卒以摧

鋒敢死之兵困之此往事之明驗也竊計今日



湖廣之寇正亦類此熹願太尉養威持重擇形
勝之地堅壁以待之而廣募土人鄉兵厚其金
帛結以恩意使之出入山林上下溪谷以與此
獠從事則彼之長技正與賊同又倚太尉之威
聲以順討逆彼敢息遊寇之衆亦將何所逃其
合哉熹書生也輒語軍事近於僭率而可笑然
私心惓惓竊恐太尉不勝忠義奮發之心直欲
以輕兵銳進深窮巢穴草薶而禽獮之則非計
之得也夫率東南形勢絕與西北不同願更博
方而審度之以圖萬全之計則區區之望也

知照敢布陳之以俟采擇惟不以未狂妄畏
怯而鄙棄之則幸甚幸甚

與王漕劄子

熹輒布誠悃仰清台聽焉比蒙聖恩誤膺郡寄
懇辭弗獲亦既視事唯是小邦民貧財匱歲必
乏數月之糧熹到任以來官兵廩給全無顆粒
可以支遣究原其弊緣本軍三色所管苗米止
四萬六千餘石每年糾撥起四萬外餘米亦係
使臺盡數劄發如此則本軍將何所取以供用
度較之旁郡如饒州皆有存留贖用官兵米



數獨本軍先來有失申請存留支遣況今來除
上供已起外自餘未發米數係諸縣先因旱勞
有逃移死亡及零殘拖欠無戶可催之數縱有
催到非惟不多又且田畝政隨即借充目今虛掛
欠籍用敢輒拜公牒白月浚控告乞台慈仰體
邇者聖詔丁寧之意計盈虛通有無將淳熙三
年四年五年未起零欠之數悉從蠲免繼自今
以往亦乞存留以爲贍川官兵之費高明必有
以矜憐之與其留枉以爲便終爲後人之妾費孰
若使千里並受其賜而民力不至於重困耶

執事圖之干冒台嚴不勝恐悚

與顏提舉劄子

喜耶者輒以撥米干冒台聽仰荷矜憐俯從所
請然黜俟久之未蒙明文行下今復專人具稟
欲乞台慈特照舊例早賜開允不勝幸甚復有
少稟本軍米斛舊來多就建康交納近一兩年
忽蒙使臺改撥入都不唯小郡頓增水脚之費
無所從出而舟船艱得裝發遲緩盤剝留滯耗
折百端於事有甚不便者今亦有狀申稟乞賜
台旨只令赴建康府交納僅蒙垂念不勝厚幸



與顏提舉啓

熹不揆疎遠疵賤之跡自到任來數以繼事仰
干台聽例蒙矜照感幸已深惟是至今未被明
文行下竊與一郡官吏軍民同切翹跂以俟嘉
命今此又有所稟仰祈恩施內循進越不勝恐
悚熹昨以星子一縣稅錢偏重奏乞蠲減亦已
具申聞矣今聞睿旨已下使臺竊惟聖天子明
目達聰之意雖不間於芻蕘至於其所決然取
信而亡疑則在明使者之一言耳欲望台慈早
賜垂念遣吏核實具以上聞使一方疲瘁遺氓
速霑仁聖之休澤不勝幸甚至於前請亦乞姑
終大賜以慰顛顛之望千萬幸甚幸甚

與顏提舉劄子

熹瞻望使臺無由伏謁傾仰不自勝長至節臨
又不獲奉觴羣吏之後尤切馳情已具公牘脩
慶竊惟清名重德士論所歸履茲剛長之辰固
不待祝而諸福朋來也真昨者使還蒙賜手教
復以標準新圖魯公墓帖爲貺尤荷不鄙之意
前此因遣牙吏部綱嘗具稟劄略陳固陋計今
當以徹聽聞矣恐或未安更望垂誨幸甚幸甚

撥米二事仰荷台念感激尤深蠲租之請亦當
已蒙施行矣區區衰拙不堪爲吏強顏於此百
事隳廢若非明使者矜而宥之種種假借久已
罪去矣復有少懇別紙布之伏乞台照

與顏提舉劄子

熹復有少稟澈郡今秋少雨晚田多旱除星子
都昌多是早田被災處少唯有建昌一縣晚田
數多前此失於訪問遂速檢放之限近因遣佐
宣撫縣乃知其實則又不容坐視已具奏聞及
申使司而熹已具狀申省自劾矣見亦一面遣官

行視俟見分數當復具申使司得賜矜從略與
減放不勝幸甚星子王令老成篤實邑人甚愛
之同官中如其比者蓋少也小郡荒涼人材衰
乏同官中可任者不過三數人其間又有有才
而過當其他則又難言所以凡事費力不能滿
人意誠無心顏久乃滌祿自劾之請既上即束
裝以俟罷遣矣每荷垂念故敢并及之

與執政劄子

已亥冬

熹昨以疾病侵凌不堪吏責屢以祠官之請冒
瀆朝聽伏蒙鈞慈垂念未忍棄捐不惟發教下



臨慰藉勤懇至於士友之間傳道所以誨飭存
撫之意又諄諄焉自惟疵賤何以堪之感激之
心無以為喻自是遂欲勉竭駑庸冀以仰答恩
私意謂姑使上不得罪於朝廷下不得罪於百
姓則亦可以少延時月徐於前懇而山哥愚魯
不能斟酌事宜近因屬賸旱傷英於於放加以
催科不無追擾遂致人戶流移怨聲騰起仰惟
朝寄本以為民俯循素心亦期及物今乃一舉
而兩失之日夕憂愧疾病益侵勢恐不堪復加
勉彊不得不早為計謹已具申都省欲望鈞慈
特與敷奏剴削罷遣以謝無告之民其謹頓首

沒齒何敢有怨或蒙矜憐曲加全護使其仍得
祠官之祿以終餘年則其言又甚矣干冒崇
嚴不勝戰栗

與丞相劄子

竊輒有危懇仰干洪造喜昨蒙誤恩畀以符竹
自度疎野不堪委寄累辭不獲龜俛就事今十
閱月矣惟念君相所以眷顧使令之意不敢不
竭駑頑以圖報稱而材力有限疾病相仍形苦
心勞卒無善狀政荒財匱歲惡民流自去秋以



平知舊在來涉其境者問於道塗黃童白叟無
不愁歎蹙頰或苦其刑政之苛或病其征賦之
重以至流聞遠邇亦莫不然貽書譙責提耳告
戒者殆無虛日以故去冬嘗以公狀申省自劾
又以劄目哀鳴冀得早掌數奏亟賜罷免而鈞
惡含覆未遽矜從疎遠懸微何敢固必謹以抑
人自強祗服官次不敢復有所言矣而一二月
來國言愈甚士友之責愈深使人日夕憂惶不
知所以自處夫為政而不宜於民為所厭苦至
於如此誠無心可任官有無顏可食俸祿不免

與丞相別紙

復言原稿有陳請而又竊惟某官終法由騷
保全不忍以其罪戾之跡聞于天聽故於公劄
更不敢具述如上曲折儻蒙陶鑄得以病免其
何幸如之仰瀆高明俯伏俟罪

熹區區愚懇已具前幅復不自量輒有踰涯之
請忘其罪矣敢私言之熹愚昧之資少即疎嬾
書史之外酷好山水今以其官造化之力乃得
為吏廬阜之下其在於泉石號為東南最殊勝
處固已私愜所願而去歲勞農山間又得所謂



白鹿洞者溪山邃密林岫茂美尤有幽絕之致
熹惟是雖遐僻而實先朝所嘗留意不當廢墜
至於如此乃即其處復立七架小屋五間亦已
具狀申省矣因竊妄意以爲朝廷儻欲復脩廢
官以闡祖宗崇儒右文之化則熹雖不肖請得
充備洞主之責將與一二學徒讀書講道於其
間庶幾上有以副知遇使令之意下有以遂其
平生之懷若復更蒙矜憐假之稍俸略如祠官
之入則在熹又爲過望而於州縣亦不甚至自
糜耗顧以事體希闕言之若草野而僭侮者是
以不敢輒具公狀申聞惟冀鈞憲深察愚悃都
俞之暇因事及之萬一可從則熹之受賜爲不
淺矣狂妄之罪亦惟有以寬之

與王樞使劄子

熹不避狂悖瀆尊之罪復有迫切之懇須盡布
陳熹素愚昧不曉物情加以間散日久充不諳
悉吏事至此將及一年凡所施爲雖不敢不竭
愚慮而所見乖謬動失民和四方士友貽書見
責者積於几閣不知其幾而前件陳克已者尤
其詳盡其間歷數諸政無一可者迹其所聞皆



有實狀區區鄙劣亦豈不欲痛自矯厲以補前
愆而精力凋殘已有所不能及者矣竊以爲此
非姦民猾吏流言飛文之書乃出於相愛慕來
問學之口尤足取信故敢冒昧激連陳獻若蒙
鈞念得以備呈東府兩公庶幾有以察熹前言
之非妄者早爲開陳亟賜罷免或如前兩劄所
請者則真猶可以不重得罪於此民而此邦之
人猶可以安其生業而免於流亡死徙之患不
勝幸甚干犯頓仍伏紙尤增墮越

與丞相劄子

熹仰惟知照慮其罪戾猶復別有私懇辨以俾
干鈞聽熹近因尋訪得白鹿洞故基稍加興葺
已具曲折上之尚書矣今以罪戾義當自屏而
狂妄進越猶欲並緣此事輒有私請蓋熹前幅
所懇二端竊計必有一遂若直蒙賜以罷免則
固無復敢有所言苦以洪私曲被使得復備祠
官之列則熹竊願必相特爲敷奏舉先朝之故
事脩洞主之廢官使熹得備執經焉而其祿賜
略比於祠官則熹之榮幸甚矣蓋與其使之以
崇奉異教之香火爲名而無事以坐食不若脩



祖宗之令典使之以文學禮義為官而食其食
之為美也。意遠外之舉率易及此誠有草野佞
侮之不足其貴亦朝廷正名革弊之一事竊惟
聖君賢佐心乎善忘是以敢冒言之

與曹司叔書

熹求去久丁獲近必得機仲及一二知識報諸
公已有見許之意其說可笑會前數日已遣人
行投此際會必得之曾原伯亦許為致力也
但聞敵夫病可憂前此得請意欲一往不之
若已歸湖南即日江西便道以歸也此間謬誤

想亦傳聞近得陳勝私書責以煩刑暴斂數條
已封與王季海託其轉呈東府矣今但得脫去
為上更不論此是非虛實也季通子直到此相
攻亦甚力次第不虛傳也劉公度來此不能久
居其氣質不易得德廣留家於此暫歸臨江矣
東老可傷此人行遽未暇致奠因見其子幸及
之擇之書角煩付往近刻康節書納一本他無
可寄也

答黃教授書

熹無狀居此一年有餘率意直前不能違道干



譽得罪於士民多矣請詞雖已報聞然旦夕自當以他罪行遣不至久為仁望之害也示喻曲折深荷愛念然必欲使熹餒啗虎狼保養蛇蝎使姦猾肆行無所畏憚而得歌頌之聲洋溢遠近則亦平生素心所不為也姓高人事文叔在此備見首尾此而可怒則亦無以官吏為矣至如木炭錢事亦是州郡所當為而幸上司之見聽方恨不能推類盡蠲苛擾初不以是而求歌頌於斯人也此錢都昌所減獨多又是毛掾考究之力此人固有過當處然細詢田野之言而考之案牘以求其實則前日銷骨之毀亦云甚矣此舉錯枉直之間所以難明非有道以照之則所自謂公正者未必非私意之尤也區區不喜自辯又於老兄不可有隱情故久不知所以為報今偶有便信筆及之非欲較比是非亦欲老兄深察於公私名實之間而真得其所謂本心之正耳太極之說甚善南軒遺言兩句不知其本文上下所指何事俟更問之定叟也

與江東陳帥書

茲者伏審榮被明綸進班亞保竊惟明主思賢



念舊之意可謂盛矣然使相公尚淹藩服而未
得究其輔贊彌綸之業則海內有識之士猶以
為恨抑無故而驟遷在彼權幸寵利之臣則可
而施於相公則於四方之觀聽亦不能無所疑
也不審高明何以處此熹則竊為門下憂之而
未敢以為賀也茲承鈞慈遠賜手書竊審言欲
有所論建自以文不逮意而罷熹於大竊為門
下喜焉而敢冒進其說夫諫說主於忠誠不尚
文飾且今日之言有不可緩者猶採火迫亡人
也況以相公之忠義懇切豈真以文不足為病
而怠於納諫者哉亦曰將有待而言之耳夫諫
誠有待而言之則其所待無不大於今日之所
遭者願相公因辭謝之章而因有以附見其說
不必引據鋪張不須委曲回互直以心之所欲
言特之所甚患者條件剖析為明主言之其所
病者乃在於文之過而不病其不早也幸而聽
從天下國度其賜而相公之榮豈止於今日不
幸而不入則相公辭受之決亦不難處矣夫今
不言於天下之事因失其機而在戎者不無昧
利之嫌一旦雖欲復有所言人亦莫之聽矣長



孫無忌之事與近歲李叅政先前車尚未遠也况今所校正與其人併肩而處若果出於無心尚為可取且又安知其不故以是風切相公而使與之同哉熹竦賤狂瞽之言意謂必觸雷霆之怒今聞已降付後省矣是明主因優容之但此言宣露賤迹自是愈孤危矣夫以聖恩之寬大於熹猶且容之而况於相公乎萬一未即開納無後咎餘責亦可保矣願相公勿疑極意盡言以扶宗社以救生靈熹不勝激切懇禱之至

與陳帥畫一劄子

一本路諸郡旱損處多竊料將來賑濟用米不少然今來旱勢甚廣近郡之穀不復可仰須廣為規畫多致米斛乃可接濟至如乾道七年本軍得米凡五萬石然流殍之民不可勝數田里空虛至今未復此不可不早慮也似聞總所積穀頗多日就陳腐更久亦不堪用若得商量措置且就支此米餉給諸軍而計諸路綱運除檢放外更許截留分與諸州賑運賑雜收簇價錢所管或候豐年補前本色斛斗亦為利便

一自今早勢如此而漕司差人在此催發舊欠夫催欠之與揀災事體各別不可雙行欲乞一言且與追回其他州郡想亦有此并得一例施行尤為幸甚若是戶部指揮漕司自合申請停緩或不敢言則丞相自當言之亦致和消泯之一術而裨急步民之切務也

一去年赦恩所放官物諸司依舊理催欲乞帥司因此早傷作訪聞檢舉行下諸州令逐一具申特與蠲放

一旱災如此良由賦歛苛急民氣不和所致欲乞丞相建言乞將赦恩所放之後一年官物并行除放

一本軍建昌縣去年放早米三千餘石總所漕司累次行下令於上供軍用數內分豁此甚允當今漕司忽變其說令本軍全於軍用數內除豁不得成乞供數熹有劄子懇兩漕別本具呈乞賜鈞念一言及之是亦解流之助也

一本軍申漕倉兩司乞撥錢米脩結石寨狀別本具呈并乞鈞念或蒙應副亦可并下諸州



放此施行募民充役可以集官事濟飢民消盜賊伏乞鈞照

熹復有愚懇欲從漕司借留六年上供零米五千餘石約今冬或來春可還有狀申漕司今亦錄呈乞賜宛轉及之幸甚適又檢得乾道七年省劄亦錄梗槩上呈恐今歲事體不減此也提舉遞鋪司牒有近日雨水日多之說恐江東已霑足矣此獨無有柰何

與陳帥書

前此屢以上流道難利害申稟未蒙施行今軍糴米入江已為隆興邀截不許解離又凡客販皆為阻絕江西頗有得熟州郡本自不須如此又况著令及累降指揮皆有明文已作書力懇之恐其未必然意蓋自初糴已節次懇之今乃約束愈峻其意亦可見矣切乞早賜移文仍申朝省或具奏聞乞遍下諸路約束不獨此邦蒙大賜也頃時劄樞遭旱首奏此事其後客船輻湊米價自減此最為救荒之急務向蒙賜教乃謂上流皆旱無所告糴但擬撥積米此但



為建康州郡計耳然賴吉鼎澧湖南諸郡皆熟
若用劉樞舊例請奏此米皆可致而一路受賜
矣不然則積積之米得賜取撥使諸郡各得二
五萬石亦為幸甚漕使本別具稟熹偶足疾大
作疼痛亡憊不敢多作字只乞鈞念為達此懇
同賜區處以速為上移文至江西附遞恐遲得
為專人徑往千萬之幸

與江東王漕劄

熹久不拜起居之間有瞻仰人遂被教感慰
亡窮蒙喻置寨事極荷台念但事已差記今又

方有採災之急未暇再請若稍定未去終當料
理耳減稅事尤感垂意之勤初謂必可遂請適
有牙吏還自臨安云省吏果以使司未保明為
言勢須再下此然有望於維持也白麻官書拜
賜甚寵謹已別具謝劄矣但今歲早勢甚盛此
自五月半間得雨之後枯旱至今雖有得少雨
處殊不沾洽早稻已無可言晚禾亦未可保民
情皇皇未知所以慰安之者而使司差人在郡
追人吏催官物者凡三四輩熹雖不敢拒違台
命然當此之時督責縣道追擾農民則實有所



不忍得賜追還令得一意講求備禦賑恤之政
以救此遺民於溝壑之中不勝幸甚其可辯者
熹固自不敢緩也又建昌去歲檢放緡所已行
下今均在上供州用數中而反未蒙使司除豁
上供之數尤非所望於仁人君子者熹竊惑之
更乞深賜省察狂妄冒瀆皇恐死罪

熹前幅所稟之外更有石隄一事已具公狀申
聞不審台慈賜念否若今之君子則固不敢以
此望之惟執事者儻以禹稷之心為心則此一
後也而可以兩濟得蒙垂意不勝幸甚此或有

委并乞垂示

熹前幅所稟去冬放旱事初已得使帖知總司
之云矣既而中改一予一奪殊不可曉今別具
公狀及劄子乞賜台覽若決不可行則熹於此
不容宿留便當自劾去官雖重得罪不敢辭矣
本欲初秋即申祠請又遭旱虐自以為義不當
求自逸故勉強於此若不獲已則亦不免冒此
熨耳一生忍窮不敢求仕正為如此且未來此
時知友皆以為于公之仁必能庸崔君今乃反
為所誤而姚提點平生不相識乃能俯聽愚言



一奏減本軍木炭錢二千貫不審亦嘗聞之否
熹老矣已無意於人間不堪久此鬱鬱也

與漕司畫一劄子

一木軍昨具奏乞依乾道七年例支撥錢米應
副後來照得元數頗多恐難應副遂再具實
欠軍糧米奏乞截留六年殘欠五千石及今
年撥放七分外三分米一萬餘石庶幾數少
易撥今續契勘諸縣檢放分處大段乾損處
多恐不能及三分之數即望蒙朝廷許截上
件米亦恐不足支遣更俟取到實放數外合

納之數却行紐計欠數申稟或別具奏乞送
使司預乞台照

一本軍常平米通兩縣計五萬石見行取會下
方仰食之人數目未到候將來冬後闕食即
將上件米斛分等第糶給別具措畫詳細申
聞或恐米數不足即乞支撥應副

在鄰近收糶約可得萬餘石但苦
錢少而近地米價已高難運耳

已免那
色官錢

一石隄已差官計料以俟徐推之來此舉本不
敢容易蓋欲因此贍給飢民一舉兩利切乞
留念



去秋建昌檢放米當依台喻申省部乞下使
司乞賜保明除豁然此又是一重狂復不知
徑自使司申請如何此已一百申部矣

一星子減稅省部對補之說乃似肉糜之論可
付一笑若本軍本縣自有名色可補即何用
更乞減放耶近世議論大抵如此令人氣塞
見已別具公狀申聞仍申朝省極論其緣願
乞台悉

一聞得贛吉諸州及湖北非濃諸州皆孰得湖
南詹憲書云湖北米船與街塞巷增價招繳

氣象甚可喜欲乞更與帥相商度奏乞指揮
兩路不得阻節客販許下流被害州軍徑具

奏聞重作行遣此一項早乞旨念

與王運使劄子

喜復有少粟近準使牒奉行詔書取會本軍金
穀出納大數初欲一一從實供申偶會得池州
式樣官吏皆以為當放其所為可無後悔遂止
據有正當窠名合收之數以為收支之數而凡
州郡多方措畫以添助支遣者皆不敢載大約
所供才十之二三而米猶不在數中也見欲一



面如此擴寫供申然在鄙意終有未安蓋聖詔所為丁寧使臺所謂取索凡以欲知州縣有無之實而均給之以寬民力耳今乃如此在熹素心則為上欺使臺以及君父在州郡利害則恐今既自謂有餘後日將不得蒙均給之惠以病其民也是以深竊疑之未敢不以實對然官吏之說則又有二端焉其一以為州郡措置所收窠名多不正當恐有詰責莫任其咎此則便文自營之計熹所不敢避也其一以為若盡實供具出數今日固未必實有均給之惠而盡實供

具入數異時上官所見不同或將按籍而取之則州郡必致重困此則其說不為無理而熹有所不敢違也是以尤竊疑之又未敢遽以實對伏念旬日不能自定敢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台慈開示所鄉使得奉以從事不勝幸甚

與江西張帥劄子一

熹比數以短劄承候起居計悉已塵几下今者復有少懇輒敢以冒聞聽熹以不德招殃致凶又無術畧以濟饑饉已屢伸告糴之請然小郡貧薄不能多致儲積遠近軍民唯仰客販沿流



而下得以餬口其引領南望朝夕之勤蓋不啻
農夫之望歲也今乃竊聞督府所臨南自贛吉
西極袁筠東被兩城方地數千里幸蒙德政之
餘休皆有秋成之慶而任事者私憂過計未撤
津梁之禁熹愚竊意高明方以天下之重自任
其視鄉道何以異於吾民願賜一言俾除其禁
則不惟萊爾小邦而舞大賜抑自是以東列城
數十實均賴之率爾干冒始猶自疑及念前日
荔子分甘之意然後有以決知執事之不棄此
土之人也是以敢卒言之伏惟台慈俯賜於照

與江西張帥劄子二

咫尺門牙無緣進謁第切傾鄉之私比以告糴
仰干台聽竊意必蒙矜念今聞收糴牙更未及
解發而使府約束愈峻遂不能歸且鄙郡荒涼
舊雖豐歲亦不免仰食船粟之來自封境者况
今旱歉溝壑在前其所望於餘波之惠者又非
他日之比前記之懇雖出僭易然亦仁人君子
所宜動心也今再具稟及以公文為請伏惟高
明擴一視同仁之心敦採災恤鄰之義俯賜矜
允千萬幸甚千萬幸甚



與江西錢漕劄子

比以民饑告糶隆興已具曲折懇張帥意必蒙
其憐閔推所餘以并活此邦之人乃今聞其約
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歸至於客販亦
復斷絕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不收請傳聞贛吉
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自有豐熟去處則江西
當自不至闕食而其餘波因可以及鄰境恐不
必過計爲此以傷一視同仁之心害稼災恤鄰
之義熹已手書復致此懇於張帥更望公慈賜
以一言之重使得早遂見聽則此邦之人仰戴

仁人之施其可異哉

與江西張漕劄子

士藁未見頰色輒有新懇比以民饑告糶隆興已
具曲折懇稟張帥閣學意必蒙其憐閔拯此困
急今乃聞其約束愈峻所遣牙吏得米而不能
歸至於客販亦復斷絕竊緣本軍地瘠民貧雖
號熟年不免仰食上流諸郡況今凶潦事勢可
知然若上流果亦荒旱則亦不敢固請今贛吉
臨川諸郡及隆興屬邑皆有豐熟去處則使節
所臨江西一路決當不至闕食而其餘波自可

患及鄰境是以敢布其私欲望台慈一言於張
帥早得放行本軍所糴及弛客販之禁則台座
活人之恩被於鄰道此邦之人所以感激歸戴
者為如何哉

與江西張帥劄子 三

熹累具懇章告糴米船乞賜照應條法及近降
指揮特與通放亦已累蒙公移回報開許良感
仁庇之及但奉新今尉乃敢公然違突百端攔
遏其意必使敵邑飢民束手受斃而後已設若
使境之旱與弊軍等則熹不敢有請今使境諸

邑糴米狼戾發洩不行而弊軍諸縣放皆及八
分山谷之民已苦艱食所遣糴米本錢又皆充
借上供錢物方此自効罪無所逃竊意窮苦之
狀必蒙矜憐不謂此輩乃爾不仁既格詔旨又
違使臺約束而所以貽患於鄰邑者尤為無狀
熹已具公文上之莫府欲望台慈詳酌將本縣
官吏重作行遣將本軍米船早賜通放上以體
聖朝一視同仁之恩下以見盛府救災恤鄰之
義不勝幸甚

與星子諸縣議充政書



熹為政不德致此旱災雖已寃心多方措置庶
幾吾民得以保其生業而免於飢餓流離之苦
然竊自念智力淺短不惟精神思慮多所不周
而事體次第亦須由軍而縣方能推以及民若
非三縣同官各存至公至誠之心深念邦本民
命之重相與協力豈能有濟今有愚見懇切布
聞條具如後

一逐縣知佐既是同在一縣協力公家當以
至公至誠之心相與凡百事務切要通情
子細商量從長措置自然政脩事舉民受

其賜苟或上忽其下唯務私己吝權下慢
其上但知偷安避事則公家之務何由可
濟況今災歎非常民情危迫經營措置當
如拯溺救焚之急不可小有遲緩齟齬有
誤民間性命之計切告深體此意盡革前
弊庶幾事有成功民受實惠

一檢放之恩著在令甲謹已遵奉施行今請
同官當其任者少帶人從嚴切戒約給與
糧米錢物不得縱容需索搔擾又須不憚
勞苦逐一親到地頭不可端坐寬涼去處



止憑鄉保撰成文字又須依公檢定分數
切不可將荒作熟亦不可將熟作荒其間
或有疑似去處或有用力勤苦之人寧可
分明過加優恤不可縱令隨行胥吏受其
計囑別作情弊

一勸諭上戶請詳本軍立去帳式令鄉眾依
公推舉約定所蔭客戶所糶米穀數目縣
司略備酒果延請勸諭厚其禮意諭以利
害不可縱令胥吏非理搔擾上戶既是富
足之家必能體悉此意其間恐有未能致
悉之人亦當再三勸諭審其虛實量與蠲
減如更詐欺抵拒即具姓名申軍切待別
作施行

一報括貧民請詳本軍所立帳式行下諸都
隅官保正子細抄劄著實開排再三叮嚀
說諭不得容情作弊妄供足食之家漏落
無告之人將來供到更於本都喚集父老
貧民逐一讀示公共審實衆議平允即與
保明如有未當就令改正將報括隅官保
正重行責罰

一將來糶米亦請一面早與上戶及糶米人
戶公共商議置場去處務令公私貧富遠
近之人各得其便大抵官米只於縣市出
糶上戶米穀即與近便鄉村置場出糶不
須般載往來徒有勞費如有大段有餘不
足去處及將來發糶常平米斛即其因依
申來切待別行措置

一凡郡中行下寬恤事件各請誠心公共推
行如有未當或未盡事宜更望子細示喻
當行改正

右件如前各請痛察如或未蒙聽從尚仍前弊
致此飢民一有狼狽即當直以公法從事不容
更奉周旋矣千萬至懇至懇

與執政劄子

熹輒有危迫之懇已具公劄申陳然其曲折有
不敢盡言於君父之前者復此干冒鈞聽得賜
如轉陶鑄不勝幸甚熹昨緣疾病不堪吏役累
具劄目乞備祠官至五月間伏準尚書省劄子
奉聖旨不允自惟卑賤不敢頻有祈扣觸犯天
威欲俟新秋乃伸前請而德薄政荒招致災旱



深念千里民命之重不忍當此艱難窮困之秋
輒求自便於是屈心抑志爾悅服官祈禱百方
卒無所効又慮將來軍民必致闕令不免行下
蜀縣勸諭富民根括下戶那充官錢於鄰近州
縣米價稍平去處收糴米斛準備賑給又已申
奏朝廷及申轉運常平兩司乞行救助更欲勉
悉疲篤講求荒政以副聖主子愛黎元之意而
力小任重日夕驚憂遂致心疾大段發動上炎
下燎勢甚危急在熹一身死生夜旦所不足言
實憚失於備禦有誤一方飢民橫致流殍則意

上負朝廷死有餘憾於是不得取獮受難
中之嫌自此中稟欲望獨慈憐察特賜敷奏與
恩宮廟差遣使得歸死故山仍催已差下人石
鑿疾速前來料理荒政救濟創民不勝幸甚

小貼子

伏念熹昨以朝命敦迫勉彊到官不敢携家
為久住計猗挈一小兒在此方十餘歲今若
病勢有加即彼此存沒一時復須欲望的慈
深賜憐察

與馬參政劄子

無竊以仲秋之月愷涼未定恭惟參政鈞候起
居萬福喜前日專人奏記尋即奉被遮中所賜
手教伏讀再三感慰亡喻又蒙垂喻繆委所陳
聖旨乃有假借納用之意自惟疎賤不宜得此
悚戴之私始未易以言說既也然前事不聞有
所施行後事更被詰問若將反以滯滯之罪罪
之者惜乎聖主虛心受言之美未有以見於行
事之實也加之賤體自遣人後心痛痼劇而足
疾復作痛楚非常不能履地在告已旬日矣自
度衰頹不堪勉強恐誤一郡軍民性命日夕憂
懼不能自安謹再具劄子申布賤懇然於所職
亦不敢忘過計之憂頃有以奏乞截網運方軍
糧事并以中省然於羣公前已致問不敢矧有
煩瀆願因間語賜一言焉得并前劄早賜開陳
使熹得輿病以歸而軍民不至狼狽不勝幸甚
力疾專此具稟不能他及瞻望台躔邈在霄漢
無由進拜第切拳拳

與周參政劄子

近得尤倉書已具道鈞意矣固知遠方下邑朝
廷不當備有應副然災傷如此竊意似當隨其



重輕普加恩意也昨日省符行下議臣奏請檢
放之弊所謂但憂郡計之不支不慮民力之愈
困者真可謂仁人之言矣三復歎息不意議者
猶能及此方之對補之論蓋不啻九牛毛也然
郡計之不支亦非細事熹嘗論之矣切望垂意
朝廷之體固不當私一郡尤不可棄諸郡也不
審鈞意以為如何未能自脫而欲為左右言可
謂僭妄然區區之心有不能已者其所以望於
參政者蓋非特今人之事也伏惟怒而察之幸
甚本略尤倉甚留意然常平之積恐不足以用

今歲之用聞建康積甚富而漕司亦有餘財
但相去之遠呼叫不聞未知所以為計目前此
減稅及乞放去年建昌三千餘石猶不任責況
有大於此者尚何望哉觀此事勢上下決不相
應熹性狷狹進則有搪突之傷退則迫切無慘
疾病侵加恐徒死而無益參政儻哀憐之不若
投畀閑散以安全之乃為大幸然其所請截撥
應副乃一郡之計初不繫於熹之去留也過羅
之請尤急聞其用法甚峻犯者或乃没入其家
此望早賜約束少遲則早穀向盡晚米價高雖



通無益矣喜又思之恐得祠去此見在同寮未
有能亢此難者已與尤翁密計更調守者然朝
廷亦當一面催促代者彼至則足以蘇此人但
道里遠遠未能猝至耳凡此皆望深賜留念幸
甚幸甚又蒙垂喻所以曉子澄者莫非至當之
言不勝歎服但未知子澄之意果如何若喜則
方與邦人厄於陳蔡之間雖有雜燒之令亦不
暇起而爭救之矣匆匆亟遣此人未及究鄙懷
之一二然其僭易煩瀆之罪已不勝悚仄矣并
乞鈞察千萬之幸

與周參政劄子

喜復有愚見懷不能已敢以私干下執事今歲
之旱其勢甚廣比見連日降旨所以為祈禱寬
恤之計者足以知聖主之憂勞矣然所謂禁屠
宰決杖罪放房緡及茶鹽賞錢者恐未足以為
應天之實而今日又報蠲放綱運欠米十石以
下者此尤近於兒戲欲以此消已成之災息未
形之患吁亦難矣成湯桑林之禱宣王側身脩
行之意其反求諸已者為如何哉喜竊思之今
日之事應天之實有四曰求直言曰脩闕政曰



黜邪佞曰舉正直恤民之大者有六曰重放稅
租乞行下諸路監司察州縣不受
乞下江西南路切諸下
諸路州軍具奏重行責罰
曰勸分賑乏曰截
留綱運曰嚴禁盜賊曰糾劾貪懦區區念此至
熟悉矣欲印首信眉一言於上又慮出位干時
未必取信故敢以告于執事伏惟都俞之暇從
容造膝一為明主極言之則天下幸甚

與周參政別紙

竊聞參政明以隔并之災過自引咎願留行之
詔既下則明公不得終遂其高矣然天戒昭昭
聖心懲懼惻然有意於講闕政以召和氣此實
盡忠補過轉禍為福不可失之幾願明公深以
為意則天下幸甚熹前日所陳應天恤民之目
皆今日之急務而求言之詔尤四方所渴聞者
不識明公亦有意乎若復推遷失此大會則自
今以往熹之言不復能出諸口矣引領東閣不
勝拳拳

與陳師中書

熹試郡無狀以丞相庇臨之力幸及終更復叨
除命傳聞嘗忝丞相薦墨是以有此意者偶因



臧否支郡及之比歸見劉平父乃知所以假借
稱道者過實殊甚使人愧懼踧踖不知所言永
相既已失之老兄在旁又不力諫止使喜負此
無實之名他日反為門牆之累追悔何可及耶
欲具書謝丞相具道此意偶值此便未暇更旬
日間當有的便續脩致也歸途所過知識往往
能道次舍經歷之狀但未知果以何日至莆中
舊第區區不勝瞻仰也熹聞月 十七日受代
即日出城遊山玩水自江州芥渡江在道十餘
日以前月十九日到家疾病支離且得休息江

西勅告尚未被受衰頹豈復堪此幸關期尚遠
得以徐為去就耳自明之云行且暮矣念之怛
然痛恨如新不知向來所喻編次文字今已就
否渠所立自足以不朽然其議論曲折亦不可
不使後人聞之也其家事復如何朋友傳說令
女弟甚賢必能養老撫孤以全柏舟之節此事
更在丞相夫人獎勸扶植以成就之使自明沒
為忠臣而其室家生為節婦斯亦人倫之美事
計老兄昆仲必不憚贊成之也昔伊川先生嘗
論此事以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自世俗觀之



誠爲迂闊然自知經識理之君子觀之當有以知其不可易也伏況丞相一代元老名教所宗舉錯之間不可不審熹既辱知之厚於義不可不言未敢直前願因老兄而密白之不自知其爲僭率也

與陳丞相別紙

自明云亡忽將暮歲念之令人心折其家想時收安問熹前日致書師中兄有所關白不審甚意以爲何如聞自明不幸旬月之前嘗手書列女傳數條以遺其家人此殆有先識者然其所以拳拳於此亦豈有他正以入倫風教爲重而欲全之闔門耳伏惟相公深留意焉

與福建顏澤劄子

前日已被政除信劄傳聞會科斗米八百錢其勢不容辭避已申乞奏事矣邵武勢湏四五日間方得歸即治瘵以俟命萬一成行恐不復得請教不勝引領之凡所以居官治民及救荒方必有可見教者尚冀不鄙幸甚幸甚

道間詢問收成次第云僅可得六七分今又遭雨若未遽止即不得及此數矣恐欲聞其



實故敢及之

與顏潛劄子

熹衰病之餘

此大侵費縣官數十

萬而越人之猶不可以數計俯仰幽明踴躍
憂愧殆未易以言喻也加以伉拙不堪世俗之
迫隘中間求去不得復此宿留今幸三麥登場
賑救訖事見攢帳目申發即尋前請燕幾觀變
玩占可以無大過矣浙東山佳處都未得放懷
登覽剡中雖兩到然憂累方深魚復佳興也若
使得報罷當取道石橋龍湫以歸庶不負此行

耳前承枉書竊審輶車一出周徧八郡狂寇
呼茲民屏息山谷困窮受賜多矣他可以爲一
方久遠計者尚冀高明慮之千萬幸甚

上宰相書

六月八日具位謹奉書再拜獻于某官熹嘗謂
天下之事有緩急之勢朝廷之政有緩急之宜
當緩而急則繁細苛察無以存大體而朝廷之
氣爲之不舒當急而緩則怠慢廢弛無以赴事
幾而天下之事日入於壞均之二者皆失也然
愚以爲當緩而急者其害固不爲小若當急而



反緩則其害有不可勝言者不可以不察也竊
觀今日之勢可謂當急而不可緩者矣然今日
之政則反是愚不知其何以然也去歲諸路之
饑浙東爲甚浙東之饑紹興爲甚聖天子閔念
元元之無辜傾困倒廩以救之而甚者至出內
帑之藏以補其不足德意之厚與天同功熹於
是時憊卧田野而明公實推挽之使得與被使
令趨走之末仰惟知遇撫已慙忤然自受任以
來夙夜憂歎恐無以仰承聖天子之明命而辱
明公之知於此時也是以不憚奔走之勞不厭

奏請之煩以盡其職之當爲者求以報塞萬一
而乃奏請諸事多抑却幸而從者又率稽緩
後時無益於事而其甚者則又漠然無所可否
若墮深井之中至其又甚者則遂至於按劾不
行反遭傷中而明公意所左右又自曉然使人
憤懣自悔其來而求去不得遂使因仍以至於
今比日以來神明消耗思慮恍惚兩目昏澁省
閱艱辛方欲少俟旬日別上封章冀蒙哀憐得
就閒佚又以連日不雨旱勢復作紹興諸邑仰
水高田已盡龜拆而山鄉更有種不及入土之



虞明發台州皆來告旱勢甚可憂雖已一百多方祈禱必冀感通然天道高遠事有不可期者萬一更加旬日未遂所求則去年境界又在目前而上自大農下及閭巷公私蓄積頻年發散亦自無餘後日之憂必有萬倍於前日者熹之迂愚固不知所以爲計誠恐難以聖主之聰明聖智明公之深謀遠慮亦未必有斷然不可易之長策真可以点活卽民彈壓姦盜而保其必無意外之患也熹是以徬徨怵迫未敢遽請而復冒昧一罄其愚惟明公試幸聽之竊惟朝廷

今日之政無大無小一歸弛緩今亦未暇一條數以恩崇聽且以荒政論之則於天下之事最爲當急而不可緩者而荒政之中有兩事焉又其甚急而不可少緩者也一曰給降緡錢糶糶米斛今二廣之米廬舳相接於四明之境乘時收糶不至甚貴而又顆粒勻淨不雜糠粃乾燥堅碩可以久藏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敷奏降給緡錢三二百萬付真收糶則百萬之粟旬月可辦諸蓄既多緩急足用政使朝廷別有支撥一紙朝馳而米文發矣且往時不免轉大



農之粟發內帑之幣以應四方之求矣積之於
此與彼何異而又乘賤廣糴利重費輕殆與臨
期支撥糴貴傷財者不可同日而語且今米船
已集求售無所停住日久坐失本利後者懲創
因不復來無窮之害實自今始此一事也二曰
速行賞典激勵富室蓋此一策本以誘民事急
則籍之以爲一時之用事定則酬之以爲後日
之勸旋觀今日失信已多別有緩急何以使衆
欲望明公察此事理特與數人共照會元降即與
推恩使已^知者無怨恨不滿之意未輸者有歆

豔慕用之心信令旣行願應者衆則緩急之阻
雖百萬之粟可指揮而辦況是此策不關經費
揆時度事最爲利宜而乃遷延歲月沮抑百端
使去歲者至今未及露賞而今歲者方且反覆
卻難未見涯際是失信天下固足以爲今日之
所甚憂而自壞其權宜濟事之策者亦今日之
所可惜也謀國之計乖矣若此臨事而悔其可
及哉此二事也然或者之論則以爲朝廷撙節
財用重惜名器以爲國之大政將在於此二者
之請恐難必濟愚竊以爲不然也夫撙節財用



在於塞侵欺滲漏之弊愛惜名器在於抑無功
幸得之賞今將預儲積蓄以大爲一方之備則
非所謂侵欺滲漏之弊也推行恩賞以昭示國
家之信則非所謂無功幸得之賞也且國家經
費用度至廣而耗於養兵者十而八九至於將
帥之臣則以軍籍之虛數而濟其侵欺之姦餽
餽之臣則以簿籍之虛文而行其盜竊之計苞
苴輦載爭多鬪巧以歸於權倖之門者歲不知
其幾巨萬明公不此之正顧乃規規焉較計豪
夫於飢民口吻之中以是爲撙節財用之計豈

不知其何說也國家官爵布滿天下而所以予
之者非可以限數也今上自執政下及庶僚內
而侍從之華外而牧守之重皆可以交結託附
而得而北來歸正之人近習戚里之輩大者荷
旄仗節小者正任橫行又不知其幾何人明公
不此之愛而顧愛此迪功文學承信校尉十數
人之賞以爲重惜名器之計愚亦不知其何說
也然喜亦嘗竊思其故而得其說矣大抵朝廷
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爲極力救
民之事明公憂國之念不如愛身之切是以但



務爲阿諛順指之計此其自謀可謂盡矣然自
旁觀者論之則亦可謂不思之甚者也蓋民之
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
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以復收身危猶可復安
國勢一傾則不可以復正至於民散國危而措
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爲大盜積者耶明公試
觀自古國家傾覆之由何嘗不起於盜賊盜賊
竊發之端何嘗不生於飢餓赤眉黃巾葛榮黃
巢之徒其已事可見也數公當此無事之時處
置一二小事尚且瞻前顧後踰時越月而不能

有所定萬一荐饑之餘事果有不可知者不審
明公何以處之明公自度果有以處之則燕不
敢言若果無以處之則燕其拱手執視而俟其
禍敗之必至孰若圖難於易圖大於細有以消
弭其端而使之不至於此也古之人固有雍容
深密不可窺測平居默然若無所營而臨大事
決大策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太山之安者然
從今觀之自其平日無事之時而規撫措畫固
已先定於胸中是以應變之際敏妙神速決不
若是其泄泄而沓沓也況今祖宗之儲貳未報



又武之境土亦復主上憂勞惕厲未嘗一日忘
北向之志而民貧兵怨中外空虛綱紀陵夷風
俗敗壞政使風調雨節時和歲豐尚不可謂之
無事況其饑饉狼狽至於如此爲大臣者乃不
愛惜分陰勤勞庶務如周公之坐以待旦如武
侯之經事綜物以成上意之所欲爲者顧欲從
容假仰玩歲暢日以僥倖目前之無事殊不知
如此不已禍本日深喜之所憂者當不在於流
殍而在於盜賊受其害者當不止於官吏而及
於邦家竊不自勝漆室發歸之真一念至此心

膽墮地念不可不一爲明主言之而猶未敢率
然以進敢先以告于下執事惟明公深察其言
以前日遲頓寬緩之咎自列於明主之前君臣
相誓務以盡變前規共趨時務之急而於熹所
陳荒政一二事者少加意焉則熹雖衰病不堪
吏役尚可勉悉疲駑以備鞭策至其必不可支
吾而去後來之人亦得以因其已成之緒葺理
整頓仰分顧憂如其不然則熹之愚昧衰遲固
不能爲此無麪之不托而其狂妄將有不能忍
於明主之前者明公不如早罷其官守解其印



綬使母得以其狂瞽之言上瀆聖聰則熹也謹當緘口結舌歸卧田間養雞種黍以俟明公功業之成而羞愧以死是亦明公始終之厚賜也情迫意切矢口盡言伏惟明公之留意焉

與陳丞相別紙

蒙諭第二令孫爲學之意乃能舍世俗之所尚而求夫有貴於己者此蓋家庭平日不言之教有以啓之非面命耳提之所及也熹嘗聞之師友大學一篇乃入德之門戶學者當先講習知得爲學次第規模乃可讀語孟中庸先見義理

根原體用之大略然後徐考諸經以極其趣庶幾有得蓋諸經條制不同功夫浩博若不先讀大學論孟中庸令習中開明自有主宰未易可遽求也爲學之初尤當深以貪多躐等好高尚異爲戒耳然此猶是知見遠事若但入耳出口以資談說則亦何所用之既已知得便當謹守力行乃爲學問之實耳伊洛文字亦多恐難遍覽只前此所稟近思錄乃其要領只此一書尚恐理會未徹不在多看也大學中庸向所納呈謬說近多改正且夕別寫拜呈近又編小學一

善備載古人建觀
於學者併俟錄

洒掃應對之法亦有補
勿裁訂以授承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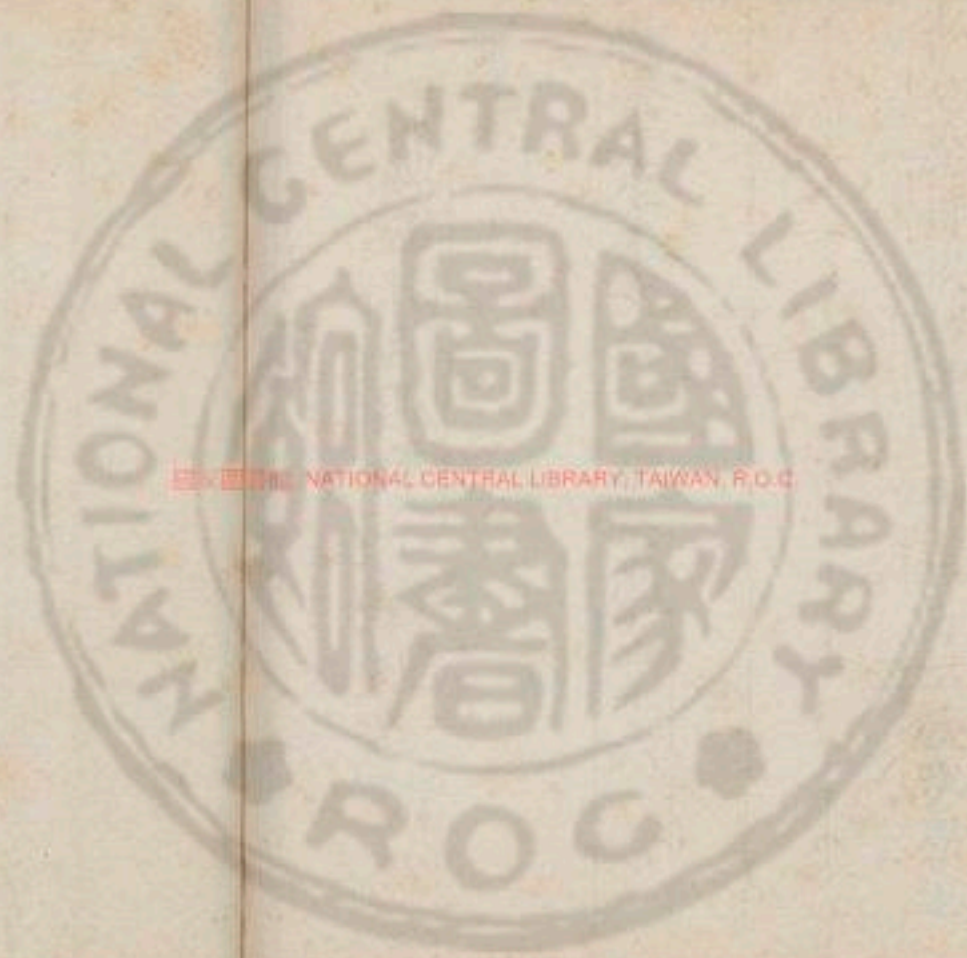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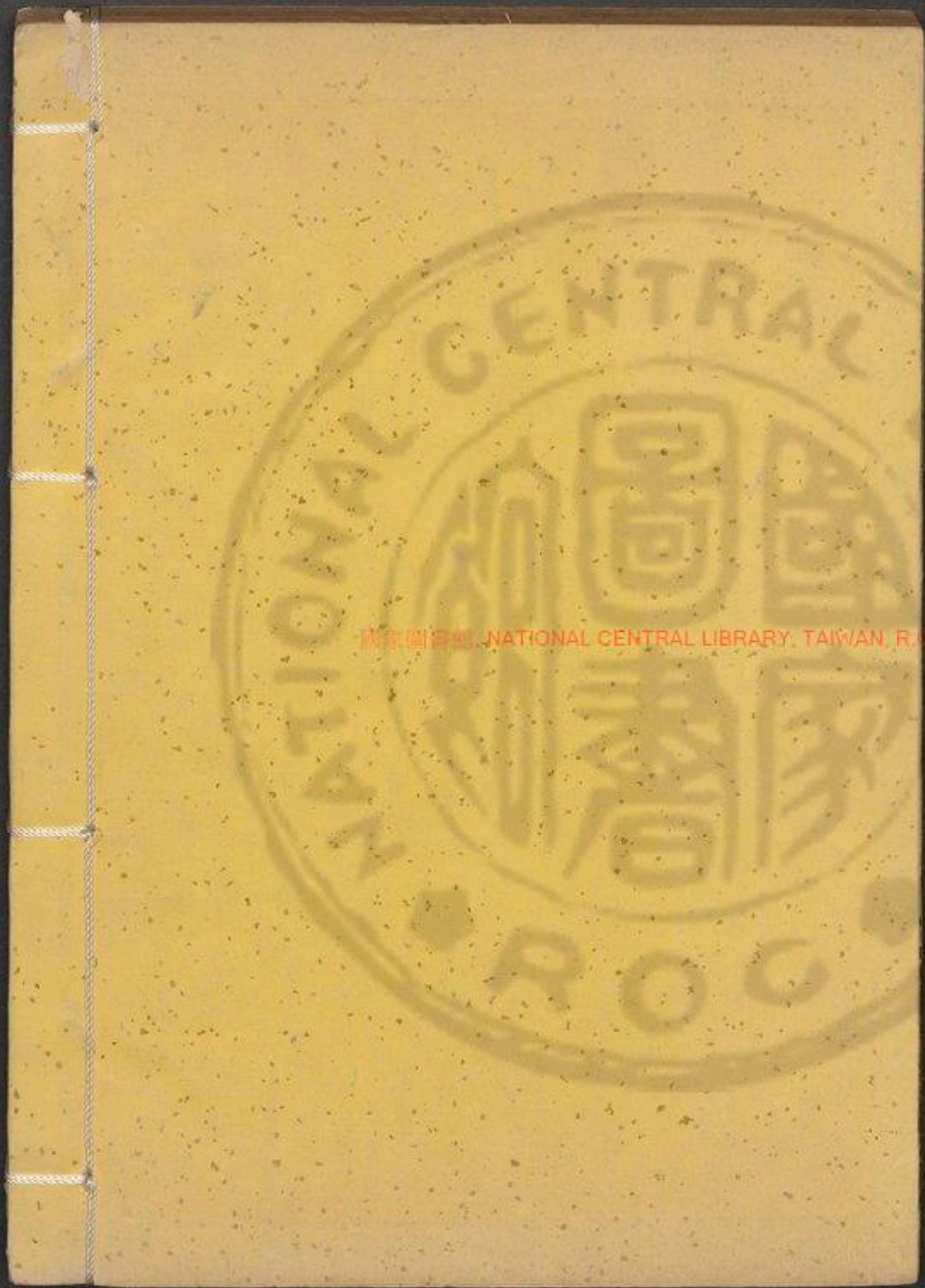
考異

與陳丞相別紙先見義理

一作
究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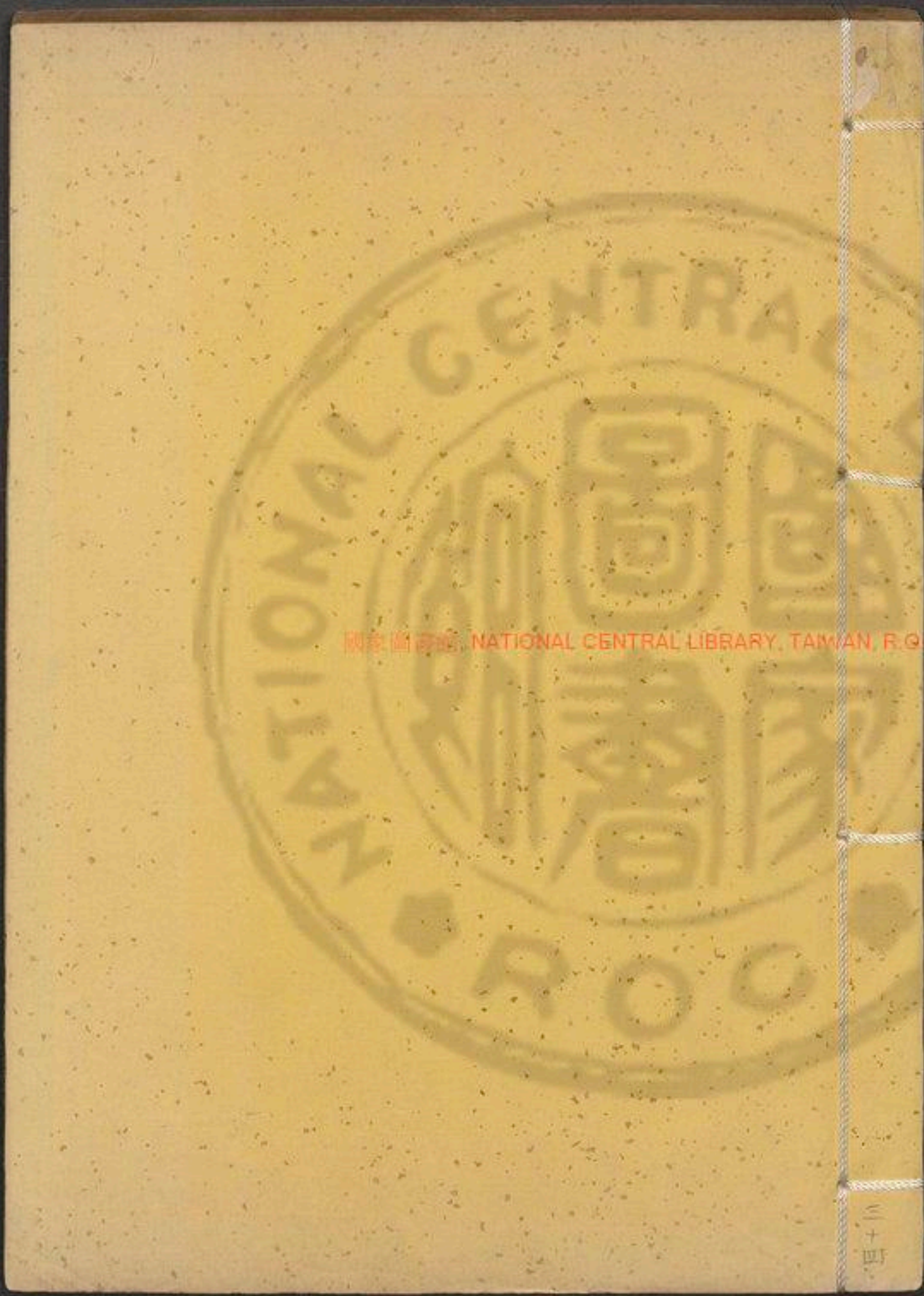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藏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101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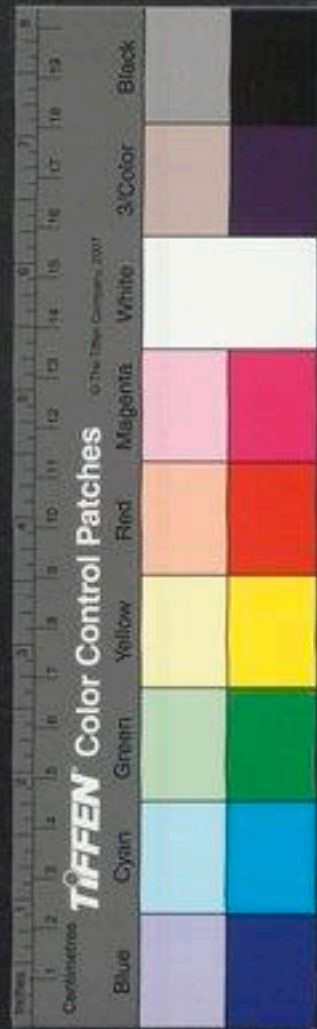
Inches 1 2 3 4 5 6 7 8
Centimetres 1 2 3 4 5 6 7 8

Blue Cyan Green Yellow Red Magenta White 3/Color Black

249532 634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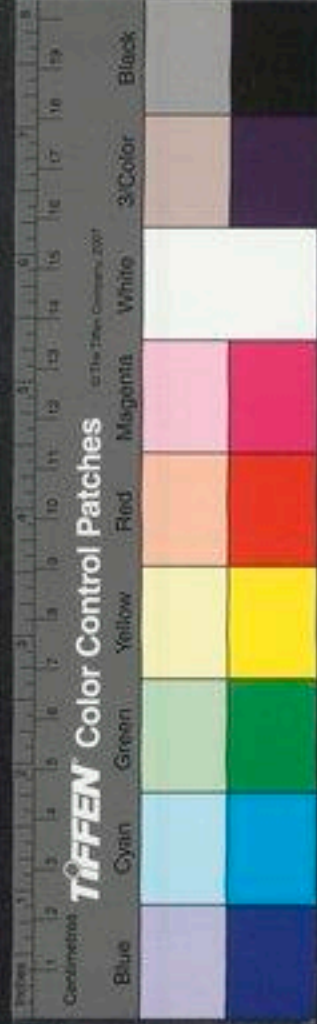


晦菴先生采公文集卷第七

書時事出處

與趙帥書子直

竊見使司行下委兩鄰附籍事官司嘗已施行
但此事初議只委鄉官勸諭人戶自來附籍蓋
不欲使吏與其間恐有煩擾雖有不願請米者
亦不之彊但欲請米者非已附籍不給即其人
利害切已附與不附皆須自任其責行之既久
人漸相信今忽有此指揮即自此之後生子得
米之人可以安坐不問而歸其責於鄰人鄰人



不得米者顧乃代之任責而又無罪賞以督其
後又況一甲之內除懷孕家外尚有四家今却
只取兩家為鄰若在街市人家齊整云處猶可
責之兩畔切鄰不容推託若在鄉村人煙星散
去處即或前或後或左或右或踈或密必是互
相推託不肯為任此責其生子得米之人既不
干預却使無利害之人任無罪賞之事而四家
之中又無正定主名萬一無人及時申附直至
生子之後其家或欲殺棄即通同蓋庇不復申
舉或欲請米即須論訴鄰人以為不申附之罪

鄉官既難受理根究其勢必煩有司追證搔擾
其害不細不知及今尚可回否若得且令鄉官
依舊勸諭人方自行附籍而委措置官者察附
籍者之殿最取其尤怠慢者甲縣改差而稍加
沮辱以警其餘亦足以革舊弊廣恩意如其不
然即須嚴立罪賞而使用甲內四家同任其責如
有懷孕五月之家即四鄰先取本家申乞附籍
文狀仍說願與不願請米四鄰連名簽押狀內
公共指定專委兩鄰某人某人傳送取附籍鄉
官批回付本家收照候生子訖再取四鄰保明



繳連元批走收支鄉官請米其不願請米人亦須四隣具狀繳連元批保明不曾殺棄關報注籍如此乃可關防推託遺滯詞詎搔擾之弊然既如此即事體規模頓異前日而將來亦恐終不免於煩擾更乞詳酌其宜計其利害之實而行之也大抵此事從初商量非不知如此措置決是不能周徧然所恃者既無煩擾之弊而勸諭恩意有以感動之則賑給之惠雖不能周而陰受生活之賜者自將不勝其衆耳若以此爲不廣而欲其速得周徧則決非勸諭之所可及

勢須一切以文法禁令驅迫然後可成如此非不美觀然恐官司徒有文移而無事實民間徒被搔擾而無恩惠非前日所爲思慮措畫之本意也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熹上覆

近日倉司所行全是文具委官散榜編排甲戶置立粉壁處處紛然而實無一文一粒及於生子之家愚意此可以爲戒而不可學也

與趙帥書

適聞崇安宰丞同到精舍云被使撥有所營造不知果然否此是私家齋舍不當恩煩官司不



唯在煮私義有所不安加以蹤跡孤危動輒得
謗今更坐役官司起造屋宇此正是好題目被
等所日夜窺伺而不可得者侍郎見念之悉豈
當以此禍餉之乎春間在彼亦有朋友數人欲
為營葺已定要束矣尋聞去歲有人偽印圖牒
列燕及劉平父名銜勸緣題疏有一後生親見
印本因思如此乃是為實前謗遂報諸人罷其
所謀況今乃煩官司豈得為穩便乎向嘗蒙喻
蓋已有此意其時亦嘗具稟委之官司恐不穩
便但未嘗究其說耳官司為之於義既不可於

事亦不便蓋其一則必有權擾其二則不能如
法萬一為之自此意更不敢入精舍矣嗚之憂
恐急作此附遞拜懇乞且行下罷役若白意必
欲不虛前諾徐別圖之亦未晚也

與趙帥書

與一本
作各

前書所稟懷有不能自己者既而思之言語過
當深以自咎然有以知高明之必見容也賣鹽
之事誠亦非便蓋下四川民間幼產鹽錢州縣
自合給鹽償之今既割不給鹽而帥司復行權
賣議者之言亦未為不當但相承已久調度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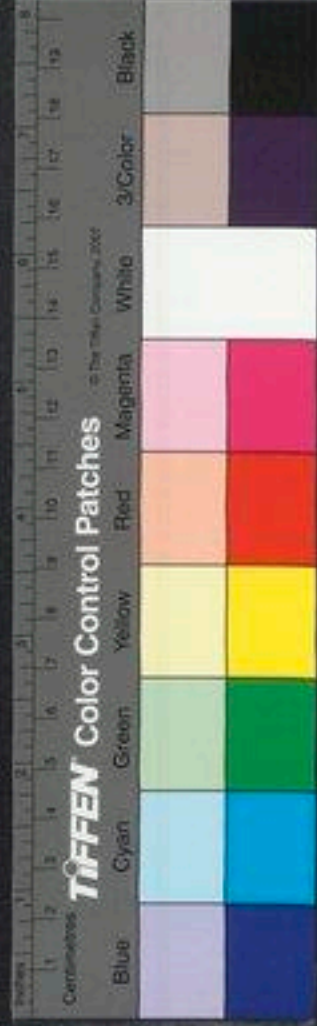


資有不獲已者向時汪文入閩正值沈潛罷去
王與道住賣之後亦深以此爲疑後不得已竟
復摧之想亦是別無擘畫處也不知使司今欲
作如何相度愚意此事今且如此暗行貨賣姑
不得已之計則他日或有能弛之者若遂相
度奏請明降指揮則是福州民間增此一項無
名之賦自我而始況泉漳興化事體一同勢必
援例公行則其爲害又不但福州而已此事更
乞深思少違緩之不須催促漕司相度或只作
手劄密奏上意未必不以爲然更以書白牘堂

讀公亦當曉然見此利害也不審言意以爲如
何祠請未遂不知再入文字否似聞論監事者
頗及浚湖之役不知是否前日林子方因治建
昌士人無禮教官事幾爲要路所擠今日風俗
大抵不甚賄是令人潛慙伏想高懷於此必有
處也

與林擇之書

彼中旱勢如何得雨莫已沾足否槁苗尚可救
否此中燥濕不均山間有頗得雨處有極枯槁
處度其勢短長相補亦足以相救所患者人心



喜亂不待飢餓而已生狂妄之意又患也小米穀爲他處般販則亦無以爲繼而實有飢餓之憂以速變亂耳已累書白帥宜亟糴廣米及台州米近聞永嘉亦有米可來此皆不可不早爲之計此如福州關米則近觀其所處置却只是禁上流攔米及遣人來收糴此二策者不過取之吾之境內譬如一家之中二子皆飢乃奪甲以哺乙日亦已極論其非是不知以爲然否幸以累年以來見聞之驗告之此非細事也唯壬午癸未陳應之守建時禁港甚嚴而汪丈在福州

一無所問此最爲得其後趙清鄉任元受在福州則陳邦彥在建與之爭王瞻叔在福州則任希純在建與之爭三公雖悍然卒不能奪建人之守然後無事今上流諸州其小者不敢抗大所之命其大者又未必有意於民而亦不究其利害之若此也帥府又快於吾令之得行吾民之可以無飢而未及慮人建劔之俗一有紆紆則將爲吾之憂有大於此者而不及救也如建寧向來屢飢亦不免用諸縣自給之說不得般米下船然後村落獲濟城中又泝流發米以



助諸縣然亦不聞城中之飢今任事者曾不察此諸縣以舊事告皆不之信此必不能有說以告帥司全在帥司自爲一路之計筭其長者而爲之耳聞延平積粟皆已匱竭此可深憂宜檄諸州照例禁港不得糧無致將來闕食生事凡大盜賊皆起於深山遠官府數不可不慮也此於帥府事體蓋所當然而一而多方招邀運致外道米斛入界乃爲上策廣中雖云不熟然亦當勝本路如溫台則粒米狼突全正及時可招可糴不可失也如本路糴米則非計之得又非其時耗費多錢反得少

米不若且看將來如他處米來多即不須糴若不得已亦且俟十月以後間晚禾成熟後方可糴此理的然前日書中亦說不盡更煩子細爲陳之不可有一字之遺也

與林擇之書

近因便兵附狀想達秋涼遠惟德履佳勝不知到城中居甚處必已不復入學矣前書所論曾言之否聞汀寇甚熾想幕府無暇及他事矣近例帥須親到地頭督戰此甚非策然既有此指揮恐不得不一出但夫可遽深入且到延平徐



議進退可也此賊已敗官兵殺將吏決不可招
只有盡力撲討然其所以致此必是官司前後
非理侵擾有以致之却須詢究其由將元來官
吏奏劾重作施行以謝其人仍計盜起縣分合
起發支遣錢物並令一切倚闕以慰人心不令
別致響應即支遣不可闕者令漕司撥錢應副
此兩項是第一義若能行之即一面多出印榜
簡約其詞令人於地頭散貼曉諭其次即須非
時接見賓客僚吏務通下情以資計策此事平
可備萬失也其次須有將有兵乃可責効若只
用見今兵官統見今兵卒此則決然敗事無疑
聞辛幼安只是得所募敢死之力見馮湛說亦
招得賊中徒黨作鄉導方能入山破賊巢穴本
路左翼軍向來便是此等人所以陳敏用之有
功今已無復舊人只與諸州禁軍土軍無異却
恐歸正官及牢城中有可募者但得有心膽事
藝者勿問其所從來可也向見帥喚得商榮者
在彼後來看得如何沙世堅者本亦只是此流
欵夫拔之徒隸之中使捕小賊輒有功至李接
之亂遂收其用耳起發諸州禁軍決是無用然



今卒未有人其勢不可以不起但亦止可遙爲
聲勢切不可使入山與賊交鋒適所以長賊威
而沮官軍之勢亦防賊人乘虛衝突旁近州郡
或本處有嘯亂應賊之人須稍分留令足彈壓
必不得已寧可申朝廷撥廣東摧鋒軍與左翼
相犄角亦是一事但正當此荒歉供億之費不
貲不知何以為計耳聞沙縣宰頗有才南劔推
官趙師淵劔浦令丞皆曉事此是將來帥到南
劔可備使令之人亦不可不知也此皆老生常
談恐或可裨思慮之所不及相見煩爲言之前

日通放米船之說當此火色尤不宜力主偏見
以搖人心更可細說得作訪聞行下建劔云恐
上流州郡關米本司日前行下通放米船約束
更不施行仍委本州逐縣隨宜相度措置儲蓄
以備賑恤如此即事體正當物情便安矣今日
向前進討勝負之外更有衝突鄉應二事甚可
慮西南慮備矣
北慮警應此間諸公只宋倉尚可告語然
非捕盜職事不知新憲如何若亦未有長策即
一路之命全在魁帥一身獨自擔當不是小事
昨夕聞此令人展轉不寐偶有歐陽慶嗣便託

渠先發此書此間事不暇及渠到必自相見也
與趙帥書

熹竊聞究心荒政以爲來歲之備者甚至甚善甚善但上流糴米之數似亦太多苦雖未即津發然收之官民間便闕此數又且處處置場收糴冬間米價便須增長來春糴貴士疑今業已施行不敢便之注糴若但得少損其數亦不爲無補也又聞糴米來者頗多市價頓減邦人甚喜而識遠者慮其將不復來此一道安危之大機也謂宜多方招致稍增市價官爲收糴以勸

來者比之溪船海道官自搬運糜費損失所爭決不至多此等事一是要早商量二是要審計度三是斷置果決不可因循去冬見議開湖事熹謂須先計所廢田若干所濬田若干所用工料若干灼見利多害少然後爲之後來但見匆匆與役至今議者猶以費多利少爲疑浮說萬端雖不足聽然恐亦初計之未審也大抵集衆思者易爲力專已智者難爲功此等事但呼官吏之可與謀者條畫而審計之其贏縮利害可以一日而決不必閉閣深人徒費精神而又未

必盡乎利病之實也庸闇踈闊智不謀身而過
計多言喜與人事深自覺其可欲而未能遽已
不審高明以爲如何狂妄之罪亦惟并寬之也
官自運米弊病百端頃時會稽有一斛而虧兩
斗者不免奏劾坐押使臣而王仲衡力庇之反
欲据拾發舉官吏乃剡縣葉簿即黃丞之表弟
問之可知也或謂當募出等商賈使之抱認津
致雖或優其傭費亦未敵官運折欠之多也此
事前日陳教授歸嘗囑以稟聞似亦可採用也
陳雖後生然甚曉事聞侍郎遇之好厚凡百更

垂下問當有所助然詢謀貴廣亦不專在一
嘗記先儒解孟子詘詘二字以爲自足其智不
嗜善言之貌此言甚有味也今時士大夫非無
愛人憂國之心但雖賢者不免有此氣象所以
雖其所知所與可以盡言而無聞者亦未必得
竭懷抱而況於踈遠卑賤之人乎此可爲長太
息也諸公奏議大體甚正其間一二篇如蔡承
禧輩議論無甚可採不足列於諸老之間而獨
斷數篇恐或飲藥以增病也溫公兩篇當爲章
惇而發雖其救時之切不暇遠謀然亦終不可



以爲後世法也使紹聖崇寧之間羣小得此蹤蹟豈不爲竒貨哉又聞明道王霸劄子中間雖遭擯黜今雖已復收然恐其他更有似此若迂而實切若小而甚大者須別作一眼目看不可輕有遺棄恐後世有明眼人冷地看著有所遺恨竊笑於今日也伯恭文鑒所載奏疏甚詳頃但見其目錄亦不暇細考然恐其去取之間亦須有說鄙意以爲凡其所載似不可遺其所不載乃當增益此亦條例中之一事也此事之說甚長恨去歲困於人事不得子細請教耳

與趙帥書

熹衰病之餘災患踵至殊不自堪伏蒙問恤良以爲感又蒙軫其乏絕嘗清俸以周之仰認眷存尤切愧荷但窮巷書生疏食寒羹自其常分不知後生輩以爲創見便爾便說致誤台慈以爲深憂亟加勸接至於如此在熹之義豈當復有辭避實以近日滿復粗可支吾未敢虛辱厚意謹已復授來使且以歸納萬一他日窘急有甚於今當別稟請以卒承嘉惠也人參附子則已敬拜賜矣但少有鄙懷冒浼台聽不審高明



以近日所處劉家與庸事爲如何若喜鄙見則
竊以爲甚不類門下平日之舉措也鄉里自此
旬月以來閭巷聚談有識竊歎下至三尺童子
亦皆憤然有不平之氣喜恐門下於此偶未之
思也行迷雖遠尚及改圖以全素節以息流議
不審門下亦有意乎如其不然則天下之士將
有以夷虜之道疑於門下而不入其鄉者矣此
喜之所大恐蓋不特爲劉氏遊說也久辱知遇
不敢不盡所懷雖被譴絕所不敢辭伏惟有以
察之而已他喻數條未暇報稟歲晚更乞順時
之宜進德自重區區不勝祈望之切并幾台照

答梁丞相書

喜伏讀賜教盛德不若退託愚懦仰惟明公之
心正大光明表裏洞徹無一毫有我自私之意
而喜以妄庸受知之久又勤下問至於如此亦
豈能忍然自閉一知所進以也其又寸之愚哉
但以正此退讓不啻出位是以於政體之是非
人材之邪正一衷不敢曰所陳說而獨請以王
通所謂願君侯下身以統天下者敬爲明公誦
之其言雖曰其指則遠伏惟明公於此試留意

焉廣引人皆勸改已闕使凡政事之出於我者
無一疵之可指則上以正君下以正人將無所
求而不得如其不然則事之小不正者積之之
多亦足以害吾之大正使吾全大正之氣日
有所屈於中而德望威名日有所損於外是則
且將見正於人之不暇尚何望其能有正君定
國之功哉今天心未豫而民力已殫國威未振
而虜情叵測惟明公於此深念而亟圖之則燕
也受賜多矣狂言犯分亦惟高明有以寬之

與陳福公書

北方消息傳聞不日其春間有上封事者前言虜
為西夏所逼故遣國以避之其後乃慮其設詐
以謀我此已是揣摸無一定之計最後又只泛
言乞詔樞廷嚴為邊備而已乃大中上意改秩
除官其後乃聞盧師王希呂奏虜為契丹遺種
大石林牙所襲失亡甚夥老酋遁走不知所在
三日而後得之朝廷頗信其言然去冬有親戚
自淮上歸已傳此言却云渤海所襲尋亦不聞
的耗然則此報又未知其信否也若鄙意則以
為此虜盛極而衰舉措顛錯就如所聞未必得

實其勢不足深慮彼其備城浹沐特為虛聲以
懼我耳然朝廷已為之調發海舟一番騷動此
正高頰主札之遺策而我已落在計中至於天
文變於上坤軸動於下正是君臣上下動色相
戒飭躬正事以圖消弭之時顧乃視之恬然略
無驚懼之意上之則九重不聞有測席求言之
詔下之則諸府不聞有引銜避位之章舉朝媿
阿相徇為日已久上大夫稍有氣節敢議論者
盡在遠外寂然不聞有一人能為明主忠言以
指諸絳裨闕失固邦本達民情者聞其語及天

變則盡以歸之虜酋使應天道此已為詔訖不
忠之大至於地震東南數路無一不然又將使
誰當之而不以為慮耶喜以為今日之事所當
憂者莫大於此而境外之事不與焉明公果有
乃心王室之意但當以此曲折極言於上勸以
博詢芻蕘深求已闕之意則明公雖不盡言天
下之事而天下之言因我而達此功固已大矣
又何必刺探隱謀密陳秘計然後為論事哉觀
富韓公退告西都時已嘗坐汝州青苗削奪之
譴司馬公以申公又嘗新法異論得罪有嫌之



人然因事抗章盡言言不少異於立朝之時
彼豈不知迹方孤危重拂主意復忤貴權之爲
患誠以愛君憂國之誠切於中而不暇顧也又
況明公乞身已久於今日諸人本無睚眦之怨
固無諸公之嫌而止心不忘使蕃寵錫又非若
諸公之嘗在淪落墮棄之域也亦何惜而不爲
明主一言以安宗社於貼危之際救生靈於水
火之中乎近年以來將相大臣始終全德無可
指議如明公者指不可以再屈誠能乃此更爲
此舉則功烈被於當年聲稱垂於後世者又不
止於前日矣不然不過今日苟全上下之交而
後之忠臣義士考觀歲月計慮安危必將有大
不滿於明公者夫以裴令之賢猶不免於晚節
浮沈之譏可不念哉可不戒哉仰恃知照不覺
縷縷伏惟高明有以亮之

與陳丞相書

竊聞侍祠之詔至于再三此蓋聖主思見故老
有所咨詢非獨循常備禮之所爲而得林澤之
書側聞丞相亦有行意伏惟久去朝廷不勝忠
戀且以向來言言因循未果乃復有此幾



會誠不可失計程令或已在道矣庸中事不足
言今日之憂正在精銳銷燬慣習燕安廟堂無
經遠之謀近列無盡規之義阿諛朋黨賢知伏
藏軍政弄於刑臣邦憲屈於豪吏民窮兵怨久
不自聊季孫之憂恐不在於顯史也不審尊意
以爲如何井伯書云康大有學易之意甚善然
此書難讀今之說者多是不得聖人本來作經
立言之意而緣文生義硬說道理故雖說得行
而揆以人情終無意味頃來蓋嘗極意研索亦
僅得其一二而所未曉者尚多竊意莫若且讀

詩書論孟之屬言近指遠而切於學者日用
夫也抑嘗聞之元城劉忠定公有言子弟寧可
終歲不讀書而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大抵諸郎爲學正常以得師爲急擇友爲難耳
與陳福公別紙

熹冒昧有所干扣極犯不韙近得永州黃寺丞
書云陳休齋病中嘗爲渠言曾令熹致懇丞相
爲其女求嫁資令其見語復以稟聞熹實不記
曾有此說初不敢爲言既而思之此老之意止
是欲令熹與黃寺丞共致此懇而無其端故設



此言以發之意亟相關其愚深悲之言必當惻然憐之也故敢因黃回便先附此劄其詳黃必具稟喜更不敢觀縷然已不勝其恐懼矣

與史太保書

竊聞頃者几杖造朝禮幣隆洽蓋自祖宗盛時所以褒崇故老報答元勳未有若斯之盛者也自是以來人無愚智莫不咨嗟歎息以爲聖主尊師重道之意若此其厚而以明公平日自任之重卜之知其所以報此殊遇者必當有以度越前人決不肯爲張禹孔光以及近世之以

明良慶會自居者之遺臭於無窮也今者變異重仍虜情叵測當宁側席有識寒心竊愚竊謂元老大臣同國休戚告猷之會誠未有急於斯時者明公不能及此發口一言則亦無報效之期終懷寵利之愧矣故願深察愚言亟召門下直諫多聞之士由加訪問俾盡其說兼總條疏悉以上聞於以報塞恩遇慰答羣情追配前脩一洗疑論計無便於此者不審明公亦有意乎至於狂瞽妄發罪當誅斥則惟明公有以寬之

熹昨者狂妄輒以瞽言仰瀆崇聽自循分守當
得譴斥之罪不謂高明博大無所不容誨答諄
諄整竭底蘊三復自幸不惟私以免於罪矣爲
喜而又得側聞前此告猷之益天下已有陰受
其賜者尤竊增氣尚恨未得躬扣昌言之目以
發蒙昧耳今者邊事益急變異荐臻人無智愚
共以爲懼然熹淺陋竊以爲境外之傳未足憂
而譴告之深爲可畏也今朝廷於其不足慮者
旣已過爲之防而於其深可畏者反未有處熹
甚感焉夫以災異而求直言歷世相傳具有故
實明公身爲天下大老誠有憂國之心亦不當
俯及細務願以此意爲上一言使幽隱之情得
以上通則天下之言皆明公之言而明日達聰
感召和氣甘明公之功矣感激容負之恩懷不
能已敢復言之俯伏俟罪

答詹帥書

熹自頃拜狀之後涉秋以來百病交攻幸以餘
庇未至委頓以故所委文字久未能寫及來使
到伏奉賜書乃始下筆欲俟其還自三山而授
之而屢寫輒不入意比其還也猶三四易紙收



拾補綴又五六日然後畢是本不能書而又
嘗略識古人書法不敢信手胡寫以孤見屬之
意勉彊爲之終是不能成字今既無收殺只得
封納可用與否更在高明財之也補貼處不入
行道須得善工識字體者橫那取正其墨水寢
漬不見元筆路處并令照應修減乃佳碑額元
只欲題貼職今詳階官封爵皆高於職名今并
書之然亦只用幅紙碑石必可容也但本文一
二處未穩別紙具呈更詳酌恐可略脩定庶
可傳久遠耳侍郎丈入陪近班日有論思之益

善類方以爲善今乃以區區一方鹽筴之故輕
去朝廷識者不能不以爲恨謙仲詩雖佳然急
於枝葉而緩其根本亦未得爲至論也州縣賣
鹽不能無弊閩中今亦尚有病此之處然頃來
推行鈔法又奪州縣之入以歸朝廷緣此州縣
束手雖軍兵衣糧亦有支不行處幾致生事今
者廣西所行統經七者之慮必無此患然鹽利
盡歸商賈而州縣只得淨利錢已是不及向來
官賣之數矣矣又營稅刺之利將來必是不免
須有費六云處此恐今日亦不得不爲之過慮



也昨來會稽見一書記李誠之廣西敘事而鹽
法爲之首大抵古人立法非是苟爲寬弛以劉
晏造船之類王自有深意耳今謾錄呈幸一過
目又如半年不能下籬而五日乃十倍之此得
無近於蔡尹之役法否王正之頃嘗一見雖不
甚款然意其老成更練所慮必深恐尚可咨訪
以盡利病之實此固高明所不憚也辱知之厚
不敢默默僭易及此愧陳亡已欽夫舊政固有
賴於清明然在明牧必自有以深慰四方之望
者頃在浙東見州郡催科奉行板曹文書不依
省例先期取了民困已不堪命矣今見小報
新坡有請州郡上供錢上下半年比校此其勢
愈急刻矣當路之人略無忠言奇策以開廣德
意而所以拯喪邦本者日甚一日爲之奈何學
術之章固知有謂然所以反身之實亦實有愧
於其言者但知皇恐自修而已此其爲賜亦不
可謂不厚也病中整頓得中庸孟子頗勝於前
恨地遠不得攜以請教閣中又無人抄寫拜呈
深以爲恨耳益遠聲光伙幾爲斯道斯民千萬
自重區區至禱



答詹帥書

熹向蒙下詢欲見諸經鄙說初意淺陋不足薦
聞但謂庶幾因此可以求救故即爲呈不敢自
匿然亦自知其間必有乖繆以失聖賢本指誤
學者眼目處故嘗布懇乞勿示人區區此意非
但爲一時謙遜之美而已也不謂誠意不積不
能動人今辱垂喻乃聞已遂刊刻聞之惘然繼
以驚懼向若預知遣人抄錄之意已出於此則
其不敢承命固已久矣見事之晚雖悔莫追竊
惟此事利害如前所陳所繫不細矣又況賤

迹方以虛聲橫遭口語玷點之禍上及前賢爲
熹之計政使深自晦匿尚恐未能免禍今侍郎
又乃以見愛之深衛道之切不暇以消息盈虛
之理推之至爲刻畫其書流布遠近若將以是
與之較彊弱爭勝負者熹恐其未能有補於世
教而適以重不敏之罪且於門下亦或未免分
辨樹黨之譏蓋未論東京禁錮白馬清流之禍
而直世程伯禹洪慶善之事亦可鑒矣豈可遽
謂今之君子不能爲前日之一德大臣耶況所
說經固有嫌於時事而不能避忌者

如中庸九
類之類



指為訕上而加以刑誅亦何不可乎去歲建昌
李官偶為刻舊作感興詩遂為諸生注釋以為
謗語而納之臺諫此沒官者幾與林子方俱被
論列此尤近事之明鏡雖若無足畏避然亦何
苦而直觸此姦慝之鋒耶欲布愚懇便乞寢罷
其事又恐已興工役用過官錢不可自己熹今
有公狀中使府欲望書押入案收索焚毀其已
用過工費仍乞示下實數熹雖貧破產還納所
不辭也如其不然此輩決不但已一身目前利
害初不足道正恐以是反為此道無窮之害耳

切乞更入思慮不憚速改千萬幸甚德慶刊本
有象序引之賜尤以悚仄此書比今本所爭不
多但緊切處多不滿人意耳序中所用善學聖
賢之語極有意味但今日紛紛本非為程氏發
但承祖風旨視其人之所在而攻之耳若此人
尚談清虛則并攻老子幸修齋戒則兼詆釋迦
曾讀三經字說則攻王氏曾讀權衡論則斥
三蘇怒室色市彼亦何嘗有定論而可與之較
是非曲直哉但不察此而欲力與之爭則必反
以激成其勢而益堅其說或遂真為道學之害



亦不為難此尤不可不慮耳當時與王信伯辨
者恐亦尚是近道理人故得以此言屈之若在
今日彼豈有憚於此耶蒙喻欽夫說曾點處鄙
意所疑近已於中庸或問為魚章內說破蓋明
道先生乃借孟子勿忘勿助之語發明已意說
不到處後人却作實語看了故不能不失其意
耳經題之說尤見精密不肯容易放過大抵此
理何所不在今人初不理會只見事體小可便
謂無害而以必整理者為過當非獨此事為然
也頃嘗見楊子直說晁景迂嘗言先儒經傳

題例不敢以已之姓名加之經上如春秋左氏
傳尚書孔氏傳周禮鄭氏注皆經題在上姓氏
在下此為得體鄙意舊亦嘗謂如此故每題程
先生易傳必曰周易程氏傳後來以告伯恭伯
恭亦深以為然為換却整學易傳籤子以此論
之則今者所喻猶若有所未盡也如何如何近
傳得一文字詆諆策尤力不知已見之否此事
雖累蒙誨諭然每詢之往來無一人以為便而
仕於廣右者無一人不以州縣窘乏為言近又
細詢只桂州諸邑之砂已是不免等第科賣凡



此皆與尊喻不門不如果如何區區過計之憂
尚欲高明更加詢究審其利於民之多者而從
之也其范守文字謹以元本封呈幸一過目或
有所取則彼文吾短者乃所以成吾之長固仁
人之所不忍棄也僭易及此悚恐之深尚幸垂
察

答詹帥書

伏蒙開諭印書利病敬悉雅意然愚意本為所
著未成次第每經繙閱必有脩改是於中心實
未有自得處不可流傳以誤後學加以此道年

來方為羣小反目竊味聖賢垂戒欲知進退存
亡而不失其正之指只合杜門却掃陰與同志
深究力行以俟道之將行不當如此用官錢刻
私書故觸其所不欲聞者使其有所指以為病
而其禍且上流於此學使天下鉗口結舌莫敢
信鄉是則欲道之行而反以扼之此稷下甘陵
所以基坑焚黨錮之禍也然今竊味台誨必以
利害休戚置之度外為說則亦無可言者但兩
年以來節次改定又已不少其間極有大義所
繫不可不改者亦有一兩文字若無利害而不



改終覺有病者今不免就所示印本改定納呈
欲乞暇日一賜省覽即見前日之繆本非可傳
之書削而焚之上也鐫而藏之次也必不得已
則改而正之其字多於舊處分作兩行注字亦
可此則最為下策雖未必便能不誤學者亦且
粗漏區區今日之心然後患之來可以立埃熹
非自愛而憂之實懼其不知之友未能有補於
斯道斯民而反為之禍也伏惟執事試深思之
若能斷然用熹所陳之上策即案前此兩次公
狀舉而焚之如反乎耳或恐前狀未蒙書判付

曹今再納一本切望深察也欽夫文集久刻者
成俗人嗜利難與語然亦一面督之得即納去
次孟子說渠已不幸無復增脩刻亦無害恐未
能使其無遺憾於九原耳伯恭大事記甚精密
古今蓋未有此書若能續而成之豈非美事但
讀書本自不多加以衰老昏憊豈復能辦此事
世間英俊如林要必有能為之者但恐其所謂
經世之意者未離乎功利術數之間則非筆削
之本意耳浙中近年惟論可出駭人聞聽壞人
心術彊者唱弱者和淫衍四出而頗亦自附於



伯恭侍郎丈在遠未必聞之他日還朝當爲深
歎息也楊子直近爲總帥招致入蜀不知已發
臨川未尚未得書也此間官鹽利病參半而臨
汀受弊爲尤甚趙帥欲更之而諸司議多不協
至有違言子直亦遭指目興事之難蓋如此錄
示鹽筴條奏及別紙誨諭詳悉尤見所以因時
救弊加惠一方之本但不知州縣果無關乏否
賣鈔果無科擾否將來不至復爲招糴折苗之
計否近見一相識來此云在廣東事但憲聞其
論此事甚悉云家廣右數十年平日亦嘗深持

鈔鹽之論今得家問乃知其有不易行者此必
鄉閭之公論聞渠已移廣西潛必相見而議也
此人亦其有志節必不苟爲同異幸與史詳細
及復殊勝遠方傳聞其人未必皆賢而言未必
皆可信也熹於此事本無所預出位而言非若
印書之利病猶有關於已也但樂慕史進德之深
得之傳聞之衆其言亦或出於平生所謂忠信
不妄者之口是以不能不深疑耳今既蒙喻懇
切至到雖亦未有以見其灼然無可疑者且以
長者之言必當可信而不敢不信耳然亦願深



計遠慮屢省其成有所未便隨事變通使不失
吾前日變法之本意而已其迹固不必深徇而
長守也不審台意以為何如只如諸州俸給後
來增添之數舊來鹽息不入省計故可供此余
既罷去雖得朝廷及漕司撥錢恐亦只可助公
家支俸錢而供給之屬無所取辦若不徑行裁
損明乞指揮過取一錢論如入已贓法則只此
一項終為久遠之害又不知他事如何恐亦合
討論究索預為之防也閩中八郡上四州不產
鹽故舊以客鈔官般並行下四州產鹽故舊來

只令百姓隨二稅納產鹽錢而受鹽於官以食
近歲上州客鈔廢而下州官不給鹽其官般者
利病參半如前所二真納錢而不受鹽者或自
買私鹽而食之人亦不以為病也不知今廣西
瀕海諸州產鹽地分私鹽一斤為錢幾何鈔鹽
一斤為錢幾何若私價甚低官價甚高則宜實
有不便如范君所言者恐亦不宜不加思也向
見浙東七郡四郡瀕海而例食客鹽縣道急於
辦課力於搜捕細民冒法陷刑不勝其衆嘗欲
為討論申請參用福建下四州法而未果至今

恨之此亦恐可以補今法之不及也中庸大學
舊本已領二書所改尤多幸於未刻不敢復以
新本拜呈幸且罷議他日却附去請教也中庸
序中推本堯舜傳授來歷添入一段甚詳大學
格物章中改定用功程度甚明刪去辨論冗說
極多舊本真是見得未真若論語孟子二書皆
蒙明眼似此看破則鄙拙幸無今日之憂久矣
高教授能留意學校甚善渠嘗從陸子靜學有
意為己必能開道其人也近日諸處教官亦有
肯留意教導者然其所習不過科舉之業伎倆
愈精心術愈壞蓋不如不教猶足以全其純愚
之為愈也太極西銘二解近亦嘗有所更定今
同附呈欲乞并賜詳酌而去留之幸甚白鹿堂
揭示以時世革行言之不當在高君之前亦乞
改正仍以高氏修學門庭為目幸甚教官教語
所謂欣然無吝色以下數語似素目以此書已
就而喜於流行者尤為非便區區此時若知莫
府已有流傳之意即不敢承命納呈矣今若毀
棄此序固無所施如其不然即乞易去此言及
下文數句幸甚幸甚



與詹帥書

熹前日拜書并已校過文字臨欲發遣而略加
點檢則諸生分校互有疎密不免親為看過其
間又有合脩改處甚多不免暫留來使助其口
食令更俟五日昨日始得了畢但論語所改
已多不知尚堪脩否恐不免重刊即不若依舊
本作夾注於體亦宜向見子直道晁景迂之說
云先儒解經只作此體是亦尊經之意若不再
刊不必議也若但脩改亦乞專委通曉詳細之
人親自監臨儻那字數減處空闕不妨多處

免分作兩行如夾注狀不可便以此本直付匠
者恐其憚於工力揭去紙帖致有合改處不曾
改得久遠為害也然又細思此亦且是今日所
見以為粗免踈脫更過數日再看決須更有改
易若隨時修版印版有不勝修者且亦無時而
已將來又豈復常有留意於此者則是此書之
行為學者之利殊少而為害多使熹介然常有
不滿之意其害又不止於論列行遣而已也懷
不能已再此具稟伏乞台照

與張定叟書

契勘汀州在閩郡最爲窮僻從來監司巡歷多
不曾到州縣官吏無所忌憚科敷刻剥民不聊
生以致逃移拋荒田土其良田則爲富家侵耕
冒占其瘠土則官司攤配親鄰是致稅役不均
小民愈見狼狽逃亡日衆盜賊日多每三四年
一次發作殺傷性命破費財物不可勝計雖爲
王土實未嘗得少霑惠澤殆與化外羈縻州軍
無異甚可痛也近因戶部王郎中申請乞行經
界得旨施行千里細民鼓舞相慶其已逃亡在
漳潮梅州界內者亦皆相率而歸投狀復業然

此一事豪家大姓不以爲便能吏鄉司不以爲便
便官負之無見識樂苟簡者不以爲便往往皆
能造爲浮語扇惑上下獨有貧民小戶欲行此
事有同飢渴而其充官之情無路上通是致前
任監司妄有申述汎格戍命使昔之鼓舞者今
變而爲咨嗟首之投狀歸業者今復相與狼狽
而去有識之士深痛惜之而在位者未之知也
所幸元降指揮猶有以成取旨之文今既及期
而汀州歲實大稔且其守臣學道愛人有風力
可以倚辦夫今不爲竊恐向後難得似此幾會



欲望檢舉元澤指揮詳陳前項利害申述取旨
只委本路監司及本州守悴趙此農隙疾速推
行庶幾末爲一方久遠之利

與王漕書齊判

熹伏辱賜教并審即日秋陽尚驕臺府清暇合
候萬福不勝感感熹前日伏蒙垂問率爾具報
既而思之其所論者乃經理州縣財賦源流之
術若以今日救荒恤民之事言之則未爲要切
之務也慮之不精發之不當方以自愧亦意高
明見其于闕下過自之一笑而已以故因循未

暇以書自解不謂乃蒙方之再枉謀謨俾盡其

說此事既非今日之急而其條目猥多亦有非

善之所能盡知者然其大要不過欲得使司於

見行鹽法之中擇其不可行之甚處政和尤

思之類小變其法而損其歲入之數使官享其利

而民不以爲病州縣可以立脚而漕司不失歲

輸之實而已今一等以販路道難料不通然此

事乃在使司審熟討論百全而後可發非一旦

猝然之所可言也若夫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則

不過視部內被災之數使之實撥放福建州水旱



時有檢抄其上四州則限閩全不知有此條法
思意但知田無所收則殺人放火耳今示之以
此亦所以息指浦租也日州縣無他事可以擾
其作亂之心惟州縣無他事可以擾
納亦劍一切雜費以費窮今年夏秋二稅省段
黃令重然此為大害
各履一日具以條目言之於朝而兵可直行者
一面行下然後譚察州縣本行之勤惰得失而
誅賞之使愁嘆亡聊之民猶復有所顧藉而不
忍肆其猖狂悖亂之心以全其首領保其家族
靖其鄉閭此則今日救荒恤民之急務也此外
則視荒苗尤甚之鄉使之禾米得入而不得出
有餘之處則許其通融糴販相勸富民平價出

糶勸民廣種大小蕎麥芻芋蔬菜之屬以相接
續其貧甚者使更互相保而別召稅戶保之借
以官本收成之後祇納元錢亦一助也此等為
災傷甚處乃行之想亦不至甚多也又此事雖
屬常平司然或彼司無錢而漕司有錢則借而
為之亦不為侵官也鄙見如此未知當否姑以
仰塞下問之勤伏望成澤其可幸甚幸甚山間
之旱日甚一日祈禱經月略不見効連日隨眾
登山祈神周視一村太赤居此四十餘年
未嘗有今日之旱令人憂懼殆無措身之所奈



何奈何使還具稟臂病猶未能多作字伏乞台
察

與周丞相書

熹狂妄闕疎無用於世一昨丞相知其如此特
加除用使得仰奉列聖真游香火於受命之邦
感慨之餘方竊自幸而未及半歲遽被設恩懇
辭報聞未敢再告而吏部經由出示所被賜
教別紙所以存問之意甚厚然於愚分終不自
安近者忽聞江西代者以人言報罷有旨趣熹
躬歸隱遣聞命隕越不知所為既而方知正以

丞相開陳之故是以有此熹竊思丞相前日之

賜不終而虛爲此紛紛也熹之病首尾七年

去冬一二陰邪危惡之證雖已却去然腹心之

患甫益堅牢攻擊萬方略無動若不自揆冒

昧輕進竊恐不惟自取顛蹙亦反貽丞相軫

念之憂故今輒有劄子復申前心欲望丞相始

終哀憐少假鈞陶之力使得復休鴻慶守祧之

役則生託榮名死題墓道無復有遺恨熹舊讀

崔德符觀魚作詩有丈夫五十年要須識行藏

之句未嘗不反復誅歎而有動於懷不謂今日



真踐斯境而益知其言之有味也瞻望黃閣無
由趨拜下風以盡其所欲言伏惟上爲國家益
隆寶衛亟躋元宰以慰四海具瞻之望熹不勝
祈懇願望之至謹奉手記伏祈鈞察

與曹晉叔書

累辱惠問未能一一奉報春卿來又奉近教獲
審比日兩涼尊候萬福感幸深矣熹行負幽明
禍及幼稚第三女子前月末間已似向安疾勢
忽變至此十二日遂不可救痛苦之極殆無以
堪加以衰病之餘氣血凋耗不勝悲惱日覺形

悴恐亦不復能久於世矣江右之除出自上意
當路不悅者衆此恐未必爲福而目下便失祠
祿又須來春闕到方敢請祠已自不勝其撓况
未請之間駭機一發又未必敢更請祠衰老患
難一至於此豈復更有榮望但神明不遺下燭
幽隱力沮邪議袞許有加此恩無路可報徒切
感慨而已

答尤延之書

戊申四月

熹留玉山已半月日望回信冀得言歸今所遣
人乃空手來而所賜教中見喻者又非熹之所

病也區區之意正爲禮節之間有不能彊顏者耳如其所謂宛轉者去冬已聞之此豈可信政使可信吾亦豈可爲此而屈哉老大抗拙無復餘念於此世顧以君臣大義未能忘懷初欲冒進一吐所懷知難而退憂則違之今亦已矣唯願諸賢協贊明主進賢退姦天開公正之路使宗社尊安生靈有庇則熹之愛切厚矣亦何必誘之以其所不欲而彊之以其所不堪也哉再遣此人文字在元善處更望垂公使得早歸千萬之幸餘不暇及

與江東尤提舉劄子

比聞糶米者五輩其一已還餘尚未有端倪然四近米價皆高恐不及元科之數而諸縣下戶口數萬建昌四鄉申到計一月已當米四千石餘雖見催未到然以鄉計之尚當七倍於此則一月已用三萬餘石今計常平之積及本軍所餘僅可給兩月勸諭上戶所得可給一月即開春便無以繼欲以糶到錢再糶則諸處米向後必愈難得又恐不可指準不知使司番陽之米將來可撥幾何若得五萬餘石即所欠尚有月



餘多方那憤或可接得大容都昌小戶尤多恐
用米穀不止此若不及此數即尤狼狽矣欲乞
早示一公牒檢定米數此當一面差人般運庶
以慰安善良彈壓姦盜非細事也

與周丞相劄子六月

熹區區此來竊知皆出丞相推挽之方向之所
以次且而不敢進者其故亦可知已適有幸會
遂得一見聖主呻吐所懷之一一妄意自比儻
猶存以效其愚於左右而事已有出於生平意
料之所不及者卒煩君相委曲調護然後得以

逡巡而去丞相又枉手教以存問之此意亦益
厚矣崎嶇暑行已及衢州之境前望江西不越
數舍深念此行若當前日奏對之時便蒙臨遣
則受命引道無所復辭今既紛紜而所坐之罪
有非臣子所能堪者冒昧而行實深憂懼謹以
公狀申省因報還家俟罪別有劄目備詣公府
而復以此私於下執事三省之中狀詞尤詳足
見本末伏望鈞慈取以奏稟早賜譴黜而改命
使臣則庶幾猶可以不重其前罪熹不勝幸甚
幸甚抑以熹之無庸辱知不兩不久而未嘗少

效其尺寸於門下今遂投迹山林不容復出而
所願於丞相又有非幅紙所能盡者伏惟深以
天下之重自任而引天下之士以圖之使由中
及外自近而瀕無一不出於正而亡有私意奸
其間者則君正而國定矣若夫阿諛順指以為
固位之術半寵媚嫉以為植黨之計則固前人
之所以自欺而丞相平日所非者無所待於愚
言然熹之懣懣猶願深以自警無至於復蹈其
轍也干冒威尊并深恐懼

其留參政劄子

熹未嘗有一日奔走之勞於門下而參政所以
知遇獎借不後於衆人越自頃年叨被改秩之
恩參政實掌書命褒與之詞已浮其實而所以
告戒之者又若憂其不能保夫晚節末路之難
此其所以愛之之深可謂至矣熹雖至愚亦知
佩服顧以君臣之義不可終廢自此以來雖在
疎遠而聖主之知益深益厚遂不自量妄意陳
力然每起輒仆狼狽不支今者之來一前一却
雖獲杜病進望清光然獨未及一見參政而衰
病復作遂以頰言遂巡引去切聞進呈之際參



政猶欲少加意焉誠不自知其何以得此於大君子之門也區區南歸已迫所部竊伏惟念來章所指存臣子為不赦之罪被此以出復何面目以見吏民今竊具狀申省待罪并具劄目稟聞伏惟機政之餘少賜垂念使熹便即得罪而江西不久闕官則所以寬其後咎餘責者莫大於此庶幾收之衆偷有以卒副前日丁寧眷予之意幸甚熹嘗暑病目作字不成貢問之初遽爾草率并望鈞慈特賜矜恕

與周丞相書七月十一日

熹負罪以來奉頭鼠竄脩塗酷日不可禁當連日行衢信建寧之境又聞猛虎白晝羣行道旁居民多為所食哭泣相聞無所赴訴自惟命薄尤竊憂懼却幸偶不相值得以善達田舍人還恭被省劄仰味聖語丁寧之意已深感激而丞相賜書開喻勤至又增悚怍理合拜命即日戒塗而區區之私終有未能自安者竊計朝廷寬大愛惜事體量度重輕必未能別為處分則熹之孤蹤只合杜門屏迹以俟議論之定未容冒此疑似出備使今未論後患如何但只如此行



止便已非熹夙心且如向來退避七年及今乃能一出猶復宿留淹回四五十日然後敢進熹之意非專爲畏彼也丞相於此其必有以察之矣今日之事亦何以異此耶又且父稽王命心不違安竊恐聖上以謂前日訓詞已極溫厚而熹冥頑不肯奉詔忽震雷霆之怒又聞江西前月亦已闕雨不知今復如何萬一職事曠廢或至生事則熹之罪皆不可逃非但前日口語之無根而已也若論私計則熹自去歲八月已失祠祿今滴甚汗貧病之態不言可知江西逐兵

又已遣去只此疾足乃是私雇使之往還勢亦不容至再矣切望丞相曲賜留念早如所請免致紛紜不勝幸甚且又別有一事尤係利害昨聞去歲朝堂之議欲使今袁少卿自處易顛而丞相以爲顛卒悍而袁生剛不可不慮此見高明計事之審然則熹於南康嘗因莫守經由薄治顛卒之橫其累首端又非袁之比矣弊性猶急自度亦似不在袁下萬一軍民之間事有曲直不容回枉則事將有不可知者前此所以不敢援此自言者政恐復如頃年避奪牛之嫌而



自西徂東騷動兩路竟歲不寧也今不獲已聊復陳之但欲丞相知江古之不可行耳熹已有公狀申省及具劄子備扣諸公之門矣又有封事一通乃前日已蒙聖慈開允今恐投進不得亦於狀內貼說乞賜開陳然其間全不敢及前事由直也前書狂易曲蒙謙受不勝反側區區亦尚欲有所言以亟遣人不暇然每私計天下之事則未嘗不為丞相惜此歲月幾曾也

熹輒有私懇率易下瀆昨過玉山見其邑宰鄭謨乃十二三歲時相與同學別後聞其階虜隔

絕及此再見恍然如世俗所謂前後身者為之太息流涕父之然其人溫謹有餘而材具不足此縣摧敗日久其勢必不能支曾有文字干投丞相乞以歸正恩例改差一釐務添倅或簽幕之屬仍屬熹為面稟昨來忽忽不暇它及此亦嘗託張太丞稟知不審已蒙鈞念否熹後來不得其書想其事勢只有急迫僮蒙哀憐早賜陶鑄千萬之幸又邵武黃大監永存亦云向來蒙恩奉祠無自陳之文已嘗懇稟丞相不知鈞意如何屬熹乘間言之不敢不達其意并乞垂照



未能自脫乃欲為左右言良覺可笑伏惟宏度
有以容之

答劉潛書

喜平生懇拙無以瘡人揣分自安非有他望公
朝過聽拔用過宜方起輒卜上累聖神之知於
此再矣尚賴皇明洞照幽隱所以慰藉撫循有
非小臣所當得者極欲彊扶衰朽起奉明詔而
自變孤危尚須辟人以全末路而疾疢交攻有
不容自力者以是仰煩聞諭反復熟悉引義陳
慨詞旨不凡二復棟然敢不效任然前請已七

度一二日當有進止之命儻遂退藏是為大幸
區區此意諒亦蒙深照也

答或人書

熹不度時宜自取困辱比嘗自劾幸上照知申
諭趣行有非小臣所當得者但顧罪垢未盡滌
除未敢即引道耳伺請之上勢必可得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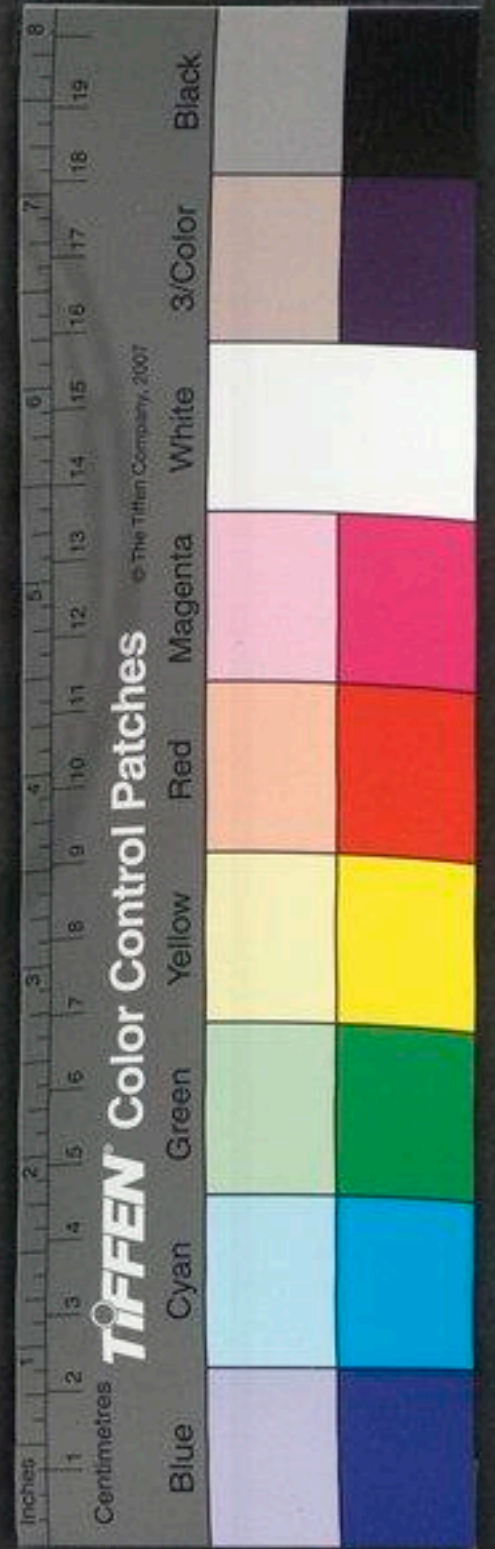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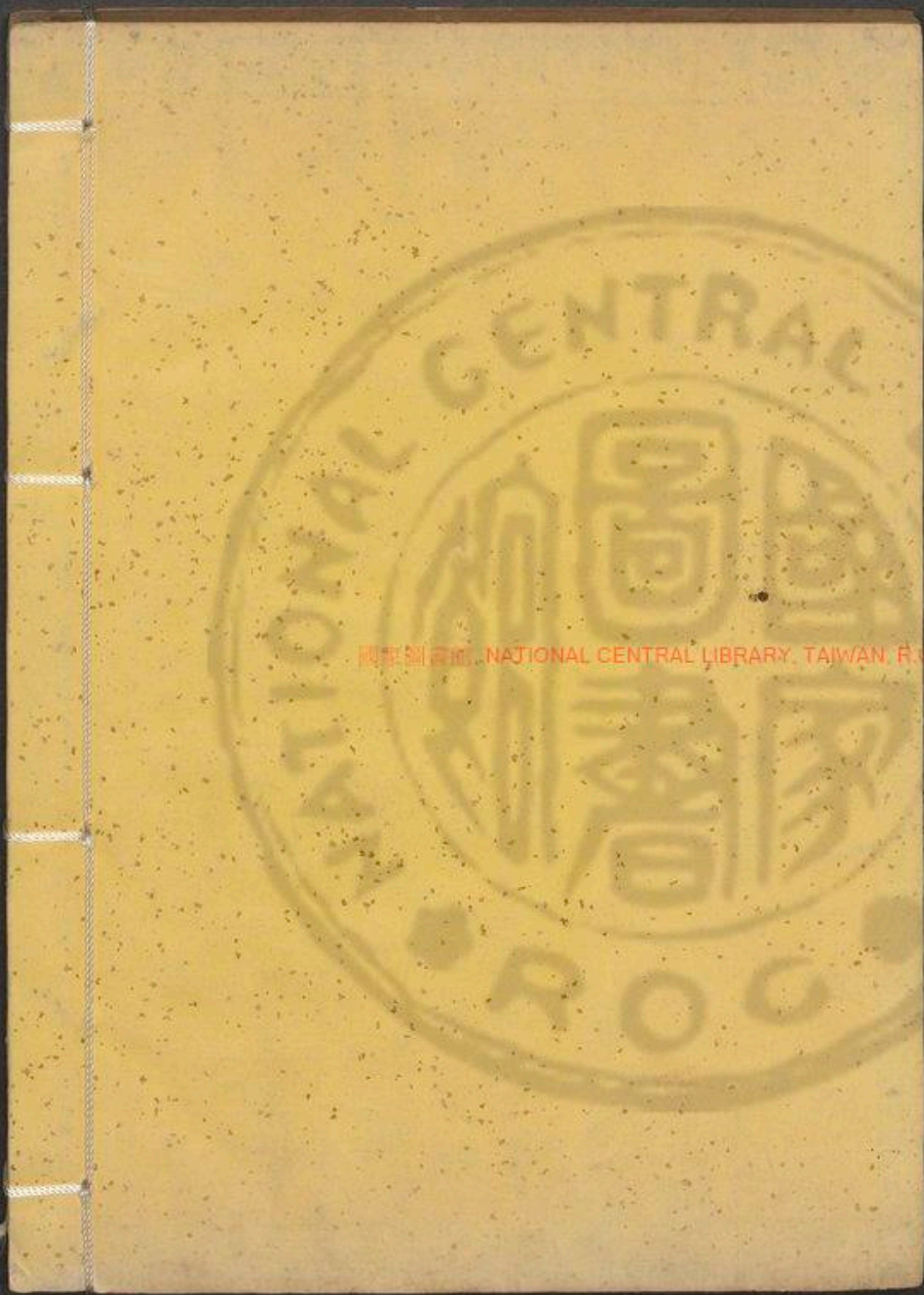
考異
第二與趙帥書一作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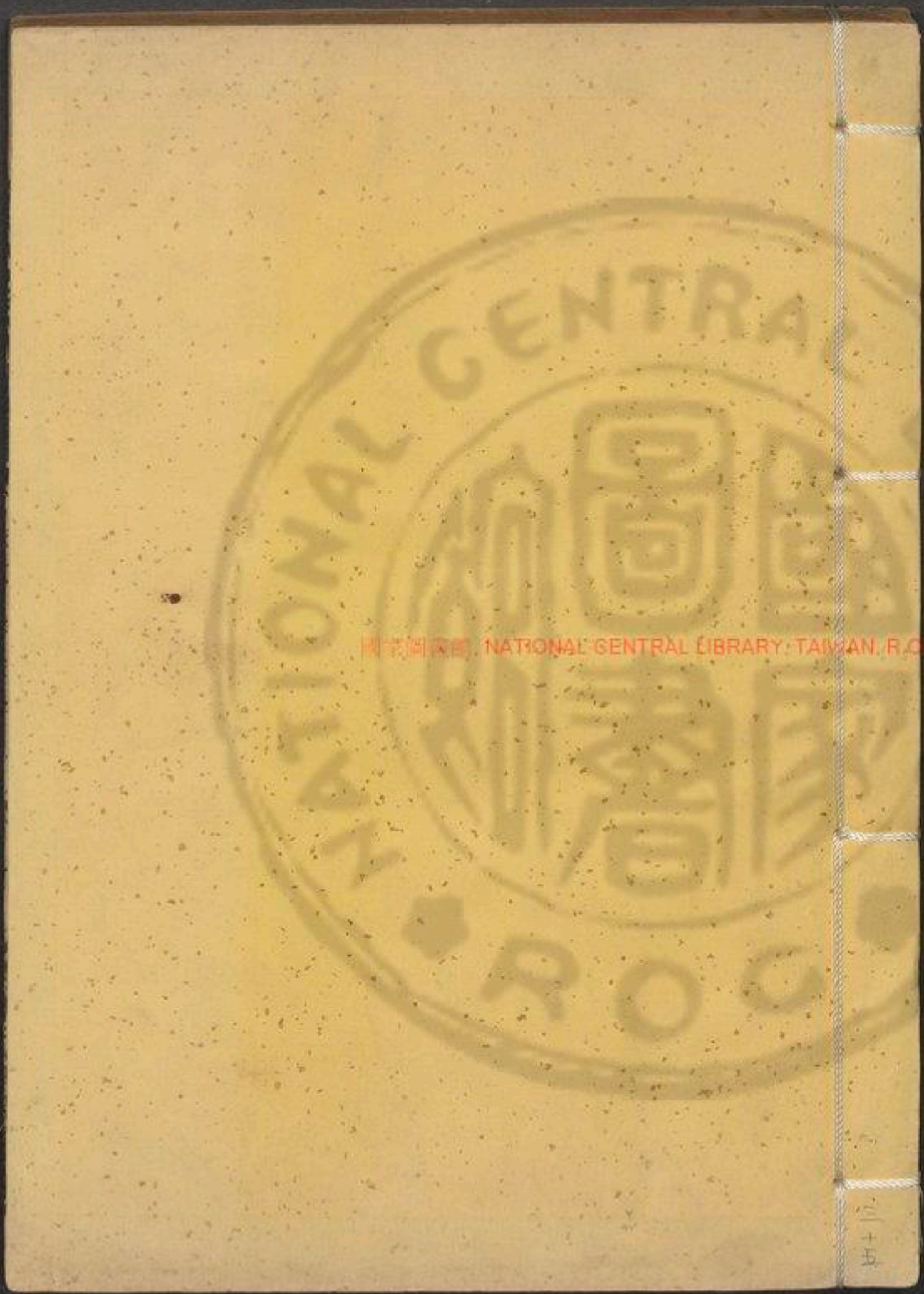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國立中央圖書館 國立中央圖書館, TAIWAN, R.O.C.



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第二十八

書時事出處

與周丞相書 戊午八月十四日

熹前日專人奏記伏想尋當登徹昨日先所遣人還拜領鈞翰之賜感慰之極不可具言至於進職甄恩奉祠得請又出陶鑄尤以銜戢然而丞相方且歎然深以前日不能力辨是非為病此則仰見大君子責己之周又不自勝其愧知也崇福謹已拜命矣嫌名之喻曲荷記存此於禮律無疑豈敢更煩公聽惟是進職之恩則有



所未安者蓋方以避伏自列而彼黜已升內揆
於心尚覺未免上九輦帶之嫌况於他人豈容
戶曉且於近制此等遷除雖非德選亦必有所
託以為號今此何名也哉又况溫陵之行情狀
未白此必怏怏尚有餘言且其為人亦嘗頗有
時譽今日之去遠近必有為之不平者異時得
以藉口則非獨為熹之害竊恐丞相亦不得不
以為慮也大抵近年習俗凡事不欲以大公至
正之道顯然行之而每區區委曲於私恩小惠
之際不欲人人而悅之而其末流之弊常反至
於左右拘牽倍費財處而卒又無以慰天下之
公論此則熹之所不敢言而丞相之明其自知
之亦不待熹之言矣熹今有公狀申省并以劄
子遍懇群公語悉由衷即非備禮切望矜察早
賜開陳得遂鄙懷乃荷大賜昨辭遷秩想亦已
蒙鈞念若猶未上得并與將上不勝幸甚

與曹晉叔書

熹辭免文字修寫方畢更一二日始得道人未
知所請竟如何然亦作一奏疏極述所懷此儻
可為行止之決耳山間殊不聞外事只前月得



都下書聞以諸人薦士之故近列有橫議者不知後來竟如何蓋其間有一二病根若不能去除不惟善類立不得亦非廟社之福也不承教之久渴仰無量願無可入城之理坐成阻闕柰何柰何

荅陳同父書

熹所遣人度月半前後到都城不知歲前便得歸否但迂滯之見書中已說盡自看一過亦覺難行次第八九分是且罷休矣萬一不如所料又須別相度今亦不可預定耳來教所云心亦

慮之但鄙意到此轉覺懶怯況本來只是間界學問更過五七日便是六十歲人近方措置種得幾畦杞菊若一脚出門便不能得此物喫不是小事奉告老兄且莫相攙後留取閑漢在山裏咬菜根與人無相干涉了却幾卷殘書與村秀才子尋行數墨亦是一事古往今來多少聖賢豪傑韞經給事業不得做只恁麼死了底何限顧此腐儒又何足為輕重況今世孔孟管葛自不乏人也耶來喻恐為豪士所笑不知何處更有豪士笑得老兄勿過慮也

答陳同父書

熹懇辭召命不蒙開允反得除用超異非常內
省無堪何以勝此已上免奏今二十餘日矣尚
未聞可報踖踏不自勝來書警誨殊荷愛念然
使熹不自料度冒昧直前亦只是誦說章句以
應文備數而已如何便擔當許大事況只此僥
冒亦未敢承當老兄之言無乃太早計乎然世
間事思之非不爛熟只恐做時不似說時人心
不似我心孔子豈不是至公血誠孟子豈不是
羸拳大踢到底無著手處況今無此伎倆自家

勾當一箇身心尚且奈何不下所以從前不
容易出來蓋其自知甚密而出間一種不相識
有公論底人亦莫不知之只是吾黨中有相知
日夕相愛過深者好而不知其惡誤相假借以
爲粗識廉恥而人年紀老大節次推排遂有無
實之名以至上誤君父之聽有此叨竊每中夜
以思悚懼慚忤無以少答上下之望未嘗不發
汗沾衣也不意以老兄之材氣識略過絕流輩
而亦下同流俗信此虛聲將欲彊僬以千鈞
之重而不憂其覆跌狼狽以誤知人之明也辭



免人行已及旦夕必有回報似聞後來廟論又有新番從官已有以言獲罪而去者未知事竟如何封事雖無高論然恐無降出之理萬一果如所傳則孤蹤尤是不復可出自今以往牢關固拒尚恐不免於禍況敢望入帝王之門乎彼去都城不遠想已見得近日交象矣萬一再辭不得即不免束裝裹糧為生行死歸之計承許見訪於蘭溪甚幸但恐無說話處向來子約到彼相守三日竟亦不能一吐所懷或先得手筆數行略論大意使未指見間預得紬繹而面請

其曲折庶幾猶勝忽忽說話不盡只成閑追逐也

與周丞相書

真問者側聞光膺詔冊進保帝躬體貌益隆中外交慶燕既不獲追隨班賀之末又不獲以時奏託少見下懷瞻望門墻徒增悚惕前此率易申懇伏蒙寵賜教答誨喻丁寧眷念有加尤深感激惟是所請未蒙施行之深莫知所措區區鄙志前已具陳既未能有以上動朝聽則亦不敢復申其說今者具狀獨以范參政進職



近例爲請伏惟小相試一覽焉則朝廷之予奪與熹之辭受其當否頃失之曉然矣然朝廷於此本無愛憎之私但爲獨久參照則亦未爲大闕獨使熹竊非其據而幸討論之不及則其辱大矣熹雖無狀竊深恥之萬一此請不遂熹豈容但已蓋與其閔默冒受寧以罪戾竄斥爲有榮耀也然熹之本心亦豈樂爲是亢激者狀中已備言其曲折矣并乞深察而力陳之庶幾聖主有以洞照其愚而亟遂其請則不惟熹之幸而免使丞相分上又添此一段不了事則亦不爲無補也前書率爾之言無足采取過荷開納愧悚良深願今自謀之拙進退失據亦不復能爲門館計矣袞侍郎歸來道間一見語殊未款比聞其病欲往視之而賤軀衰乏尤甚未能自力念之不能忘也承問之及因輒布之疾病餘生無從復望履焉伏惟深爲天下之重千萬自愛熹不勝至願

與李誠父書 己酉五月二日

久不拜狀茲聞榮被親擢進居六察之職深以爲慰比日清和伏惟台候動止萬福先生抱道



不試然其心未嘗忘當世也門人弟子既不足
以少承厥志而家有賢子足繼其業學者之望
蓋非常人之比况新天子繼照之初慨然有志
於治而外則夷虜患陵國威不振內則陰邪朋
結國論未定此亦賢人君子效忠宣力垂名竹
帛之秋也尊兄平日立志持身固有定論然區
區更願一意爲國無徇常日往還厚善之私深
察天下公議之所在精慮而決行之使陰消於
上而陽長於下政事脩理而國勢尊安不亦老
先生平日之所望於後人者乎熹託契深厚不
敢效常人進諛詞以贊除用之喜狂妄及此不
審尊兄以爲如何胡公論事皆合公論甚彊人
意但二小諫之去殊可惜乃不能遂其言何耶
諸公排逐正人乃以尊兄塞責此相輕之甚謂
兄必不能爲薛許耳不可懷此小恩而忘大辱
幸深念之

與張元善書

辭免文字極荷留念危疑之迹久爲賢者之累
尤以慚悚今復遣此人乃漕司借來省狀公劄
已與錢令自投矣只煩因見扣之狀彙錄呈區



區卑意只是如此更無他說如云立節抗論却
非事實而反以益其疑忌蓋平生辭官只是兩
事一則分不當得二則私計不便而已非有他
也所云如有差妄却與此事體不同若是本等
差遣力所能堪豈有不受之理但各位超躐或
非力所辦則亦不得不辭耳清源之說尤非所
敢聞者中固不見容外亦非所堪衰晚如此精
力昏耗一事做不得只得一日安靜即是一日
之福此外無所求也對班果在何日不知欲論
何事來書所云非甚利害不暇謀人者何見事
之遲耶觀二諫之去江夏之升此乃不犯手勢
而斡旋運轉無不如其意者自古小人所以敗
亂國家豈皆凶惡猛鷲有可畏之威而後能之
但有患失之心便自無所不至先聖言之精且
切矣南臺西掖乃為差彊人意者然不清其原
而窒其流恐徒費力而無補也況南林擊去新
諫此已明與之忤渠既不得志必須更尋一枝
如此等比置之本處不知又將何以為計此事
不遠計只在旦夕矣可因見痛針劄之此公雖
未相識然見其文字知其純厚不會罵人須力



從史之以速爲上稍遲一日即壞一日事矣二
諫之去必須有曲折幸子細報及天下事只有
箇做有箇不做無如此依違僥倖之理彼之隱
忍回互蓋曰將以有爲也而所就者亦止如此
與奮發直前者相去亦復幾何向使奮發直前
果去禍根却未必不做得事也境外之事則諉
曰無後段不知如此拱手安坐幾時是有後段
時此事苦痛更是無告訴處不知祖宗之靈何
負於此輩而忍至此也誠父遷後相見否聞渠
曾與之鄰居相與甚厚須有以警覺之縱不能

回戈奮擊且得不爲所使以害善良亦幸事也
蕭果卿初除御史虞丞相意也人或賀之蕭喟
然曰彼見吾憤憤謂我不能言而以是處我也
其輕我甚矣不數日首論其黨遂并攻之論者
服其勇云經總制錢若只如此減得不多全不
濟事熹去年有一劄子曾降出否諸公之意非
不欲速行只是怕諸路條上乞減太多難可不
耳若未定論且守前說爲佳過了此番又無時
可理會也紹興和買熹向有一說欲減總額零
數十四萬中而後以田畝餘財諸般物力貫頭



均敷庶幾重者得輕而元無者所增亦不至重
後來不曾上得鄭書赴鎮時曾寫與之不知渠
後來如何區處也廣西鈔鹽只是州縣苦之必
不至大爲民害今復官賣却須有害民處以本
路觀之可見矣詳觀所論大率見得人情事幾
未甚分明此乃平日常意思不甚沈靜故心地不
虛不明而爲事物所亂要當深察此病而亟反
之古人所謂安而後能慮定而後能應正爲此
也若只如此泛泛度日即恐枉得道氣之名而
不享其利徒有損而無益也千萬留念

答李誠父書

副本垂示極感不外之意三復以還伏念頃侍
先生教誨所論無非此事感念疇昔不勝悲歎
又喜家學有傳遂爲世用有以慰九原之思也
首章所論乃古今不易之常道而在今日尤爲
要切然自世俗趨之小以爲迂闊之常談道學
之邪氣者鮮矣專兄旣發真端此必已爲彼等
所惡然吾所以告君之道無以易此則亦何顧
於彼但當守此一言以爲平生議論之本他日
論事每箇拈出此箇字頭不論甚事都從此話

上指出夫則百病之根無所藏匿而於人主所以反躬正事之幾亦約而易操矣若把此話別爲一事而當世之弊又自各爲一事則內外精粗不相統屬而真不免乎迂闊之譏矣切望勿忘此言每見必須指出常令接續無少間斷則久久自見發矣恢復一事以今事力固難妄動然此意則不可忘頃見先生亦常常說今日但當將不共戴天四字貼在額頭上不知有其他是第一義今觀老兄所論亦得此意但當因此便陳內脩政事之意而稍指切公日宴安放倒之弊乃爲有力耳至於分察職事計引亦默有所處此則大要在於詳審勿徇偏詞爲善而覆護善人掩其疵疾之意亦不可忘耳又其大本則欲正人者必先正己況欲正言而可自有不正之累耶此在高明處之必已素定既承下問不容不盡耳

答王謙仲劄子

云云不勝千萬幸甚又蒙不鄙俯垂訪逮此見高明之度雖以爵位德業之隆而自視儼然不自賢智至於如此甚感其感顧甚至愚本無知



識加以疾病廢學意見愈益闊疎其將何以仰承嘉命惟是平生所聞明公之節槩風烈凜然其非今世之士其尊主庇民之略蓋素所蓄積也今日得其位而施之於海內有識仰首拭目以望膏澤之流亦有日矣熹獨竊意明公之優游不迫蓋將有所待而爲之也雖然時難得而易失古之聖賢蓋有皇皇汲汲而坐以待日者唯明公不忘疇昔之志而果斷奮發以乘其不可失之機則宗社之休生靈之幸也

與留丞相劄子

熹昨具短劄懇辭恩命方懼進越自取罪戾不謂乃蒙鈞慈還賜手教拜領伏讀感悚益深又蒙鑄喻丁寧褒與隆厚仰認至意尤切凌兢誠宜即日拜命使道之官服勤職業深求所以仰稱吾君吾相知遇便令之意而疾病之餘昏耗已甚竊自揆度決無以堪一道委寄之重不免復具公牘再干朝聽而別以此私于下執事伏惟丞相國公詳加省覽特賜矜憐曲爲敷陳仍昇祠祿使得卒進更義以遂餘生則熹不勝幸甚幸甚或恐朝廷未知熹之實病誤謂尚堪使

令不忍終身置之閑散則謀議之官若蒙陶鑄
或可自效然以禮秩太優不敢有請伏惟相公
試詳度之但熹雖出終不能久近則半年遠則
周歲決須再有祈懇復勞區處不若及今便與
祠祿之爲便可抑嘗聽於道路側聞乃者相公
蓋嘗白發左右之燕斥之遠外所以輔君德振
朝綱者甚慰中外之望熹雖愚懦亦不勝其喜
幸竊忘相公必將乘此機會大有建明以爲宗
社永久無窮之計而伏聽累月未有聞也夫陽
長而不遂進陰消而不遂滅此最安危治亂之
機而昔人所深畏以熹之愚猶竊爲相公慮之
不識高明何以處此而善其後也遠跡田間無
由伏謁黃閣之下仰首一言以贊大慮引領東
望不勝惓惓伏惟上爲國家俯爲人望千萬自
重熹不勝懇禱真切之至

小貼子

熹目力昏耗不能細書楷字墨色濃淡行道
款斜殊不成禮本不能親書以所被教出於
手墨勉強作此率略殊甚伏乞鈞慈矜恕幸
幸甚甚 熹惶恐上覆

